

泾皋藏稿 (明) 顾宪成 撰

●目录

序

第一卷 疏

第二卷 书一

第三卷 书二

第四卷 书三

第五卷 书四

第六卷 序一

第七卷 序二

第八卷 序三

第九卷 序四

第十卷 记一

第十一卷 记二

第十二卷 说

第十三卷 题辞一

第十四卷 题辞二

第十五卷 题辞三

第十六卷 墓志一

第十七卷 墓志二

第十八卷 墓表

第十九卷 传

第二十卷 祭文

第二十一卷 事状 寿序

第二十二卷 述

●原叙

当神庙初服大雅中兴吾邑顾端文公泾阳先生以英绝领袖余膏剩馥沾被都人士天下翕然奉其文以为渡世之津梁已登仕版偕二三同志感事忧时协持国是天下翕然奉其文以为迴狂之砥柱无何缘蹇蹇为患退而从水边林下参同道契天下翕然奉其文以为指迷之斗杓往闻先生为诸生于古今文沈涵濡首至衣不解带者数十夕顾其为文洒焉出之似子美诗妙处更在无意于文其诸论议叙记杂体之作先生多率胸怀与笔墨语而察隐折疑虽人镂心肾为之不能至固知先生之文未可以寻常修辞家论也昔人论三不朽曰德曰功曰言夫六经者古人立德立功之事而立言具焉者也三代以下轨闲有宗公巨儒不屑屑名一家言而率尔命管风轨德音为世作范如出师

两表通书西铭定性皇极诸编遂为县诸日月不刊之书故德功弼于中而褫之以立此言【立改言 言改立】言之所为至也先生负望人宗位与年概未足亶其功德之施然而先生之言皆先生功德也先生立朝秉铨所缙切在国本安危正人进退之际方并封议起引裾补牍谏论肆廷先生实筮倡之显皇神圣始拂终俞不必用先生之身而卒用其言至庚申末命吉木高邑诸君子先后陟九列发抒风概天下知国家终用先生之言而旨不用其身然先生之功德则均効之乎言矣自吾为诸生暨通籍所从游贤士大夫登车之光几干云汉顾心谓先生用较大识较远气较平三书之上举国为哗先生袒怀受谪以俟论定而哗者竟无纤毫加于先生夫先生胸中曾置门户见哉故能读先生文而雒蜀朔之同异可化也先生于性命所吃紧致辨在无善无恶一言然实为文成坚壁清野而非济河焚舟者大约先生竖议有金溪之快不堕其元有紫阳之醇时通其执每意义未孚彼此交牾得先生片言四座灰心故能读先生文而朱陵之同异可并化也子瞻之序六一稿也曰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实以犯颜纳谏为忠长育成就欧阳子之功居多斯言也人读先生文而知之史称韩魏公天性好士其人可与虽所不悦亦为引进闻人一小善自叹不及所用人率以公议士不知出何人门下杜祁公罢政家居见宾客必问时事有善喜若己出至所不可忧形于色或夜不能寐如身任其责者斯言也人读先生文而可以知之然不必尽知之盖先生卿景也先生所为弼于中而褫之以文卿景之精华也故曰先生之言皆先生功德也先生始终所望君相一心次则阁铨一心而孤忠郁悒无己以节高之无己又以言正之歿遇明主锡赠易名发其光芒与日俱杲视子瞻只语片文并膺厉禁迟回再世始得以其书徼乙夜之览先生固当大胜今所需两楹拊祀之典耳然先生文具在知必有援新建河津诸君子例以请者吾邑自明兴二百余年久为东南邹鲁读文庄集词约而理该令人作天根月窟之思读忠宪集旨洁而味深令人作金声玉色之思而先生兼有其美于文庄不忝为后海于忠宪又不忝为先河山水英灵鍾诸先生犹夫二室九峯之鍾乎故程朱也皆先生之言皆天之与先生于斯文而为天下万世之功德也余少荷先生提奖倦倦以夹护桑榆相属顾浮沉仕学仅保书生故我捧诵遗文弥增鲁多君子之愧因木之重刻先生集成不揣数言聊代执殳亦以阐导宗风后死之责冀天下或有循言以私淑先生之功德者若夫世喆继轨有木之父子叔侄在俾天下覩斐焉述作而翕然如奉先生此自家庭明发有怀无忝尔生之事余幸辱异姓昆弟敢即称先生兹集窃比于诗人之小宛同邑门人马世奇拜手敬撰

●泾皋藏稿第一卷

无锡顾宪成着

疏

丁亥三月覩事激衷恭陈当今第一切务恳乞圣明特赐省纳以端政本以回人心事疏

臣于本月初一日接得邸报四川等道御史高维崧等一本乞恩认罪事奉圣旨用人出自朝廷你每不论是非辄肆行攻击抗旨求胜及有旨着推举却又推诿支吾好生恣横反复本都当重治姑念人众为首的高维崧着降三级赵卿张鸣冈左之宜各降一级俱调外任其余的各罚俸一年吏部知道钦此臣见之且疑且骇退而思之忧结盈腹试不自知其然也今夫工部尚书何起鸣君子欤小人欤其讦都御史辛自修也果有据欤无据欤而御史高维崧等之合纠起鸣也公欤私欤此皆章章较着不待辨而知者也皇上为起鸣罢自修谢之矣而又降及高维崧等四御史何欤皇上以为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者起鸣讦自修则罢自修讦维崧等则降维崧等可谓出自朝廷欤皇上亦尝谋诸执政大臣欤其谋之而不以告欤其告之而不以听欤意者第谋之左右而已欤哉他有所获罪而起鸣因而挤之欤皆不得而知也夫自修者其贤与否臣姑无论也职司考察反被中伤大计重典一朝而坏臣亦姑无论也惟是谓维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则臣以为谬甚矣臣窃见迩年以来人心日下猜忌繁兴谗诽殷积或曰某也某党也或曰某也某仇也或又曰芋也阳为某而阴为某也所附在此则济其私不济其公所倾在彼则覩其非不覩其是遂乃饰无为有腾一为十涂豕杯蛇俱成公案甚矣时俗之过为揣摩幸人之灾而不乐成人之美也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无论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称服以为我皇上之明二三执政之有容如此无不愧恨其昔之窥之者太浅而求之者之太深也亦可以见人心之公不容泯而挽回有机矣何意复覩是纷纷乎在起鸣既疑以宿衅蒙构在自修又疑以忤时招尤在起鸣既见以有援而巧为排在自修又见以受屈而急于辩皆过矣顾独坐维崧等承望耶即尔彼给事中陈与郊等深诋自修何为者耶何怪乎人言之啧啧也若曰一则公一则私臣不能解也试使两者平心定气易地而观臣恐我之所谓公固即彼之所谓私而彼之所谓私亦即我之所谓公耳奈何舍我而罪彼哉为今之计臣以为莫若各务自反而已起鸣当思何以为众论所鄙自修当思何以为侪友所猜维崧等当思何以言出而召侮与郊等当思何以言出而启疑至于执政大臣尤应倍加检省风厉百僚已虽有善不敢轻以自满人虽未谅不敢重以尤人若无若虚孜孜汲汲积而久之精神透彻诚意栾如本无偏好谁能求同本无偏恶谁能求异虽有褊心锐气皎皎而惭负为高者亦闻焉而渐见焉而悔恍然自失而不知矣如是而犹或贰以二或参以三将君子薄之舆论非之共起而为我驱也何必遽与之校哉元辅申时行虚衷雅度天下共推次辅许国王锡爵一心一德和衷弼理偕臻斯道正自不难要在卓然以皋夔稷契相勗不但如近时所称名相而已庶几可以答天下耳若乃以智角智以力角力释仁义道德之用而兢巧拙于毫毛假饶得济终属杂霸杂夷非今日所宜用也先是御史甘士价进和衷之说其指甚美第不务拔本塞源而徒欲调停于声色之间其究非强上以徇下则强下以徇上虽外貌可观病根终在扁鹊卢医望而却走而庸人方以为无足忧此臣之所以不容已于言也抑臣又因而有感焉请毕其说臣窃见今之时凡非科道而建言者世必诟之曰是出位曰是好名又曰是为进取之快

捷方式耳不然则又曰是多行不韪计划无之聊借以盖丑而脱计网也斯四者亦诚有之矣而不可不求其故也臣尝妄谓明兴二百余年矣西汉之经术东汉之节义唐之诗词宋之理学并彬彬称隆而独言官之气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谏论往往出于他曹无论其远即如我皇上莅祚故相张居正用事数年之内言官有相率赞颂已耳有相率保留已耳有相率祈祷已耳以求吴赵邹沈王艾之俦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维崧等合纠起鸣本属公议及皇上诘责所以辄惶恐推避莫适为首惟有谢罪不暇已耳亦无能自见始末开广圣心者曾不思皇上聪明睿智从谏如流有如维崧等披露情愆晓畅事实章晰谊理剴笃言辞即皇上一览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观之假令言官不为利诱不为威惕无事不琐屑以取厌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牵裾折槛时不乏人他亦奋无繇而奋其说矣然则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台省之为也夫人情未有不喜顺而恶逆者也而况于居尊显者乎彼其喜也能令人荣其恶也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独拂其所喜干其所恶端言正色侃侃不顾夫安得而不名高也名高矣而当之者方苦于不堪厌恨之不足而至废弃废弃之不足而至摧折则天下皆喁然不平于其心一旦时移事改是非论定夫安得而不加殊擢也且夫短长人所时有也天下非尽中行也食肉者非尽贤与能也而独苛求于斯人欲甘心焉则天下必有藉为口实者矣又安得而不姑舍是也是故抑者予其扬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进者也断可识矣假令廓其言是怡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录其褻长不疵其短褻其直不嗔其狂欣其诚不虞其矫我用其言何必计其人我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审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贾何利可徼而亦何丑可盖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获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则使人之得以贾名得以徼利又得以盖丑者庙堂之为也至于建言者其人大都负气自喜不耐矜东阔略于规矩遇事发愤往往过当听者方内怀不服退而询其行事又不足以满其意则曰尔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前后之人察见意指又因而媒孽之以取媚寻垢索瘢无所不至于是遂置其言不复采而并其人亦贱之矣假令士能洁躬修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辈则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无听然则使人之得以举而纳诸羣籛之中者建言为之为也故臣以为亦莫若务自反而己自反则上何暇以言为暇罪下何假以言为高惟各尽其在我而已矣先是都给事中杨廷相条陈考察事宜意欲痛惩矫激之非盖亦有说第人之常情自是逆指者少顺指者多不知自反而徒彼此相尤其究必多者日胜少者日负将来之患正恐不在矫激耳如曰曩居正用事宜尚异今非其时也宜何同则唐虞之际犹然朝有吁咈野有诽谤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方今君圣臣贤千载一会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仅仅较短长于居正柄国之日此臣之所痛也是故彼一时也上下壅隔羣邪朋与虽无一事不出于私人皆以为常此一时也上下寅恭众正汇集少有一事不出于公人皆以为异此臣之所以尤不容己于言也臣腐儒也无所知识生逢明圣思见太平情激乎中不能默默辄以自反之说进熟念当今第一切务无过此者其用心宽而动物速其操术简而收效宏夫惟皇上超然远览穆然深

思凝然独立反躬责己端本澄源无论大臣小臣近臣远臣而皆视之为一体无论讽谏直谏法言巽言而皆择之以用中仍谕大小臣工无猜无忌自责自修勿惜任怨之名以逢君欲勿希将顺之美以便己私勿徇一时之喜怒以贻祸将来勿执一己之是非以误伤国体至于左右近侍亦时以此照察之使其各知爱情共享荣名其维崧等四御史姑令照旧供职则皇上何以不若尧舜在廷诸臣何以不若皋夔稷契天下何以不若唐虞盖变化人才转移世道之壹机实在于此大学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曰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又曰以善食人然后能服天下臣诚天胜惓惓惟皇上裁察焉奉圣旨这本党护高维崧等肆言沽名好生轻躁顾宪成姑着降三终调外任用前有旨特谕各部司属欲陈所见的都呈禀堂官定义具奏顾宪成曾否呈禀堂上官也着回将话来

甥王永图录次

癸巳二月建储重典国本攸关不宜有待恳乞圣明早赐宸断以信成命以慰輿情事疏

吏部四司公本

臣等伏见皇上思祖训立嫡之条欲将三皇子暂一并封王以待将来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于此知皇上之心有惕然其不敢自专者而必以上合圣祖之心为安也又见皇上谕辅臣王锡爵等朕为天下之主无端受诬以为可痛可恨于此知皇上之心有歉然其不敢自适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为安也有君如此岂不真圣君哉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是待之一言有不能释然而无疑者皇上之所据以为得在此而天下之所共据以为失亦在此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几不可不早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如之何其何缓也是故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是也待嫡非也就见在论嫡之有无是也待将来论嫡之有无非也夫待之为言也濡滞而鲜决悬设而难期挠不刊之典溃不易之防隳不携之信丛不解之惑开不救之衅贻不测之忧甚不可也臣请得而历数之皇上之称祖训惓惓矣顾其所言立嫡待嫡二条意各有主质以建储之事判然不类皇上第以其合于己援而附之是为尊祖训乎是为悖祖训乎其不可一也尝考我朝建储家法东宫原不待嫡元子并不封王廷臣连章累牍言之甚详历历可按皇上第以其不合于己置弗为省岂皇上创得之见有加于列圣之上乎其不可二也臣等闻之凡有天下者称天子天子之元子称太子太子之元子称太孙天子系乎天也君与天一体也太孙系乎祖也父子祖孙一体也故亲之主鬯承祧于是乎在不可得而爵者也余子则称王王必系之地各有分域可得而爵者也今欲并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系乎无所系则难乎其为名有所系则难乎其为实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权宜云耳夫权者不得已而设者也元子升储诸子分藩于理为顺于情为安于分为称于训为经有何疑顾有何牵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钧大偈所繇也偈则凌凌则僭厉所阶也岂细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圣祖为法圣子神孙以皇

上为法皇上尚不难创其所无后世诘难袭其所有自是而往幸而有嫡可也不然是无东宫也无乃悞万世之大计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皆东宫也无乃酿万世之大患乎臣每念及此便自寒心皇上独能宴然而已耶其不可五也且夫皇后所与皇上共承宗祧者也期于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后之职尽矣岂必有嫡而后为快夫皇上以父道临天下者也皇后以母道临天下者也一体也是故皇上之元子即皇后之元子也虽恭妃不得而私之也皇上之诸子即皇后之诸子也虽皇贵妃不得而私之也何者统于尊也今庶民之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为嫡母固其定分然耳岂必自己出而后为子又岂必如辅臣王锡爵之请须拜而后称子哉皇上何不断以大义而为此区区乎其不可六也况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则是二三年而已俄而改于二十年则亦二十年而已俄而又改于二十一年则曰亦二十一年而已犹可以岁月为期也今日以脱则字待嫡嗣未可以岁月为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圣意屡迁而弥缓非由预渎非由众激何以谢天下其不可七也善乎皇上之言之也曰朕为天下之主夫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为心者也自并封之命下闻者莫不怅然若失愕然若惊一日之间叩阍而上封事者不可胜数至于闾巷小民亦噤然聚族而议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犹责元辅王锡爵担当锡爵夙夜趋召而来正欲为皇上定此一大事排羣议而顺上旨非所谓担当岂其愿之惟是日夜惶悚矢志积诚必欲纳皇上于无过之地乃真担当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况锡爵哉其不可八也凡人见影而疑形闻响而疑声皇上神明天纵信非溺宠狎昵之比而不谅者一意揣摩百方猜度殆难以家喻而户晓也是故皇上方以为无端受诬天下且以为无端反汗无端受诬岂惟皇上有所不堪即臣等亦为皇上不堪无端反汗岂惟臣等不能为皇上解即皇上亦不能为臣等解皇上盛德大业比隆三五而乃来此意外之纷纷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九不可皆待之一言为之也故曰待者事之贼也犹豫则乱谋优游则妨断因循则失时徘徊则启伺迁延则养祸岂非天下之大戒哉伏愿皇上反观默省长虑却顾以成宪为必不可违也舆论为必不可拂以初命为必不可爽以新谕为必不可行断自宸衷亟举大典皇元子首正储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并锡王封庶几父子君君臣臣兄弟兄弟宗庙之福社稷之庆千万世无疆之休悉萃于此矣臣等曷胜惓惓愿望之至

癸巳三月感恩惶悚循职披忠恳祈圣明特赐照察并乞休致以安愚分事疏
代孙堂翁立峯作

臣自惟奉职无状具疏上陈圣德如天曲赐宽假慰之以清慎督之以救正勉之以供职展诵再三且感且愧夫复何言独念人臣之罪莫大于专权国家之祸莫烈于结党臣日夜彷徨莫知所以不得不为皇上一陈之也夫权者人主之操柄也人臣所司谓之职掌吏部以用人为职进退去留一切属焉然必拟议上请奉旨而后行则所谓权者固自有在非人臣可得而专也是故职主于分任而权则无所不统权主于独断而职或有所不伸君臣之分于是乎在盖其际严矣臣世受国恩皇上又不以臣为不肖令待罪铨

曹臣感激殊遇勉图报塞受事以来矢志奉公内之不敢一毫有所顾恋外之不敢一毫有所畏忌夫孰非恃皇上之信之也其或进或退或去或留夫孰非皇上之灵命英爽也是谓之守职则可谓之专权似未也今以议留二部臣为专则无往而非专矣况邹元标诸人海内日引领望其柄用顾屡推屡格臣方内愧行能浅薄无当圣心至于疑贰沮挠动成掣肘自失其职而更责以专权乎若夫当之一守汉唐宋倾覆之原皆在于此臣非特口不忍言目不忍见抑且耳不忍闻若之何其以为戏也凡科道论劾下部复议自有去留即外计拾遗亦然今以议留二部臣为结党则无往而非党矣且宋臣欧阳修言君子有朋小人无朋方今在廷号为多贤惟是人各有心形迹岐而猜忌渐起隔精神隔而议论渐烦臣忝为首臣方愧不能雍容调剂合君子而为一以共赞太平之治而更责以结党乎夫铨曹重地也非其人则不当居其地业已使之居其地则不当疑其人昔之专权结党者亦往往有之矣并不在铨曹诚使自臣而始臣之大罪也即以专权结党为嫌畏缩消沮自救不暇则铨曹之轻自臣而始亦臣之大罪也臣衰病日侵任使不效徒洁身而去俾专权结党之说终不明于世来者且以臣为戒又臣之大罪也臣忧结于中不忍默默辄用披露伏乞皇上矜其愚不录其罪特加省察并望赐臣骸骨归老林泉与田夫野共祝圣寿于无疆皇上之恩真同天地矣臣无任悚息待命之至

癸巳三月闻命惕衷自惭独免恭陈愚悃以祈圣断事疏

同考功司员外郎李复阳上

顷者皇上览科臣刘道隆疏切责吏部专权结党随奉旨回话皇上将该司郎中赵南星降调外任一时闻者汹汹相与求其故而不得乃臣等退而思之惟有惶悚而已窃念臣等与南星生平以道义相期许及在同部又以职业相切磨惟兹内计之典始而咨询继而商确臣等皆与焉至于议留虞淳熙杨于庭二臣臣等亦以为谊出怜才尝从臾之今南星被罪臣等独何辞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势挠庶几少挽颓风以报皇上而竟不免于罪况臣等自揣才识不逮南星远甚其迂戆椎鲁又或过焉若复腴颜在别将来招衅速戾有不止于南星者矣然则与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与其留臣等孰若留南星用是不避烦琐仰渎宸听伏惟皇上扩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谋则拙谋国则忠还其原职以示任事者之劝无徒快被察诸人之心臣愚幸甚倘始终以为专权结党乞将臣等一并罢斥无令南星独蒙其责臣愚亦幸甚臣等曷胜惶悚待命之至

癸巳十一月患病不能供职恳乞天恩俯容回籍调理事疏

臣章句书生遭际明时误被甄收洊厯今秩圣恩如天惭无寸报何敢言私奈臣稟气素弱居平恒喜静而厌动一遇烦劳寝食俱废近者不意骤陟选司诸务繁杂朝夕拮据遂致心脾受伤头目昏眩兼之入冬以来积感风邪痰火寒热诸疾一时并作延医诊视咸谓元气下坠邪气上乘非谢绝羣器投闲静摄难冀痊可随具呈堂官堂官再三督臣之出臣于此进退维谷实为狼狽万不得已仰渎天听查得万厯二十年五月内文选

司郎中邹观光因病自疏乞归荷蒙俞允伏乞敕下本部照例放臣回籍调理倘犬马余生侥幸不先朝露尚得从田夫野老祝万寿于无疆也臣曷胜迫切恳祈之至

己酉十一月闻命亟趋屡牵夙疾恳乞圣恩俯容休致事疏

臣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人由万历八年进士历任吏部文选司郎中至万历二十二年罢归寻蒙恩诏复官至万历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接得邸报吏部一本开读事奉圣旨顾宪成起升南京光禄寺少卿添注钦此臣闻命自天不胜感泪谨望阙叩首谢恩讫窃念臣猥以疏劣重负任使归田以来日夜省惕已皇上宥弗为讨亦以过幸更荷圣慈哀然优录谊当竭蹶而趋捐躯图报遂于今春二月启行不意十五年前所患眩晕之症一时陡发不能前也吏部业为宽限矣延医调理至八月稍可勉为启行不意行至丹阳而加剧焉又不能前也吏部又为宽限矣岂非不忍臣之卒废于明时哉独计臣少不自爱踰壮便衰行年六十目昏耳袭老态尽见已不足效驰驱备鞭策况今病入膏肓纠缠无已奈何尚欲侥幸于万一也且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愬然置安危理乱于不问以自便其身图臣之所大耻也明知身之不能前矣犹然徘徊道路迁延岁月偃蹇简书迟速为意以自陷于大戾尤臣之所大惧也查得吏部职掌弘治四年题准凡自愿告休官员不分年岁俱准致仕又嘉靖十年题准今后内外官员有疾愿告致仕者听臣谨沥诚上请伏乞托敕下该部查臣别无假托容今休致自今以往得保余生与闾阎父老歌尧天而咏舜日皆皇上再造之恩矣臣无任迫切悬企之至

泾皋藏稿卷一终

●泾皋藏稿第二卷

无锡顾宪成着

书一

上邹龙翁老师书

上相国瑶翁申老师书

上颖翁许相国先生书

再上相国瑶翁申老师书

与王辰玉书

上娄江王相国书

复王辰玉书

与李见罗先生书

复邹孚如孝廉

与孙柏潭殿元

○上邹龙翁老师书

不肖宪之走金陵而就试也家严呼而谓曰孺子何知遂衰然而冠诸童儒幸耳又得随诸茂才与观场之列又幸耳幸不可屡饶敢他望乎吾有一心事孺子能为我了之

胜于获隼百倍矣宪跪而对曰惟大人之命敢请家严曰吾所识穷乏唐应麒者其父居邑之市中日接四方之游商而主之藉以生活方江宁盗蒋六饰装而至其家初不意其为盗方蒋六发其装而与之有所抵易初不意其为御人之货也无何蒋六败而株连之逮至江宁父遘累而亡子遘累而系出乡井入囹圄积岁月而不解盖其所与之相抵易者既援以为赃而虚捐其一倍之费其援以为赃者则又不止于其所抵易也而借口于一事之实刀笔之吏从而罗织之遂得罪则应麒之所生可原也且应麒之系迄今不解也为其赃未偿也而赃则赦矣在应麒莹莹独夫非敢抗而不偿实惟遘累之后止存赤骨即欲偿不能又以为赦既及即不偿无害也竟惟日日待赦在当事者按旧赎奉新例非不能赦一未偿之赃实疑应麒之产尚可以偿又以为赦而偿偿而赦则可以收其实利而与之虚名也竟惟日日待偿审如是也一旦不偿一日系矣终身不偿终身系矣相彼独夫欲觅其身命易耳舍此而更有所督责将持何者而应之则应麒之所处可悯也应麒有母而未老有妻而未归母恐其子之须臾死也请于其妻之家曰吾子可以无妻而不可以死吾可以无妇而不可以无儿愿返我聘不愿归我妇也妻之家持不可母坚请之益坚持不可诚谓其赦也而不意当事者迫之偿也久而不偿久而不赦势不得不出于母之计矣而况乎其聘之返也又不足以偿也是使为母者既失其妇又失其子为子者既失其妻又并其躯命而不保也则应麒之为计可哀也孺子识之此吾之所寤寐疚心也宪复跪而对曰大人此一念天地鬼神实鉴临之几何敢忘惟是眇眇一书生何能为家严曰吾亦筹之矣闻江宁侯与上元葛二尹同里而葛二尹实尝丞吾邑可以情控也宪曰儿未识葛二尹奈何家严曰邹龙翁父母见官兵曹不尝国士遇汝都耶当葛二尹丞吾邑时此老为之长最相知诚得此老慨然达之葛二尹葛二尹转而达之江宁侯则其事可立白是一言而起一人之生也应麒之事白则母得以有其子妻得以有其夫而彼亦得以有其母与妻是一言而起一家之生也应麒在系饥无食寒无衣近复罹疫症体槁而色不人诸同系者皆危之其存与亡也盖在旦夕诚欲援而生之也亦惟在旦夕拯溺救焚势不容少缓孺子识之此吾之所倚门倚闾盼盼而引领也宪喜曰邹老师仁人也事其济乎遂顿首受命而行兹敢一一述诸老师老师何以裁之即曰是故吾赤子吾不忍其坐毙矜而许之耶不肖庶几有以复于家严矣是老师之赐也不肖之幸也抑曰若书生耳何为强与人事挥而叱之耶即不肖归而见家严何辞以谢是应麒之穷也不肖之罪也老师仁人也于斯二者必有择矣临臧曷胜悬迫之至

○上相国瑶翁申老师书 【此稿已削适从败篋中检得初稿追念往事不忍弃也聊复存之】

宪闻之君子在朝则天下必治小人在朝则天下必乱夫何以治也君子正也正则所言皆正言所行皆正行所与皆正类凡皆治象也虽欲从而乱之不可得而乱也夫何以乱也小人邪也邪则所言皆邪言所行皆邪行所与皆邪类凡皆乱象也虽欲从而治之不可得而治也宪书生也何敢妄相天下士及来长安迹耳目之所覩记往往不能释

然于心聊掇其概吏部掌邦治果清通简要之品乎户部掌邦计果廉介恭俭之品乎礼部掌邦教果端凝渊穆之品乎兵部掌邦政果磊落奇杰之品乎刑部掌邦禁果公平明恤之品乎工部掌邦土果精严练达之品乎都察院掌邦宪果刚方直亮之品乎斯不亦善乎如其未也将无仅仅备员而已乎然则在朝者君子乎非君子乎宪不得而知也已徐而按之贤如邹公元标沈公思孝艾公穆傅公庞祯军伍矣贤如刘公台囚伍矣贤如赵公用贤吴公中行朱公鸿谟孟公一脉王公用汲民伍矣贤如徐公贞明李公楨乔公岩赵公参鲁杂职矣贤如赵公世卿王官矣然则君子者在朝乎不在朝乎宪不得而知也则又伏而思之君子在朝非君子自能在朝也本之君子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无君子之领袖乎有之则宜君子日多而何未见其多也小人在朝非小人自能在朝也本之小人之领袖为之连茹而进也今宁有小人之领袖乎无之则宜小人日少而何未见其少也宪不得而知也不知故疑疑故惧辄敢于老师乎私质焉窃以为当今皇上之所倚重无如首揆海内之所仰重亦无如首揆老师与之朝夕共事必能洞彻其真精神所在其毅然以宗社生灵为已任而是非利害不足动其心者欤抑犹未免于自用欤而老师之于首揆也其相知相信可以披肝沥胆尽言而不讳者欤抑亦体貌之间而已欤然则老师将如之何而可欤其一切顺而听之欤抑亦思以逆而挽之欤顺而听之吾惧其为随究也必至于两相扶同以成壅蔽之害而 国家之事坏逆而挽之吾惧其为激究也必至于两相矫异以成乖睽之害而 国家之事亦坏意者不随不激之间有妙用存欤凡此皆宪之所愿闻也老师其遂进而提命之旷然有以大发其蒙欤抑亦曰有是哉尔之迂也姑笑而置之欤敬九顿以请

○上颖翁许相国先生书

窃惟天下之事所以至于破坏而不可收者其初起于一人之私而已夫诚一人之私天下谁不知其非者于法未足以坏也盖有附之者焉其附之者又皆庸众细人名丑实恶天下又谁不知其非者于法又未足以坏也盖又有效之者焉其效之者又皆其匹类要以互相为利而已天下又谁不知其非者于法终又未足以坏也惟其日积月累循以为俗虽夫端人正士亦安然居之而不疑然后遂破坏而不可收也宪不敏不省其它窃恐今之贡举将类于是是以不得不谒之明公也夫明兴二百余年矣其执政者非尽周公旦召公奭也其坏法乱纪亦多有之矣独未有及于是者也焦氏芳朝及之而夕败自是无敢为芳也者翟氏奎夕及之而朝败自是无敢为奎也者而独近者张江陵辅政神奸鬼计高出二氏之上暂尔苟完众皆效尤相与鳞比而进莫或疑怪及江陵没一切稗政日销月铄几至于尽惟是不变也非徒不变也又或从而甚之矣此天下之所以喟然叹恨也然而往者慑于江陵之威徒以积其愤于胸中卷口结舌今者又徘徊观望莫肯发语其故何也天下大矣非遂无贾傅梅尉刘宗正其人也意者以为有明公在可无虞也明公当世之端人正士也往闻江陵不丁父忧明公不是也乃者江陵病诸公卿争为祷于东岳明公又不是也明公之不佞也如是何独于此而不然故曰有明公在可无

虞矣虽然又有从而为之辞者矣曰科场公典也不可意也意而收之昵也意而弃之矫也二者其失等也付之无心而已愚以为是言也乃雍容之雅谈而非救时之切论正孔子之所谓佞也夫救时者未有不用矫者也夫矫之为不可也惟其乖世忤俗用于家而家非之用于国而国非之用于天下而天下非之故不可也若其移而用于今日之科场以裁宰辅之子弟将旻谷以西昧谷以东人人快之不胜其是也夫何病于矫夫明者众所依以视也聪者众所依以听也今明公行将主南宫政矣天下之视听于明公者不少也即欲慨然出而救之使国家兴贤育材之制将坏而复完是惟明公即以为固然安而听之使君子忘其非而不见诘小人成其是而不见沮亦惟明公明公当世之端人正士也其必有以虑之矣宪也辱在执鞭之末每见明公明公辄以德义勗以故不敢爱其昧昧之思率尔宣露惟明公进而可否之幸甚

○再上相国瑶翁申老师书

昨言魏李两君子于老师老师欣然不为忤窃有窥于老师之大也独元相所称某甲子之说非特中魏侍御而已且并侍御弟允中而中之宪甚惑焉窃惟自江陵诸公子相继登第人情汹汹有烦言为日久矣前者宪不避纷琐屡肆陈说惟是之故信如某甲子之说宪亦何求而不得乎嗟乎当江陵擅国诸言事者无不被罪去以是台谏缄口结舌靡靡不立天下伤之至于今稍稍能以直言振矣顾亦往往有所揣摩缘饰而然其真痛真痒处亦逡巡观望莫之敢及则科场一事是也独魏侍御不忌而抗疏言之李民部不忌而抗疏救之是为真能直言执政于此两人能优容之是为真能优容而夫人者又从而媒孽于其间其亦不仁也已矣夫此何病于两君也凡进言者大率其中有不可忍者耳其意非望于求完也夫惟不完而后其名高即完矣久而积嫌积毁日销月铄不保其卒天下必曰是尝用某事忤贵人也者相与太息而追赏之即其名又高而我乃独受其蔽言拂谏之咎耳所得在彼所失在此是何其爱执政以姑息而爱两君以德之甚也诗曰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问彼昊天宪诚不胜过虑再用披露庶几老师始终矜而察之以两君完俾天下后世咸有窥于老师之大也不肖宪幸甚世道幸甚临缄惶恐不次

○与王辰玉书

仆不敏幸获与足下生而同坏又幸往年从长干雨花之间望见末光足下无鄙而好进之虽御李讥荆未足以方其畅也自审疏薄无能为役不敢有所称效托于气类时复瞻企喟然而已乃者诚欲贡其亶亶念之累旬旋发旋辍深惟足下元贤峻诣人伦之美仆奈何有蓬之心束于固我胶而不决遂用披露愿足下少察之窃惟国家设科以取士巨典也上不得以私其下下不得以私其上明兴二百余年矣未有能干之者也干之自张江陵始张江陵既没诸一切秽政次第罢免独于是未有能革之者也是故魏直指朝讽之而夕以窜丁直指夕讽之而公卿大夫朝而竟求其瑕遂令邪说朋兴至于今犹然哗而未已吁何其甚也夫士亦何择于贵贱也贵而取贵焉贱而取贱焉惟其当而已

往者谢氏之有丕也商氏之有良臣也于其时其以为华何独今者乃并以为诟夫非其爱憎殊也彼其中诚有不可解者耳足下不见之耶鱼贯而进无或后也雁行而列无或先也卒而拟之徐而按之无或爽也见以为自然何巧也见以为偶然何屡也其何以谢天下矣若夫执事则异于是仆非敢为谩也相国先生履仁蹈义屹然与古之五臣十友颀颀千载之间暨于足下少有至性长而弥茂旷然万象之表天下即欲进而以足下投先生退而以先生投足下不得也有默沮逆折已耳而今而往足下其一举而最秋闱再举而最春闱三举而最大廷天下不疑何者诚信之也虽然窃有惧焉贤者不幸而与不肖者同形其究也将无以别其贤不肖者幸而与贤者同形其究也将有以饰其不肖无以别则蒙有以饰则固往者不惭来者不创不亦与于干之者哉斯仆之所为惧也夫岂惟仆其在天下犹是志也夫岂惟天下其在执事犹是志也仆不量窃以天下为执事计以执事为天下计莫若逃之而已谈者必曰无庸是避嫌也与其避之宁其忘之吾求不愧于心而已避嫌德之衰也迹仆所闻殆于不类昔者尧让天下舜去而之河南舜让天下禹去而之阳城周公摄政流言勃兴去而之东孔子辙环至卫有邀而卿之者正色而却之去而之陈蔡之间虽绝粮不愠此怕天下之大圣人也一帝一王一相一卿不足以磷其内丹朱商均管蔡弥子之徒不足以缙其外而惴惴焉畏之若是何也夫固有所避也故曰进以礼退以义又曰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不处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不去难进易退则是以进为嫌也有择于富贵无择于贫贱第则是以富贵为嫌也圣人视富贵贫贱等耳等求不愧于心可矣何必拘拘乃尔然则圣人之意见矣足下以为然欤否欤今夫一第之荣不厚于万乘之家猜户愕积议如山不轻于三孽也而足下之于是得之无加失之无损不急于栖栖皇皇东西南北之人也厚可损而薄为恋轻可虞而重为狙急可委而缓为徇猥曰吾求不愧于心而已何嫌之与有则是四圣人者徒为小廉曲谨无当也必不行矣故尝试论之即足下芥拾一第绍明纓簪之业辉映后先显名也即足下芥置一第抗志东海以待天下之清显宝也夫名者庸众之所艳而实者贤隽之所钦也之两者之相去岂不远哉不可不审也仆故曰莫若逃之便盖张江陵之不直于天下其大者莫如为子而蔑其父又莫如为父而昵其子方五君子昌言于朝张江陵恚甚并得罪先生解之不克遽拂衣东还修莱曾之乐庶几以身为讽当是时实闻足下手写陶彭泽归去来辞献焉然则天下所以无父而有父足下之为也于是特采狂论一矫颓俗脱然无复一毫濡忍之意仁人所忧志士所愤庶几以身为仿俾世之竞进而不已者有省焉然则天下所以无子而有子足下之为也不已烈哉足下勉之仆与足下踪迹寥阔顾其慕说足下特甚敢有蔽志语曰山藪藏疾江海纳垢藉令漫无中于大道应知足下不我让也敬顿首以请

○上娄江王相国书

昨所请教 册立之事实百其难 明旨一定何以转移人情汹汹何以镇定上欲不愆于 明旨下欲不骇于人情故曰难也过赵定老问之亦喟然太息只恳恳拈出阁

下一片心相向耳究竟则请期一着尚自可图然而非阁下莫能任也盖自万历十四年以来廷臣之以建储请者后先不啻数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几变矣然而曰待二三年则是二三年而已也曰待过十龄则是过十龄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则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请之皇上得执激扰以为罪期既至而请之皇上亦何辞以谢天下此迁延之法可得而穷者也今者以待皇后生嫡子为辞从今以往谁复能关其说乎即皇上札谕业已曰数年之后矣廷臣复何所据以请乎此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穷也阁下以为无虞乎语云不见其形愿察其影阁下试端意而思之皇上皇上之旨所以屡定而屡迁者何也建储盛典也九庙之所式临两宫之所欣愿百官万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辄获罪若有大不满其意者何也可推矣三王并封耦尊齐大亦可观矣阁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汉武宁不盖世之雄一念小偏便堕入妇人女子之手骨肉之间顿成胡越星星燎原涓涓放海虽二君孰意及此乎司马温公曰天若祚宋必无此事夫此何事也可得而尝之哉而徒诿诸天也若曰有嫡立嫡无嫡立长两语炳若日星谁能奸诸则长幼有序之说明旨不啻再见何至今日乃更益立嫡之条重之以祖训藉之以中宫弥缝转易挽回转难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岁复一岁不知何所底上阁下之责方自此始未艾也窃意以为宜听九卿科道仍遵屡旨合辞以请而阁下从中调停悬示定期即甚迟不得越一年而遥庶几圣心确有所主不开窥伺之端人心专有所属不萌二三之衅议论方嚣而复定国本几摇而获安此真阁下事矣脱或一请不当则至于再再请不当则至于三甚而至于十至于百至于去就可也至于死生可也论语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曰惟大臣为能格君心之非可不勉哉若乃上悬不必然之说以盖其立长之成命下又操必不然之见以成其立嫡之托辞则是皇上负阁下阁下负皇上非所望于今日之君臣也临纸耿耿不尽

○复王辰玉书

深哉门下之言之也门下其有天下心乎再诵扇头韵言又何婉笃而可讽也究于是喟然三叹焉而又窃以为昔之患患在阁部异同今之患患在君相异同阁部异同天下按其是非而交责之君相异同天下舍吾君而责吾相此纷纷之议所由起也且阁部异同其为证也显君相异同其为证也微故君相异同之形一眩则阁部异同之影犹存此纷纷之疑所由起也夫疑者亿诈逆不信以小人之心相揣摩也议者求全责备以君子之道相程督也彼以小人之心求我我拒而不受则可彼以君子之道求我我拒而不受则不可此纷纷之争所由起也盖伊尹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为尧舜若挞于市一夫不获时予之辜而在有宋韩富诸君子即复偃卧田间每当朝廷有大政辄慨然手疏以闻上不与人主分尔我下不与曹偶分去就古之君子其任天下之重如此窃见皇上之于诸公卿若泛泛然而迩年以来独往往督过吏部今且微连都察院矣此其指良不可测而幸尚知有执政诸老先生即诸老先生中更知有尊府君旋转一脉实惟尊府君是系往尝献其区区尊府君许之亦曰吾欲云云宁忘之耶门下试以

请于尊府君其务深思极虑以始终无替伊尹之耻而比迹于韩富天下之幸也宪最无似乃有门下于尊府君即尊府君所为拉拭百方卒以狂昧取罪重负尊府君方当日夜悚惕勉思补过敢复肆然阑及天下事顾其一腔热肠犹然如昨俄又为门下提动不觉信口倾吐门下以为何如率尔报谢尚余耿耿闻台驾旦夕南庶几请须臾之间以究所怀不备

又

宽严之说意虑深远诚非愚陋所及乃弟意则又矣谓严者相之事宽者天下之事相自严则天下宽矣相自宽则天下严矣此二者又未始不相持也门下以为何如

○与李见罗先生书

宪不敏窃闻海内有见罗先生久矣昨日从李令君罗茂才游受明公之书而读之益深向往思为执鞭而不可得何意门下不遗浅薄俨然赐问若以宪为可与语欲援而纳诸道者即而今而往得以依归下风与于暴濯之末少窥万一皆明公之赐矣何其幸也窃惟明公表章圣学揭正时趋距诚放淫功齐兼抑天下不可无此人万世不可无此论斯已伟矣独自嫌其异于阳明先生也而曰求诸心而得虽其言之非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非也求诸心而不得虽其言之出于孔子者亦不敢以为是也此阳明先生语也若曰如是则何嫌之有其亦可也虽然修身为本非明公之言也孔曾之言也异不异尚何计焉乃阳明此两言者宪犹然疑之未能了也私以为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矣请略陈之而门下载焉今夫人之一心浑然天理其是天下之真是也其非天下之真非也然而能全之者几何惟圣人而已矣自此以下或偏焉或驳焉遂乃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欲一一而得其真吾见其难也老之无佛之虚杨墨之仁义彼非不求诸心也其浑然者未能尽与圣人合是以谬也故阳明此两言者其为圣人设乎则圣人之心虽千百载而上下冥合符契可以考不谬俟不惑恐无有求之而不得者其为学者设乎则学者之去圣人远矣其求之或得或不得宜也于此正应沉潜玩味虚衷以俟更为质诸先觉考诸古训退而益加培养洗心宥密俾其浑然者果无愧于圣人如是而犹不得然后徐断其是非未晚也苟不能然而徒以阳明此两言横于胸中得则是不得则非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与否亦无问焉其势必至自专自用凭恃聪明轻侮先圣脚注六经高谈阔论无复忌憚不亦悞乎自宋程朱既没儒者大都牵制训诂以耳目帮衬以口舌支吾矻矻穷年无益于得弊也久矣阳明为提出一心字可谓对病之药然心是活物最难把捉若不察其偏全纯驳何如而一切听之其失滋甚即如阳明颖悟绝人本领最高及其论学率多杜撰若明亲格致博约诸义虽非本色尚自半合半离可以推之而通甚而谓性无善无恶谓三教无异谓朱子等于杨墨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是何识见只缘自信太过主张太勇忘其浑然者之尚异于圣人而惟据在我之得不得为是非的然之公案是故理不必天地之所有而言不必圣人之所敢纵横上下无之而不可也阳明尝曰心即理也宪何敢非之然而言何容易孔子七十从心不踰矩始可以言心即理七十以

前尚不知何如也颜子其心三月不违仁始可以言心即理三月以后尚不知何如也言何容易漫曰心即理也吾问其心之得不得而已此乃无星之称无寸之尺其于轻重长短几何不颠倒而失措哉然则阳明此两言者却又是发病之药故曰阳明得力处在此而其未尽处亦在此也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语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详味数言而阳明之得失亦略可覩矣不识门下以为然否宪少不知学始尝汨没章句一旦得读阳明之书踊跃称快几忘寝食既而渐有惑志反复参验终以不释顷闻教于明公益觉其中有耿耿者是以忘其愚陋辄用披露冀得就正有道傥蒙不鄙明赐督诲使宪奉以周旋不迷于往有负倦倦又何幸也惟明公图之宪也敬疏息以俟

○复邹孚如孝廉

兄已得举子业第一谛何复下询弟实未有知也敢举其闻之师者求正弟始从邑中少弦张师游师教之以博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事不可拘拘只在占毕中求已从原洛张师游师曰此事只在一处不可向外浪走盖又教之以约弟举少弦师语师笑而不答弟退而思之未有凑合处一日再举少弦师语讽咏数过忽有省曰是矣是矣妙在一破字夫何故读书至万卷直是不舍一字谓之破则又不取一字矣不舍一字之谓博不取一字之谓约不舍不取之间有妙存焉非言解所及也因谒东里云浦陈先生而质之先生首肯先生才甚豪意不可一世少尝以时义贄于方山薛夫子薛夫子大惊曰非王震泽莫能办此流闻坊间遂梓入王震泽稿中至今家传户习以为真出自震泽手莫知其自若有朋自远方来上者为巢下者为营窟等篇是也先生复从容言子曾见王昆仑山人诗乎当为子坐进一格因出其题淮阴侯庙歌及拟杜七歌视弟弟受而读之顿觉胸中廓然累年所拮据拟议一时荡尽了无影响归而再质之原洛师师亦首肯弟所闻如是敬为兄诵之高明谓何歌录览弟至今严事山人在师友之间云

○与孙柏潭殿元

弟向来筑室枯里中日出而起日中而食日入而寝其意以诗书为仇文字为赘门以外黑白事寂置不问客有持殿元录报我者不觉舌端生锋谈之无休时也吾锡天下称巨精采神耀黯焉未光者凡几百年一旦足下持黄卷贡之丹宸玉立云霞之上闾巷间樵婴牧糶榛叟桑姬闻足下啧啧而赏异之若以为足下四目两鼻彼夫长躯伟骨之士视功名如拾唾者亦顿足敛手不复得以区区傲足下九龙之巔梁溪之溜真可骄太行而轻溟渤矣弟何无快也抑弟闻之知己难也鲁孔氏邹孟氏自离襁褓能开口说一二三四五便有天下心及其长也东驰西驱南奔北走干几十君王侯齿朽发落曾无怜而收之者不得已姑自解曰天未欲丧斯文也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嗟嗟接浙之岳宿昼之茵其后竟如之何也今 圣天子当阳洗心濯意冀猎海内豪俊有起足下而坐之重席之左有英雄之才而又有英雄之遇一入孔孟之耳当扬声大呼曰吾不如孙郎矣愿足下益读孔孟言砥操砺行俾文章德业合而为一亦可以明男子之得志也足下

官华巍赫■〈木堇〉【四库本作槿】篱之声填户而不能容稍稍狼籍衢路脱弟复厕片言于其间殊不足以重足下故三千里呼足下而规之足下得无曰顾生故迂戆今又妄发耶古之居者行者各相赠处弟之所为足下处者则若此矣其何以赠我使得宴息于青泉白石也燕吴相阻对面无期傥彼此不负又何患焉若乃漫为好语道寒暄而止谅足下所厌闻也不及

泾皋藏第二卷终

●泾皋藏稿第三卷

无锡顾宪成着

书二

上娄江王相国

寤言

寐言

与王辰玉

附录

○上娄江王相国

恭闻 新命不胜踊跃此 宗社生灵之福也追惟不肖于戊寅之岁闻先生之不难以宁亲讽张江陵也诚中心钦之仰之以为古大臣之风规如此也于癸巳之岁见先生之不难以引咎悟 皇上也诚中心钦之服之以为古大臣之肝胆如此也已而先生有所不满于志四顾踌躇辄致其政而归则又中心讶之惜之乃今先生耕闲钓寂泱一纪而余矣天下之故国家之表里当益筹之熟矣向之所见以为是究竟是乎否也向之所见以为非究竟非乎否也又益阅之精矣雄心锐气日销月镕翼翼乎休休乎断断乎穆穆乎浩浩乎中和之体备矣是故根深者未必茂源远流者流必光云龙风虎万物快覩将今天下后世咸知吾 君吾相之能与大有为也岂不卓哉于是中心欣之愿之庶几不日而身亲覩之以为古大臣之作用如此也先生其何让焉盼望行色心旌摇摇旋感一兆亟图躬诣请正属遘蒙难逡巡不果敢次第具列以闻傥蒙垂察裁其可否则又幸矣抑昔朱子之告孝宗有曰臣之得事陛下于今二十有七年而于其间得见陛下数不过三自顷以来岁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不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暮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每览斯言当年一腔苦心千载如见令人遥对彷徨歔歔叹息不能自禁今先生之相 皇上后先凡几何年得见 皇上凡几何时宪自甲午别先生于春明门外于时先生角巾布袍拥传而南翩翩若登僊然不知年来神采视黄孰胜兹入而覩 皇上伏覩 天颜不知神甲午之前又何如也殆亦不能无朱子之感也已因特为先生诵之而复赘之曰时乎时乎往者不可追来者不可再时乎时乎惟先生三思惟先生努力惟先生珍重惟先生加饭

○寤言

七月一日之晡方隐几而卧有东里塾叟过访予起迎之坐定问曰闻娄江王相国有新命信乎予曰信曰君谓应出否予曰是有说焉出而大展平生旋乾转坤慰满四海喁喁之望上局也出而循守故常如入宝山空手而回下局也坚卧不出无咎无誉中局也众揣相国意大半且就中局耳叟曰相国而庸人也则已相国而大豪杰也殆不其然且老人固有愿于相国也予曰何叟曰老人日为童子课句读耳何知 朝廷事独好从缙绅先生借观邸报窃窥当今执政后先相承总一心诀顺之则安即天下交口而哗之偃然无恙也逆之则危即天下引领而属之莫能久于其位也是故赵兰溪至于丛羣垢以死而后已犹得厚蒙 恩恤如在位有大勋劳然者沈四明至于十分狼狈而后去犹得特蒙 温谕如眷眷不能一日离左右然者乃王山阴晨请罢而夕报可矣沈归德夕请罢而晨报可矣果直道难容枉道易合自古而然耶抑一时气运尔尔耶不然或有密操其线索者耶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转移于其间也余默然叟曰犹未也惟吏部亦然久莫如海丰顺也促莫如平湖余姚逆也说者谓宰相以知人用人为职故吏部与阁臣斟酌天下贤不肖以俟 朝廷处分其体势固难逊避亦难异同而近世阁臣惧威福之名不复问吏部吏部惧权贵之名不复问阁臣遂至互相冰炭而 朝亦不复信部阁矣似也请得而质之吏部不问内阁正矣内阁不问吏部公矣何以致相冰炭揆厥所由将内阁欲进贤退不肖而吏部尼之耶抑吏部欲进贤退不肖而内阁尼之耶而 朝之不复信部阁也将吏部碍内阁从而媒孽内阁致之耶抑内阁碍吏部从而媒孽吏部致之耶夫如是得无吏部之不问是真内阁之不问是假耶此不可不详察也更请得而推本言之吏部与内阁信应共相斟酌难为异同矣要之亦须为吏部者有不问阁臣之心而后其斟酌也始出于正不出于阿奉权贵为阁臣者有不问吏部之心而后其斟酌也始出于公不出于播弄威福此所以一德一心浑无异同之迹也否则分宜江陵殷鉴不远尚不知不问之为愈耳况至今日平湖余姚一线之脉依稀欲绝曾何冰炭之虑而虑内阁权轻吏部权重耶委如所虑何不见吏部之逐内阁而但见内阁之逐吏部耶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表正于其间也余又默然叟曰犹未也近者窃又有以窥执政之微指矣若曰吴赵邹沈等之君子太劲而若用之不便胡王陈曾等之小人太靡而矜用之不雅莫若择谨厚一路人而用之此一路人既不喜为危言危行轻作风波以梗我亦不恣为荡言荡行重溃堤防以溅我人皆曰君子宜亲此不可疵其非君子人皆曰小人宜远此不可疵其为小人执两端而用中其庶几矣足以息阿比之端绝喧嚣之窦平偏党之论杜好事之口而天下且帖然驯服无所施其纷纷矣曾不思此一路人据其迹则然徐而按其实正孔子所谓德之贼孟子所谓非之无举刺之无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也三代而下高官大禄大率此一路人居多即遏之犹恐不能绝而况树之帜而导之趋将见上好之下必甚之一倡之众必和之人人以模棱为工事事以调停为便遇贤否不欲两下分明别白混而纳之于平等而曰吾能剖破藩篱遇是非不肯一下直截担当漫而付之于含糊而曰

吾能脱落意见久之正气日消清议日微士习日巧宦机日猾卒乃知有身不知有 国家知有私交不知有 君父本欲惩东京之矫激而反弄成西京之顽钝其酿祸流毒殆有不可胜言者矣而独若辈外不失信内不失利安富尊荣优游坐享漠然不介于理乱安危之故如张禹胡广比比而是岂不恨哉吾愿相国出而为之一挽回于其间也于是予复隐几而卧客不悦曰老人失言矣遂拂衣去

○寐言

客既去予绎其三言殊不草草出步中庭徘徊往来展转至数百次不能已已迨夕就寝犹耿耿方寸间良久始成寐忽梦相国过锡予遇之于芙蓉湖上相国一见遽曰君必有以助我予曰宪何知祇是当今有一大冤须先生昭雪耳相国愕然问曰冤何在予曰在 皇上相国益骇异予曰先生勿诧也请以宪所亲历对当宪之待罪考功也适邹南皋具疏谢病归左堂见麓蔡公时掌部篆谓予曰此疏宜何如覆予曰惟老先生主张蔡公曰昨晤王相国言 皇上遣一中贵持邹疏至阁着放他去予曰此却更宜斟酌试思 皇上此念从何而来是耶宜将而顺之非耶宜匡而救之若不问所以皇上曰如是相国遂亦曰如是 皇上且谓可以惟其言而莫之违也非所以光君德也相国曰如是部中遂亦曰如是相国且谓可以惟其言而莫之违也非所以光相道也惟老先生再加斟酌蔡公曰姑徐之数日见蔡公又问予对如前又数日蔡公召不肖谓曰近思之南皋委宜拟留君所执良是予遂如谕题覆 皇上竟报可不责也及予待罪文选请于堂翁心谷陈公拟升江念所光禄寺少卿念所故受知于 皇上中因山陵事罢归数年矣疏上 皇上御笔亲书江东之升光禄寺少卿九字吏垣许少微见而异之特携示予曰故事惟大九卿亲书此特笔也自是稍迁至大理出填云南已而为言官所摘复听归由前而观 皇上胸中固自有念所也由后而观 皇上胸中又未尝有念所也推类具言之不可胜数盖 皇上之无成心如此今大僚不补归之 皇上科道不选归之 皇上废遗不起归之 皇上岂非一大冤耶且闾阎匹夫匹妇之冤则有司为之昭雪有司不能则监司为之昭雪监司不能则两台为之昭雪两台不能则有击登闻鼓转而闻诸 皇上者矣于是 皇上下公卿为之昭雪其控愬之途甚宽而其主持之人亦所在不乏无忧覆盆也乃 皇上之冤独有内阁能为之昭雪耳愿先生留神焉相国曰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古之道也公言甚当予曰先生所言犹体面语也宪所言则腹心语也窃尝计之事英明之主宁不易于开导然或挟才自用喜怒不测则谓停难以其不足于宽大也事宽大之主宁不易于调停然或牵制情欲语不可了则开导难以其不足于英明也我 皇上英明宽大合而为一岂非千载一君乎而令受此大冤也凡为臣子孰无动心何况先生 一人之下百僚之上谢政以来且十有四年尚简在 帝衷煌煌 天使俨然造门而延请焉岂非千载一时乎而坐视 皇上受此大冤也幸先生念之语讫微察相国亦怆然改容予复进曰有 君如此何忍负之诵之至再至三不觉放声大哭一室大惊共起而呼予顷之乃觉泪犹淋

漓满面羣就而问故予曰此非儿女辈所知也徐而稍述其大都则皆曰异哉异哉遂起烧烛记之先生身江湖而心魏阙当有先得此中之同然者今兹之行其必以我皇上登三咸五也庶几此一重公案不作白日说梦矣

○与王辰玉

昨闻尊府君先生许命识者莫不以为太平之理可计日而持转相告语为皇上贺也仆更默默为先生贺为皇上贺贺皇上之有先生也为先生贺贺先生之有足下也君臣知己父子知己天启其逢一朝合并上下千古寥寥有几足下即欲不厚自勉安可得哉鄙闻足下每语客曰不意病顿中又加此一服毒药何也不肖始而讶中而疑卒乃豁然而悟曰是矣是矣今夫履高据显天下之至可乐也遗大投艰天下之至可忧也庸众所覩在彼则甘之明哲所覩在此则苦之甘之苦在其中矣苦之甘在其中矣有味乎毒之为言也昔伊尹一尽瘁于鸣条再尽瘁于桐宫晚而告归为太甲陈一德之训肫肫恳恳犹若不能释厥衷者周公思兼三王一沐三握发一食三吐哺终其身未尝一日逸焉用能造商救周流光至今此岂偶然而已哉故谓阿衡之任伊尹之一服毒药可也谓负宸之托周公之一服毒药可也是天之所以成二圣也足下其知之矣足下知之进而与先生共尝之真父子知己矣先生知之进而与皇上共尝之真君臣知己矣夫如是太平之理真可计日而待矣然则先生之一服毒药即先生之九转灵丹也是天之所以成先生也故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又曰若药不瞑瞑厥疾不瘳足下其知之矣仆不揣谬有一言之献业已呈诸先生并望足下假燕闲一寓目焉不审亦可备药笼中物否语不云乎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此仆之所以自忘其僭也又不云乎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此仆之所以自忘其愚也临缄不胜倦倦

○附录

王相国复书

王辰玉复书

王相国复书

适正闻有贤次兄之变以为吾丈哀荒中必无暇远存故人乃今两笺垂海累千百言读之且骇且服以为今之道学文章家胸中曾有此■〈百引〉【四库本作擘】划有此议论否而惜乎未审不佞情事浪以黄金掷虚牝可叹也主恩至此世耳传声以为千古快事因遂欲以历年秕政久郁人情尽举九鼎重担而归之谬悠此其为天下谋为不肖谋则诚忠诚厚已然抑有说使不肖果已扶服装行责成未晚今一门疾痛满座巫医其身之死生未卜焉卜出处又焉卜理乱教中上中下三局今不得已请就其中无咎无誉者不佞愚人也诚不知阁部以何时异同分宜江陵亦何曾见有异同之迹且如蔡太宰以邹南皋见废驾言不佞此异同在阁乎在部乎又如平湖公向尝乞哀瑶老与不佞之前柔若无骨而一旦推毂柄事高自标榜以尽饰前丑瑶老初不觉而累揭荐

之不佞尝私语山阴公曰异时首叛大防者必杨畏也已山阴公果与争事不合两罢此
为阁逐部乎部逐阁乎此往事总不必言以足下之爱我而教我也聊为效其欵疑如此
至于教尾 皇上大冤一段则不佞方与病儿言此何其先得同然然鄙意特疑内臣
弄权归冠 主上而尊意欲尊指阁中挠部权使不佞果能出也则举止言动谁非窃
铁而可一一自明耶以此断从中局之为是而吾丈当亦可以贯我矣丈缕言邹南皋疑
必有人中之夫中人而及南皋非但不佞不承即教中最鄙薄赵沈诸公亦未必敢承也
尝记铨郎得忤时如邹如足下不佞未尝不力争至于得请濒行之日留有密揭以示小
儿戒之勿泄而外人至今未之闻也今吾丈既显为 皇上讼冤则不佞当亦阴为

皇上引咎身虽永废持此求信于知己者而其它非所妄对已贤次兄高风介节何年
之不永颇亦闻刘兵部讳元珍者清誉略同今无恙乎病体方苦呕泄困劣占此报谢不
庄幸亮之

王辰玉复书

驰企日积自顾尘土面目不堪厕弦歌之堂蹠??肉【四库本作蹠缩】而止此疾
病缠厯疑于大贤警咳绝矣不图教命远辱命童子倚案读之为之慨然居平谓忠恕二
字难体贴斯何时也翁乃以伊周相业为家君劝驾即此似亦体贴未尽处使出而如姚
崇十事应答如响则为姚崇亦足矣如其不然求复其十四年前伴食面孔尚不可得何
论伊周耶精神力量长短自知其次则知父者莫若子衡一身之外惟知为老亲营菟裘
课鱼鸟而已此外非所敢闻命矣当今时事虽大拙然较量亦有胜前代者惟学术滥放
不可复理初犹不肖者自占便宜耳今遂欲掀翻孔曾棋局以妖髡代之此何可长言伊
言周总是画饼于此下一砥柱乃是真勋业要其道亦惟大聪明人守村学究蒙说如是
而已盖道本无不明谈道者自晦之开门户则自不免多生徒多生徒则自不免立异说
即南宋大儒吾未敢以为不落窠臼也先生为斯文宗主幸少加意病剧占复语不及多
惟亮之

又

东林二刻曾索之郎邪兄而不得也承赐教岂胜欣跃令弟先生大讳朝野共惜我
翁人琴之感其且奈何不能走唁辄此附讯作书甫竟而家君以长笺见示愈感相爱相
成之雅但微旨中多未明如邹南老一事家君大笑以为绝无影响或中有驾之说者他
事非不敏所知要以二三遗佚非但贤者所欲献之先资即不肖者亦所亟居之奇货也
非有骑虎相角之势何苦而欲尼之计此必有冤中冤梦中梦或又有讼其讼者矣一笑
顾宪成曰愚得相国书展诵再过竟自茫然追忆王山阴以诤立 储去陆平湖以被讒
去两不相蒙今曰争事不合两罢以是为部逐阁之证不可晓也平湖之乞怜于相国诚
不知其作何状至其秉铨凿凿乎举久抑之君子而登进之举久昵之小人而摈斥之略
无顾忌一时人心翕然风动至今语及之犹有生气恐亦不得而过訛之者今以其推轂
由我而不惟我之颐指气使遂科之曰叛然则必吴嘉禾王阳城乃为忠顺耶如是而犹

曰不知阁部以何时异同然则平湖何名为叛耶不可晓也且阁铨之间两下皆公则两下以公相成固无异同之迹两下皆私则两下以私相成亦无异同之迹要其所以然则天渊矣譬诸惟其善而莫之违固是莫之违惟其不善而莫之违亦是莫之违要其所以然则天渊矣今不问其所以然而概之曰分宜江陵亦何曾有异同之迹是不等泰符之独断于晋武概二世之专任于齐桓耶不可晓也若邹南皋请告一节见麓蔡公且命予面商诸相国及闻公拟留之谕乃已今谓蔡公驾言意相国偶忘之耶又谓中人而及南皋即赵沈两公不承赵不敢过求至四明公曾不难加归德以灭族之罪又何有于南皋而欲以身保之耶不可晓也反复踌躇不得其说又不可再读姑记所疑而存诸篋中

涇皋藏稿第三卷终

●涇皋藏稿第四卷

无锡顾宪成着

书三

与李养愚中丞

与邹孚如铨部

复杨中台计部

复陈侍御南滨

柬浒墅推关使者

与吴郡博书

与袁邑博书

答友人

复耿庭怀明府

覆徐匡岳

复李涵虚

答周仲纯

简伍容庵学宪

与董思白学宪

答友人

与诸敬阳仪部

与钱受之

简王安阳少司空

与吴文台比部

与丁大参勺原公子

与李见罗中丞公子

简李元冲银台公子

复方本庵

复唐大光

与魏念杞

与周中丞怀鲁

复董元宰学宪

复张继山

与仪部丁长孺

简观察邹龙翁老师

○与李养愚中丞

天惠东南获徼临照伏见下车以来刚柔并运瞻听一新其于品藻人伦激扬吏治既已览昭旷而越拘挛矣不肖何能赞一辞谬不自量欲有所请不识台下且许乎否也窃惟仕途独甲科于格最高乙科次之贡生又次之其下赘生最下吏员总而言之皆不若贡生为难何者其出身不如甲乙二科其多藉不若赘生其巧慧而习事不若吏员也无论清浊殊方敏拙异轨即德钧才敌亦应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始比堪牵此耳故曰难也窃见本府赵别驾贡生也故名家子而秉槩清严莅事明决左右慑息莫能假其一颦一笑尝摄敝邑篆邑人安之其审役一节参伍斟酌折衷允当后来闵节推再四研覆卒无以易而始喟然嗟叹服其公且明也又窃见敝邑王二尹贡生也实自令尹量移而孜孜奉公绝不作迁官态至其三尺无挠一尘不染妇人女子皆信之以致四封之内诸无赖恶少敛手以避相戒勿犯殆非声音笑貌之为而已方今明公正身率物郡邑之间相顾竞劝一时号为多贤仆所欲为台下诵正自不少而独于两君倍有惓惓诚感两君所处独当其难不可以他例也倘蒙加察果鄙言不谬特假余灵破格与进俾激于殊遇益思奋励勉图报塞惠此元元其造福地方岂浅浅哉临緘曷胜悬望之至

又

不肖之辱收于台下有年矣昨者先慈见背重辱矜念特赐宠奠感深肺腑苦土凄其未遑叩谢及台旌过幸九龙不肖仅从诸缙绅之末一望清光亦无由少伸欸欸缺然之怀如何云喻兹有一言之献徘徊累旬仰维台下深心广度方轨古昔不可以凡情测也敢遂陈之苏郡石太守雅称洁己爱民当台下秉宪时业尝知其贤而进之矣公也近以钱粮挪移事恐将为弊藪不得已而疏论焉亦公也不肖夫复何言虽然石守之疏畧可罪而其能为德于苏可录两者固自不相掩也今者直指陈公祖方行查勘轻重之权实在台下倘蒙曲示宽假速赐结局始焉不以其可录而原其可罪所以申国家之法继焉不以其可罪而没其可录所以慰闾阎之情此老公祖始终曲成无涯之至德一时顺应无迹之妙用两者亦自不相悖也语云惟仁人能好人能恶人好而知其恶是谓能好恶而知其美是龙能恶台下仁人也故不揆其愚而有布焉愿垂神察之临緘惶悚

又

顷间正以石守事颛絨请教非敢冒渎实惟浅劣过叨起格之爱苟有一念不敢欺隐适接大教则门下之于石守知之原不为不深而不肖之所为披露于左右者台下定不以为大谬也幸甚幸甚台下素心卓节海内信之矧于不肖流俗靡靡妄相猜度曾何足云而以厘下问盖台下之不自满也如此此圣贤之用心也不胜佩服独计门下疏论石守钱粮之事若出于侵罔则其罪莫赎若出于那移则其情可原两者之分毫厘千里诚以石守此一端质诸其生平之所为特赐宽假则台下之于善善也长于恶恶也短其所培养成就尤不小矣恃爱不厌琐琐伏惟原亮

○与邹孚如铨部

诸景阳行曾附致尺一为候忽忽又届岁寒矣圣明御极政柄屡更否泰剥复之机其将在此足下适当用事之位登贤黜邪益得沛然愉快于志意可谓千载一时也弟更何以效其愚无已则有三焉一则愿足下求贤以自广可事者折节而事之可友者推心而友之时时就而谋焉相与切磋天下之人材以辨其用同事诸僚相勉以一体之谊俾各竭所知允则采而行之否则浑而含之精神血脉流贯为一无复毫发猜贰于其间尝思祖宗设官独于吏部案省而定其人正虞廷四门四聪四目之指不可不察也一则愿足下沉几独运操其不测于规矩準绳之外其人果贤欤即台谏抚按或以为当黜而吾不可其人果不贤欤即台谏抚按或以为当陟而吾不可庶几天下晓然知铨衡之地善恶分明幽隐无蔽其于世道人心夫岂小补即如近日李中丞之刺石蘓州孰曲孰直众口昭然昨弟贻书中丞言之中丞亦欣然不以为忤正宜成中丞之美毕竟束缚格套不免议调此非三代直道而行之心也向今撤去此障一切裁以至公尊贵无狗卑贱无抑其于世道人心夫岂小补若内欲存台谏之体外欲存抚按之体反将铨衡之体作第二义看又何用吏部为也一则愿足下革除宰相朝房请教陋规此规严分宜时始有至张江陵弥甚益分宜当国有所指授尚令其子邀选君于家客而觞之既欢洽而后列牍授之某愿选某缺某愿升某缺至江陵直役之矣彼不肖者无足论贤者亦习以为固然随波逐流沿而不返其究至于有所进也但进得相门之君子而四海九州岛所共瞻仰之君子反不能进有所退也但退得相门之小人而四海九州岛所指斥之小人反不能退堂堂天曹翻作内阁牛马走而犹号于人曰吾欲同心以相济也夫谁欺欺天乎弟之所请于足下者以此足下其谓之何自惟足下深衷杰抱弟何能望万一即殫其固陋宁裨足下万一第吾二人生平之交相期于德义不相期于事功事功可杂采而就德义须直心而行有真德义然后有真事功也又念数年前吾二人时游懋权国征之间皆曰异日吾欲云云不意二子夭亡弟复狼籍田野壮志都耗独幸足下得道得位得时兼三不易以行于世千古之责居然一人独肩之凡弟所为惓惓亦二子之志也足下之志伸即弟之志伸弟之志伸即二子之志伸矣努力努力

又

诸景阳行曾附尺一去冬敝邑华春元北上复附得数行托景阳转致中薄百所效

不知足下以为何如也弟庸劣无以顷者诚不意有泉郡之命又不意哀然冠旌籍之首以忝大典当是足下欲至于成使其纵欲自暴自弃而不得然而弟则何以称塞也徒有愧悚而已足下诚不我捐且不忍伤知人之明愿更进而提策之至恳至恳近见邸报益觉时事纷纭不胜太息惟是直道昭明亦未有如今日者此中消息似易而难似难而易足下适当在事殆天之所以试足下也足下何以图之胆欲大心欲小行欲方智欲圆此四言最尽所当君子破格而尽之所当小人破格而退之大也好问好察小心悦之不以道不悦方也高下洪纤不拘一辙圆也足下辨此矣在加之意而已近岁燕中所相与切磋佳士为谁乞以见示此是足下今日第一义也努力努力

○复杨中台计部

承问吴赵是非仆何能知之窃以为须就此两人心事与皇天后土参对一番方可下语若但在形迹上校勘恐未免落第二义也高明以为何如伏惟裁教幸甚

○复陈侍御南滨

承教皆确论也敢不佩服省中迁转信乎太骤前时亦曾与一二同志商之缘都给事中系是正官似难虚悬厯查内外大小衙门并无悬正官不补之事独左右不妨稍缓又似无甚阙涉也如圭事之员外郎员外郎之郎中耳此中或三四年而不转南中或一二月而即转摠之齐于俸而止无淹速之嫌也南人归南北人归北不易至理到得势之所穷有不容不稍变通处似难固执此特十之一二亦只就近推移而已穷而又穷如云贵两广则以优缺处之借以慰悦其心而展布其气亦无可奈何耳即如近日教官一节就教官论南人应升者多北人应升者少就贡生论北人应取者多南人应取者少如以教官为准因其升而定其取之人与其取之数则贡生有年深而不取年浅而反得取者矣恐无以服贡生之心如以贡生为准因其取而定其升之人与其胜【胜当作升】之数则教官有俸深而不升有俸浅而反得升者矣恐无以服教官之心若教官只论教官之俸贡生只论贡生之年一升一取南北之间自有参差不能一切符合只得就中调停经其八九而权其一二要之亦不至十之一二仅百之一二而已其大体固自南者南北者北耳可按而覆也若北之应升者若而人北之应取者恰若而人南之应升者若而人南之应取者恰若而人并此一二而无之岂不大善天道人事似不能如此之巧也近日两司迁转大略亦多在本省惟按察使有不能太拘者亦无几耳遇有带衔按察使使用填补则益少矣此外则边道学道而已初意欲将此事商确一至当之说具疏题请着为令算来算去并未免有一二碍处到得碍处便是废法之端不若就方寸间默默调停到碍处亦可活处日接月续后先同心三年之外远省者可渐渐移至近省近省者可俱就本省转动益法方而意圆法有穷而意无穷此非面丈不能悉至其间毕竟有调停不来处亦非丈不能发其蒙而开其蔽也感丈厚念先此布复尚祈叩谢并请终教

○柬浒墅推关使者

窃惟国家之设关政将假商税以佐农赋其意甚远于法自不得不严于法既严即

漏税之禁自不得不重此理也亦势也夫谁得而干诸惟是项者陈明等一呈其中原委曲折有更仆未易数者请陈其概伏惟门下少垂鉴焉当岁癸卯甲辰间税棍俞愚金阳等所在恣行民不堪命敝里有牙行赵焕者慨然发愤具呈前抚院曹嗣老公祖尽暴其奸俞愚一班痛恨入骨适遇焕于江阴之长泾縲继之而去杀而沉其尸于河则是赵焕为地方而受祸也当有夏川等具呈于敝府欧阳宜诸公祖以为地方大变因具揭闻诸两院两道且属敝邑林父母刻期检解乃俞愚等并口隔郡人百计延捺焕子希贤妻金氏告道告院矢不共天卒无奈之何愚复构伙顾堂颠呈挠税巧图抵遏比今周怀老公祖廉知其状督责甚切而首恶俞愚且逃矣迄今尚未得结局致累希贤金氏饮恨茹悲伶仃万状倾家荡产渺无子遗而焕也剖骸析骨沉沦九泉之下行道闻之尽为酸楚适夏川等再呈抚院行县树碑各闲僻去处永永遵守一时缙绅及诸父老咸喜而助成其事亦因以慰亡焕之魂俄闻有恶其害己而毁之者希贤金氏奔往视之陡遇金阳吴渊等于王庄即前之共谋杀焕者在此既积恨不平在彼复恃强不下两相争哄惊动地方于是渊阳仍祖顾堂故事构出陈明捏称漏税为先发制人之计而且波及王溪等甚而鬼名鬼姓青天白日之下造出诸般鬼话不可踪迹不可影响矣诚就其言而核之尚不知孰为玉石孰为段廂而况曰邀抢曰拒捕哉则是地方又为赵焕而受祸也嗟嗟死者方衔未雪之冤生者更遭无穷之累赵焕已矣又欲并其子若妻而毙之其子若妻已矣又欲并一方而罗织之岂不痛哉此不肖之所以不能不代为一鸣于仁人君子之前者也至于漏税一事亦尚有当请裁者始赵焕未死敝里人至城市货而归至中途兴塘等处各税棍必指马漏税诈而取之往往只剩得一空手及焕被杀当路闻之莫不惊惋共相告语共相检饬乃始渐渐敛迹耳窃计敝里之去城则四十里也去浒墅则百里也贸迁在四十里之近输税在百里之远无乃非人情乎而况转水河头恰当城郭之间业有栅为之限乎又况所市者类皆小民日用饮食之需不必展转行贩谋子母也长此不已只出里门便应有税矣只一蔬一腐皆应有税矣民何所措手足乎今碑禁所列陈市王庄等数处视兴塘等处之于浒墅远更倍之其中往来大半民户耳闲有一二经纪多不过数金上下所历远不过数里内外必责之越百里而输税焉然则兴塘等处亦将复修癸卯甲辰故事乎由是推之凡为漏税之说者公乎私乎抑亦假公行私乎窃恐官受其名彼享其实民受其害彼叨其利碑禁之设正为此辈而犹相欺相诳略无忌惮乎且夫善用法者不尽法当今新例如严法网加密据呈东西南北四围重重盘詰在在关防必无漏矣纵或有之亦千万之十一耳行不知得已之事存不得已之心若为不得已者而骂焉不亦可乎此又不肖之所以不能不代为再鸣于仁人君子之前者也不肖抱疴杜门何敢越俎妄谈惟是目击心恫桑梓一体恻不自禁徘徊累日竟忘其僭冒昧披沥倘蒙门下不见为大缪特赐询察嘉与主持将金阳吴渊及陈明等面加晓谕警其既往而遏其将来所呈姑寝不问嗣后有以漏税告者必系奸人愿斥而去之出诸身则为德政征诸民则为德碑在今日则惠泽覃敷人人歌咏在异日则模范具存人人诵法造福无

穷而流芳亦无穷矣不肖幸甚地方幸甚临臧曷胜恳迫之至

○与吴郡博书

抱病下里未获请御良切耿耿适吴直路倒舍谓小儿与沐以德行举此门下如天之谊能无铭刻退而思之沐孱然稚子耳何所短长至烦采择反复寻求不得其故意者因向时曾齿录于前任王锺嵩老公祖而及之欤此则自有说试陈其畧王公祖校士尽绝请托二百年来所仅覩诸见遗者羣而哗于王公祖之前于时沐儿在寓杜门不出王公祖偶廉得其状召而问之且曰子屡试俱列高等即今为子称屈者正自不少子独默默何也沐对曰老公祖一秉至公沐实心服何敢有言王公祖曰有是哉可不谓知义安分乎遂逢人称说且为推毂于杨学院其意益欲借以风众遏竞息嚣一时激扬之微权也仆闻之业局蹐不安矣及温盐院行部猥复及之益局蹐不安矣乃可按以为常乎况沐也齿尚少门下诚欲王之于成正望徐而养之使之闇然内修进而图其远者大者若尔区区重相表暴至再至三犹然未已沐将曰名之易微如此人之易益如此必侈然而不复求向上一步矣非所以琢磨此儿也又令闻且见者相率而议曰人也是以退为进以屈为伸其巧如此其讨便宜如此沐亦无辞以解矣非所以保全此儿也夫人情未有不爱其子者也姑无计是非有利焉未有不欲为之趋而就之者也有害焉未有不欲为之趋而避之者也而所谓利害有虚实之辨或似利而实害或似害而实利两者之分毫厘千里又不可不察也今兹之举骤而观之不耕而获不菑而畲岂不厚幸徐而揆之一则疚心一则贾议一则折福利耶害耶亦不待智者而辨矣是用披沥肝胆九叩以请即祈矜察特赐罢免此之为爱其倍恒情百万宪等宜何如感也宜何如报也临臧曷恳切之至

○与袁邑博书

新春尚未及面候为歉昨施直路到舍谓小儿与淳以德行举此门下如天之谊敢不九顿以谢惟是骤而闻之不胜惊愕不胜惭愧徐而思之有二不可有三不便盖万万不敢当者敬为门下诵之何谓二不可窃惟德行一途至重典也当路所以搜扬幽懿简迪殊绝为世作范于是乎在必其涵养之纯践履之笃抱负之宏人伦推服乃堪应选儿有是否一不可也又必其阅历之深谙练之久积累之厚年近老成乃堪应选儿有是否二不可也何谓三不便是儿生长田间碌碌无闻犹幸赤子之心未尽漓耳一旦被之以过情之誉倘不善体玉成至意退而砥砺将无阑入声华场中凿厥混沌一不便也邑故多贤端修卓诣当自不乏而猥及是儿人将曰此而可举孰不可举其为门下知人之累大矣二不便也仆最无状生平于廉耻二字亦颇识得假令亲朋之间遇有此等亦须一效忠告况知子莫如父爱子莫如父乃坐视其叨冒僭越腴颜侪辈之间乎行见有识者且不以嗤稚子而以嗤仆矣三不便也语云君子爱人以德不以姑息门下之加惠于愚父子至矣能无铭刻独其迹有类于姑息不敢不披沥以请仰祈矜察特赐罢免去其所不可而贻之可去其所不便而贻之便此之为德宜何如感也宜何如报也临臧无任迫

切之至

○答友人

自孔孟既没历千余年始有周程诸大儒其所以开示来学乃从上相传一滴真血既是亲生又是亲乳故抚摩鞠育周虑曲防无所不至看到琐碎处愈见直恳恻只缘从一肚皮中出自然如此近儒真指单提岂不径捷岂不痛快却只说得一边话谚所云不哭的孤儿谁不会抱此之谓也足下益见诸大儒于说本体处往往引而不发于说功夫处则津津不惮烦近于劳苦费力便拟为乳娘见近儒于说功夫处往往薄而不屑于说本体处则津津可喜近于亲切贴肉便拟为亲娘似非究竟义平心论之近儒的念头亦与亲生亲乳一般但缘他看得自家易长易养遂认孩儿都易长易养不甚以乳食为意诸大儒却知孩儿有易长的亦有难长的有易养的亦有难养的纵一胞胎中生尚自两般三样不能不多方呵护耳兢兢窃有一疑尧舜孔孟岂不大圣大贤而兢兢业业到老汲汲皇皇到老君臣儆戒师弟切磨不遗余力将其难长难养反不如近儒易长易养耶抑其绳拘尺缚尚不知有单提口指之妙诀耶殆非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发放松渊坠冰陷是故见其易者未必果易还是心粗见其难者未必果难还是心细足下试看细的是本体粗的是本体这本体即在功夫之中还在功夫之外便知那个是亲娘那个是乳娘也足下又遡自有宋及于我明后先诸儒考其因时立教之方谓仁义礼智互相补救今宜实之以信大意亦近至自按垂髻异于童稚有室异于垂髻深觉信之难全欲求返异归同最是切问语云自家有病自家医又云知得病便是药足下既已知得只去着实调服予复何云无已惟有濂溪所揭无欲二字极好夫何故这个欲自人生落地时便一齐带下千病万病皆从此起我要为善这个却出来做对头不愁你不屈伏我不肯为恶这个却出来做牵头不愁你不依顺孟子曰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这便是垂髻异于童稚有室异于垂髻的公案所谓人心惟危以此道心惟微以此尧舜之不能不兢兢业业孔孟之不能不汲汲皇皇亦皆及此须辨取明白一刀斩断拔出自家一个身子来然后要为善便真能为善要不为恶便真能不为恶仁真仁义真义礼真礼智真智恰好铸成一个信字也陈白沙先生曰人须有凤凰翔于千仞之意每诵之辄为洒然若识不破跳不过终日营营只要陪奉这躯壳其与粪坏之蝇蛆何异到那里无论亲娘乳娘都救不得也足下其归而体之如有可否愿以复我

○复耿庭怀明府

承示大学读喜甚喜老父母卓绝之识乃肯如此细心体究真大勇也窃意吾辈于此事或静中有得或动中有证随时拈出密自参考未为不可如将古人经典枝分节解恐未免有无事生事处非所望于门下者也二千年来训诂家只推得朱夫子一人说者犹嫌其多了些子况吾辈可效之乎恃爱直布其愚不识高明以为何姑

○覆徐匡岳

建禄至拜教之辱颇以为慰弟自分衰劣业具疏乞休何能副雅念万一也天命志

学二绎仰荷印可甚铨疑筌幸总之何能逃于知止知本之外且愧尚茫然言铨未能实有诸己不知吾丈又何以策之耳李先生经说向尝卒業兹蒙再颁一番拈动一番新当于此默自证焉公祠之举甚愜輿情不腆附往聊寄仰止之私而已相望千里把臂未期便中彼此无忘寄声为愿

又

来教诚明之说甚当非愚劣所及乃圣贤于此有专言者有偏言者有互言者知及仁守则所重在诚行着习察则所重在明会而通之各有攸当丈以为何如见罗先生被诬之事业言诸伍容老据云非敢诬也一一得自邸报耳但裸体等语委觉不雅当为删之此老自是君子而多主先入之说久之或更有悟也辑要之赐如获真珠船俟从容卒業请益耳建禄还附此百不宣一愿言自爱

○复李涵虚

向辱枉教良慰倾企再承颁示诲言读之益为豁然其字指作本来面目不若将来作时习之之字斯之未能信斯字更妙见字似宜活看不得着相如着相窃恐见性体之参前倚衡与见忠信笃敬之参前倚衡无以异也丈以为何如管东溟先生一世人豪益至今时时梦寐见之特以凡襟急切难于描写尚在徐徐耳不敢忘也拙记求正幸不鄙而裁之恳恳率尔布谢不尽欲请尚图颺候

○答周仲纯

得示具见用心之密静坐是入门一妙诀李延平先象生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作何气象乃就中点出一个活机又静坐一妙诀学是学个恁么当于此有会不必问孔孟有是与否亦不必问克己与不迁不怒同乎异乎否也无己即兄所举学而时习之一章参之世间物事那个是时时不离的那个是人人一样的那个是人知之不知人不知不损的那个是最可悦最可乐的自应了了矣兄以为何如便中幸不惜裁教为望

又

所需架头书数种奉上人有福方肯读书书有福方遇肯读者今人与书可谓两相遭矣

○简伍容庵学宪

浙为材藪得年丈主其学政甚善所以甚善非仅仅文艺间慝【慝当作征】德行明示予夺真有一段风采令人改观易听此方是第一功德非足下孰与望之若夫杜请托抑奔竞此又年丈余事不须喋喋耳如何如何平湖陈员峤仪部年丈所知也不幸夭亡而又无子凡在人伦莫不伤悼顾不知曾俎豆于贤祠否此君渺然无年乃其志节耿耿自可千秋宁以此举为重轻要以表彰扬励轨示来者则当路之责君子之事在年丈尤是今日第一举也偶便附此于汤见弦年兄伏惟亮裁幸甚

又

归田以来惟有杜门养疴一片狂心对松菊冷冷不复着影于胸中矣丈念我勤渠

高谊干云祇增愧悚士读手教又知浙中督学之难迩来世习日下奔竞成风丈毅然障狂澜而东之何以副羣小之望即此便是丈生平学力他又何论古今惟乡愿有誉无毁丈自待何如能若是乎否也惟丈益崇令德尽其在我而已前沈几轩太史乃郎过此已知丈垂青图峤陈丈之至一死一生乃见交情门下其是乎景逸丈令祖复蒙檄祀名宦丈之敦贤崇化昭示风轨虽古人何以加在弟且不胜叹服即景逸之感刻可知矣秋风渐爽愿言珍重

又

辱念良荷知己之谊读外台纪事一言一动皆关世教即乃真著述何谦谦也弟居病数年此生已自分与药石作伴丈亦有何清恙乎询使知且脱然信松柏之姿不同蒲柳也方今无善无恶之说盈天下其流毒甚酷弟不揣僭有推敲正为高明所笑丈乃谬有取焉窃以自信文成自是豪杰异时尚当从丈面证今未敢漫尔相复也

○与董思白学宪

向闻楚中督学之命窃为楚贺得丈楚实材藪也又为丈贺得楚计今便且浹岁锡极提衡人伦象指衡岳洞庭之间所为瞿然顾化者当有不减于丈清之山东文庄之江右者矣甚愿与闻焉千万无让无吝邹太仆孚如先生丈所知也其操概皦如其事业朗如其文章炳如计必采輿论俎豆乡先生之祠矣乃其山居之日特建尚行精舍与多士相切磋尤其精神所注窃以为宜并祀孚如于此中非谓孚如藉此为重表往者乃以励来者俾其邑人士自今以后世世有所观感而兴起以不负孚如一片心实主张世教第一事也丈以为何如久欲相闻未得良便适从冯元敏询有鸿鲤辄尔投寄悬知丈有同心千里一堂不俟辞之毕也喁望喁望

○答友人

足下满腔赤心神明自异衰愤如仆殊赖洗发世趋愈下岐路纷然诚如来谕要之其无常者不可测其常者则在我夫亦守其在我而已昔宣尼思狂狷而贼乡愿其论与人则曰矜而不争羣而不党良有味乎其言之也敬为足下诵之长安名贤不乏可事可友何容当面嗟过其大本大原夫亦在我而已恃爱僭布其愚高明以为何如

○与诸敬阳仪部

当足下朝释褐而夕为海忠介发愤偕彭旦阳及吾家季抗疏阙下浩然弃一第而归弟闻之作而叹曰有是哉其芥视轩冕也久之起秉南阳之铎适邹孚如铨部北上特过而访足下突入卧室见破帷敝衾萧然书生甚为嗟异退而割囊中二金与之曰聊以佐苜蓿比升任到京复躬自斋还封识宛然益为嗟异遂以能甘清苦举已请告家居郭希宇中丞自楚馈五金足下破其緘析受五星而返其余焉弟闻之又作而叹曰有是哉其尘视金玉也中心诚爱之钦之愿为执鞭惟恐其不得当也乃数年以来所闻浸异一而至置之矣再又至焉再而至亦置之矣三又至焉迄于今犹然啧啧未已也乃始不能释然因而从中细加体察平心而论窃以为有可原者又有可讶者有可惜者又有可

喜者谓得为足下详之足下满腔是直肠偶有所激而不平遂往往至于犯众忌言人之所不敢言又满腔是热肠偶有所怜而不忍遂往往至于冒众嫌言人之所不肯言多口之招大半由之故曰可原也惟是人言具在其果一一是真耶今日之敬阳即昔日之敬阳也何判然两截如是吾既不敢信彼而疑此其果一一是诬也今日之人心即三代直道而行之人心也何颠倒不情如是吾又不敢信此而疑彼两下推求莫得其故故曰可讶也虽然是有说矣随俗易自立难足下而甘为庸众人也人亦庸众之矣其责备必寡今足下而不甘为庸众人也人亦不庸众之矣其责备必多是故坚而磷反不若未坚而磷者鲜受磨之迹也将何以谢此坚白而缙反不若未白而缙者鲜受涅之迹也将何以谢此白故曰可惜也幸而毗陵座上启新丈所促膝而规极其峻厉东林齐头景逸丈所秉烛而谕极其激切在子弟辈犹难甘受而足下怡然承之略不少介辞色即本来面目依然不失乃是起死回生一大机良可喜耳抑闻之所贵乎知过者非贵其知之已也贵其改也所贵乎改适者非贵其草草涂抹于一时已也贵其洞照病根一刀两断永绝而不复萌也假今今日有一错焉第自认曰吾不是明日有一错焉亦第自认曰吾不是徐而按之转口而未必转步转步而未必转身窃恐暂开之一窍易塞夙染之熟处难忘所谓野火烧不尽东风吹又生竟此生无廓清之期也然则如之何其必返照初心断以圣贤豪杰自期待坚砥末路痛以盗贼禽兽自刻责日新而又新又新而日新向来满腔直肠不但用之他家而必用之自家向来满腔热肠不浪用之小人而必用之君子翻然将五脏六腑濯以江汉暴以秋阳一一重新换过庶几失之东隅收入桑榆异时无常到日不至吃阎罗老子棒耳益弟夙企玉峯两贤一为张可庵给谏则拟诸刘季陵一为足下则拟诸杜太仆曾于给谏以杜太仆进今于足下当以刘季陵谊进损有余而补不足自是相成之诣其何敢水济水火济火有负足下足下能为人尽言必能受人尽言知亦不我负也嗟嗟日月如驰人身难得足下行年六十有二矣还能再活六十二否此时一蹉永劫难补可容儿戏弟诚不胜惓惓辄此饶舌惟足下作一竹竿到头人惟足下作百尺竿头进步人惟足下一生行径于此结局惟我二人三十年交情亦于此结局矣弟言有尽弟意无尽念之念之

又

足下受善之勇真不可及敬服敬服闻琴川松陵各有寄庄户此必迫于亲交之情不得已而应之耳急须除之君子自爱爱人皆以德不以姑息万勿再为因循冒虚名而貽实玷此非特弟之意实诸同好之意也努力努力

○与钱受之

敬阳仪部毕竟是君子顷面劾其狂言了不为忤非特不为忤且览且喜且感且谢不啻其口已复促膝细谈不觉泪下曰世安有爱我如君者此一副心肠从何处得来大凡人之过出于有心则有遮护其改之也难出于无心则无遮护其改之也易以此知仪堕部必能始终为君子不至半途而坠落也计足下所乐闻特及之

○简王安阳少司空

周怀老公祖极荷知己之爱感不啻口此老不特抚吴之绩文襄以后鲜见自其释褐之初即与交好及进台中所当侪鹤彻如诸君子机榷间皆有以自立非漫然与世浮沉者近日忽致纷纷牵黏不已几若两截然良所未解得不见弃于大君子其亦可无憾矣如何如何岩穴诸贤近时见推轂而独不及沈继老由向来一种议论浸润得人深也此老好善嫉恶太甚则有之要其心胸自是青天白日不知者至诋为鬼蜮即今太宰公亦似尚有这个在为继老计进退行藏何所不可为太宰计却须破得此关方是古大臣风猷耳翁以为何如

○与吴文台比部

近来奇事种种不乏乃不肖观于台下则又奇之奇者曾有名实双茂如台下扬历多所如台下四十年甲科如台下犹然郎署者乎此不肖之所不解也以为世莫之知耶何以物色之寂寞偃蹇之中以为知之耶一岁九迁兹其时矣何尚迟迟也此又不肖之所不解也虽然于台下则奚损焉非惟无损乃益见台下耳如何如何不肖修行无力动而招尤老而不改台下念一日之雅嘉与拂拭至取敝帚而千金享之既感且愧而今而往其何以报惟应痛自鞭策谨保桑榆以无重门墙之辱而已尚愿不鄙而加督焉幸甚率尔申候不尽积企倘因缘九龙之灵得以便徽台旌之辱即抠衣请御舒我饥渴实至愿也台下其许之否

○与丁大参勺原公子

杨建禄来以尊府君之讣告初恍惚如梦既而知其真也相对流涕覆面肝肠为裂竟不能出一语嗟嗟已矣有奇抱而不克展也有奇冤而不及申也而已矣后死者能无责乎虽然其不已者固自有在非夫年之谓也且闻长君业不禄矣独足下方当英龄翩翩起也然则父兄担子足下实一身肩之矣所以不已尊府君者又自有在非夫仅仅哭泣之谓也念之念之相去千里相望一水恨衰病之躯不能匍匐相从凭棺一哭以泄生死之痛辄此代唁敬荐一觞个中所怀累累满腹未吐百一鸣呼其为我焚此笺于尊府君几下

○与李见罗中丞公子

伏惟尊府君老先生主盟斯文直接孔曾不传之绪海内学者莫不奉为正宗一旦山崩木颓依侬无依莫不相顾嗟悼而不肖辱在陶铸之末尤有百倍于恒情者则亦惟虔奉遗训见于羹见于墙庶几先生之默鉴之不忘夙昔之鞭策而已相望千里衰病之躯不能匍匐以趋敬荐瓣香薄申生死之感幸门下叱而致之先生之灵门下绍隆家学担荷良重百凡自爱慰我同好

○简李元冲银台公子

昨秋忽闻尊府君老父母之讣不胜震惊追忆生平滢滢转转疑辗转不自知其泪之滢滢下也邑中诸父老子弟转转傅告咸相向哭失声诸子衿遂合辞为闻于当路俎

豆名宦若曰庶几得以朝夕瞻拜焉聊自解慰云尔非老父母实心实政沦肤浹髓何以致此乎敬若孝子慈孙愿以闻于老父母之灵也而不肖且薄荐瓣香一申生死之感幸并为我叱而致之贤金玉绍隆世美担子良重所以不泯尊府君者应自有在仆老矣尚拭目而观之无徒以哭泣为孝也如何如何临风耿耿不尽所怀

○复方本庵

不肖下里之鄙人耳无所闻知少尝受阳明先生传习录而悦之朝夕佩习不敢忘独于天泉桥无善无恶一揭窃讶之间以语人辄应曰此最上第一义也则益讶之俯仰天壤几成孤立顷岁从令郎老公祖受心学宗读之不觉跃然起曰孔孟之正脉其在斯乎是天之不弃吾道而以先生畀之也于是窃自幸有所归依矣而又愧管蠡之效未足以扬摧万一也乃辱翁台俯加采择惠然与进千里眷书益以四集得未曾有且为预订秋水之约此正不肖之所当斋沐而求竭蹶而趋者何乃坐而得之于台翁哉且喜且惊且愧是又天之不弃不肖而以先生赐之也谨九顿以谢芜语二种附呈统祈斧正为荷

○复唐大光

足下睠焉有意乎家世道脉甚卓求放心三字又切问也窃以为心之为物与鸡犬不同鸡犬放而在外收而在内有方所可求至于心只在人欲上便是放在天理上便是收天理本内也因而象之曰在内人欲本外也因而象之曰在外非有方所可求知此则知把舵之所在矣今日着意收也恐收即成碍任其走作腔子里何物把舵似只在方所上揣摩不见个于安顿而不与理欲关头讨个分晓将来恰成一弄精魂汉乃放心非求放心也如何如何足下试归而体之或然或否不妨再作商量耳

○与魏念岐

不肖窃从令甥敬阳丈习闻高雅欣为执鞭久矣病懒相仍未能抠衣请御药盃之余聊有记存生平缺漏一一进出尚未及就正有道何意门下采葑采菲谬见收录甚而不惜灾木嘉与流通自省薄劣何颜而可以承此至如庄简先生二集正生平之所羹墙之梦寐一旦俨然分庭授之余而畀以如天之贶堪为世宝又不知何修而可以对此也且愧且感且感且悚九顿鸣谢尚应徼敬阳丈之灵绍介左右以遂登龙之愿不宣

○与周中丞怀鲁

世路羊肠自古为然至今而甚至老公祖而加甚鸿飞冥冥弋人犹慕老公祖其如彼何乃江之东百万生灵家家户户祝江之西三径无恙松菊有主一身轻而万事足呼牛呼马直付之洒然披亦无如老公祖何也独不肖弟忝附缙绅之末又辱道义之好竟坐视滔滔无能有所效其万一仰惭知己下惭父老以此日夜耿耿耳相望各天靡由缩地聊此遣候薄舒梦思一丝附将庶几时得周旋于玉体云尔临风神结不尽欲言伏惟加饭慰我同好

○复董元宰学宪

承示方正学先生求忠书院记时且欲就寝复烧烛读之至孔朱忠臣二语不觉为

之且惊且喜且喜且惊遂不觉遥为之下拜也曰有是乎举我 太祖纪纲一世之精神及吾夫子纪纲万世之精神等闲收摄尽矣此所谓有关系文字也不肖方当揭诸日月与天下共之其何敢私又何敢谢谨复

○复张继山

不肖宪窃从陈云浦先生桥梓获闻大雅久矣不谓门下胸次间亦有菰芦一腐生也伏读手笺勤渠郑重何敢当何敢当将无假此启我以向往策我以前途耶则亦何可不勉图淬砺以求报称也再读教言诸所阐发一一流自赤心非深造自得何以有此至所表章特于周程诸大儒为倦倦取日虞渊作世手眼其匡维不小矣钦服钦服不肖宪毫发无闻兼之精力尽消衰病交迫悠悠此生莫知下落不揣漫以芜刻求正幸蒙门下始终不鄙痛赐针砭则又何可不益图淬砺以求报称也望之望之冯少墟侍御向在都门曾有一日之雅不谓别来卓诣如此云甫先生家世清白自长公物故益复萧然今其子伯纯至不能保鸣玉数竿伯纯两郎仆以小孙女「许」【原本两上有有字女下无许字】字其次郎亦愧未能相为润也辱念寄存生死肉骨谊高千古矣役旋谨复并谢

○与仪部丁长孺

闻公南宫之报甚慰近来士风茅靡亡论患得患失如鄙夫之为也者即如应对唯诺间以方之诸生之时大径庭矣始而以为不得不然既而以为当然久而不觉与之俱化进身之始不得不为贤者勘破耳

又

前自武林还初意欲相期一晤已而竟不果得谕良荷注存承示新功甚善周子揭主静是得手事程子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是入手事李延平教人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又就中点出一活机此大儒留下海上单方也新秋往访【原本往作枉□□□彼来访也□必改往】当有以相证焉

又

久不得晤言之好良以为怀蒙手翰之辱阅知足下年来用心之密喜不可言窃惟此事只有一条路日用之间纵千蹊万径亦总归于一一条路吾辈于此默默体察切切持循积累久之自当有进过去未来皆不必计所谓先事后得也足下以为然否九月之会数日以俟此时当得面商也

又

别来忽又冬半矣日月如飞真自可惜向所面商似属第二义要之亦只看理会处何如即所谓第一义亦不在门面上也便中乞有以示之养冲一疏甚为世道之光他又何言彻如入宫见妬至今尚为不了公案不知当□者果何意也

又

先有八行附中甫寄上随得手教并作报想当不浮沉耳救荒无奇策自古难之如足下所云才诚两合便是奇策也周中丞业疏报全荒且请全蠲不知果何如总之此老

甚留心地方甘紫老亦正不减两地所恃此二天耳郑太初疏当已见真顶门一针也吾辈林壑间复增一畏友诚可喜耳如何如何

又

东林之会风色蒸蒸座上发贫贱富贵一则尤令听者竦起足下之功于是乎大矣试播诸副墨传为共宝不亦善乎愿之愿之二难商语录往幸加裁确此本宇宙间公共事无以区区形迹为嫌也陈筠老必能作一路福星其倾慕足下不减缙衣地方事宜留示心剖视以成其美仆述足下旨为道贵邑令公之贤渠甚然之并以倡道之说进欢然首肯也于其行附此许敬老乃郎已归未有可相闻者便中示知【原本知作之本自为贴不必改知】又得手书不胜欣慰足下之用心如此何患不日进也寡欲二字极妙极妙周元公首阐圣学亦只此二字此是一了百了工夫更不须疑愿与足下共勉之亦只密切做去不须悔前虑后反成憧憧令心体上多一事也如何如何琴川耿令公大有志于学渠甚向往足下秋风时欲相约过此一会足下当不吝也握手之期恐即在此矣

又

时局种种可忧真如抱薪于郁火之上特未及燃耳不知吾辈得高枕清泉曰石间否也如何如何

又

适自武林还正欲约足下一晤见吴海洲乃知足下正在武林也可谓靦面相失矣怅然久之足下乃得浮躁名大奇然海内贤者无不顾而嗟异此岂声音笑貌之所能及直道自是不负人足下可以自信更努力以图动忍增益之効程伯子读舜发于畎亩章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此非老头巾语也如何如何许敬庵先生今在何所计必决归计倘有所闻愿问之吴会之闲得借此老为青山盟主【原本盟主作主盟】固是妙事耳足下当以为然也倚楫漫笔不多及舍弟去冬又一大病绝粒者三十日今幸无恙尚费调理知足不所念附及

又

聚乐之念积之数年聊试尔尔足下乃肯不达数百里来赴令我神旺连日所闻种种有槩于鄙衷天生时豪杰原为世教既为世教自不能与世俯仰裁成辅应相于是乎在足下何疑焉行住坐卧偶有契会便有挥记既见真吾兼可自考正不必以成篇为拘如举子业然秋末冬初得过我共话数日何快如之札记六册附上暇中乞为商正尤所望也

又

承念贱体甚感年来应减者几乎减之尽矣而未能有所增益此是自家欠得力也如何如何许敬老之谥公论必不必缺自当留意不知部中谥议何如并一询之段黄门发密揭事大有功于世道此是执政真脏赖不得也向仆亦欲为 皇上明冤亦一证佐矣三冢宰行迹附览平湖公一段精神尚未曾拈出足下宜一阐之孔孟图谱领讫尊

稿尚未细阅乞将周程张朱年谱一查恐尚有宜添入也如鹅湖之会亦是千古大公案不可缺耳如何

○简观察邹龙翁老师

新岁台侯万福凡在门墙无不欣慰兹有所启则以云浦通家友郡庠生陈尔抗之故澧甫先生乡邦冠冕自其长君太学生尔耕中道天门户日落外侮交至尔杭竟为盗所中不肖宪受云浦先生国士之知不胜痛心卒无奈之何及见按君驳词不觉喜而欲狂片言居要起死回生乃相与叩天而呼呼天而谢以为是苍苍者默启而默佑之耶岁杪晤吴县王学博始知皆老师之为之维持调护于其间也恩加于不求德施于不报祇念先人一日之雅而波及其后人此之为谊真足以上迈古人下愧今人矣而尔耕之子艺之复来告曰叔氏藉大君子之灵诚厚幸第其事覆尚须复审始定愿再乞一言丁宁之宪谓之曰老师不难于冒众嫌伸独见功且九仞矣而何难于一簣老师不难于直指使者之前反复强聒成案且居然更矣而何难于郡县况前此原不待求而应今何容云浦赍掠美市恩宪不为也无己以父子至情为澧甫先生谢以兄弟至情为太学君谢以叔侄至情为艺之谢则可矣因遂布此以展衔结之万一惟老师委曲矜全之尔杭才质通敏躬罹大难仗庇复得自解诚非常之遇自今以往必当动心忍口力惩亢厉之非粹然以善人君子自律俾宗族称孝乡党称悌一洗呶呶之口老师之赐等于覆载矣临缄无任恳切祈望之至

泾皋藏稿第四卷终

●泾皋藏稿第五卷

无锡顾宪成着

书四

简邹孚如吏部

复夏璞斋书

复钱抑之书

与陈鉴韦别驾书

简修吾李总漕

与赵太石吴因之二银台

与南垣刘勿所书

与东溟高中丞书

与检吾徐中丞书

复钱继修太仆

与陈仲醇

与汤海若

复虞来初明府

与陈赤石少参
与汤质斋侍御
简吴彻如光禄
简史际明大常
与李孟白方伯
与周念潜太史
与李方伯孟白
复祁夷度驾部
简高景逸
与郭明龙宗伯
复许中丞少微
与徐十洲侍御
与友人
与伍容庵
与邹南皋
答友人
与姜景尼
段段幼然给谏
与李漕抚修吾
答郭明龙少宗伯
答高邑赵侪鹤
复吴安节太仆
与吴怀野光禄
柬高景逸
与史玉池
○简邹孚如吏部

伏读衡言种种卓诣且斟酌上下求其恰当廓然不以我见与焉允乎其足以为天下平矣至于论学特揭出躬行二字尤今日对病之药为之徘徊三复不能已己佛老杨墨号为异端然其说得行于天下只以语语是实有一段真精神在也况于孔孟之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庸得以唇吻当之乎愿与丈共勉之邹尔瞻为丈序铨草时局机缄直是一眼觑破此兄真有心人也

又

文融谓足下不宜舍文学之好而登理学之航弟意郤恐足下登理学之航而犹不忘文学之好也足下试思之天之所以与我者果何物乎于此有个入处将焉用文于此

没个入处将焉用文况尚行之揭任重道远方当萃全体精神以赴之即欲与迂固诸豪
争执牛耳不识大且暇乎否也

又

赵济老之内计遂与老长官之外计称为二绝今亦遭谗构去矣奈世道何而独意
两君子内不负一念外不负一官功成而身不免夫复何憾弟碌碌在事未有效于尺寸
而夫人者业已逆其必为不祥耿耿而伺之不知将来何所税驾耳

○复夏璞斋书

展诵手札有以知贤之用心矣流俗靡靡何意及此真不肖之至幸也举业不患妨
功只患夺志乃程先生至言究竟体之岂惟不患妨功学者湏辨得圣贤之心方能读得
圣贤之书方能代得圣贤之言一画不已而六经六经不已而四子四子不已而传注传
注不已而制文只是此理何口何粗故曰洒扫应对便是精义入神又曰唐虞揖让三杯
酒汤武征诛一局棋良自有旨想当信其非妄耳抑之冲年而意甚广贤之所以朝夕切
磨之者可知得才士易得志士难仆诚不胜惓惓惟贤留意近作漫以其臆附复不知当
否愿裁之

○复钱抑之书

正疑从者何以久不至三径蓬蒿且满得手书令人致怨于祝融君也乃吾弟志意
翩翩绝不以此置胸臆间可谓卓矣古之人千里同堂万里合席迹之疏密曾何足云近
作种种人人想见日新之美仔细点检毕竟未免为才所用学以变化气质为功惟文亦
然以正胜者欲其奇以奇胜者欲其正转移之机要在明者一觉而已一觉之后诸相都
忘何奇何正就中便有向上一着更不烦别索也吾弟其勉之此则祝融君所无能如吾
弟何者耳挥汗草草附复不尽

○与陈鉴韦别驾书

敬启敝里有牙行赵焕者往年目击税棍俞愚金阳等作耗地方慨然发愤具呈前
抚台曹嗣老公祖蒙行府严查禁治愚阳等痛恨入骨日夜思有以报之适焕载麦八石
至江阴之长泾遂率众拦截指为漏税罄携入舟而去寻杀焕沉之红塔河下纒犹盘颈
行道见之莫不悲酸当有地方夏淮等呈报欧阳宜诸公祖时宜诸公祖已升颍州道备
兵使者顿足起曰此地【原本地作他口前及父作他不可改地】方一大变而为人父
母者之责也遂檄敝县林父母限五日检报而愚阳等俱系隔府人且自知捺罪大恶极
无所复逃百方延捺宜诸公祖又迫于简书不能久待于是焕子赵希贤不得已控诸前
任邹兵台行韩公祖究解矣而延捺犹故也又不得已控诸周抚台又行韩公祖究解矣
而延捺犹故也顷又突生他计构出哨兵顾堂借挠税为题颠呈赵希贤于抚台蒙行泚
墅管税松江刘三府转关台台行县提解希贤闻之自分必死再具顶状奔诉抚台而愚
阳等且四路抄捉不容进顶径缚而解台下行将转解税监毙之杖下众亦分希贤必死
无疑矣嗟嗟焕为地方而死焕之子又为父而死是何惨也愚阳等既杀焕今又欲杀希

贤必父子齐毙斩草除根而后为快是何忍也。为地方之税棍则白昼杀之而无罪非惟无罪方其恣其吞噬而未已为老公祖之赤子则含冤抱愤而莫控非惟莫控又将不免其身是何痛也。台台仁人也断不为税棍所欺而不肖忝在地方士绅之末骤而闻之不觉心胆如裂怒发上指辄布其概以闻非仅仅请释希贤而已以为天理人情至此而极是殆造化所以稔愚阳等之恶而盈其贯使之昭昭自献于日月之下未可知也。是殆造化哀焕之死怜希贤之无伸特借此披沥号呼白见冤状于大父母之前庶几遂悯而拔之一酬九泉之幽魂未可知也。白台仁人也当有不待鄙言之毕者矣伏乞大开天地之心重血神人之愤慨然借鼎言于韩公祖速将愚阳等勒限严获早赐究束为匹年匹妇复此不共之讎为三吴百万生灵除此莫大之蠹真地方无量功德也临缄曷胜激切之至

○简修吾李总漕

此中水灾异常项已附闻矣详具周怀老疏中字字实情字字堪涕丈览之自当忍泪不住今吴中诸父欲老且匍匐万里叩阙而请诚有万不得已者意者丈借鼎言大司农赵老先生之前破格一处言出于赵老先生则足以取信于皇上言出于丈则足以取信于赵老先生此非区区一人之意实东南亿万生灵之所日夕嗷嗷忍死而引领者也努力努力地此中财赋当天下大半干系甚大救得此一方性命茧丝保障俱在其中为国为民一举而两得矣知不作寻常看也嗟乎茫茫宇宙已饥已溺曾几何人兴言及此益忍泪不住矣万万努力万万努力

又

弟已自分长卧烟霞而去冬忽叨光禄之命 圣明浩荡之至仁知己拉拭之高谊中心衔之何能不感激思奋少摅报效且数年以来今日言起废明日言起废至于口敝舌焦顷者台省诸新郎君封事翩翩章满公交车亦无不以此为第一义弟非其人却令搪塞斯曰何能不力图淬励勉赴鞭棰然而四顾徘徊进退维谷至于今犹莫知所决何也窃尝筹之矣罪籍诸君子林林相望计且二百余人其间盖有去国在弟前者有科名在弟前者又有摧折困顿视弟谴十倍者又有与弟同事被遣者又有不与其事因弟波累者今皆埋光草莽弓旌之招寂寂无闻弟独何颜而先之乎此一说也犹未也东林之社是弟书生腐肠未断处幸一二同志并不我弃欣然共事相与日切月磨于其中年来帮气之孚渐多应求庶几可冀三益补缉桑榆无虚此生一旦委而弃之既有所不忍凭轼而观时局千难万难必大才如丈卓识如丈全副精神如丈方有旋转之望如弟仅仅可于水间林下藏拙耳出而驰驱世路必至僨事又有所不敢于具所不忍而强为割于其所不敢而冒为承将来处不成处出不成出两无着落矣此又一说也犹未也弟也少不自爱壮而善病乙未丙申之间频于死者屡矣幸而获生今年且六十矣所谓耳聪目明手轻足健一一不有所谓耳重目昏手迟足钝一一不无即今见作贵人亦应去而返初服况今鹿豕之于与游鸥鹭之与侣正与病骨为宜乃更去而就轩冕何仆仆不憚

烦乎此又一说也凡此种种都是实境含实情实事实话在他人前犹半吞半吐惟丈前不敢一毫不倾尽丈其设身处地为我裁之弟非敢妄自应菲薄上负 圣明下负知己揆德量力恰当如是无希高无慕大始终成就得江东一老腐儒亦所以不负 圣明不负知己也丈当哑然一笑而许之耳弟亦尝商诸朋好间各自有说兹特向丈求一了语丈最能断大事万勿吝教

○与赵太石吴因之二银台

不肖宪襄病日甚忽荷 新命且感且惊且惊且愧遂拟具疏乞休而一二亲知固谓不可又谓此疏即至长安必应见格项检仕籍乃知丈恰当柄事此宪之适有天幸也且宪也非木非石何敢冥顽自居上蔑 圣恩下罔同志又生平颇怀热肠何能耕闲是钓寂去而寻接輿荷筱之辙与世翛然也直事有最不得已之情耳今亦不敢缕渎只重听一节大于涉世不便曾不自揆冒昧就列设有人过而诘焉其亦何辞以谢乎两相国眷书晓谕言言刺心窃计两相国应未悉不肖愤愤状耳乃丈业已悉之此又宪之适有天幸也敢此仰千惟丈特为主持并为道此实情及此苦情于两相国前庶蒙慈察慨赐玉成俾得遂所请俾得安愚分俾不至取讥于君子此之为谊超越寻常万倍矣九顿九祷无任恳迫引领惠音为刻以俟

又

拜教之辱至谊惓惓能无佩服所示叶相国两言实从满腔苦心来能无感悚先是李修老总漕王桂老中丞吴安老钱继老两太仆贻书见勸其指亦同似可信而不疑矣顷者赴昆陵之会商诸钱启老孙淇老诸公又皆以为未可造次而启老言之尤凿凿适赵济老寓书姜养老其指正与启老同且谓春间作诗送郭文老之行曾及此意托之寄声云夫出处大矣仆不敢以一己之是非为出处而以天下之是非为出处又不敢漫以天下之是非为出处而以天下贤人君子之是非为出处今兹为仆计出处者皆爱仆者也乃其说判若水火然何哉然而问其人皆天下所谓贤人君子也其谓宜出者必非侮仆以徇世也其谓不宜出者必非侮仆以忘世也仆又何敢格以一隅之见妄生分别于其间哉独计小疏所陈种种衰愤之状都是实情若但私告于朋友而不以显列于君父之前终属自欺又仆往时在都下见有所谓乞休者每每朝而怀疏以入夕而怀疏以出心窃耻之若亦堕落此套中终属欺人夫如是反之方寸尚不能谦然而无疚也奈何欲遽议于出处之际哉是敢不避再三之渎沥试申请惟丈垂慈照察特赐主持无令仆仆道途以致进退无据获戾名教幸甚叶相国前希为一道悃衷恳祈鉴许统俟得请另图颛谢耳临风耿切笔不能宣亮之亮之

○与南垣刘勿所书

近闻南中议论纷纭不能知其详惟有浩叹偶检得古人两公案辄为台下诵之魏其侯与田武安争辨灌夫事韩御史两是之既罢武安出止车门召御史载怒曰何为首鼠两端御史良久谓武安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毁君君当免冠解印绶归曰臣以肺腑

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让魏其必内愧齟舌自杀今人毁君君亦毁之譬如贾竖女子争言何其无大体也武安改容称善此一案也王旦在中书有事送枢密院违诏格寇准以上闻旦被责堂吏亦坐罚不踰月枢密有事送中书亦违诏格堂吏欣然呈旦旦曰向者枢密所为是耶不是耶堂吏曰不是旦曰既不是又何效焉令送还枢密准大惭谢此又一案也恃道义之爱敢借以效其愚不知可备采择否惟台下裁焉

○与东溟高中丞书

敬启海盐故给谏赠太常钱海石先生劲节英猷登在 国史仁风义概留在乡评当隆庆改元业同杨椒山诸公一体褒恤建坊特祀海内共耳而目之矣惟是建坊之所尚有书院三楹盖先生尝从甘泉湛公问道归而与门人共相切磋之处也世远颓废行路太息今其嗣孙世尧等慨焉寻复业蒙台台批行所司方具文申请俟乞始终惠抚备阅众懿借之华袞彰其美而盛其传兼赐优复给帖世守崇其先而及其后不惟一字九鼎钱之宗祐烨烨生辉抑且一日千秋钱之子孙永永衔德其为世劝大矣先生有孙升向从弟游得习其详因为台下诵之如此余汉城年兄已俎豆贤祠否幸为询之学宪君此兄人伦冠冕懿德之好谅有同然也

○与检吾徐中丞书

敬启先严赠户部主事南野府君生有四子长为先伯兄乡饮介性成次为先仲兄光禄寺监事自成又次为不肖宪成又次为先季弟礼部主事允成先严居陋茹菲而志意甚阔时时慕说范文正公之为人比即世有遗租二百石先伯兄请于先慈钱太安人曰吾兄弟各自经其生此田留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许之自是又稍加综理渐有增益共得三百石有奇每岁出以周宗人之贫者盖二十春秋于兹矣而食指渐众渐不能给则先仲兄又时时捐须廩而佐之因曰此非别有措置乃为可久又曰吾邑粮役烦重亦当与同邑分忧须并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仅足支吾况伯兄季弟俱已淹逝诸侄中尚有自给不充者吾赖有天幸节啬之余不无一二可备推解此举固当任之正在拟议而疾作矣疾且病病且革问以家事概不答而特谓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勉之亦须上紧岁月不待人也不肖闻之为之流涕无何竟不起矣于是先仲兄子与浹图日夕哀痛亟思所以慰之者首愿捐租五百石不肖亦愿捐租一百石先伯兄子与滌亦愿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与漑与演亦愿共捐租五十石并现存三百石合为一千石即于家祠之旁建廩收贮择人掌管除钱粮耗折等费外以其半贍族以其半助役贍季族者照旧酌量上中下三等一分分散仍公同四房当面查发登簿助役者每年粮长一名贴银一百两至十二月照数分给仍各取领票送县验实如遇本户当役亦照前例如此庶几先仲兄临诀之言即见诸行事而先严之志亦藉以稍伸矣第念非藉台宠灵不可以垂永永敢具呈以闻伏惟特加鉴察慨赐施行曷胜感荷之至

○复钱继修太仆

弟于岩穴诸君子中曾不足以备执鞭而独滥叨近命此实 圣明浩荡之殊恩知己拉拭之余灵也伏读来谕情溢乎辞其所期诲督成更有溢乎情者丈视弟能副万一否人苦不自知弟则自知审矣泉观谷处犹可藏拙出而驰驱于世未有不蹶者也还视三十年间时用寒心可再尝试哉愿丈为我筹之千万千万弟本无咫尺之窥何敢有胜心而自觉精神偏坠处尚不无之一则根基浅薄不能一超而直入一则目击时弊未免矫枉而过偏意见之混界限之损此实弟本心天假之年或可庶几今兹恐犹未也微乎微乎丈之进我至矣不敢不自着鞭也率尔附复并谢容图专布不尽

○与陈仲醇

昔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弟行年六十而犹未能知五十九年之非也罔生甚矣丈俨然称龙德以进之是责瞽者以秋毫之视责跛者以千里之趾也能无惧乎不惟自惧兼为丈惧丈何以策之病骨支离未能造谢特此候起居芜刻请正幸不吝发药或可补之桑榆以始终德爱之万分一也恳恳辰玉太史皎皎异才弟以千古期之时效芹曝竟尔不永不获观其大成可痛可恨计丈此怀倍切耳篋中遗文似不可不为收拾也如何如何

○与汤海若

不谓时局纷嚣至此吾辈入深入密自是快事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幸老兄一言判此公案先弟事定录奉览暇中能不断拉拭否望之望之

○复虞来初明府

不肖恭莽无知惟是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辄中心欣乐之如饥得食如渴得饮通体为畅往者读门下会课渊思卓识映心快目以为必非章句书生所及思一望清光而无从过辱不鄙惠然下存如兰之契情溢乎辞自省何以获此比读邮政议永瘳恤隐备极焦劳充斯志也所谓匹夫匹妇有不被泽若已推而纳诸沟中者耶则门下之大有造于崇邑居然可想又断非簿书俗吏所及也不肖于是益不胜向往矣敬因鸿旋肃此陈谢并以为异日御李之藉云

又

不肖一生迂戆动而见尤门下独却羣哗谬加许可一则以感一则以惧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感也衰愤侵寻得无重负桑榆为知己羞惧也惟门下始终策而进之幸甚同心之交千里一堂把臂促膝犹属二义门下其许我否临风不尽祇有神驰

○与陈赤石少参

去秋奉手教展诵再过可谓尽已尽人矣佩服佩服近世谈吐学委似多岐徐而按之却亦自昔而然即如孔门颜曾便已彷彿成两格虽欲一之而不得要其发端结局未有不归于一者诚如是虽千途万辙适以互相发明互相补救而未尝二也只要向所谓一处校勘分晓耳不识然否芜刻请正满身败缺知无逃于明眼惟丈痛加针砭抉我膏

盲幸甚

○与汤质斋侍御

敬启施嵎县者吾郡故守龙岗先师之子也先师遗教在士遗爱在民业已请诸当道俎豆名宦矣惟是当年蒙谤异常至举龙城书院一事通榜天下罪且不测得以衣冠归田谈者无不为扼腕焉今嵎县君克世其德治行卓起虽起家孝廉绝不以资格自束当路者亦遂不得以资格束之往登上考为两浙循吏之冠兹且奏三年绩例得为其尊人乞 恩复职拟闻诸左右不敢造次辄代为介绍甘棠之怀人有同心况高谊如台下所以发先师之幽光成嵎县君之孝思慰五城父老之亶亶者岂待赞哉率尔布衷不胜企望仰祈慈省幸甚

○简吴彻如光禄

起废一节向来诸君子无不以为第一着乃一二出山者率阑堕是非丛中想气运流来如此人力不得而强之今丈以一疏自结局可谓知命而今而后惟应收拾精神并归一路只以讲学一事为日用饮食学非讲可了而切磨淘洗实赖于此圣人将此二字插在修德之下迁善改过之上干涉非细罗王二老人多訾其质行至其自少而壮而老无一日不讲学自家而乡而国而天下无一处不讲学自衿绅而农工商贾无人不与之讲学个中一段精神亦岂草草弟每念及便觉赧然发愧愿与丈共勉之此则气运所不能如之何者乃所谓立命也高月以为何如【原本何如作然否】

又

弟谓兄之蒙时忌五分是热心所招五分是苦心所招此真实不诳语也何必更向人分疏兄自谓义质矣礼行逊出信成则未此亦真实不诳语也何妨直任为已过大率吾辈优游无事未免混混过去惟当毁誉利害之交然后露出真身子来只在自磨自勘而已如何如何

○简史际明大常

嘉善夏璞斋志士也无论做秀才时即已成进士在泾里读书且二年比选为令卓然有循良风不幸中道而天人伦共惜其乡业俨然尸祝而俎豆之其人可知矣所遗一子能读父书去冬景逸过嘉禾曾为言诸郡伯吴长老而未能记其名适闻考期在即欲为作书景逸云恐此时例当戒严不若遂直道诸其韶邑侯徐绍阶仆深然之但亦未敢率尔以为不若借鼎言通之韶阶兄也辄此奉告幸即付数行属其优加提植并托转达吴长老璞斋生平极自好家徒四壁所遗惟残书一篋吾三人合而徼韶阶之灵因以徼吴长老之灵幸蒙收录得阶寸进俾人知为善之有后此亦一胜事也如何如何

○与李孟白方伯

王镜宇侍御贞忠【原本忠作衷】劲节人伦砥柱不幸蚤世云亡之痛海内共之不知已俎豆于贤祠否乞一询之令亲吴恒初学宪何如闻侍御无子恐未必有为之经纪其事者不识可径移檄行之无湏郡县芋牒否学宪留意风教所以为章往励来计应

自有妙裁也

○与周念潜太史

敝座师孙柏翁老先生吾乡盛德君子也其立朝也进不近名其居家也退不近利当在木天惟是杜门口书不喜交游比佐铨适当冢卿缺署篆数月兢兢慎守选法汲汲爱惜人才已而与今太宰孙公共事最称同心相得甚欢寻被白简则以徐舆浦事耳此工谤一出同官忌口一由徐素功钻刺遂尔波及此吾辈所能矢诸天日百口保其必无者在事时复多匡正其请 皇上恭送陈太后丧一疏尤称卓烈已而乞归二十年前后两院荐章相属待乡人无众寡无大小浑是一团和气良心美腹儿童走卒莫不信之而简澹自将一切不染一切不与所不废者山水之乐而已身没之日累债数千金即鬻其产不能偿也亦足以观其概矣今其次公诣 阙乞恩弟欲为达诸辈上诸君子稍酬生平国士之遇知己之感独恨去国且久向来旧游既自寥寥而新知又鲜意中惟有瑶圃余丈而已昨共丈商之丈意亦然计丈必有以通于瑶圃丈者愿即为一布区区何如

○与李方伯孟白

闻已驻节江右矣江右故称善地以其民习俭而士风朴所在知学向方为当今宇内邹鲁也今得台下表正于其间兴起当益众矣不肖所闻南昌有未以功布衣行修言道慥慥君子也足与章本清布衣颀颀后先暇中可物色之否偶敝门生鲍上猫际明便邮附此上犹向令闽之同安以拘执取忤今得在陶铸之下幸甚又家兄万年令原成即起家贡途其志略有足多者倘可不负任使均祈俯赐诲植是亦所以为地方计也如何如何恃爱阑及希亮

○复祁夷度驾部

不肖方为世戮独不见弃于有道数蒙贻问台下治行冠冕东南仅得常调识者方重为扼腕乃台下且夷然处之见谓可以自尽真超出俗情万万总之直道之而自着人心久而自明区区固不足言计浮云月世路终不能为日明蔽也姑俟之耳承赐龟山先生集刻道南一脉顿觉生光随当公诸同志求所为报塞万一者谨此附复并谢

又

窃闻仕优而学学优而仕惟宦石城者兼之则又闻优者从容暇豫之意诚能行所无事日用动静任其自如即学即仕即仕即学矣何二之有此台下见在之实境也敢以请正如不肖学不成学仕不成仕进退维谷尤悔交丛静言思之时为汗下独此一念耿死下脱耳字耿尚未死惟台下抉其膏肓而进之幸甚

○简高景逸

大会告期帖已次第发矣昨小儿归述教意再为弦所丈思之此举似不必过让盖凡事湏要认真不可半上半下弦所只是恐不知者疑其谄知者讥其腐耳无乃徇彼俗情没我真性况谄之一字用之媚权附势则为大恶用之事贤友仁则为大美今社中所合并皆三益也夫何嫌至腐之一字更是妙谛昔有笑邵文庄磕者文庄闻之谢曰我如

何当得这个子腐即磕之别名文庄之所逊而避也又何嫌若曰书生不当上交四方先达则弟闻王泰州以一灶丁公然登坛唱法上无严圣贤下无严公卿遂成一代伟人至于今但闻仰之诵之不闻笑之诃之也况今仅仅递为授餐之主而已耶丈试以此再商诸弦所何如

○与郭明龙宗伯

时局纷纷至此不肖何敢知第耿赤如吴兴金沙荆溪诸君子俱被以阿党名亦非不肖所敢知翁以为何如沈继老李修老得翁为知己便足千古正复何恨刘金吾与景逸书真书也并与不肖书录览其伪书未之见也或谓原无伪书金吾阴阳其说为遁身之计耳果尔其益不可知也已■〈木巳〉【四库本作杞】忧满腔信是有言难尽所幸硕果不食知天之未弃斯世斯民也惟翁自爱

○复许中丞少微

计事一出輿情翕然称快本之老兄之苦心劲力特为主持曹汤诸君子又相与密赞其间而太宰公之平平亦可见矣岂非世道之福不图又有一番纷纷老兄应疏和平婉笃诚不欲少露圭角以滋争端其虑甚远而说者颇以为语意稍圆君子小人皆可通用恐巧者且借为口实济其私弟谓天若祚宋必无此事万一有之老兄自应明目张胆直截说破断不令此辈影射也盖太宰此举不分人我不执爱憎真有古大臣之风湏得大力点出醒一世之眼平时恐嫌上言德政之条今因计事蒙忌它兄与有一体之谊□者又未尝侵及老兄正不嫌尽意发挥耳如何如何恃道义之爱有怀不敢不尽未知可备采择万一否惟裁之

又

弟久已甘心守拙况又以狂言招戾乎老兄惓惓以弟为念是益弟之罪也此后幸置之但得青云知己尽展生平所谓天地之用皆我之用何必功自己出也彻如百折不回丈夫世犹以恶口相加老兄拉拭极力感不独在彻如矣近养冲年兄携示尊札又从彻如得见与太仆公书极难题目做出极好文字不知何处更讨个少微中丞来也

○与徐十洲侍御

岁序更新时局如故不知天下何时太平也窃以为自今以后姑宁忍以待之何如语云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此言甚有味计考选之命必且旦夕下不达亦望吾丈尽舍葛藤另开日月蔡虚斋先生曰居今之世有许多当避嫌处不可便以圣贤自处敢并为吾丈诵之

又

时局至此犹有诸贤代兴揭日月于中天此天之未岌岌弃斯世也然亦汲汲矣不知究竟何如耳要以论是非不论胜负论曲直不论利钝即在我有余裕矣他何问哉近来又惯用离间之术始者别淮上于东林今且别金□于江夏矣言者不见江夏公妖书记事始末乎将无汗流浹背也意渠辈别有机窍耳可一一见示否马征右之行附此征

君表里粹然弟之畏友也

○与友人

今日议论纷纭诚若冰炭然乃不肖从旁静观大都起于意见之岐而成于意气之激耳若有大君子焉使于中从容调剂各各成就其是而因是各各反求其所未至安知不渐次融融归于大同如此即雨下精神俱为 国家用而不为争区区之门面用乃旋转第一大机而世道第一快事也恃道义之爱漫布其愚不识可否惟高明裁而教之

○与伍容庵

读平居录种种悉自万物一体上念头流来所献忠献告一二亦蒙垂纳盖丈之虚怀如此因是复贪志其愚大犹不知李修吾中丞为真正豪杰乎前与丈道之甚悉毕竟还留渣滓于胸中有未化在丈试思今日之域中善类犹有所凭恃者谁羣小犹有所忌惮者谁惟此公一人而已耳辈上君子所日夕耽耽而侧目者谁亦惟此公一人而已耳录中云云得无灭君子之威风长小人之锐气为忌口藉兵而赍粮乎此于世道大有干涉在中丞则毫无加损也且使世有乞怜李修吾则亦应有窃食颜回杀人曾参矣得无来孟氏好事之讥乎此又于丈大有干涉在中丞则毫无加损也如何如何至于吴彻如之被排摈五分是苦心所招五分是热心所招律以观过知仁之案可矣若彼一班人既以党同伐异之私交挤之于外我一班人又以吹毛索瘢之意苛求之于内即彻如此出但杜门守默如哑如聋坐取高官大禄不亦其善乎又何以彻如也丈岂谓何弟受丈道义之爱不敢有怀而不言仰丈翁受之度不能有言而不尽若乃党一相知罔一相知即弟亦不敢也亦不能也伏乞裁教

又

承赐续集疾读一过种种有关世教之言不胜悚服比仔细检点亦不无一二可商量处大都先入之见难主一边之说难凭愿更虚其衷而参之恃爱放言倘丈不我嗔尚俟异日面罄所宜耳如何如何

又

向不揣漫效其枉不审可备采择万一否窃见长安议论喧嚣门户角立甲以乙为邪乙亦以甲为邪甲以乙为党乙亦以甲为党异矣姑以君子攻小人继攻以君子附小人始以小人附君子继以君子攻君子又异矣是故其端纷不可诘其究牢不可破长此不已其酿祸流毒有不可胜言者矣乃弟从旁徐观亦于只是始终意见之岐而成于意气之激已耳要未始不可转而移联而合也诚欲为之转而移联而合盖有道焉其道惟何曰在局内者宜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乃可以尽己之性在局外者宜设身局内以公心裁之乃可以尽人之性何言乎虚也各各执己分上求不就人分上求也各各就独见独知处争谦不就共见共知处争胜也则虚矣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为模棱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为偏执也则公矣夫如是将意见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岐将意气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于国家尚亦有利哉此弟之所为寤寐反

侧叩天而祈者也若乃自责则轻以约责人则重以周所爱则见瑜而不见瑕甚且并其瑕而瑜之跖可为夷所憎则见瑕而不见瑜甚且并其瑜而瑕之夷可为跖门户不已而藩篱藩篱不已而干戈在事之人既然持议之人亦然如水济水益扬其波如火济火益煽其焰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家而敌国也岂不可惜是举百年有限光阴尽用之于相争相竞而不用之于相补相救也是举两下有限精神尽为各人区区之体面用而不为君父赫赫之宗社生灵用也岂不又可惜此弟之所为彷徨四顾仰天而呜呜者也用敢再沥底里就丈而求正焉丈其悯而收之耶窃亦可自信其不谬矣幸甚抑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其麾而吐之耶丈必有以进我矣亦幸甚敬洗心以俟

又

谛阅前后大集诸所品题大都论古事所得常多论今事似较不如何也古有成案今未必一一有成案也即论今事戊申以前所得常多戊申以后似较不如何也前无成心后未必一无成心也书既具忽复得此数语并以请正诚知烦聒一则以为此天地间公共事非我两人事无嫌异同一则以为不有益于丈必有益于弟耳如何如何

○与邹南皋

世之诋訛李漕抚者无论已近见伍容庵贻安堂续集内有曰数年前南皋尝以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刺漕抚今舆论皆谓能识漕抚者惟南皋与子最先云不觉失笑老兄之于漕抚何如而肯为是言意必有假托以欺容庵者耳容庵自是君子只见处不无偏执其于漕抚真有如秦人之于晋望见八公山草木皆兵者甚而并曹贞予朱玉槎二君子亦用商鞅连坐之律过矣况今且援老兄为征天下纵有不信容庵必不能不信老兄故愿老兄出一言正之以解世人之惑夫非独解世人之惑也即容庵能不信漕抚度不能不信老兄诚得老兄一言憬然有省翻然扫其偏执之见归之荡口其所成就当益不小老兄爱人以德计亦不肯默默听其受人之欺也

○答友人

时局纷纷千态万状诚有如来谕所浩叹者反复推求非惟人事相激殆亦气运使然制驭之机莫知所出姑言其臆似宜平而剂之大都在急于主张独是不必急于抉摘众非在急于联属同心不必急于翦除异类要使彼之有以自容而于我无所致其毒久之将渐渐消释耳故独是伸则众非自诘同心盛则异类自衰斯亦不抉摘之抉摘不翦除之翦除也仰承虚怀不敢自外冒昧披请其可其否惟台台裁之

○与姜景尼

向见东林辨诬说私心异之今见邵姜问答则益异焉不知景尼何苦而为此纷纷也且李漕抚之陷多口数年于此矣绝未闻有猜及景尼者乃今突发一难曰于我何与明是寻敌讨对之辞至曰即今授计江南祸方四起又若不胜其戒心然者窃恐吴越之士有以窥景尼也宣师有之君子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吾侪盍姑内省乎是故不疚于天地则天地庇之不疚于祖宗则祖宗庇之不疚于父母则父母庇之不疚于兄弟则兄

弟庇之不疚于宗族则宗族庇之不疚于乡党则乡党庇之不疚于朋友则朋友庇之于忧惧乎何有脱或不然即衽席之上户庭之内在在可忧可惧岂必荆轲聂政能为孽哉景尼曰于我何与愚则曰于人何与体究到此能不快然追忆去岁四月过苦次握手云云频行连声叮咛曰听我听我景尼闻之不觉泪下此情此景脉脉如在还记得否又往者上阁铨书通国为哗愚只以自反二字结案个中殊有种种苦心景尼直认作忏悔语尚隔一膜在今于景尼前后二刻亦愿以此二字进若果信得过却真是景尼忏悔语也倘系景尼过疑而刻此去岁四月至七月面言害我好友李某者三亦不得自讳如何如何友道凋丧我思古人辄沥肺肝用附于忠告之谊知我罪我惟高明裁之

○段段幼然给谏幻

密揭一疏功在 社稷 九庙之灵实式临之 天王圣明其中一副精神当有潜孚默契超于声色之谕表者读别论仆亦窃窥其微矣珍重珍重方今昌言满朝公道昭明皎如星日此向来所鲜覩当轴君子采其灼然者亟与施行其在两可之间者则稍从容以俟论定真世道之福也门下以为何如恃爱僭及伏惟崇亮

○与李漕抚修吾

足下尝谓富贵功名都如梦幻乃有好古董一癖何也此以视求田问舍则有间矣其为累等也且所谓古董者在我而已我能做百年的勾当便是百年的古董我能做千年的勾当便是千年的古董我能做万年的勾当便是万年的古董彼世之所谓古董何为哉一落形器天地且不免有时凋毁而况其它乎亦可哑然一笑矣高明以为何如

又

近颇有所闻殊为足下危之君子尽其在我而已事变之来本不当一一预计然而在我者实未易尽也窃见足下任事太勇忤时太深疾恶太严行法太果分别太明兼之辖及七省酬应太烦延接太泛而又信心太过口语太真礼貌太简形迹太畧固知前后左右在在俱有伏戎亦恐嘖笑兴居种种可为罪案检点消融得不加之意乎先正云真正英雄必从战战兢兢中来业为足下屡诵之矣此今日端本澄源第一义此所谓尽其在我者也珍重珍重

又

足下可以去矣不可以留矣去也可以速矣不可以缓矣前此犹曰漕事未竟也今粮艘过淮矣且【原本且作又】过洪矣于此时而浩然报 主之忠洁身之义见义之勇用意之厚一举而兼得焉不亦善乎若曰径去非大待臣体也吾且代之恐非所论于今日也足下不见之乎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矣亦曾有所待否乎久知足下此意已决敢以一言劝驾万勿牵于二三之说误落顽钝局中也

○答郭明龙少宗伯

狂言一出通国为哗方在猛省忽拜手教谬辱印可且曰三书皆从一片虚明中流出读之且愧且悚何敢当也已退而思之窃亦自幸庶几无重获罪于有道焉虞仲翔云

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恨聂文蔚云与其尽信于天下不若真信于一人恰道着鄙人今日意中事顾诚不知何修可以副明德万分一耳倘翁始终不弃惠而加鞭敢不夙夜请事

○答高邑赵济鹤

顷方属比鸿邮致一缄为道甫质且以自质也尚未知到否而梁别驾携示手教业已先得弟之同然矣大都道甫倜傥自喜间不无稍疏要以内无包里外无遮盖使人人得而视且指之益见道甫真色是则其受病处亦正其好处也奈何反从而丈致之曰贪弟生平持议绝不致拗今幸得老兄印正庶几可以自信矣惟是老兄于弟分上奖借太溢却又令人惊愧不敢当耳如何如何道甫去志久决特疑不待 旨而径去非大臣体即同志中亦颇有持是见者以故遂落迟局今移节徐州去形已成计可不至再濡滞耳

○复吴安节太仆

顷有奏记于阁铨二老通国为哗不意谬承许可且曰一腔心事如青天白日不特相知者见信而已所以慰抚不肖何愚而至至谓一切宜听公评不必与人较曲直又何爱不肖以德也感切感切乃不肖后先从邸报得读南北诸君子疏非惟不敢与较曲直也且有为之跃然以喜焉者矣何喜也喜闻过也又有为之赧然以耻焉者矣何耻也耻溢美也又有为之悚然以惧焉者矣何惧也惧滋竞也又有为之愀然以忧焉者矣何忧也忧激祸也然则凡曲直我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修可以副德意之万分一而何较哉荷知己之谊辄剖肝膈以对惟翁始终不鄙惠而加鞭幸甚

○与吴怀野光禄

不肖弟一生卤莽积下无限罪戾至近岁始发此天之大震动我也敢不顺受敢不痛自儆惕漫成孤负乃老兄慨然发愤不惮尽言昭雪此又天之大宽假堕我也敢不祇承敢不益自鞭策竟成坠落至为弟任过而曰去岁救李淮抚书委是出位随为弟忤过而曰亦悔且恨重自惩无复通书于都下其所以委曲而成全之者益不胜苦心之至矣不肖方切感佩夫复何言惟是硃硃之愚尚有欲就正者士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试倾沥以请可乎盖不肖之救淮抚其说有二夫任事之难久矣漕抚当风波汹涌之时毅然出而挺身担荷至于外犯权相内犯权阍死生祸福系之呼吸并不少顾既历无限崎岖幸而事定旁观者遂羣起而求多吹索抨弹不遗余力又受无限摧挫始藉其力以纾患卒致其罪以快讎不亦伤乎漕抚尝简不肖曰吾辈只合有事方出来无事便归痛哉斯言堪令千古英雄流涕不肖独何心而忍默默此一说也至世之号为朋友者方其从容无事把手捉膝指白日而盟丹衷几乎七尺可委九死可要矣一何壮也不幸一旦有事往往掉臂而去之无异路人甚者从而下石矣又何悖也不肖诚中心痛之耻之故淮抚之蒙议明知其【原本知下无其字亦上夫字有「其」】必不能胜多口也明狂言

一出必且更滋多口也亦曰聊以尽此一念而已此又一说也夫如是即冒出位之罪所不辞也奚而悔且恨弟于此有应自反处耳何也淮抚大节卓然而细行不无疏阔自是豪杰之品当时一并道破正见淮抚本来面目庸何伤徒以为论人者当取其大而畧其小遂不无微显于其间种种推敲都从此起耳不肖之所宜自反一也凡天下之争皆生于激始不肖有感于人之求淮抚者太甚激而有上阁铨书书上而求淮抚者弥甚是又不肖有以激之也程伯子曰新法之行吾党亦有过焉岂可独罪安石每诵斯言便为心痒不肖乏所宜自反二也此意曾与所知及之盖诚觉吾言之未尽反有累于淮抚以是不满其本心一似悔且恨然则固有之若惧人淮言之见咎反有尤于漕抚以是自背其初心至于悔且恨则未有也度老兄必已校勘及此矣乃不肖为言者设身处地则亦有宜自反者盖今之议淮抚连篇累牍不可殫记一言以蔽之曰贪及问其所以为贪状类涉影响未有的然可据也求其的然可据则两言以槩之一曰甲第连云店肆鳞比以为非贪何以获此云尔一曰地方怨咨指日偕丧以为非贪何以致此云尔徐而按之然耶不然耶淮抚旧居燕中今现居张家湾南北缙绅往来所必由始亦多信人言为实及是过而阅焉辄为哑然而笑曰何图阿房楣坞仅仅若此又曰惜不令王考功见之即见之亦必哑然而笑也何耶岂漕抚之智能化有为无耶抑负而藏之天上埋之地下耶愚不得而解也若淮扬数千里间其于漕抚又无不家家户户祝矣吾且不必论其在淮之日而但论其去淮之日彼其老幼提携填街塞巷拥舆不得行已而相与顶舆号泣一步一吁比抵舟又夹两岸号泣夺缆不得行何为者耶吾又不专论其去淮之初而并论其去淮之后彼其聚族而口之祠摩肩接踵熙熙子来不日而成遂聚族而为之肖像其中朝夕走拜于其下不绝何为者耶迹贵人排击之口则貽毒地方者无如此淮抚惟恨其不去迹细民称诵之口则造福地方者又无如此淮抚惟恨其不留两下物情相反尔尔其亦异矣愚又不得而解也嗟嗟此二端者其为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尤非他比而犹颠倒失真至是况于不见不闻者耶夫安知不有枉误于其间哉独计诬及于不见不闻则暧昧而难明虽百口何以自解诬及于共见共闻则昭灼而易见苟非与淮抚有夙业及偏见固执物而不化试稍加察焉未必不恍然自悟其言之过与告者之过耳不审言者于此亦曾一转念否乎然而为漕抚设身处地则尤有宜自反者大都议论之兴无问虚实必有所缘贝锦之成缘萋菲也明珠之载缘薏苡也然则漕抚可以思矣是故非博大则挥霍之说从何而来非挥霍则趺弛之说从而而来非趺弛则贪之说从何而来就如稽之几项之鼎苟非有好古董之癖则其说亦何从而来是安得一一归咎于人不肖尝简淮抚曰吾辈当毁誉之交固不可不自信亦不可不自反不自反胸中安得有一片清凉界不自反向上安得有百尺竿头步愿与足下共勉之又曰君子格人欲恕格己欲严舍其长而求其短不恕之过也天下有任其责者矣恃其长而忽其短不严之过也足下其何辞至不肖与淮抚处又有操纵之微权焉当其遭谗遘讥则所重在昭雪不嫌特就长一边表扬当其安常履顺则所重在切磋不憚特就短一边补救惟淮抚亦有槩于

中直直自认个侠气可谓不自瞞又曰数承见勸敢不书绅可谓不自弃无奈熟处难忘尚未能尽脱得生平伎俩耳要之始终不失其为豪杰也嗟乎人莫不有我也与其人人只认得我各执自家一个是不若人人丢却我各反自家一个不是也与其人人各务相上而求胜不若人人各务相下而求谦也是故准抚而知此则能动心忍性合异同之见而收其益究也可以消谤而不至于滋谤攻准抚与救准抚者而知此则能平心易气撤异同之障而用其中究也可以息争而不至于导争此自反一言实区区葛藟之见芹曝之怀昔以献于朝而今更以私质于高明也惟老兄裁而正之言念高谊不胜耿耿辄此鸣谢并摅肝膈统乞照原幸甚

○柬高景逸

足下行矣何以为足下赠涉世之难非一日矣譬诸行路者然东西南北俄而易面不自觉也惟善学者却于不自觉之时常唤醒耳

又

前得来教甚喜喜足下之立志弥坚庶几于不变塞之强也顷得荣选之报又甚喜喜内任之官惟此得以习四方之故周练民情旁阅物变而进其识也足下勉之弟今诚诚不意再忝故曹殊常之遇可忧可惧将来不知何所称塞足下爱我甚至诲我甚笃切偲之谊宇宙寥寥今乃得之足下真弟之幸也嗣后有槩于中愿不靳指示无若今人之逡巡万万

又

知人实难耳目易混一毫有悞便涉诬枉终身之歉丈晤元室试问而参之合否何如有不合者望见示也朔风多厉百凡珍重日月尽宽无须汲汲且到处从容问俗观风便到处受益途次见闻一切寄示万万

又

古之游者莫善于孔子所至非特同声同气相应相求而已即如沮溺丈人之流亦皆曲为接引不忍其鸟兽同羣此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至仁也其次莫善于季札所至各倾其国之贤者相与上下论说而规饬警厉备极恳笃班荆倾盖谊结千古令人至今有余思焉若夫子长之徒仅仅以其文辞而已焉者浅之乎其为游矣知足下之于一圣一贤有合也可得而示其概乎望之望之

又

通来清论方张私心方以为太平之兆忽然有此惋恨何已默默检点吾辈亦自有失着处然而未易言也总之朝讲废旷一切章奏微有关涉辄格不下此中机缄九阍万里祸形已成莫可救药执政大臣视国家事如儿戏将来何所底止独特九庙之灵而已初谓覆车在前且甚近后车必戒不谓诸君竟公然讼诸言者无复顾忌鸣鳳走犬形一定而不移人心无常忽尧忽跖可畏哉弟之去就尚未有定画璞斋谓必不可不归元台谓必不可不留两说孰确顺为弟熟虑之当局旁观自有明暗耳

又

启新景阳如庵慎所自是一时之秀且相望不出二三百里间何异一堂卷石想已赴江右其尊人安节侍御意趣其佳姑苏管东老毕竟有超拔之韵君子友天下之善士况于一乡愿无失之又如王国博少湖慥慥笃行昆峯张可庵耿介远俗我吴尽多君子若能联属为一相牵相引接天地之善脉于无穷岂非大胜事哉丈以为何如

又

知足下之念我也贱体即小可而机缄尚在往来之间未有所定今亦无可如何惟有如来教所谓凝神茹淡宁忍以俟天和耳足下云学问湏从枯槁寂寞经一番死后方得活又云勿以寂滞为虑勉为发扬皆至言也弟一一佩服异时或有以相证耳近看朱先生集何如此老一念入真便与天地同符曾记薛元台为弟语及明道晦庵二先生弟曰毕竟朱先生假不得丈以为何如

又

玉池书来志意恳恳信如丈所许喜之不胜玉池又云许敬老及周海门相与论正无善无恶之说都在丈处乞发一览此向者学者腹心之疾而于今犹极其横流者也

又

丈所示种种正论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吾人毕竟以生为本然形形色色各有本分亦只得听其自然何容强得八佾歌雍孔子只叹得一口气无能为也但当以此自警策日严日密异时不使人得检点得我乃实受益处耳

又

昨日之晤甚快此理尽自分明更何可疑只在我之所以参证之者不可少有遗憾使曲学异端得乘其间此学之不讲圣人以为忧也愿与丈共勉之

又

邹大泽近作尚行书院甚可敬弟素有此一念毕竟不免自暴自弃数年来一病遂灰然耿耿时不忘前欲问胜龙山盖以此要之此真丈事也日下当求面商耳

又

会规裁定甚佳拙法二字更是一篇纲领寄意远矣

又

大率此会虽不可滥毕竟以宽大为主不可轻开异同之藩前频行所拟尊见已得之矣更不湏疑也

又

乾坤之后继之以此混辟之交必有一番大险阻然后震动竦烈猛起精神交磨互淬做出无限事业夏商以来凡有国者莫不如此此意甚深长可味东林之兴于时正当草昧借彼无良为我师保未必非天之有意于吾侪也如何如何

又

弟意以为此后讲义不必拘定做成一篇只随意说几句亦不必一章中句句说尽不知是否并乞酌定

又

先贤祠之会终湏一举无论其它即欧阳公一段意思吾辈亦不可漫然也试商诸启新何如

又

平泉先生八集奉完读其文宽夷平衍常有余地兼包五福良亦非偶然也

又

往李克庵曾谓弟云邪说害道昭昭何故人竞趋之弟曰道则害矣而人则利此其所以牢不可破也今看来真是如此奈何奈何

又

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

又

昨闻本孺有疏不觉喜而欲狂此正为天地赞化育事而又出于吾邑又出于吾党尤不胜私喜耳

又

彻如此行得一面商为妥盖为今日计一则持议欲平一则只在明己之是不必辟人之非高明以为何如

又

长安口眼尔尔真食内者之智也在吾辈只有密密自检而已未可以说我不着而忽之也如何如何

又

吾辈持濂洛关闽之清议不持顾厨俊及之清议也

又

大会只照旧为妥世局无常吾道有常岂得以彼妇之口遽易吾常作小家相哉

又

人心不甚相远何以纷纷至是吾辈得无亦有偏执而不自知否幸相与再入思虑一番何如

又

沈继老来问金吾书此书当是金吾自以为功所在传播幸此中清论即已寓书内矣

○与史玉池

方本庵先生真老成典刑足为此时砥柱可见天下未尝无人也其所刻心学宗欲

得置之公所足下即移之明道书院中何如继山先生竟即世云亡之痛海内同之在吾辈尤切耳仲冬之会想得过晤种种不尽

又

时议葛藤时情荆棘梅长公致思于江陵其言可痛仆则更念五台渐庵二老以为当此时必有一番妙用盖五台大渐庵细也如何如何去岁大会欲刻会语尚觉寥寥际明此来可补之告期帖湏托彻如寄奉想为分致诸兄矣

又

四明公大势难久归德公闻又不大当于 圣心个中消息当作何结果愚以为归德公真真君子此一腔至诚便湏格鬼神彻金石 圣明渊渊殆未可测也如何如何八月之会当在十一日仲丁始得一过否

泾皋藏稿第五卷终

●泾皋藏稿第六卷

无锡顾宪成着

序一

朱子节要序

朱子二大辨序

刻学葩通辨序

心学宗序

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景素于先生亿语序

五经绎序

崇正文选序

信心草序

○朱子节要序

昔朱子与东莱吕子会于寒泉精舍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初学者不知所入因共掇其要为一编分十四卷名曰近思录友人高云从读而珍之以为四先生之后能继其道发明而光大之者无如朱子亦取朱子全书掇其要为一编分十四卷悉准近思录之例不敢拟于近思录也而题之曰节要闲以示予予受而卒業焉为之喟然太息世之言朱子者鲜矣彼其意皆不满于朱子也予窃疑之非不满也殆不便也何者世好奇朱子以平平则一毫播弄不得高明者遏于无所逞而厌之世好圆朱子以方方则一毫假借不得旷达者苦于有所束而惮之故不便也以其不便也于是乎从而为之辞吾以为平彼以为凡为陋若曰夫岂诚有厌焉不肯俯而袭惜其伤于卑耳吾以为方彼以为矫为亢若曰夫岂诚有惮焉不能仰而模旨其伤于高耳故不满也内怀不便之实外着不满之形不便之实根深蒂固而不满之形遂成而不可

解宜乎世之言朱子者鲜矣乃云从之于朱子恳恳如是且谓学者不知朱子必不知孔子抑何信之深也非其超然独立不受变于流俗夫孰得而几之乎此余之所以喟然太息也然则朱子其孔子乎曰孔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平之至也十五而志学七十而从心不踰矩方之至也朱子希孔子者也是故论造诣颜孟犹有歉焉论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云从之为是编正欲人认取血脉耳血脉诚真随其所至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皆可以得孔子之门而入倘其不然即有殊能绝识起朱子而上去孔子弥远云从弗屑也读者以是求之斯得之矣

○朱子二大辨序

昔朱子有曰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无由得明予弟季时读其言恍然有感遂取其所与象山龙川两先生往复数书辑而行之名曰朱子二大辨诸有与两说互发者亦附录焉而谓予曰惟今日学术之弊亦然第昔也顿悟事功分而为二今也并而为一其害更不可言耳不知朱子而在又何以计予曰难哉必也其反经乎已而曰亦须捣其窠巢始得季时曰何言乎窠婢予曰即迩时论性家所爱举扬无善无恶四字是也此四字是最元语是最巧语又是最险语季时曰愿闻其说予曰谓人之心原自无善无恶也本体只是一空谓无善无恶惟在心之不着于有也善恶必至两混空则一切扫荡其所据之境界为甚超故元也世之谈顿悟者大率由此入耳混则一切包裹其所开之门户为甚宽故巧也世之谈事功者大率由此出耳元则握机自巧巧则转机益元其法上之可以张皇幽渺而影附于至道下之可以徼名徼利而曲济其无忌惮之私故险也世之浮游于两端之中而内以欺己外以欺人者大率就此播弄耳试与勘破无论其分而为二者一高一下人得共指而共视之无从逃匿即其并而为一者亦见首尾衡决涣然披离无从凑泊矣何者夺其所恃也然则朱子而在其所为今日计亦可知已季时曰人言象山禅学也龙川伯学也信乎曰闻诸朱子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功夫者惟予与子静二人何敢目之曰禅惟其见太捷持论太高推极末流之弊恐究竟不免使人堕入湔荡中龙川自负一世英雄其与朱子书称天地人为三才人生只要做个人立意皎然何敢目之曰霸惟其才太露行径太奇推原发端之地恐合下便已浑身倒入功利中况象山言恶能害心善亦能害心岂非即吾之所谓空而龙川义利双行至霸并用上下三代唐汉之间欲揽金银铜铁镕为一器岂非即吾之所谓混曲此观之其大指亦自分明特未及直截道破耳予又阅朱子所著胡五峯知言疑义其于无善无恶之辨最为分明特未及剖到两家安身立命处在此其受病处亦在此并与一口道破耳要而言之此一重公案实二大辨之所归宿拔本塞源之论也然则朱子而在其所为今日计益可知已抑予窃有惧焉凡人之情于其受病处未有不畏而鄙者也于其安身立命处未有不恋而留者也惟是安身立命处即其受病处几微之闲固已易眩而难决况吾方见以为受病处而彼且见以为安身立命处则其说益抵牾而不入矣夫孰【孰原作谁】得而夺之论至于此诚不知朱子而在何以为今日

计也于是刻二大辨成季时请序予因次第其语授之盖以为是天地闲公共事而毗求助于有道相与释去其惧云尔

○刻学薮通辨序

东粤清澜陈先生尝为书着朱陆之辨而曰此非所以拔本塞源也于是乎援及佛学而又曰此非所以端本澄源也于是乎特揭吾儒之正学终焉总而名之曰学薮通辨大指取裁于程子本天本心之说而多所独见后先千万余言其忧深其虑远肫恳迫切如拯溺救焚声色俱变至为之狂奔疾呼有不自知其然者内黄蛟岭黄公受之先生奉为世宝十袭而授厥嗣直指云蛟公云蛟公顾諲庭训怵惋时趋谓盱眙令礼庭吴侯尝读书白鹿洞出以示之侯慨然请任剗剗之役而其邑人慕岗冯子为问序于不佞先是高安密所朱公从吾邑高存之得朱子语类属其裔孙诸生崇沐校梓且次第行其全集与小学近思录诸编及闻是役也崇沐复欣然乐佐厥成相望数百里间一时声气应合俯仰山川陡觉神旺不佞宪作而叹曰美哉诸君子之注意于正学也有如是哉其不谋而契也吾道其将兴乎何幸身亲见之也已伏而思曰朱陆之辨凡几变矣而莫之定也由其各有所讳也左朱右陆既以禅为讳右朱左陆又以支离为讳宜乎竞相持而不下也窃谓此正不必讳耳就两先生言尤不当讳何也两先生并学为圣贤者也学为圣贤必自无我入无我而后能虚虚而后能知过知过而后能日新日新而后能大有我反是夫讳我心也其发脉最微而其中于人也最黏腻而莫解是无形之薮也其为病病在里若意见之有异同议论之有出入或近于禅或近于支离是有形之薮也其为病病在表病在表易治也病在里难治也是故君子以去我心为首务予于两先生非敢漫有左右也然而尝读朱子之书矣其于所谓支离辄认为己过悔艾刻责时见乎辞曾不一少恕焉尝读陆子之书矣其于所谓禅藐然如不闻也夷然而安之终其身曾不一置疑焉在朱子岂必尽非而常自见其非在陆子岂必尽是而常自见其是此无我有我之证也朱子又曰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论却是道问学士多今当反身用力去短集长庶几不堕一边耳盖情语也亦逊语也其接引之机微矣而象山遽折之曰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谓道问学何欤将朱子于此果有所不知欤抑亦陆子之长处短处朱子悉知之而朱子之吃紧处陆子未之知欤昔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贼之乃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彼其意宁不谓是向上第一义而竟以佞见诃也其故可知已是故如以其言而已矣朱子岐德性问学为二象山合德性问学为一得失判然如徐而求其所以言则失者未始不为得而得者未始不为失此无我有我之别也然则学者不患其支离不患其禅患其有我而已矣辨朱陆者不须辨其孰为支离孰为禅辨其孰为有我而已矣此实道术中一大关键非他小小抵牾而已也者敢特为吴侯诵之惟慕岗子进而裁焉且以就正于云蛟公不审与蛟岭公授受之指有当万分一否也

○心学宗序

自释氏以空为宗而儒者始恶言空矣迩时之论不然曰心本空也空空孔子也屢

空颜子也奈何举而让诸释氏则又相率而好言空予窃以为空者名也要其实当有辨焉无声无臭吾儒之所谓空也无善无恶释氏之所谓空也两者之分毫厘千里混而不察槩以释氏之所谓空当吾儒之所谓空而心学且大乱于天下非细故也夫善心体也在貌曰恭在言曰从在视曰明在耳曰聪在思曰睿在父子曰亲在君臣曰义在夫妇曰口在长幼曰序在朋友曰信如之何其无之也则曰吾所谓无非断灭也不着于善云尔尝试反而观之即心即善原是一物非惟无所容其着而亦何所容其不着也且着不着念头上事耳难以语心即虞其着去其着而可矣善何【何原作曷】与焉而并去之也嗟嗟古之君子所为兢兢业业终其身捧持而不坠者今之君子所视为琐琐而等诸土苴者也古之君子所为孜孜矻矻终其身好乐之而不倦者今之君子所视为拘拘而等诸桎梏者也视为琐琐则必疑其落在方隅非最上妙义厌薄而不屑视为拘拘则必病其添我障碍非本来面目扫荡而不留夫善何负于人而不誉之甚如此也是且不识善安能识心乃影响而混言空有过而诘之辄曰无声无臭之密诠固如是其亦弗思而已矣无声无臭见以善为精而为之摹写之辞也真空也无善无恶见以善为羸而为之破除之辞也影空也夫岂可以强而附会哉是故始也认子作贼卒也认贼作子名曰心学实心学之蠹耳何者失其宗也吕乱秦牛乱晋释乱儒一也予为是有慨于中久矣乃今何幸得本庵方先生先生少而嗜学长而弥敦老而不懈一言一动一切归而证诸心为诸长祭酒二十余年领岁荐竟弃去优游川岩嗒然无事而独有感于世之谈心往往以无善无恶为宗也辄进而证诸六经四子及诸大儒凡其言之有关于心者悉哀而次之其有引而未发发而未竟者各为手拈数语究晰指归要以明善为心体非为心累又以明此体即实而空非离实而空也编成命曰心学宗庶几学者一览而洞见圣贤之心因而自见其心即恶言空者于此识得吾之所谓空自不必以似废真而过有所讳即好言空者于此识得彼之所谓空自不容以似乱真而漫无所别滔滔狂澜先生其砥柱之矣会先生之子鲁岳公来按我吴出以视兵宪虚台蔡公公黉之授宜兴喻侯梓行公诸同志谓予宜有言盖昔王文成之揭良知自信易简直截可俟百世委为不诬而天泉证道又独标无善无恶为第一论【论原作谛】焉子窃惟良即善也善所本有还其本有恶所本无还其本无是曰自然夷善为恶绌有为无不免费安排矣此以论之孰为易简孰为支离孰为直截孰为劳攘诘不了了然则先生是编正所以阐明良知之蕴假令文成复起亦应首肯蔡公亟加表章可谓于风靡波荡之中独具只眼者也其所补于人心不小矣遂忘其僭而为之序先生名学渐桐城人鲁岳公名大镇蔡公名献臣同安人喻侯名致知新建人

○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序

予读中丞修吾李公漕抚小草次第及海内诸君子所论著其于公致主之恭狗主之勇悟主之巧得主之奇崎岖艰险之苦心旋转补浴之壮略详哉其言之矣惟是予交公最久习公最深窃又有窥于一班也始公艰于得子已乃连举数丈夫予为

色喜贻书贺之而曰愿公自爱公之身非公之身也 宗社之身也且申之曰公之身非公之身也宇宙之身也愿公自爱公笑而谢曰不佞生平喜读书于今益甚往往午夜始就寝即铅槧书生未必若斯之勤也夫固曰是可以尚友千古发我神智作我典刑抑亦曰是可以收拾精神并归一路不令旁泄有无限受益处耳若妄自菲薄以危其身而忧知己恶乎敢恶乎敢予闻之忽不觉悚然心折也已晋总漕望实日益上予欲借以尝公稍稍贻书张之比于古之巨公长者公惊而起曰嘻是何言也不佞落拓人耳自与君周旋始有闻受事以来兢兢业业不敢毫发放过特耻效俗人饰边幅装格套于青天白日之下作鬼魅技耳且夫性分无穷职分无穷心分无穷尧舜事业亦如太虚浮云一点而况其凡乎嘻是何言也君且休矣予闻之愈不觉悚然心折也呜呼微矣先正论人有圣贤豪杰二品又言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是故豪杰大处不走作圣贤小处不渗漏豪杰于天下之事处之常若有余圣贤于天下之事处之常若不足豪杰作用在功能意气之中圣贤作用在功能意气之外迹公之洗心敕虑乃尔駸駸乎由豪杰而上矣忆昔宁陵新吾吕公尝与公论学公目为迂阔去之由今观之世之所为营营逐逐不惮决性命而趋之者既公之所陋而不屑为而公之所为潜磨密锻期自致于纯一者又世之所笑而不肯为然则语迂阔者宜莫如公何以猥见厌薄即公猥见厌薄窃意向所指为迂阔者应别有在而惜乎未及竟其说也异日予请得就公竟之而聊为之引其端一以待读是编者共参焉

○景素于先生亿语序

白沙陈子之诗曰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处古人闲旨哉乎其言之也虽然古人自有忙者存特其所谓忙非今人所谓忙耳今人所谓忙出则竞名处则竞利为一身计也古人所谓忙出则行道处则明道为天下万世计也是故以一身计言谓今人忙处古人闲可也以天下万世计言谓令人闲处古人忙可也予观景素先生其庶几焉先生峩峩华胄冠冕江东乃能超然自拔宁静澹泊绝无靡丽之好可谓不知有其家矣既成进士扬【扬改扬】中外望实郁起一旦敝屣弃之可谓不知有其官矣然而方为诸生发愤下帷尚友千古至于忘寝忘食不少暇逸已司理江右容曹未详【或指礼部再查】惟是洗冤泽物夙夜孜孜入郎容曹恪共厥职尺寸不假会目击时事有所不可于意抗疏具言之至再至三卒以取忤罢归身既隐矣犹日手一编不减诸生时也且诵且绎久之胸中之藏渊涵勃发不能自遏乃稍稍笔之书间出所著亿语示予其言根极理要切于日用如布帛菽粟寒者可以为衣饥者可以为食至语及学术邪正之际辄三致意焉语及世道人心升降之际辄又愀然改容太息而言之若疾痛之在躬也绝不减立朝时由前则于一身计何泄泄也今人忙处正先生闲处也由后则于天下万世计何恳恳也今人闲处正先生忙处也如先生者不当于古人中求之耶予忝附庚辰之籍雅严事先生不敢以雁行进赖先生不予弃左提右挈俾无堕落自省于先生闲处犹能步趋焉于先生忙处寥乎其未有当也适先生命予序其亿语僭为论次如此亦因以自勗云

○五经绎序

盱江邓潜谷先生着有五经绎十五卷其门人心源左公来按两浙持以示嘉禾曹司理爰授钱塘令聂侯校而梓之侯将公之命属予为序予受而幸业焉作而叹曰姜哉洋洋乎其思深其识正其指远其词文出入今古贯穿百氏不主一说不执一见而卒自成一家言粹如也斯已伟矣则又曰是先生之所为绎也非其所以绎也吾闻先生研精性命卓有领会而不为元谭渺论高自标榜归而修诸日用之闲庸德之行庸言之谨如临如履尺寸靡忒孝友孚于家庭忠信孚于井里久之名实充溢远迩倾向 当宁闻之

征书俨然及衡门焉崇仁新会以来于斯为烈天下传而艳之而先生方逡巡谢不克其自视弥下其切磨于德业弥笃易之精微书之疏通诗之思无邪礼之母不敬春秋之深切着明庶几其身亲体之矣是先生之所以绎也则又曰是先生之所以自为绎也非吾侪之所以为先生绎也吾尝一再侍心源公于虞山梁水之闲窃见其坦而庄详而不迫敦恣而有章诸所提唱一切本诸自得津津沁人退而考其行事惟是兴教正俗为亶亶旌淑别慝风规皎如先生之道于是【是原作斯】着矣而今而往览者果能由公以远于先生由先生以达于五经又能一引而十引而百引而千相渐相磨人人身亲体之不仅作训诂观是吾侪之所以为先生绎也嗟乎五经一心也其在古先圣贤者犹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犹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犹之乎其在各人也无毫发余也反而求之其在各人者犹之乎其在公也其在公者犹之乎其在先生也其在先生者犹之乎其在古先圣贤也无毫发欠也而其究判然悬绝至倍蓰无筭何也夫先生之为是绎将以阐往诏来联络千古之上下而为一胥入于圣贤之域者也今先生不可作已而遗编具在以承以启寔公之责夫岂惟公之责实吾侪之责因备论其指期共勛焉邓先生名元锡左公名宗郢曹司理名光德聂侯名心汤

○崇正文选序

吾邑励庵先生崇正文选成有过予而问曰先生之为兹选也其旨云何予曰惧世之争趋奇而为之坊也曰奇何容易吾独患无奇耳果有奇不必坊也而况世之所谓奇者亦不必奇也往往舍大道而旁驰骛殉影响而工掇拾是故奇于古则之而为坟索汲冢奇于秘则之而为金简玉册奇于博则之而为石篋酉阳奇于解则之而为贝函灵策若然者果奇耶非耶骤而观之其所自命偃然直陵千古而上徐而按之率以艰深之辞文浅易之识设有人焉从旁点破多是向来余滓残沥不知为人吐而嚼嚼而吐凡几矣何奇之与有予曰然则如之何而后可以称奇曰奇之为言一而无偶之谓也若兹编其几之矣尝试论之六经毕一变而为左国矣乃左国之后还有左国乎否而犹未也再变而为班马矣乃班马之后还有班马乎否而犹未也三变而为韩柳欧苏矣乃韩柳欧苏之后还有韩柳欧苏乎否之数君子岂非自性自灵自心自神后先颀颀宇宙之间各各自操把柄自出手眼自为千古者耶故夫先生之所谓正实予之所谓奇而世之所谓奇要不过奇之优孟也予曰信哉能知文之正者无如先生能知文之奇者亦无如先生也

先生可谓深于文矣然则今之为文何尊而可曰不为左国也者乃能为左国不为班马也者乃能为班马不为韩柳欧苏也者乃能为韩柳欧苏先生兹选聊以示鞭影耳必字拟而句摹之非其指矣不可不代先生道破予为首肯会先生之甥瞿星卿氏督学楚中请曰楚士多奇愿以此风之先生许焉而属予序予遂述之为楚士告览者诚绎是说而存之其于文也思过半矣虽然吾宁独仅仅为楚士告而所以为楚士告者又宁独仅仅进之于文而已也是在星卿哉是在星卿哉先生名策字懋扬辛未进士历官太仆寺卿生平不好皎皎之行而恬穆守正始终如一其为兹选盖绝类其人云

○信心草序

余仲兄有奇质始成童受句读辄心通既长以病中免已余从原洛张先生游先生与仲兄语而异之劝令务学仲兄谢曰时已过矣何为先生不听强而授之二题援笔立就落落多奇先生读之大惊曰吾固知子非庸人也寻赴有司辄试高等客谓仲兄足下之于青紫掇耳何其捷也仲兄笑曰非吾意也聊以佐二弟令不寂寞耳及余与季时后先成诸生仲兄遂罢不事人以此益多仲兄于是余从铨曹郎谢病还问奇之士时时来集涇上仲兄亦时时上下其间吐论益伟所当博士家言有不快于意辄退而私为拟之既成以视【视当作示】人靡不爽然自失也久之得十三首呼苍头帙而藏之命曰信心草若曰吾自以为当如是耳吾无征于往昔吾无冀于来今此其指也余观世之学者日夜矻矻耳无分听目无分视毕心而修铅槩之业及其取而措诸笔舌之闲犹然半合半离仲兄独何以不劳而中也彼以外入此以内出外入者有待譬之乞员于规乞方于矩乞和于五音内出者无待离娄所独见师旷所独闻非夫形声之谓也进乎巧矣夫是以谓之信心也仲兄则又语余顷稍稍闻心性家语中心怵然若有动也愿得而卒業焉吾乃自觉言多浮动多率此吾之参苓芪朮也人不可以无学吾何能忘张先生之言噫嘻有是哉其不可测也恃无待而辄有待贤智之所不免也仲兄又何以不然夫仲兄非独进乎巧也行当进乎道矣书而志其端度仲兄必不令斯言之为佞也

涇皋藏稿第六卷终

●涇皋藏稿第七卷

无锡顾宪成着

序二

英风纪异序

愿义编序

鹤峯先生诗集序

辽阳稿序

中丞怀鲁周公疏稿序

万厯奏议序

重刻万厯丙子南畿同年录序

石幢叶氏宗谱序

贵溪县志序

周左卿熊南集选序

○英风纪异序

盖鄱阳有廷尉胡公云而死 建文帝之难被祸最酷樵李瞻山屠公尝令其邑采风而得之不胜感怆已入为御史辄具疏首言之请行该地方有司建祠特祀株累在戍者悉放还乡并及同时与难诸公一体恤录疏上 报可于是鄱阳令程君朝京备书而榜之邑前忽有旋风扬榜而上夹日回翔自午及申或没或见复还邑堂墀正中一时环聚而观者凡几千万人莫不惊叹此英风纪异之所由作也会侍御公伯子观携而视予或谓予曰迹公一片精诚无不之也上天下渊无不彻也造物者岂其沾沾焉特以此示奇而旌公殆偶然耳予曰委是偶然或谓予曰当公之读书吴王庙也每独坐叹曰天下何时平乎遂奋笔画松庙壁题诗曰幽人无俗怀写此苍龙骨九天风雨来飞腾作灵物盖宛然描出揭榜时一段光景矣意其讖耶且侍御公一疏原自鄱阳起因其后文移徧天下而英风之异仍见鄱阳若首尾应焉意有鬼神焉主张于其间耶殆非偶然耶予曰委非偶然或谓予曰公苦矣若曰吾杀其身以及其家及其族又及其外亲而无救于吾 君也吾何以谢 高皇矣又若曰吾无救于吾 君而人犹然被之名曰忠烈也曰乾坤正气也吾何以谢天下后世矣公滋苦矣使公而覩是集祇益其痛耳殆可无纪予曰委可无纪或谓予曰尝考国史初陈瑛请追戮周公是修等 文皇怒曰诸臣尽忠于太祖故尽忠于 建文喋喋何为一日哄传建文帝尚在与诸逋臣为乱瑛密以闻因恣意罗织蔓延无算非 文皇意也比仁皇嗣位遂行肆赦至 今皇新诏尤称浩荡殊恩作述同心后先辉映 明德远矣然则英风之异非特为一胡公效灵实为天下之为胡公者效灵非特为天下之为胡公者效灵实为 列圣效灵也殆不可无纪予曰委不可无纪伯子闻而讶之愿得一言折衷无为两可予曰谓偶然者所以表感应之机无常万变而不测谓非偶然者所以表感应之理有常一定不爽谓可无纪者所以表臣子之于君父不忍缘 公家之急成一己之名谓不可无纪者所以表君父之于臣子不忍缘一时之忤掩万世之节夫各有攸当也吾何敢执伯子豁然起曰观也于前两言有以识天人相与之际矣于后两言有以识上下相与之际矣请籍而弁其端可乎予曰是惟伯子之命抑不佞又于侍御公见体国之忠于伯子见承命之孝矣是集行其于世教非小补也因并志之胡公名闰屠公名叔方丁丑进士

○愿义编序

澄江郡君贞庵恂恂如也而隐于医其于医聊寄而已不数数也而多奇效尝客于涇里叩者不绝君随手应之不为德亦不问其姓名也每过予清言亶亶绝不及俗事闲语及海内长者未尝不欣然庶几见之语及闾阎休戚状未尝不为攒眉也予心异之一日出一编视予曰此义田录也邈自范文正公迄于今凡闻公之风而兴起者并录而附

焉予询其意答曰为天下必自齐家始齐家必自睦族始睦族必自义田始义田厚其生也于是乎有义塾义塾正其德也厚其生乃可以正其德也夫然后亲亲长长而天下平故曰必自义田始余之为是录数年矣未有以名也敢乞灵于子予谓然叹曰仁哉君之用心也昔子贡问博施济众而夫子告之曰己欲立而立久己欲达而达人此非以博施济众为不可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乃其所以博施济众者也惟是曰施曰济则取必于力曰欲则取必于愿耳力有限愿无穷有限则隘无穷则博有限则寡无穷则众甚矣夫子之善言博施济众也今君之为是录也稽考详矣咨求悉矣校阅精矣意念深矣百尔君子见而读焉读而感焉感而思焉思而效焉一人能为文正公君之愿行于一人也人人能为文正公君之愿行于人人也博施济众实始基之岂必功自己出哉于是遂命之曰愿义编贞庵君曰善己而为之愀然者久之予曰何贞庵君乃曰先人浮山府君实抱斯志偃蹇一经萧条四壁未有行也临终手不肖而命曰若以范文正公为何人哉小子识之且若不闻舅氏恕斋高公之训乎高公家故凉且割其田百亩贍族而自为文记之文具录中不肖抚今追昔实负先人其何言予悚然起曰君言及此且令予戚戚心动矣然而君之为是编正所以昭明浮山公之志而毕其愿也予愧多矣因次第其语题之简端以告世之读是编者

○鹤峯先生诗集序

予少时业闻邑中有鹤峯黄先生愿为执鞭久矣会其孙应觉刻先生遗诗予受而卒業焉益洒然异之士方屈首占??毕【四库本作占毕】朝诵夕讽所抉肠剜肾竭蹶而营者惟是举子业之为皇皇耳即欲以其闲吟弄风月点缀山川与骚人词客争奇莽不可得何先生之暇也始先生举孝廉方当茂龄自后挟其经待诏金马门且四十余年而不一遘南非风尘所为耗其雄心者不少矣今读其诗春容尔雅发乎情止乎礼义了无不平之感何先生之适也应觉因从容言先生既久滞公交车有同侪当路者推毂于态相所先生闻之一夕策马出长安归矣居里中监司守相多重其为人有同姓丽于法诡称先生犹子以免还献百金为寿先生笑而挥之不受也其自好类如此予作而叹曰先生可谓超然于功名富贵之外矣濯濯灵台一芥不缁时而出之万籟于于有以哉有以哉

○辽阳稿序

吾邑黄斗南先生高风亮节海内传诵而犹怪其文辞不少概见适先生之子思庵公检点遗笥得辽阳稿付其孙懋勋梓行之仍寥寥耳乃昔荆川唐中丞与先生书曰易之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盖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于道心者为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义其高者则激昂于文章气节之域而其下者则遂沉酣濡首于蚁膻鼠腐之闲如兄之志气固已尘垢一世而与古之志士为徒矣不知近来反身之学得之于蹇者何如幸以教我张舜举言兄自戍辽以来作诗几四五本何以致多如此岂将以是自鸣其习坎心亨之乐耶或者穷愁羁旅无聊之思而姑托以自遗【遗原作遣】耶抑以写其江湖之

忧而致其去国縈纒不忘之爱如古离骚之作耶其无亦自拟于饶歌鼓吹辽东都护之曲而与塞垣横槊之士同其慷慨而讴吟耶不然则枝叶无用之辞其足以溺心而愒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课一诗不如日玩一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又谓反身而奚有于枯叶无用之词耶诵斯言也又惟恐先生之屑屑于文辞然者今所行亦仅上下二卷岂先生有感于中丞之言遂多刊落耶抑先生原不着意任其散失耶及读先生诗大都风格遒劲神情开拔其托【托改托】物寄兴往往多深长之思读之辄为脉脉心动至如朱夏篇有曰僻居日三省旧愆发新愆自责篇有曰大言了无忌夷考胡不违又如新居篇有曰 君王最得甄陶法苦志劳筋付此行东溪篇有曰止园锤鼎吾何择话到经纶一厚颜又可见先生于其闲所为磨礲锻炼自有用力处此反身修德之一证也然则诗何能溺心溺者自溺耳亦何能愒日愒者自愒耳中丞之言聊为先生助一鞭而已抑予始者倾仰先生如岩岩泰山疑不可得而亲比先生拜赐环之命游历罔卿寻致其政而归予修诸生刺掖衣伏谒时先生方杜门养痾辄命季君扶而出见浑朴惇茂隤然如田夫野老瞻对之顷鄙吝顿消更令人不可得而疏窃意先生之所为得之于蹇者当自不浅此又反身修德之一证也由此观之先生之诗便是先生之易时而有言时而无言其致一耳而何本末精麤之判哉予故特表而出之以为尚论者必参究及此然后识得先生真面目而作诗之多不多非所问也

○中丞怀鲁周公疏稿序

中丞怀鲁周公刻其前后疏稿成贻书景逸高伯子属予序之予受而卒業焉作而叹曰姜哉是足以观公矣事关国本则有深乎其言之者如请建储之疏是也事关国体则有竦乎其言之者如纠东封之疏是也事关国脉则有昌乎其言之者如崇道德重节义优录贤能之疏是也事关国宪则有炯乎其言之者如举劾各属贤否之疏是也事关国计则有恳乎其言之者如请停织造止派之疏是也至于戊申救荒一事尤不胜苦心为之踌躇四顾为之拮据万方为之寝食俱废为之披肝胆沥肾肠哀痛迫切一字一泪真有令人见之而不忍读读而不忍竟者则请蠲请赈诸疏是也非夫正直忠厚合而为一其孰能几焉是足以观公矣然则遂足以尽公乎哉曰未也公虽慷慨任事乎而老成持重相机而发有发必中度所不可务在从容委婉潜移密挽拯之冥冥之中不好明谏显谏以为名高亦不必功自己出详具公待旦堂漫谈其为政惟是虚衷下物孜孜求善常若不及朝有告焉朝而行之不俟昼矣昼有告焉昼而行之不俟夕矣凡此皆公一片真精神所注有不在仅仅指陈是非条画利害闲而已也者故疏稿一编有目所共见有耳所共闻予得而言之夫人得而知之者也乃兹两者则有目不必尽见有耳不必尽闻即见且闻亦多习而不察予得而言之夫人不得而尽知之者也夫岂惟不尽知甚且往往从而求多矣此予之所以有慨于中特为表而出之也公闻之谢曰有是哉语至此即予亦不自知其何为而然也则又曰语至此向来委有格于时势之难齐不能尽谦诸己者矣其何以辞于人则又曰语至此于今尚有限于耳目之易局不能遽悉诸人者矣其

又何以酬子之言也予复作而叹曰姜哉若是乎公之心之无穷也以此观公庶几足以尽公也已今三吴诸父老方日夜踟蹰非走相与叫阊阖而乞借公直指邓公且为特疏以请 圣天子眷顾东南行有惠命所以究公之无穷者当于是乎在予尚得而论次之请执管以俟

○万历奏议序

国家之患莫大于壅塞者上下各判之象也是故大臣持禄不肯言小臣畏罪不敢言则壅在下幸而不肯言者肯言矣不敢言者敢言矣究乃格而不报则壅在上壅在下则上孤壅在上则下孤之二者皆大乱之道也伏见我 皇上聪明睿知方轨三五然而御极以来二患递见何也说者以为下不自壅殆有为之上者然上不自壅殆有为之下者然遯丁丑纲常诸疏政府不欲宣付史馆遂迁怒于执简诸君嗣是愈出愈巧率假中留【中留照原本改留中】以泯其迹令言者以他事获罪不以言获罪至于逐年且欲并邸报禁之其故可知已乃壬午一变公道屈焉而忽伸戊申再变公论郁焉而忽畅又足以发明我 皇上之果未尝有负于天下天下之果未尝敢有负于 皇上卒之伸者仍屈畅者仍郁又足以发明致壅之由根深蒂固非一时所得而猝拔宜乎论世君子俯仰江陵四明之闲益不能不三太息也予友采于吴子自少承尊甫复庵先生庭训磊落有志操既为御史朝拜官而夕抗疏直声大着巡方之暇搜辑三十年奏议若干牍分若干卷凡先后留中与当路所不欲行于世者悉付剞劂予读而有感焉均比肩事主尔容容者尽肉食也一夫慷慨曹起诘之不曰好名则曰躐进矣均建言尔犯 乘輿跽者十七犯要津非者十九以君子攻小人曰何刻也不尔影响风闻者也以小人摘君子曰何快也乌有者左券矣愚诚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徐而察之颠倒于当局而旁观否謏訛于衣冠而道路輿厮否谄于大庭而平旦隐衷否哗于眉睫而事定否愚又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于此可以稽世变可以观人心可以卜士气可以参善败得失之几昭往而惕来采于之功远矣抑予更愿有献焉李忠定曰天下之理诚与疑明与闇而已由诚明推之可以至于尧舜由疑闇推之其患将不可胜言愿以是为 皇上献求所以至于尧舜者苏文定曰天下有重臣有权臣权臣天下不可一日有而重臣天下不可一日无也愿以是为执政献求所以为重臣者至于言官操天下之是非天下又操言官之是非盖言之不可不慎如此也愿以是为台省献求所以信于天下者太初郑子闻之喜曰亮哉其究弊也专而核得拔本塞源之义矣其责善也普而公得交修共济之义矣率斯以往天下直运之掌耳夫何壅之与有遂以语采于采于曰是固予辑是编之意也

○重刻万历丙子南畿同年录序

万历丙子南畿序齿录凡再刻矣岁乙己孟威沈子复谋新之其于世系加详焉远及高曾旁及羣从靡不具备盖仿其先府君嘉靖癸卯科例也刻成緘而视予命之序予读之脉脉心动自丙子至今仅仅三十年耳诸列于籍者已大半作古人矣抚卷徘徊百感徒集幸于其间尚留得此身无恙岂不可喜虽然进德修业其难如登日往月来其易

如奔即复三十年曾几何哉又岂不可惧已伏而思之凡此皆系于人之自立与否耳能自立具有与天壤俱无穷者存区区目前修短曾何足论如其不然则亦草木同腐而已纵及期颐徒然浪掷光阴将焉用之然则逝者未足悲存者未足恃其喜其惧别应有在吾党所宜汲汲而猛省也于是重甫华子立之姜子共语宪曰沈子不远三千里而属子子其无忘予为二子诵其说二子曰吾向者见沈子之用心远也一体之仁也今者又见子之用心近也交修之义也请以闻于同籍诸兄弟庶几相与共图无负是【是原作斯】录哉

○石幢叶氏宗谱序

吾邑业参之廷尉释褐二十余年什一在官什九在告家徒四壁恬穆自如其于富贵功名已啗焉而忘之矣一日纵览乎石幢之墟仰而见夫九峯之峩峩送青来也俯而见夫双河之鳞鳞耐绿遶也喟然叹曰夫非吾祖无名公自吴江之同里杖策而游于斯欣然以为佳胜脱然舍其故而就之者耶迄今且数世矣振振绳绳谁之貽也若之何委诸草莽因退而谋诸其从兄懋拱于是懋拱为作宗谱已而曰是谱其貌未谱其神也因进而谋诸其畏友尤邛州伯声于是伯声为作世德传既成参之读之喜遂合而梓之携以示予嘱曰愿有以诏我宗人予谢曰懋拱之为谱也教亲亲也若有一家兴亡矣伯声之为传也教贤贤也若者一家兴让矣予复何言参之曰虽然必有以诏我予曰诚为参之计则有二焉一者体其在反而求之乎一者用其在推而广之乎是故亲自我亲本其心实有一种油然不忍之意而非以为狗也贤自我贤本其心实有一种肃然不敢之意而非以为矫也此反求之说也是故由其亲以及人之亲胥而煦之不忍之中而亲亲之分量始圆也由其贤以及人之贤胥而摄之不敢之中而贤贤之分量始圆也此推广之说也夫然后内之可以尽己外之可以尽人远之可以葆无名公之朴而虔厥始近之可以发乐善诸公之光而厚厥终乃所谓谱其神非谱其貌也是在参之而已参之谢曰语至此不佞其何能颯而承之请籍而诏我宗人相与朝夕共佩服焉以庶几于万分一哉惟兹石幢其永永拜子之赐

○贵溪县志序

京口惺字钱侯为贵溪之四年而政成尝一日问左右邑有志乎对曰未也喟然叹曰知县之谓何于是退而图所为志凡八月而志成因属其同年安封部乞予序而自掇志之大都视予予阅之既谓封部曰今日之志众为政异日之志侯为政不佞可能赞一辞封部曰何也予曰侯言之矣当景泰时有张广文铎曾创志草而独缺人物与无志同万厯初容庵伍公开局纂修半已就绪会 内召去不果幸有庠生汪如汲曾以文行受知伍公出其所著闾幽志一卷并其所与故友张楫共钞私志一书质以走平日所咨考诚足相参乃具请监司集诸生于象山书院日稽月订博取而约裁之其为纲者八为目者五十至于人物一欸尤极慎重必户问而家访焉是则萃一邑之耳以为耳而不敢自用其聪也萃一邑之目以为目而不政自用其明也故曰今日之志众为政抑闻之有朱

邑而后天下万世靡不知有桐乡也有鲁恭而后天下万世靡不知有中牟也何者邑以人重不能为人重也忆昔丁丑戊寅闲侯两叔氏读书泾上翩翩竞爽顷年玉沂别驾时过东林于切磋之谊甚茂侯之家学居然可想及其为令务在洁己而爱民诸惠政班班可述至于赋役一事尤极详审所更定官收官解之法上下便之当事者且以式于通省焉宜邑之父老子弟无不人人歌咏侯矣而今而往愿益加勉焉以无替厥初将邑之父老子弟无不世世歌咏侯矣然则是邑也不遂与桐乡中牟鼎耀千古乎哉故曰异日之志侯为政封部曰善矣夫子之言志也是足为侯之元晏矣遂书以复于侯

○周左卿熊南集选序

甚哉文之变化日新而无穷也始吾以为六经毕漆园左国其至矣徐而按之漆园左国不已而为两司马两司马不已而为三曹为二陆为二谢二谢不已而为少陵青莲少陵青莲不已而为昌黎为柳州为庐陵为眉山我明之兴为金华为天台为昆陵晋江为北地历下弇州迤时若京山若云闲若长水亦各翩翩自成一家于今又见左卿焉其致渊其色古其骨劲取精多而用物宏旷而不越曲而不支稠而不厌上下二千载闲不知当以谁比甚哉文之变化日新而无穷也晋陵周幼潜谓予曰人知左卿文不知其所以文左卿尝郎比部矣以浑厚领精明恻如也又肃如也今郎水部矣以精明领浑厚井如也又凝如也操纵在心卷舒在手时而出之不局方所左卿胸中何一物不有哉是其所以文也已而曰未也吾又见其识包今古而意常下酬应旁午而气常闲笔丽元黄而居常朴左卿胸中竟何曾有一物哉是又其所以文也顾叔子闻之曰信哉惟其有之是以变也惟其无之是以化也惟其有而无之无而有之是以日新也盖其际微矣文云乎哉文云乎哉尤卿少从胡庐山颜冲宇两先生游两先生尝闻道者皆亟推其敏悟此真予之所愿抠衣以请也左卿肯不予秘否尚得徼露淮水斋而卜日求竟所以有无变化之微

泾皋藏稿第七卷终

●泾皋藏稿第八卷

无锡顾宪成着

序三

赠鸿斋乔君令洪洞序

赠风云杨君令峡江序

送肖桂朱先生守怀庆序

赠葵庵杨君擢守永州序

赠巽川李先生擢守汉中

赠松陵尹徐仁宇入覲序

赠山东佥宪李道甫叙

赠桂阳聚所罗侯迁兖州少府序

寿蓉溪叶翁六十序

送迟庵谭先生迁岷藩教授序

赠宜诸欧阳郡侯擢任颖州序

贺太宗伯太室徐先生六十序

送敬所周先生擢守平乐序

赠聚洲王给谏自京口还滇中省墓序

○赠鸿斋乔君令洪洞序

同门思仪乔子成进士之三月天曹以为洪洞尹乔子端思默念惟恐其不得当也问政于心唐沈子沈子曰为政在得民得民在因俗非吾所能遥度也子至境而议之太来徐子曰信其征在釋明胡子之令荆溪文见刘子之令昆峯向卿苑子之令阳曲荆溪好以舒其民固昆峯好以恚其民浮阳曲好以整其民旷夫固其不齐也介卿刘子曰善哉子从司理氏后得从持斧使者締观诸邑吏治愿以此为程仁甫但子曰洪洞何如患甫陈子曰吾闻诸志矣其君子忧深而思远其小人嗇而能勤良邑也乔子之往也仍是而已无庸震矣振甫张子曰不宁惟是是其为邑也迤以黄河倚以太行天下之大观辐辏耳目乔子故负才喜为诗于是乎高览遐眺宣其昭旷吾知其翩翩有进也京甫杨子笑曰害于政及卿陈子曰若是则典谟风雅水火矣时克苍李子观户曹政乔子过而语之李子不答与之言钱谷【谷改谷】之事乔子曰井井乎进于养矣他日又以语太常懋权魏子魏子不答与之言俎豆之事乔子曰奕奕乎进于教矣于是廷征史子为惟凝钱子诵之钱子曰心唐子善参泰来子善证介卿子善取忠甫子能用实振甫子能用虚京甫子正而婉及卿子婉而辨李魏二子微而彰仁甫子引其端廷征子悉其说灼乎其为人牧者之蓄蔡也衡卿金子曰惜不令益夫林子孔昭杜子闻之因谓乔子其无忘诸同好之言叔时顾子申之曰其无忘钱子之言乔子曰诺即日单车之洪洪【洪洪照原本改洪洞】一年而齐二年而变三年而有成四方闻之以吾二三兄弟之相劘于谊为已悉矣

○赠风云杨君令峡江序

士之号为有志者未有不亟亟于救世者也夫苟亟亟于救世则其所为必与世殊是故世之所有余矫之以不足世之所不足矫之以有余矫非中也待夫有余不足者也是故其矫之者乃其所以救之也予同年风云杨子释褐峡江令惕然不有宁也谓予曰是嗇邑也而其民又故黠夫黠者忧在刑也嗇者忧在赋也如之何予曰仁哉子之言救世之言也当不当何计焉请借汉为喻昔孝武奖用张杜之属吏趋刻深而独汲黯治郡责大指而已一切无所问郡更大治又奖用桑孔之属吏争趋言利而独儿宽弛民租不责其输业输矣复以贷民民益劝其后更课取夫二子非好为异也将以损其所有余而益其所不足乃向所称亟亟于救世者也子试观今之世何者其有余乎何者其不足乎即自比于二氏不亦可哉而吾又窃为子幸夫救世者有二端有矫之于上有矫之于下

上难而下易势使然也孝武穷奢极欲以天下恣睢彼张杜桑孔皆有所窥见其指遂缘而中之耳是故其吏之弊自上始我 皇上温良恭俭媲美三五即位以来蠲租之令无岁而不下而特申严贪吏之禁顷又深恶酷吏特 诏司寇廷尉议其法与贪吏等以方孝武如何也第患有司不能奉而行之耳是故其吏之弊自下始由是观之二氏处其难子处其易不可谓不幸也子必勉之且夫天下大矣庸讵无二氏者流子姑试而始倡之乎庶几子之徒得子而固益相与恢宏 皇上之德意播诸众庶即非子之徒亦将心愧色怍恍然而自失相与捐其故而求归于子故曰子之言救世之言也于是杨子竦然起曰非所及也夫黯也不能愧张杜宽也不能愧桑孔矧于不谷虽然张杜桑孔之事不谷免矣

○送肖桂朱先生守怀庆序

朱伯子盖起家民部郎民部郎者世所指为米盐钱谷之吏也而伯子特蕴雅操善声诗名流缙绅闲藉甚其为诗笃好少陵氏当其倚梧而吟沉思极虑无所不究即一语合辄津津喜即不合数迁而不悔其意以为千驷万钟无以易此也而居恒闲不自得则谓其同署顾叔子吾乃为一官所束即不惜敝屣弃之去而从广漠之野觅一丘一壑筑数椽栖其闲内不覩所为喜怒爱憎是非而外不覩所为荣辱毁誉得失于是朝吟夕讽纵其独至之意以通于千古自三百篇而下若汉若魏旁趋六朝究乎开元大厯而止靡不极其趣而会其旨归然后综之以变化出之以日新流之以天倪而又积数年不懈不敢冀少陵高岑王孟岂足道哉予闻而言而壮之而又窃谓宇宙大矣人顾其中何如耳焉知丘壑之不为市朝而市朝之不为丘壑乎而况诗者心之精神所寄也其歌也有思其咏也有怀其姜刺也有风即喜怒爱憎是非与荣辱毁誉得失何适而非诗也者而伯子欲一切谢去之也则伯子亦以为然久之出守怀庆予甚喜伯子当遂并驱少陵无疑也太守号二千石所严事者有两台睨其色而进退者有各属吏环立而望恩泽者有诸父老伯子居其中上观下察俛仰异态其所张弛措注朝脱于庭而夕传于四境耳目属焉其为喜怒爱憎是非与荣辱毁誉得失当视今十倍而怀庆又称名郡亘以太行倚以王屋其形胜甲天下伯子所欲敝屣轩冕而从之者居然不下几席而得之其裨于诗非眇小也伯子进曰子为诗虑而未及为怀庆虑也敢请益顾叔子曰予向者固言之夫诗者心之精神所寄也通乎政矣子试举其所自为诗读之其脉脉而来者慈惠之所从生也其泠泠而来者法禁之所从生也其浑浑而来者德礼之所从生也三者具矣即怀庆运之掌上耳夫少陵氏非工于诗者也工于所以为诗者也其忠厚惻怛爱君忧国故自天性而终其身偃蹇憔悴郁郁无所托乃时发之乎诗至于今读之靡不咨嗟叹息徘徊而不忍舍藉令生是时得当一郡以彼其素其建立宁在龚黄诸君下也伯子行矣无论其诗当遂并驱少陵即龚黄诸君且逊伯子矣

○赠葵庵杨君擢守永州序

往闻柳子厚为永州司马不复问吏事沛然放放山水之闲一切幽奇诡秘悉

才变) 【四库本作搜】而着诸文辞而永遂一日名于天下至令彬彬如也予颇伟之而窃怪以彼其材稍能循厉志意勉于功业其所建立当必有卓然可观者而仅仅与骚人墨士竞其短长甚细不取虽然子厚非漫无意于当世者也又非诡以为迁人矜不治也尝读其所为捕蛇者说其言哀伤悲恫千载之下犹令人恻然而改容计是时郡邑之吏类皆竞为苛察以就其声而子厚由中朝出徒有所深创不欲暴见殊异益衅端且念一司马耳何能为若乃矫拂情质而投当世之好又非其志也姑退而托于山水以自完取故夫子厚于此有不胜其忧者而惜乎世之莫察也会子同曹大夫葵庵杨君擢守是郡予为大夫诵之相对太息已而前曰若大夫者可以贺矣大夫愕然予曰此易知耳子厚不幸谬为叔文所奉名实憔悴而大夫雅以淳谨称一也予亦见夫吏之竞为苛察也若曰方今所尚尔尔谁得而违诸殆非也 圣明精意元元不逊尧舜无必旁举即如顷者蠲租之诏俄然从天而下固宰相所不及谋而台谏所不及议也大夫业覩之矣何虞于时二也且大夫抚有岩郡方千里闲吏民环拱而待命者不可胜数于是乎风以仁义散以礼乐束以刑辟张则张弛则弛何所不逞于志三也大夫其勉之哉庶几一日政平而民成乃以其闲征奇采秘采九疑浮潇湘容与曼衍振于无竟以方子厚何如也然则而今而往永之益为天下重无疑予岂惟为大夫贺且为永贺矣

○赠巽川李先生擢守汉中

巽川先生由民部郎出守汉中于是成进士二十余年矣诸大夫怪其濡也相与聚而咨焉予以为何足怪也意所以独伟视先生此耳夫世之赫赫者岂少乎及其至固不能踰卿相要以与时阴阳浮游天下国家之故而莫之动于意则先生之耻也夫士贵审取舍上焉以己下焉以人以人者己不得而与也以己者人不得而与也当先生令厯城是时相嵩用事诸以赂进者立而跻于高显客以谓先生先生笑不应乃仅仅迁民部郎而止则是世欲取之而不可得也无几何而有 穆庙之事 穆庙先御极一日俄升其承奉等官某某见者莫不惊愕第不敢言先生独抗疏言状先是先生督税鲁卫之闲与其直指使者左交章论奏其党衔之及其覩是举也益忌之日夜媒孽于当涂者先生自度祸且不测久之仅仅削一秩而止扬【扬改扬】厯郡县声闻益着至于今亦复哀然而晋二千石则是世欲合之而不可得也不贤而能之乎盖予顷从先生游先生不鄙予数为称黄老之学其意以为大要在绌喜怒捐是非齐荣辱如是而已诸一切吐纳之术非其急也予深有味乎其言夫诚绌喜怒捐是非齐荣辱宜其非世之可得而取舍也先生之所从来微矣予悲时俗不察其繇而猥以先生与无所短长之人同类而笑之也故从诸大夫之后为着其说如此若其所以为汉中者则先生固甚优之予又何益焉

○赠松陵尹徐仁宇入覲序

松陵承甫王先生善声诗又善酒生平好为奇论尝着呵呵令自浑敦氏以来一切不理其口见者怪之谓承甫狂非也其忧世之尽矣予因以知承甫昨予过其邑谓邑侯徐仁宇君亦见承甫王先生乎侯曰子乃何所已得吾承甫予又因以知侯也于是侯当

入覲承甫乞予言贈侯予曰侯之为政也何如承甫笑而不答予固问承甫乃曰余野人不知国家吏课短长何方之依其亦何言独记畴昔之夕侯尝召予而觴之既酣余因酌一觴左侯而进曰惟兹不腆之邑数困水大亡其禾谬于什一之供监司疑而詰焉侯辄谢曰下官奉职无状为细民累细民何有请得以身受其辜是何所称茧丝矣侯宜饮侯曰可哉又酌一觴右侯而进曰邑故善讼梗阳之词日嚣而盈庭侯第片言折之率罢大指在解其不平已耳不求多焉钩金束矢寂寂而无覩也即欲充壤奠佐廷实称贵人之意无繇矣侯宜饮侯曰可哉又酌一觴衷侯而进曰吾侪枕流嗽石一歌一咏聊自畅耳岂其欲以显者张即世所称显者亦惟是瘁精神饰声色博须臾之耀以矫流俗止耳岂复有藉于山泽之士也侯独降心而下之不逊吐握诚亦豪举哉其若时趋何侯宜饮侯曰可哉于是侯且醉还以其觴觴予余亦醉子亦为【亦为照原本改以为】何如予喟然曰卓哉俗之所急侯之所缓也俗之所缓侯之所急也松陵之政章章矣即予其亦何言抑予闻汉之时龚少卿刺渤海大治武帝异而征之有王生者素嗜酒从至京师会遂引入宫王生醉呼曰愿有所白遂问故王生曰天子即问君何以治渤海宜曰皆圣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对如王生武帝大悦而遂之名一日闻天下至于今称述之不休侯行矣 圣天子坐明堂朝百官览侯之治状不愧渤海必且俨然进侯而问之承甫之酒德不愧其宗人王生必且有以诏侯而明得士之效于当年也无所事予矣

○贈山东金宪李道甫叙

异时张江陵用事公卿而下莫不惴惴焉奉事维谨而独沈赵数君子并从郎署中奋言排之以故相继得重谴去及江陵败遂不次擢用夫非以是为足以侈数君子也国家所以宣畅忠谊风厉人伦为天下劝意深远矣流俗心愧于不能而忌其然辄乘而诋诃之曰是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市道也徒滋伪端耳何益嗟嗟彼其披肝沥胆抗焉而犯当世之忌鼎鑊在前铁【铁改鉄】钺在后虽其身之不暇计而计其它乎何浅之乎窥数君子也虽然予亦窃有虞焉夫人情何常之有即一言蒙不测之辱其究也将莫不左睨右盼【盼改盼】去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谋于是乎言难弊在下隔不然而或一言蒙不测之荣其究也又莫不踊跃争赴进而行险以侥幸于是乎言易弊在上侵之两者皆天下之大患也数君子试以为己忧而能愬然乎哉故夫流俗之病数君子者非也其虞患者是也不可不察也予友李子道甫介特疏旷始为民部郎取有声尝坐救魏御史谪理东昌已迁南仪部今年出为山东金事盖后先历官十载余矣论者惜之而道甫意甚乐也谓予曰始不佞奉谴而出之官仅浹旬耳诚不意 皇上遽宽赦其愚有内召之命今者自惟靡尺寸报塞又令褒然【褒改褒 褒然见汉书】 秉宪一方甚愧无当而人犹见以为淹何也诚淹也不佞其可以免于世矣乃尤幸也予闻之太息而起伟哉道甫之所称也夫道甫者非特可以免于世也且可以免于数君子之忧矣今夫君不以言为罪而厚诛于臣君之明也臣不以言为功而厚觐于君臣之良也君君臣臣上下同得綦隆之道【道原作际】也夫如是何荣何辱名于何微利于何沽莫抑其前曷见可避

莫扬其后曷见可趋天下即欲以弃为取以屈为伸徘徊顾望且前且却显为标而匿为市诡焉以自营其私无繇矣吾是以为道甫幸也言足以犯当世之忌而无其险功足以为端人正士之卫而无其奇风足以廉顽立懦流映千载而无其享而今而往即世之嘷嘷焉日夕求多于言者其亦可以少息也已矣吾是以又为数君子幸也且道甫故知于娄江王相国相国每见客辄嗟异之至是亦殊内愧【愧原作悔】曰是不宜令出是吾之元直幼宰也奈何失之予闻而忽有悟也相国之所为失也乃道甫之所为得也其贤于人益远矣予与道甫交甚习窃以其进退之闲所关于世道者不细不可不志也特为叙而归之亦以告于当世俾欲知道甫者于是乎观焉如曰道甫奇节之士也则亦奇节之士而已耳无为贵道甫矣

○赠桂阳聚所罗侯迁兖州少府序

古之君子之相与也相期于道德不相期于报施施之云者以我有所加于人也报之云者以人有所加于我也是一隅之私也要以各率其分之当然而各即其心之固然何报施之有是天下之公也公私之相去远矣不可不察也吾兹于唐茂才之请文罗侯有感焉茂才之言曰侯之莅吾桂也黄发之老乳哺之倪靡不涵泳休泽顾其遇仁也尤若异然仁也瓮牖绳枢之孱儒也家徒四壁闾巷为笑侯过意而镇抚之至乃时时为之授廩仁也尝有所不理于仇口侯廉知其状锐然为洗濯之得无隳堕此之为谊谁得而拟诸仁也求其报而无从日不食夜不寝幸而遘先生愿先生之图之也予曰若子之用心可谓敦矣其犹浅之乎窥侯者也侯仁人也要以尽厥心而已不自有也其于子也犹夫士也其于士也犹夫氓庶也直所当异耳庸詎厚薄于其闲哉乃欲以侯为己私也而又以委诸予益无当无已子其自图之乎今夫侯之所为镇抚子者何以宽子也其所为洗濯子者何以宽子【宽子照原本作完子】也宽学之资也完学之本也子试归而诵其诗读其书毕意大业不以尺璧易寸阴则内无玩愒之非而有以用其宽矣砥操砺节昭昭冥冥一禀于诚理则外无亏玷之际而有以保其完矣其于道德也几乎则所以报也茂才闻之津津喜不胜予曰犹未也予尝寻览先哲或环堵萧然糟糠不属而讽咏自如或横逆当前进书不辍有怪而问之辄应曰吾方揖让圣贤无落百事子而能进于是是不待镇抚而宽不待洗濯而完道德之选也而侯方且为子敛衽为子倒屣尚何论乎报施之间哉茂才悚然起谢曰甚哉先生之爱我也其何敢不勉焉愿述而告于侯更录其副张而揭诸方斗之室以夙夜顾諟先生之明命

又

夫为人牧者将务慈于民者也人之言曰慈于民必威于吏吏与民异情也民之情以彻为利以壅为害是故当顺而治之吏之情以壅为利以彻为害是故当逆而治之顺莫如慈逆莫如威夫是以异也由君子观之何异之有彼其威也亦所以为慈也往永乐闲靖安况公锺守姑苏始至佯不解事诸吏抱案环立请判辄听之三日召而诘之曰某事宜行若顾止我某事宜止若顾欲我行缚而投诸庭下立仆者数人诸吏大惧谓太守

神明莫不改行嗣后遂亦好遇之不以烦谴呵诸吏俱得令完无恙故曰其威也亦所以为慈也抑予犹有憾焉凡人无不可化而善视吾之馭之何如耳愚而尝之近于欺非德也不教而辟近于忍非刑也非德曷趋非刑曷避虽欲徙过自新其道无繇矣嗟嗟吏独非民也乎哉而草芥之若是以为借一警十一则何辜十则何幸其亦稍偏矣故史称况公岁满去民叩阙乞留者数万人绝不闻其吏云何若况公者谓之能吏有余谓之循吏不足也以予所覩罗公聚所其近之矣始公莅桂阳即属其吏约曰予与若共为国家守三尺法惟民是以勉思今图交修不建【建改逮】予其有厚藉假法为市罔上惑下厥有常刑无蹈后悔吏闻之且惧且喜归而逆自洗濯夙夜凛凛公既与之更始复以身帅之恭俭正直无以有已一颦一笑珍若拱璧无以有人以故四载之闲一切奉法惟谨莫或狡焉辱在刑书以点其家而耻其三族滋刀笔之诟閭阎之氓亦晓然喻于明德儕蓄其吏不以曲直干诸吏居闲无事门可设罗时对妻孥卮酒愉快而已上不失法下不失众中不失身夫孰非公之赐哉故曰其威也亦所以为慈也释其旧而责其新则易从飭其始而程其终则无怨甚矣公之善用威也盖公于民抚摩煦育诸所施設甚具其为慈有迹而易知于吏严毖预防显夺其斯须之欲而默与之以终身之安其为慈无迹而难见独其为之吏者身蒙而亲享之不能不重德公也于是公迁佐兖州郡就予乞言以张之且曰吾侪小人不足以辱君子虽然公实生我其恶能忘予晓之曰若无徒以公去为念也乃固有不去者存祇绎嘉命俨然如日在公左右奉以周旋无有失坠使智者不得缓而用其愚强干者不得骤而用其忍四方闻之咸知兹土之为吏者粹然怀士人君子之行而相与颂公之烈不衰即况靖安之卓卓亦不能不以此为公逊乃真可谓不忘公者也何以言为诸吏跽而谢曰敬诺请遂以斯言为识因次而授之且以俟传循吏者选焉

○寿蓉溪叶翁六十序

吾锡有蓉溪叶翁其人朴茂长者生平落落无营独时时以酒自娱而已厥嗣元室性至孝日则侍食夕则侍寝婉转几席为婴儿之嬉亦时时以酒娱翁意殊适也绝不知其它元室妙文辞登进士高第人以为华而翁自若不色喜元室意用恢恢居然与古之仁人志士上下谊不以一介污获隼之日布衣徒步不减诸生归而视其家环堵萧然仅蔽风雨人以为固而翁自若不色愠过者异而问焉翁曰吾不知也圆寸之危腆于万锺方斗之饜丰于千驷其中足老矣何者贫何者富何者贱何者贵吾不知也善哉翁之为酒也昔之臻斯解者莫如稽阮之徒由今观之彼其人类皆内有所挟而不下或外有所感而不平抑郁呼咷无所复之姑退而托诸此耳孰与翁之泊然自适足乎己而忘乎物也于是年六十矣血气充盈神采弥旺固其宜也嗟乎世衰道微习俗破坏蓬杓之子偶徼天幸际身青云往往气得志满恣睢以逞若子與氏之所称巍巍然闾巷之闲目怵耳眩相与鼓舞道说矜艳无已而翁仅仅若是彼何其工翁何其拙如以迹而已谓人皆醒而翁独醉可也要以诚理求之谓人皆醉而翁独醒可也善哉翁之为酒也翁其以予言

为然乎否乎闻元室君念翁甚熟旦夕图南吾当就而质之矣

○送迟庵谭先生迁岷藩教授序

南海迟庵先生掌吾锡之教三年迁岷藩教授邑人士怪不知其繇相与聚族而谈曰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其持身左一规右一矩无或渝也其莅诸子矜先德行而后文艺其时谓必虔必信无或惰也其取予必慎诸子矜之窳者辄谢其羔雁且捐廩而周之无或靳也其春秋庙祀俎豆之事必躬必亲无或褻也其与人交表里洞见无或匿也始尝铎溧水矣溧水犹是继尝铎封川矣封川犹是当轴者谓宜越格而优异之为天下风仅仅而及是迁何也则就顾子而问焉顾子曰惟是不谷固疑之未有会也适陈直指来按部顾子则就陈直指而问焉陈直指曰惟是不谷亦疑之未有会也因为腾书数先生贤先生笑曰是吾过也世竞华而吾嗜朴世竞圆而吾嗜方世竞恭而吾嗜率俗之所取吾之所弃也且夫嗜朴则陋不周于物矣嗜方则拘不达于变矣嗜率则径不揆于情矣吾之所取道之所弃也是故取其所弃高之则非适道之资弃其所取卑之则非适俗之韵吾之及是迁也殆其幸欤曰审尔曷不矫而就中先生曰吾非不知惧并吾故吾而失之也上士矫其偏以从道下士矫其偏以从俗均之乎矫也而所从霄壤矣是故难遂者道也易眩者俗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不可不惧也抑吾闻之一物不加曰朴一法不逗曰方一念不容曰率吾于斯三称尚愧不及将焉用矫吾今且休耳无复恋长裾为矣于是先生遂致其官而去顾子闻而喟然叹曰善哉吾侪方欲为先生求其所以于人而先生顾反而求其所以于己吾侪方欲推先生之得以明人之失而先生顾推己之失以明人之得信乎先生中心好古惇行君子也仅仅而及是迁滋不可知耳因徧为邑人士诵之庶几有味于斯指焉其犹日在先生之侧也

○赠宜诸欧阳郡侯擢任颖州序【颖当作颍 下同】

宜诸欧阳公之守吾常也以公清为体以彰善瘅恶为用其要归于敦教化正风俗跻诸荡平而止于是一年而喻二年而齐三年而孚郡之人莫不欣欣爱戴意遂欲长有公而后为快乃竟擢颖【颖改颍】州观察使者以去闻者莫不怅然如有失也羣诣两院乞留钱子国瑞【瑞原作端】谓高子存之曰公之德吾常甚矣宜其恋恋如是惟是公之行且有日矣公之与吾侪相契以心相成以道不宜无言则以属不谷宪宪谢曰吾将为颂乎公非沾沾为名使者也吾将为祷乎公非汲汲务进图显荣者也吾将效其葑菲以供采择乎即公之胸中又何所不具焉而以赘为存之曰固也抑公之嗜善何已吾侪之爱公亦何已子必无辞予乃趋而进曰宪实未有知也聊述为政之体以请可乎昔者窃闻之自守而下为令长令长与百姓共休戚而政之所自出也其体中【中原作重】其干理自守而上为监司监司与两院参可否而政之所自裁也其体重其担当公之为守夫既衷两端而用之矣兹之往也干理什一担当什九是故法制文为易饬也簿书期会易循也防维禁戒易悉也独计地方有大几务焉如何则民受无强之利如何则民受无强之害有大疑辨焉如何则公道昭明匹夫匹妇之心不至抑遏如何则得罪于天

下万芯厥系甚重然而两院方以处势之高耳目有未详相与虚怀而俟诸有司又以处势之卑操柄有未专相与四望而踌躇至于林林总总之众方进而倾听缔视庶几一日沛然有以大慰我又退而私相拟议伺其声色以为褒贬一毫莫得而欺也于是时而能毅然持独见定硕画中立而不倚俾上之有所凭以为衡而下之有所恃以为命君子诵道揆小人诵法守微公其谁哉此予所称担当之说也公闻之曰善哉言乎敢问何修而后可以及此予曰公业饶为之矣先正云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吾见公之菲而食也敝而衣也历官几二十年矣居然书生也即守吾常且几四年矣萧然旅舍也是故能自拔于欲能自拔于欲是故能不有其身能不有其身是故能以其身出而为天下用勿视勿顾伊尹之所以尧舜君民也一簞一瓢颜子之所以同道禹稷也故曰饶为之矣恽子飞卿曰而今而知子之不颂不祷乃深于颂祷者也两院方具疏请留天惠吾民幸得再徼福于公公必能实子之言胥三吴重有赖焉岂惟常哉

○贺太宗伯太室徐先生六十序上太字当作大

天下有用之用有不用之用夫以用为用孰与以不用为用之至也士之欲自致于用者将不为少矣无不器然有意乎其大也或者欲缓而收其功则其势不得不姑有所弋乎彼以徇乎此而怅怅焉日希冀于不可知或者欲缓而收其名则势不得不姑有所诎乎此以徇乎彼而沾沾焉徒自矜快于旦夕若是者即其幸而能致于用其操心多矣非知德者也知德者宜莫如先生先生由议曹郎出守荆郡也郡有沙市其为利不费而是时景王取幸于世庙诸左右用非道蛊王锐欲得之众惮莫敢忤先生不可人谓是区区者其何足以辱先生吾视先生异日将有隆施于国家夫不可少假乎不听王憾甚辄为恶言以闻赖世庙仁圣获免归而沙市亦完先生之名遂一日而闻天下久之复用荐起所在声迹益着积数年入贰司寇已晋太宗伯天下咸相与想望风采皞皞自濯若曰此向所称荆郡守也而予又闻当宏正之际李何用古文辞创起其言务称秦汉迄于嘉隆遂以成俗就而问之不出揆掠模拟两端而已顾于柳州昌黎诸君子蔑如也而独先生不然其说闲尝语余秦汉之于文譬若沧海今人朝取一勺焉置诸樽暮取一勺焉置诸樽而居然自命以为秦汉也必不行矣然则先生之意见矣今其所为文具在予虽不能窥见其深微大约原本六经而一泽于道德后世庸无先生其人也者其传无疑也且夫先生当其有覩于非即毫发不假其视身之进退用舍已夷然而忘之矣乃竟以此能自致其用于天下当其有覩于是即彼骛名高者方厌薄不屑不与易其视世之好恶取舍又已夷然而忘之矣乃竟以此能自致其用于后世故曰以用为用孰与以不用为用之至也属岁之某月芋曰为先生诞辰于是始称六十予幸获事先生不可不荐一言为寿而窃谓先生之寿不于其身于其天下后世其在天下无踰立功而先生不以其小而徇其大其在后世无踰立言而先生不以其大而徇其小非知德其孰能与于此此古之所称三不朽者也其寿远矣乃若讴歌诵咏徒以其年而已也者夫人而能之也予无庸具言矣

○送敬所周先生擢守平乐序

以予观于周大夫何其闳览博物君子也大夫故有奇质负今古之鉴而尤嗜学不已上自六经下自诸子百家虽夫焚猥错杂若陈庭之隼防风氏之骨商羊之儻靡不能次第言之其有不合务为旁考曲证究其所以已着为说则疑者解昧者晰乖刺谬戾者一切得其指归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诸涂也予受而读之洒然异焉以为其用心之密如此于是从民部郎出守平乐大夫过予而论所守平乐者予则谓大夫固优之也昔孟子论政欲令民百亩谷五亩桑鸡豚狗彘鱼鳖罔失其时其事至纤至悉而班固作汉书所称述良二千石若龚黄诸人其人咸明通博茂比考其行事细及沟盘烦及米盐麤及树畜微及钩鉏与夫鰥寡孤独且为规画区处曾不厌其屑也者而已之以故其吏治超焯古今鲜俚迹大夫之用心岂其以孟氏为迂以龚黄诸人为俗吏也微独此而已大夫尝七任矣一为庠再为邑一为郡三为部所至上安下获声绩着闻乃今为二千石又何必释是而他求也大夫晨起坐堂皇与其僚从容议可否及诸所宜兴所宜废因是反而思曰吾曩者业佐郡矣已延见属吏问民疾苦因是反而思曰吾曩业俨然而称人师矣夫若是其知所以与之矣于平乐乎何有予乃谗于同署诸长曰若大夫者不亦信乎哉其优之也夫博古而传于理之谓学通今而传于事之谓政两者大夫无弗豫也兹行也其必有令名矣

○赠聚洲王给谏自京口还滇中省墓序

予初不识聚洲给谏而窃闻其为刚直君子也数年来每阅邸报有所仰屋浩叹辄心拟之曰折槛牵裾其在聚洲乎已而聚洲之疏果至矣闲从友人谈说近日某事有疏似贾长沙某事有疏似刘日平辄笑语之曰姑无举其人吾度必聚洲耳按之果聚洲也则又默默代为危之曰殆不免乎所犯多矣谁能容之已而攻之者果联翩而起矣则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焉有秉执如聚洲侃侃谔谔如聚洲力障狂澜砥柱世道如聚洲而百尔在位宴然坐视其狼藉于多口莫之动愆者乎已而救之者果又联翩而起矣由此观之亦足以发明聚洲之表里矣信乎其为刚直君子也乃予窃愿有效焉昔尝忠告于李漕抚曰吾辈当毁誉之来固不可不自信亦不可不自反不自信胸中安得有一片清凉界不自反向上安得有百尺竿头步今敢为聚洲诵之聚洲其谓然耶切之磋之琢之磨之慎微如显矜细若大粹乎意气之尽融浑乎德性之用事降魔可也入魔可也于是渡大江而来访过金焦览其胜而乐之因卜筑其傍有终焉之志一日黯黯动松楸之思遽促驾之滇中计往返可半岁而余予请刮目待矣

泾皋藏稿第八卷终

●泾皋藏稿第九卷

无锡顾宪成着

序四

奉贺修吾李先生晋左副都御史序

赠刘筠桥还楚序

奉寿慕闲沈老先生八十序

赠蒲州楮先生序

赠郡伯象元杜公入覲序

奉寿沈相国龙江先生八十序

寿南皋邹先生六十序

奉寿安节吴先生七十序

寿念庭周老师七十序

赠少府荣洲连公擢南民部郎序

赠中丞怀鲁周公晋秩总可序

奉贺邑侯石湖陈父母考绩序

赠本庵方先生还里序

○奉贺修吾李先生晋左副都御史序

李修吾先生之抚淮也会意有所不可上书乞归上许之矣已而请交代则又不许已而直指使者请兼漕则又许于是且数年有识者喜其留而惧其去后先为上陈说章满阙下上佯为不省也者而置之一日特旨嘉先生功晋秩副都御史锡之玺书中外悚异我吴观察昆源杨公虚台蔡公来语不肖宪曰先生当世之伟人也迹其得此已然后【然后照原本改后然】而海内善类弹冠交庆以为先生从此升矣予两人受先生知最深拟申一言之贺敢乞灵于子不肖宪曰信乎先生当世之伟人也见谓挥霍而实渊夷不落纤毫意气见谓干齐而实超旷不茹人间烟火是故于社稷之安危生灵之休戚心甚热而于富贵功名心甚冷即十年不调不色愠也即一日九迁不色喜也何足为先生贺杨公进曰固也抑有之矣窃见皇上之遇先生诚奇矣心欲亲之而故疏之迹若疏之而实亲之其亲而疏也爱之至却生敬以为是可近不可狎也其疏而亲也敬之至又生爱以为是可惮不可远也是故求诸古有董汲诸公不能兼得之汉李郭诸公不能兼得之唐者而先生独兼得之皇上求诸今皇上有不以兼施之密勿之近臣部院之重臣者而独兼施之先生封强而参帷幄任事而透格心拔出等夷另标殊局微先生无以显皇上不测之明微皇上无以显先生不世之略是不亦千载一日乎蔡公曰未也又有之矣窃见世之君子当其乘机遘会发而必成作而必就辄嚣然自喜以为能及其齟齬而不遂即又号于人曰我非不能也时不可为耳遂致洁身之士以避时为高退而寻接輿荷筱之迹迂身之士以趋时为达进而修安昌长乐之容而天下之事去矣试以观于先生曷有不可为之时哉假令人人而能为先生将人人能如先生之建立也又曷在乎趋且避哉然则而今而后百尔在位有自尽无自诿有责己无责人有以不能为为愧无以不可为为口实皆先生之风之也社稷幸甚生灵幸甚先生之功居然被当年而垂来世锡类无穷是不亦一日千载乎予闻之不觉跃

然起曰若是则可贺矣遂书而质诸先生

○赠刘筠桥还楚序

乙己之夏蕲州姜茂才汝一谒予于东林适座客论易汝一进曰吾楚有筠桥刘先生深明易道雅有论著彬彬足述也予因寓书友人丁元甫问之元甫以告先生先生遂踏一苇不远二千里飘飘乎浮大江而东访子泾西之草庐予见之不胜踊跃相与语连日夜不休种种生平所未闻也一日问于先生曰卦者挂也象者像也爻者效也其义云何先生曰卦不以才离作为也象不以仁离形骸也爻不以文离言语也盖浑然一太极焉卦加才象加仁爻加文明学也由挂忘挂由像忘像由效忘效下学而上达矣予起而拜曰微哉先生之易乎是实启我是实发我是实引我翼我敬谢先生之教先生曰未也吾之折肱于斯且五十年余矣往者尝从大顾日岩小顾桂岩商讨退而笔之今亦不省作何语矣吾姑别子归卧黄鹤楼下眼前不覩一俗物胸中不留一俗肠庶几其更有进也当再诣子了我五十余年公案予闻之益不胜踊跃于是酌卮酒而订之曰泾水之灵实聆斯言先生其无忘哉

○奉寿慕闲沈老先生八十序 【代堂翁杨二山作】

自庄皇帝之戊辰而海内靡不知有蛟门沈先生矣己共奉翰林日贵近用事遂俨然称天子帷幄之臣名实郁起而先生顾旦夕念其太公慕闲翁悒悒不自畅也辄上书阙下乞归省皇上谛念左右不可一日无先生不许已再请始许之为褒大其礼予驿传加赉朱褆文绮若曰其以寿而翁且曰尚其亟来以副朕意盖异数也于是先生行观者填路公卿而下咸相与侈而张之先生顾谓予始不敏之请之也惟恐其弗得也及其得之也又惭其莫以当也何以惠教不敏予曰是在翁而已昔者广成子居空同行年二百而不衰黄帝就而问治天下焉不答及请问治身广成子曰无劳而形无摇而精窈窈冥冥可以长生黄帝归而服其言三月天下大治何则其所为治身者乃其所为治天下者也某伏覩我皇上聪明仁术莅祚以来亲贤远佞纳谏入【照原本入改如】流又时时绥顾氓庶不爱浩荡之施虽甚盛德蔑以加矣至乃燕闲之中纷华在前靡丽在后其所以澄心涤志不迹不殖卓然万物之表者某无从而窥其际也窃不胜其区区之心而雅闻慕闲翁恬愉自将鲜营寡嗜生平无溢喜无溢怒今年八十有五矣精完而神定肤革充盈色若童孺非深于广成子不能也先生试以闲请于翁得其微眇即还朝之日我皇上迎问卿父遵用何术老不衰顾壮先生具以对必有合也其为圣德之助岂浅鲜哉且令斯世斯民自是共游于黄帝之麀目与踊跃无蹈【照原本无改舞】端拜而祝曰我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何其烈也然后知皇上之所为治身者即其所为治天下而其所为治天下者正其所为合天下而成其寿者也先生起谢曰善子未之闻也请志之爰次而归诸先生遂以为翁寿惟翁实精图之千载而下当不得专美于空同矣

○赠蒲州楮先生序

凡学者苟有所负莫不欲见于世其见于世也莫不喜其早而悔其晚又莫不沾沾

而冀一第匪是即四顾沮然而不前甚矣其惑也天下之事皆自其聪明智虑为之也聪明智虑其生于心也深微其着于用也周博其积而成之也因累而不容骤虽夫圣贤未能以一朝一夕而究也以一朝一夕而究者亦以一朝一夕而匮将焉用之且夫士顾其在我者耳俗之所尚【尚原作上】有时而损俗之所下有时而振此亦与夫一朝一夕者何异而人方于其间猥以为喜猥以为悔猥以为沾沾故曰惑也顾完成曰予今而有感于先生也当先生在诸生中取有声其视一第掇之耳而竟不第也积数年而仅获选入太学其入太学也又积数年而仅获选为州佐于是知先生者咸惜之即先生亦时时喟然不自得也虽然将欲履崇跻显与里巷少年竞其声华宜莫如早将欲淬砺于聪明切磨于智虑使其中深固而其外不摇出而试于天下卑昂巨细咸足树也宜莫如晚之二者先生其知所择矣而况当今 圣明在御建官惟贤位事惟能沛然与四海之士游于绳墨之表有如先生何藉一第哉往又闻先生之考尝令海阳用直道忤当事者辄谢归不克究其施先生有丈夫子三人丙子之岁仲子举于乡其长者少者方翩翩而递兴也其施将究而未及于是乎先生俯仰其中然则其所不克究者举属焉必有遇矣何以喟然不自得也亦使夫世之喜者悔者沾沾者得以观焉予与王君沈君彭君皆从仲子业于乡者也谋所以赠先生之行而予为之着其说如此庶几以解于先生

○赠郡伯象元杜公入覲序

象元杜公由计漕【照原本漕改曹】出守吾郡下车之日见者望而知其必能造福一方欣欣色喜递相传告久之子从里中诸父老益习诸懿状洋洋口碑不可殫数总其凡持已端矣御史肃矣字民惠矣执事勤矣乘法公矣窃沾沾为吾郡庆有公果不虚所拟也于是且入覲予邑许侯偕晋陵张侯澄江许侯荆溪喻侯乞予言以赠予复就而询公之所以许侯曰公子师也予生平不喜饰边幅务琐琐信心而行独往独来而公时时进之曰沉潜缜密政之体也予亡而憬然有省焉张侯曰公子师也予生平不逆诈不亿不信倾其底里置人之腹而公时时进之曰精明果锐政之用也予退而凜然有惕焉许侯曰公子师也予甫离章句而事簿书耳目所历都非其素而公时时进之曰某利当兴某弊当革为政者不可不振其始也予退而豁然有覩焉喻侯曰公子师也予受事五年于斯幸无获戾于士民而公时时进之曰利端无穷弊端无穷为政者不可不虔其终也予退而悚然若有失焉予曰善哉向者为吾郡庆有公也今为诸父母庆有公矣因以语公公谢曰然乎哉而非也吾幸于梁溪君得爽于晋陵君得懿其至郡也先澄江君是以有槩于始后荆溪君是以有槩于终所当交为勉勉者也予实藉诸君子朝夕切磋何能裨诸君子万分一予闻之益为叹服语云以一己之能为能不若以一己之能为众人之能以一己之能为众人之能又不若以众人之能为一己之能公以实心莅政又以虚心下人吾无以窥其际矣 圣天子坐明堂计羣吏公率各邑侯次第以其职奉【奉原作奏】行将俨然有黄金玺书之旌乃公不自有而归之各邑侯各邑侯又不自有而归之我公德让之风人人侈为姜谈不知颖【颖改颖】川渤海曾有是乎否也论至

此予且当于千古循吏中庆有公矣遂书而纳公之囊

○奉寿沈相国龙江先生八十序

岁丙戌不佞宪成从都门一再望见龙翁沈相国先生退而中心时时佩之不能忘越二十四载庚戌先生寿八十门下士伯罔王子际明史子中甫于子存之高子季友袁子伯先刘子不远千里走谒先生于亦玉堂下荐千秋觞而属宪成侑之以言宪成不敢辞因前问曰试各举先生之所以寿云何伯罔曰昔者赏读先生山园记矣浑浑穆穆居然羲皇上人也又尝读先生纶扉草矣堂堂正正居然三代上人也惜也后先中谗而归不及究其用比先生之归乎来朝于醉竹而夕于扶杏狎鸥驯鹿物我两忘心有余闲四体有余旺翩翩僊也造物者将无留其所不及究为先生私与际明曰孰谓先生不究于用哉其朴茂足以涤浇其宽裕足以敦薄其凝定足以摄躁其恳恻足以沁顽其介特足以立懦君子入焉而欣然乐于有所依小人入焉而厌然沮于无所逞此之为用固已多矣而况当今 圣明之所侧席而求度无踰先生也者海内之所喁喁引领而望亦无踰先生也者东山之召且夕事耳孰谓先生不究于用哉中甫曰似也而未尽也何者先生得乎道而忘乎遇者也是故其用也泊如也而未尝有纤毫加也其不用也充如也而未尝有纤毫损也吾侪乃屑屑以此求先生乎存之曰固也窥又有窥焉先生能忘乎遇而不能忘乎道者也是故其用也曰吾何以副之也汲汲乎必欲吾 君为尧舜之君吾民为尧舜之民而不敢漫谓无加焉尔也其不用也曰吾何以致之也皇皇乎惟内省其身之果能上不负吾 君下不负吾民与否而不敢漫谓无损焉尔也吾侪仅仅就用不用闲求先生浅矣诚就所以用不用处求先生夫孰得而穷其际乎于是季友起而赋抑之篇既竣伯先起而赋乐只之篇宪成曰备矣不佞无能赞一辞矣虽然凡皆先生之所以寿也非六君子之所以为先生寿也愿竟其说六君子肃然有闲曰敢问宪成拱而对曰闻之古之为师弟子者其相知也以心而其相成也以道区区功名富贵不与焉今先生业已国士六君子矣六君子将何方之修为先生报夫亦惟是步之趋之寤寐而思服之如是而屋漏如是而康衢如是而乡而国而天下庶几师不愧乎其弟子弟子不愧乎其师一片精神交莹互映结为大年与天壤俱永是真能寿先生者也予未得为先生徒也予私淑诸六君子也敬藉余灵效兹葑菲先生不泯夙昔之雅其尚有以进之哉

○寿南皋邹先生六十序

岁庚戌南皋邹先生周一甲子门下士云阳声和旷侯暨其同门李懋明侍御乞予言为寿予谢曰先生当今天下一人也宪何足以辱先生敢辞侯固以请予忽忽心动起而拜曰宪不揣且愿徼侯之宠有乞于先生也侯愕然予曰侯勿异宪老乞言古之道也先生行古之道者也宪姑与侯商之今先生之年非孔子耳顺之年耶而孔子于此先之曰五十而知天命继之曰七十而从心不踰矩何也学至知天命至矣知非寻常之知也孔子又不云知我其天乎是故知天命孔子以天为知己也知我其天天以孔子为知己也夫然孔子浑身一天矣浑身一天则凡百骸九窍无不感之即应触之即通矣乃由知

命而耳顺还隔十年而遥岂知命时尚有未顺耶予之不能无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一也犹未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此不虑之次知字当作能知良知也不学之能良知也所谓从心不踰矩者盖自堕地以来而已然矣乃由耳顺而从心又隔十年而遥岂耳顺时尚未有从耶予之不能无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三也犹未也夫人之有耳犹其有目有口有鼻有四肢也一顺则无不顺矣而说者乃曰目以精用口鼻以气用惟耳以神用目有开辟口有吐纳鼻有呼吸惟耳无出入释氏谓之圆通观耳顺听以神也作如是分别见然欤否欤又曰耳顺无复好丑拣择也试思好丑是同是异同则何庸拣择异则何嫌拣择作如是颛预见然欤否欤此予之不能无疑而欲乞先生以解者三也先生笃信王文成而又不喜袭良知二字超乘而上直与孔子相步趋反而参之耳奚而顺乎知命之果奚而结乎从心之因奚而起乎是有渐次乎无渐次乎无渐次何以递列而为三有渐次耳顺何以居知命之后从心之先乎先生日熙月缉俯仰去来之闲个中消息必有不离现在而了了者矣庶几沛然而提命焉俾予得释所疑稍望鞭影竭蹶而前并推之以告天下万世是则先生之所为寿与先生之所为寿天下万世于无疆者也侯喜曰善乎子之为乞也请得闻诸先生以报

○奉寿安节吴先生七十序

昔者孔子自叙其所进至七十曰从心不踰矩盖圣学之极也窃尝疑之人之所以为一身之主者非心也耶其所以为一心之主者非矩也耶是故从心必不踰矩踰矩必不从心非有二也味孔子之言壹似心自心矩自矩必竭一生磨勘方能合而为一者何耶久之于书得其说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中者矩也而心者其发窍也中本先天一至发窍便落后天而人心道心歧焉是故矩有常心无常道心有常人心无常有常者可从无常者不可从也可不可之间相去几何其必精以察之而不使道心或混于人心以一【以一照原本作一以】守之而不使人心或二乎道心然后即心是矩即矩是心本来混合之体适复其初无往而不可从矣此学之所以不可已也秦汉以降斯义寥寥至宋大儒有作而圣学中兴徐而按之入其间者大都主于谨严可谓不踰矩矣而矩未必一一从心其弊也多流而拘近儒矫之一切扫去转而之于洒落可谓从心所欲矣而心未必一一不踰矩其弊也多流而荡此从心不踰矩即圣如孔子尚须积累而后至其特揭此以示人又若照见天下后世种种弊窦而逆为之防也其指深矣荆溪安节吴先生少而好学老而不厌服官中外以忠厚正直发声海内共推逊之家庭之闲有之矩为之子有允执为之孙融融泄泄递为知己备极天伦之乐曾不谓是足以明得志而惟日孜孜性命之求当岁戊申予奉先生之命会于其邑之南岳先生亟为予诵从心不踰矩一语予憬然有省越三年庚戌先生七十子甥王惟怀偕其年家子储既白等共就予谋所以寿先生者予因述所闻为诸君诵之诸君进曰先生于此遵何涂而入乎予曰先生言之矣曰昔年讷溪周师语予以尔席祖父美大之业希圣贤高明之志愿学以充之务在任重道远此取予以实修也顷年与予友邹尔瞻证道文江舟中别

后又遗予书以落道理安排障与沉溺苦海同务在自得其得此启予以实悟也味斯言也先生之素所磨勘可知也已是故即修即悟无所不检摄而非矜持即悟即修无所不超脱而非放旷宜其有味于从心不踰矩之指也诸君曰此孔子事也言何容易予曰非也孩提之童见亲则爱及其长也见兄则敬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便是圣胎究竟成圣不过满其分量耳故有百姓日用之从心不踰矩有由赐诸贤一体之从心不踰矩有颜曾诸贤具体之从心不踰矩有孔子太极同体之从心不踰矩谓有生熟微着大小之不同则可谓有两体段不可也况先生悟修兼茂如是苟不至于究竟岂但已哉因属诸君悉其说请正于先生先生喜曰由前所言见从心不踰矩之难令人即欲一念自怠而不得由后所言见从心不踰矩之易令人即欲一毫自诱而不得甚犬顾叔子之爱我也予闻之又憬然有省也谢曰犬马之齿亦周一甲子而余矣方当执鞭以随先生之后先生其勿予弃乎愿得岁岁借南岳为祝而相与赓抑之章

○寿念庭周老师七十序

万历己酉临川念庭周先生七十门下士顾子宪成思效华封之祝同里诸父老闻之就而询其说顾子曰宪也陋无能窥先生万一聊以申吾私也始先生进宪而试之欣然赏异拔置高等嗣后三试三冠每相见所提掇皆在寻常之表一日手周元公太极图说程淳公识仁篇张成公西铭授焉宪退而习之至忘寝食于今不敢怠皇是先生之大有造于宪也请为先生寿先赠公家徒四壁而亟督宪望其成羔雉之费往往称货以济先生闻之时为分俸先赠公惊曰孺子何修而可以承此必勿受先生不可已而廉知状嗟叹再三适有以居闲属者先赠公怒而唾其人先生又廉知之将延先赠公于宾筵以示旌异先赠公固辞不可乃罢而益口先赠公不置是先生又大有造于宪父子也请代先赠公为先生寿先家季允方垂髫从诸童孺试咄嗟而文就先生一览奇之逢人说项不啻其口先季益感奋不数年而掇一第以克有立是先生又大有造于宪兄弟也请代先家季为先生寿诸父老喜曰信矣姜矣惜未离乎私也请广之可乎顾子曰可哉先生廉明倜傥意用不凡其为政严于豪强而宽于弱小务大体诸琐屑一切无所问久之狱讼稀简遂卧而治之邑有粮长之役取称繁巨每当金审请求百端至于覆匿推移情伪旁出不可殫既先生五日而讫事人以为神即有不服呼而数之若居某里田在籍者几何其窜他籍者几何岁出入几何他殖几何赢几何虽其井里姻戚莫能如是之悉也其人大惊不知何从得之率叩首称谢去一二巨室憾之造为飞语多方媒孽先生屹不为动是先生之大有造于予邑也非一家所得而私也宜寿比微入谏垣值张江陵用事时在位者率阿指取容而言官特甚先生又其所举士内念不可乃佯为不喻也者凡有建白无激无徇率摅其中之所欲言比江陵没当路谓天垣长久溺职宜无拘常格于诸垣长简贤而调众皆推先生及萧公念渠萧公即又推先生乃调先生先生次第疏举海内名贤向来山栖穴处之朋遂得后先柄事发皇精采彬彬称盛至特疏救魏南乐李临潼虽以取忤于时不恤已而两人俱至大用屹然为柱石臣是先生之大有造于斯世也非

一邑所得而私也宜寿诸父老乃相顾踊跃肃顾子而谢顾子曰犹未也先生雅负起世之襟当令吾邑案牍之暇时时攀九龙而汲九泉把觞赋咏洒然自适今先生归乎有年矣佳子佳孙联翩满庭人闲之胜事备矣即台省荐剡相属泊然如不闻也至覩时局之纷纠辄又慨然太息时时贻书及之情见乎辞由前则处有事之地而能乐由俊则处无事之地而能忧此其际不亦微哉彼夫域进域退庸庸泄泄徒以一官而已焉者其局量相去何如也于是诸父老皆起而拜曰姜矣悉矣子其觞而荐秋秋焉吾侪小人且遥赓甘棠三章以侑

○赠少府荣洲连公擢南民部郎序

昔程子读孟子舜发于畎亩章而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何也人身一副真精神必从忧患中抖擞过来方能全体透露一切浮心躁气必从忧患中磨洗过来方能彻底消融天下之故国家之表里纷纭曲折莫可端倪必从忧患中历练备尝过来方能四通八达操纵在我沛然而无不如志故夫晦者兆其明者也退者基其进者也屈者成其伸者也断可知已荣洲连公闽之华胄也用名进士起家岩邑孜孜勤民耻为操切竟以不善俛仰于时左迁州别驾久之移理桂林晋河间少府寻抱艰而归服阙补贰吾常盖后先几二十年所矣何其淹也公方夷然而安之不为闵早夜殫精白而赴之不为挫防江江辑鱼鳖不惊摄郡郡理鸡豚不扰久之政声流通荐剡交上擢南民部郎去嗟乎人之于世如公所经涉往往有之却往往以境转我弛然而自废惟公能以我转境抑而愈振遏而愈张积勤累辛成其远大譬之蘖以历冰而翠梅以含雪而香严霜冻结土练其骨木练其皮嫩色全除本性弥固有味乎程子之言之也于是公且行予邑陈侯偕武进张侯江阴许侯靖江景侯属赠言于予予曰闻之凡不为忧患摧志者必不为安乐肆志夫不为忧患摧志则常有以自振也不为安乐肆志则常冈以自检也诚如是即之于天下可也一司农何有独计恒情居忧患每冀安乐其激发也易居安乐辄忘忧患其敛戢也难而今而往公遇且日亨位且日高望且日茂德业且日光其尚无忘二十年闲东西南非之崎岖哉

○赠中丞怀鲁周公晋秩总可序

顾宪成曰异哉我怀鲁周公之抚吴也惟兹林林总总百万生灵且以为明神且以为慈父惟恐公之一日去也惟彼言者一不已而再再不已而三惟恐公之一日不去也夫人情岂相远哉而爱憎赞毁判若两截然何也将公有遗行耶先是公晋擢总河予业奉蔡观察指稍稍叙述公之仁猷义略矣今请并迹公之素初予从闽中刘纫华游问所与何人纫华曰有同门周怀鲁者其人不特有才且有识非凡流也已而公令临海用治行异等征入为御史适赵考功偕鹤论时事忤当路其客讽公纠之公不应而吴比部彻如且特疏弹陈都谏台省哄然而起曰言官论人者也非论于人者也奈何坏我体面将合疏排焉公又与万二愚诤止史奉常玉池应 召而非公时为督学约玉池偕许京兆少薇启诸执政请行 东宫三礼久之执政议欲先大婚而后 册立公又与王铨部澹

生力言其不可当 三殿之灾也诸公卿相率捐俸以佐大工有所知谓公行当及台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 君之甚也且薄待吾 君以好货则捐俸假令薄待吾 君以好色将何捐所知艷然不悦而去公之功德我吴既章章如此其立朝大节又卓卓如此纫华之推不虚耳而犹不免于多口何也意其偶未之知耶予窃惑焉时时与景逸诸君子语及之辄相对喟然太息予因进曰不抑不扬不晦不明自有言者而后有诸父老叩阙之请代公写出一段为地方真精神自继有言者而后有吾侪之喋喋代公写出一副为国家真肝胆中山之篋所以昭羊乐【羊乐照原本作乐羊】也明珠之谤所以昭伏波也公何病笃诸君子皆曰善于是公引咎请罢上不许特加慰勉促赴河上公复具疏请不待报而归予同诸君子操扁舟追送之具酌卮酒而告之曰诸仪部敬阳尝为予言吴门殷孝廉作令而归邑人遮道攀留车不得前口吟曰仰面青天无愧色回首赤子有余情相傅以为佳言公行矣追计生平行事厯厯心目衾影互质眠食俱稳南山之南非山之非何所不可惟是我 皇上明见万里一则曰大得民一则曰久着劳绩抑何知公之深信公之笃也而今而往其始终委重公属以平成之寄愿公幡然不俟驾而北仰酬特达之眷即惠顾东南从民之欲还我公于吴公尚曰我思用吴人无为悻悻之小丈夫哉

○奉贺邑侯石湖陈父母考绩序

世之所谓良吏吾知之矣前之有所慕于名而后之有所惧于戾二念交持其势不得不勉而振刷即有情之所易溺可斩而割也即有势之所难堪可作而赴也久之其所可慕者或幸而得之将遂意之扬气之高不复见其有可惧往往至于侈然而自恣又或齟齬不偶其所可慕者即已无望将遂意之沮气之消不暇计其有可惧往往至于颓然而自废是故始乎张常卒乎弛始乎惕常卒乎惰始乎奋常卒乎靡人见其然则曰何渠改节易行如是而不知原无可改之节可易之行也要不过暂而饰久而露出真面目耳是可以为良吏乎哉吾之所谓良吏必自真心为民始真心为民则饥由己饥寒由己寒溺由己溺痾痒疾痛由己痾痒疾痛其所孜孜焉慕而趋者第问其有益于民与否耳不问其有益于我与否也其所皇皇焉惧而避者第问其有损于民与否耳不同其有损于我否也何者惟其真心为民也吾邑石湖陈侯其坐臻此道矣始侯释褐吴门下车之日风采倾动望者便知为地方之福徐而按其为政大都严于身而宽于民严于皇堂而宽于闾巷严于强御而宽于弱小适无岁抚摩周恤备沥肺肝邑赖以全活尝有富豪丽于法毅然执三尺绳之不少假遂太腾谤百计诬构公闻之自如不为色怒俄而当路廉知其人立置之理比入覲都人啧啧指目是强项吏耶一时声大噪识者谓有吏如此不可令魑魅得巧肆其毒乃移吾邑所以保护拥持德意甚盛而公居之亦自如不为色喜方且风夜在公益皜皜自濯为之清讼狱因而不遂为之清赋税期而不督为之清奸宄肃而不扰犹以为未也时以其闲进多士相与商确文艺讲论道德则古昔而称先生无堕流俗又以论【谕照原本改为】未也时时访求孝弟贞节表而扬之使人晓然论于

向往之路有所兴起何侯之惓惓有加而无已乃尔哉非其真心为民夫孰德而几焉故尝论之凡人之发念从名根来即可以毁誉动之从利根来即可以得失动之惟从真心为民来即无毁誉无得失进而无所慕于前退而无所惧于后精神意气锐然常新历久暂如一日如侯者正吾之所谓良吏非世之所谓良吏也于是后先浹三载当考满之期诸同寅戴君宋君刘君属予言为贺予曰君覩公之政亦覩公之心乎公之政在吴满吴在锡满锡洋洋口碑可按而述公之心则渊渊浩浩了无涯际曾不见其满也况侯业已课治行第一自是而往望日以【以原作益】崇位日益显或进而铨衡或进而台省又进而鼎铉其所施設表见当有百倍于今者吾亦何敢仅仅迹耳目之所覩记拟侯哉姑书此以为之兆可尔三君曰善爰授简

○赠本庵方先生还里序

予宪成私淑本庵方先生有年矣盖尝读其会语数编得言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学士类向风宪成宜循墙负笈附弟子之末尚愧未能乃先生不远千里驾扁舟携二三高足俨然而临颀东林德愈盛心愈下万顷汪洋孰窥其际此宪成之所为茫然自失者也宪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消亡尽矣又不能自爱时时善病先生加宪成十年而神甚旺色若孺子行住坐卧洒洒自得非养深积厚何以臻兹晬盎此宪成之所为惕然有省者也王山阴罗旱江并以妙悟推而舆论不大满者只为其袭传食故事所至溷有司其门人且往往缘而为市耳先生至予邑且数日邑侯陈石湖闻而造谒始往报焉频发拟送一舟谢却之人以为过从行汪崇正安述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强予辈亦不之强也闻者叹曰可谓为师是弟矣此又宪成之所为欣然中心悦而诚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宪成等朝夕侍先生则先生又时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来见者大扣大应小扣小应不少倦也已而言别又作别语剖示元珠叮宁反复令人即欲自弃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宪成何幸坐而获多益于先生尔尔因退而记之置之案头以为但于此一展玩焉便凜如先生之临其上无敢戏渝并写一通纳之先生以为先生诚不我忘但于此一寓目焉便宛如宪成之在侧当源源而施针砭也先生许之庶几千里惓惓始终其不虚也已于是酌卮酒为先生寿送至昆陵赴经正堂之会而别

泾皋藏稿第九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卷

无锡顾宪成着

记一

愧轩记

游月岩记

尚行精舍记

虞山书院记

陆文定公特祠记

龚毅所先生城南书院生祠永思碑记

重修二泉书院记

○愧轩记

昔柳子厚落职永州其所为文辞住往有无聊之色至如苏子瞻又何超然自得也其诗曰日啖荔枝三百个不妨长作岭南人可谓知所处矣予窃惟顺逆时也穷通命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何则以忧臣之事君犹子之事亲也臣不得于君子不得于亲所宜日夜省愆补过兢惕以将之诚恳以格之动心忍性增益其不能以俟之何则以乐忧近歉乐近盈是故柳既失矣苏亦未为得也虽然是二子者固有说焉子厚倜傥负奇有经世心其昵于叔文等非直冀富贵而已一旦被不祥之名以出将何以堪子瞻高旷拔俗不能下人人以故争疾而中之非必上意也若是者曾不啻浮云之过太虚而何足以介于臆然则子厚之忧子瞻之乐并自不苟耳且非独此也子厚诚不胜无聊卒能发愤淬砺列于不朽与韩昌黎并驱则亦可以洗涤夙垢用自愉快消其穷愁子瞻岂不称起然哉而忠君爱国出自天性顾坐戆直数贾罪俾谗邪得气重貽主德之累则黯惨恳恻殆有甚焉者矣此又以知子厚之忧未尝无乐子瞻之乐未尝无忧非恒情可得而测也予无以自度去二子远甚敢谬附于忧与乐两者之间惟是奉遣来自监司而下卒俨然而客之不及以政其州之耆老子弟顾以为是父母我也一切供事维谨而予靡毫发报塞闲尝与诸士有所扬推大都不离于训诂非能益之也于是乎归而求之六尺之躯犹然故吾征发困衡总归鹵莽又靡毫发表树怠其职而勤其享据其名而隳其实有愧而已予考州乘往庄公定山亦尝谪于此甚有恩德至今人能道说之若焦泌阳虽贵在日月之际莫之问也得失之鉴昭然甚明予将奚居哉嗟乎柳氏文而已也苏氏未离乎文也庄氏离乎文矣其庶乎晚年一出尚不免于忌口况其下焉者哉甚矣哉出处之难也予至桂城无所居假馆藩署日起无事时时坐其中轩摊书而阅之辄复内念仰而无以对于先哲也俯而无以对于州之耆老子弟也因颜之曰愧轩而为之记其说如此欲令天下后世知予之过云尔

○游月岩记

予以岁之九月六日至桂阳越五日有永州之行行三日径道州州大夫张四可氏出谒予为问讯濂溪周先生故事大夫曰州可四十里有月岩相传以为先生悟道处此一奇观也予曰何如大夫曰志言岩形如圆廩中可容数万斛东西两门通道当洞之中而虚其顶自东望之如月上弦自西望之如月下弦自其中望之如月之望先生则之以画太极图云已晤彭将军哲庵氏语及之亦曰信予曰有是哉明日遂偕往既至厯崖而登下就几少息焉徙倚四顾奇石森列满壁而是眉睫之间变幻纷沓应接不暇即王子猷山阴道中不知有此否哲庵氏曰吾闻诸志矣如走貌【四库本作猊】如伏犀如龟蹒跚如凤翱翔如龙蛇蜿蜒可谓笔端有画予曰未尽也拟为之名卒不得其似而止遂与二君徐而前就其中望之既圆且朗果如所言不谬予因笑谓曰今日望日也故应有

此已转而西寻却而果所至辄伫立凝视递相嗟赏已复登其巅忽见白云数点冉冉从东而来望之可数里内外张君异之指其处呼予而谓曰是濂溪先生故里也予闻之翩翩神王尔时觉得两腋风生便欲乘云而往揽濯缨之亭饮其泉一斛洗涤尘氛徐而从先生乞太极图也为之徘徊者久之既而还坐其下左右荐觞觞到辄尽主亦不劝客亦不辞清言亶亶尔我俱失少顷薄雨乍收斜阳欲下陶然相对氤氲满怀舆人窃窃从旁言暮矣弗问也从容谓二君乐乎张君曰当此之际不知胸中有何物亦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事彭君首肯曰如是如是二君还问予予曰亦复如是起而叹曰美哉兹游也无物内碍忘矣无事外碍忘矣内外两忘濂溪先生之所谓静也昭昭乎进于太极矣吾侪偶尔寄适俯仰之顷意象豁如辄自有会心处何况先生乎其所得于兹岩之助岂少哉即谓则之以尽太极图未为迂也昔者朱子疏大学格物之义谓一草一水【水当作木原本误】亦不可不理会王文成非之曰奈何舍内而徇外由今观之何内何外河之马可以画卦洛之龟可以叙畴天高地下万物散殊新腐陈奇总归神理人自为闲隔耳文成殆激于世之舍内而徇外者发欤吾于兹岩乎有悟也虽然悟之非难实有之为难今夫先生之称主静何也主者譬如家之有长国之有公侯天下之有君王不得一日而无非若羁旅之倏来倏去也吾侪幸徼须臾之暇探奇讨胜回视轲轲扰扰之乡迥若仙凡以故情畅神怡洒然自适退而与轲轲扰扰者交卒亦归于轲轲扰扰而已夫焉得而有之不惟是也吾与张君故生长吴越闲去此四千里而余彭君即楚产乎家故赤壁之下去此亦二千里而余生平倾慕先生如饥如渴一旦得游其处以是目若为之加明耳若为之加聪心若为之加爽假令朝于朝夕于斯取诸衣带闲而足且将狎为故常漫不加省欲一几希于洒然弗可得已虽日居其中与在轲轲扰扰之乡何异恐不符然则向之所云静揆诸周子之指恐不得【得原本作特】如吾三人之居之去兹岩仅仅二千里或四千里已也何谓悟哉二君称善就予索主静之诀予面壁不答已而曰其试问诸月岩遂各尽一觞别去越七日还自永州爰籍其语而存之用自省焉兼以遗二君是岁万历十五年也

○尚行精舍记

予向读孚如邹子衡言有曰令教化翔洽家性命而人尧舜而议论愈精世趋俞下维世君子惟以躬行立教斯救时第一义乎作而叹曰有是哉何邹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也不谷当佐下风矣一日郡侯怀白周公贻予书曰吾师邹先生里居新构一书舍颜曰尚行羣同志讲习其中盖慨然有感于空言之弊思以身挽之厥意甚盛窃谓此举不可以无记敢请乃孚如书来亦属予记之予又作而叹曰有是哉何邹子之勇也不谷当拜下风矣虽然世得无且以悟求邹子哉予以为邹子之标尚行正悟后语也何也凡人之于道当其未有所见即诱之而使为弗为也将又迫之而使为弗为也幸而为矣安排而已耳把捉而已耳朝而作夕而辍夕而作朝而辍矫强而已耳犹弗为也及其既有所见而后有真趣味出焉有真趣味而后有真爱慕出焉有真爱慕而后有真精神出焉有

真精神而后有真体验出焉其于行也不诱而劝不迫而趋天地之大万物之众不以易之矣故曰邹子之标尚行正悟后语也夫安得以悟求邹子且夫世之言悟者津津矣予不敢以为非也亦尝归而证之于行欤古之圣贤战兢临履于其日用之常终身勉勉而不足今也雍容指顾于其精微要眇一朝阐扬而有余试令归而证之于行果能如其言一一实有之而无憾欤果能如其言一一实有之而无憾也则是轶圣贤而上也如其未也彼所谓悟无乃揣摩亿度而已欤新会主静姚江致知其所参叩凡几何所磨勘凡几何所抽添剥换凡几何厥维艰矣可以揣摩亿度当之欤然则邹子之标尚行特以讽夫好言悟者使其自反而自识之而非以悟为讳也又安得以悟求邹子而况邹子之说在未悟者尊而用之究也必将渐着渐察人事尽而天理现一旦豁然而贯通矣在已悟者尊而用之究也必将益昭益莹沦肌肤而浹骨髓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矣然则悟于何始因行而始悟于何终因行而终邹子之标尚行乃其深于标悟者也又安得以悟求邹子无已亦就邹子所标尚行一言还以求之而已矣邹翩翩子负俊才摘英掞藻翩翩方驾作者而不以为足也进而秉铨政锐意澄清辛壬之际天下一日易视改听迄于今赖之而又不以为足也退而修诸家皜皜自濯履绳蹈墨不越尺寸盖邹子之尚行类如此予将何求独念天理难纯而易杂人情有初而鲜终而今而往其惟尽刊枝叶并力一源断以不疑积以不懈缉熙庚续日新富有期于衾影无忤寤寐一如庶几心体浑全拈来是道出而为文章不炫技能出而为事功不矜意气卓然称昭代粹儒焉然后人莫不曰是信能尚行者也是信能以身为标者也是信能砥柱中流障狂澜而东之者也其有裨于世道人心非浅鲜已予于邹子衷交也故不以颂而以规邹子其许之哉因书而就正于周侯遂以复邹子愿邹子之更有以进予俾子果得望下风也

○虞山书院记

常熟先贤言子游阙里也有书院一所相传为吴中子弟从游聚讲之地一名文学书院一名学道书院自宋入元尝废于至正之末至 国朝宣德间而复尝再废于万厯之八年无几何而又复盖斯文命脉所关自有一段精光灼烁于人心不容灭没宜其尔惟是規制未备过者惜焉瀛海耿侯孜孜好道来莅邑事厘奸剔蠹百务维新替年民大治肃将祇欢弦歌满四境矣一日谒子游祠下低回不能去慨然叹曰是予之责也夫是予之责也夫遂请于当道而鼎新之首捐奖金为倡继之以俸于时抚台周公李公操江耿公丁公巡按今擢提学杨公巡盐左公巡仓孙公巡江李公兵备杨公蔡公知府李公咸高其谊各捐金佐之邑之矜绅翕然不应越父老子姓亦莫不踊跃供事甫五月遂告成峩峩虞山俨然东南大观在焉因易名虞山书院志地也颜其祠曰言子亲之亦尊之也配以游寓梁昭明太子统名宦宋县令孙公应时邑贤明修撰张公洪都宪吴公讷侍郎徐公恪别驾桑公悦大参周公木考廉邓公黼县冪朱公召布衣邹公泉从輿望也又为之遡厥渊源颜讲堂之前曰愿学孔子是子游之所踰江蹈河不远千里抠衣而趋北面稟业者也旁建精舍颜曰友颜友曾友思友孟而汉之董宋之周邵二程朱陆我明

之薛胡陈王诸先生俱次第列焉是子游之所后先二千载之间相与疏附奔走作孔子羽翼者也入其门登其堂俯仰瞻盼洋洋乎如其上如其左右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不减洙泗当年矣于是其裔孙诸生曰福曰喜及侄逢尧偕诣予乞文记之以旌侯德识不忘予曰此非君之所得私也而侯适以书来嘱曰愿闻一言之教予谢曰侯业已命之矣何庸赘福曰何曰侯之标愿学孔子是也吾侪吃紧在发是愿耳曰自我侯提唱以来凡环而听者亦既蒸蒸奋矣予曰谈何容易窃计以为是必有日忘食夜忘寝之真精神焉是必有独立不惧之真力量焉是必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之真操概焉是必有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之真胸次焉是必有妖寿不贰之真骨格焉是必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羣蒙之真气魄焉六者备矣然后可云能发是愿耳谈何容易福曰若是其难欤曰又不不然要在识得孔子耳孔子何从而识要在识得自己耳何者自己原来一孔子也福曰然则孟子何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曰此正言人不为圣贤即为禽兽须从几希处辨取也试以见在证当夫一堂之上彬彬济济非性命不谈非礼法不动居然圣贤之徒也固此人也俄退而与乡人处习套中率未免堕入俗套中矣俄又退而与家人处率未免堕入习情中矣甚而放僻邪侈无所不为违禽兽不远矣亦此人也何判然悬绝如此哉其几只系于一念闲耳故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其去两者不能以寸几希之谓也魏庄渠先生述陈元城之言曰凡人自期待当以圣贤自克责当以禽兽每读之辄隐隐心动窃以为必如此乃能识得几希识得几希乃能识得自己识得自己乃能识得孔子诚识得孔子即欲不为孔子不可得已此予所窥于侯之微指敢代侯引其端君幸为余复于侯曰侯之潜心孔子有年矣必有会也庶几沛然悉其藏以嘉惠我吴俾斯道昭昭如白日之中天俾吴人士自知洒扫应对以上皆明于向往如拨云雾而覩白日斯予之愿也夫岂惟予之愿实侯之愿也夫岂惟侯之愿实孔子之愿也然后言子之北学而归不为孤孔子之所莞尔而笑不独在武城矣侯其无让哉福等咸起拜曰论至此委非眇末可得而私也遂次其语归而镌诸石周公名孔教临川人李公名三才顺天人耿公名宾定力麻城人丁公名宝嘉善人杨公名廷筠仁和人左公名宗郢南城人孙公名居相沁水人李公名云鹤内乡人杨公名洵济宁人蔡公名献臣同安人李公名右谏丰城人耿侯名橘河间人乃若教谕则黄家谋训导则化大顺朱朝选县丞则赵继俊楼汝栋主簿则王化曾承忻典史则俞钰皆与襄乎盛事者也法得附书

○陆文定公特祠记

有客问于余曰陆文定公何如人也余曰是海内所共传平泉先生者耶先生业已自拈出矣何俟赞一辞客曰何曰余有味乎先生之所谓平也孔子不云乎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何以不可能中而系诸庸言平也平无奇非可以意见播弄也平无辟非可以意念把持也平无险非可以意气驰骋也故曰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知愚贤不肖之相去远矣引而纳诸中庸知

者亦愚贤者亦不肖一切伎俩都无用处所以不可能也先生其几之矣先生少从家人受农带经而锄已请于其尊人志梅公乃得竟业业成举南宫第一人选读中秘书顾耻以文藻自雄退而潜精性命日切磨于诸名贤长者间其学原本六经不好章句时有会心处拈片纸洒笔题之往往出人意表旁通三氏用以解脱尘莽淘洗渣滓不为溺亦不为讳也而曰吾于般若有缘久之所养日益充所造日益粹湛湛穆穆浑然天成其于规矩绳墨尺寸惟谨而未尝故为庄严以示异其于日用事物傥然而来傥然而往了无拣择而未尝漫为迁就以示同不争之矜不党之羣先生有焉且子不见之乎达如徐文贞其于天下贤人君子无所不推挽而独不能以溷先生也奸如严分宜悍如张江陵其于天下贤人君子无所不摧剥而独不能以加先生也何者先生固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也有味乎先生之所谓平也客曰先生始为诸生色【色当作邑】令朱公廉其贫周之不受则讽使居闲先生若为不喻也者而去之及以庶吉士补官张文毅忽问谒内阁有贄乎先生谢无有公曰此故事我假若二币往可也先生逡巡持归明日竟不用复持还凡皆细事耳何必矜矜乃尔将无近于固曰吾闻之也事有大小道无大小如其道千驷万锺安焉非其道一介不以取诸人一介不以与诸人兹固也正所谓平也曰先生登第六屡十五年屡归屡起屡起屡归后先守官不及一绝余日皆为山木所有依稀是接與荷蕢闲人矣将无近于偏曰吾闻之也进者人情之所易须受之以难退两得恰当者人情之所难须受之以易然后两者恰当焉故曰三让而进一辞而退兹偏也正所谓平也客曰先生晚而赴宗伯之召慨然有开济之怀旋以时事不合谢病归可谓见几而作矣濒行复疏陈十事而所列辨宫府抑威幸斥貂珰大触时忌类少年英锐之为将无近于激曰吾闻之也大臣上与宗庙社稷为一体不以去就二心下与四海九州岛为一体不以行藏改虑韩范富欧率由兹轨诚其中有不能自己者耳兹激也正所谓平也若乃模棱而已耳调停而已耳同流合污求免非刺而已耳是世俗之所谓平非先生之所谓平也故曰有似是而非有似非而是两者之分毫厘千里不可不察也客曰然则先生可以相矣曰可哉先生亦尝言之矣宰相元气也台谏药石也调和燮理辅元气也贵其平绳愆弼违备药石也贵其明至范质谓吸得三斗醪醋方可作宰相则又力破其似是之非而惜质欠世宗一死由此观之于相乎何有已又语客曰相有待于先生先生无待于相也吾见其生也人皆仰之其逝也人皆悼之作范当年流风来世将令薄夫敦顽夫廉鄙夫宽懦夫立先生一段精神未尝一日不默行乎天壤之间也盛德大业斯其在矣相与否曷论焉会其乡人聚族而谋为特祠俎豆先生先生之子大行君伯达属予为记予于先生当在私淑弟子之列自愧浅陋不足以窥先生而独有味乎平之一言以为如先生可谓几于中庸矣因述所尝论次为复异日者尚当采九龙之芝侑以二泉躬荐先生祠下而就正焉先生其许之哉

○龚毅所先生城南书院生祠永思碑记

予抱痾泾曲日坐卧斗室中酬应都罢几如桃花源人不复闻人闲事一日邑中父

老赵仁等羣而谒予庐予谢焉固请乃见之进而询其故则皆拜而言曰仁等窃愿有恳也予曰何对曰江南之役取重且艰者无如粮长粮长之役取重且艰者无如白粮识者悯其然尝为役田之议矣尝为役银之议矣尝为役米之议矣所以为吾侪计者诚可谓至矣惟是一法立一弊生利病参半犹未能廓然而大苏也幸乡达毅所龚先生目击而心恻之究晰始末剂量公私列为八议一曰加白粮之耗米一曰革千料之粮船一曰分银米之征收一曰并徭银之征收一曰革无名之供费一曰免粮船之盘验一曰缓批单之勾获一曰增金花之滴珠精审详密凿凿中窍当道闻而善之亟允行焉自是充役者省费过半人人德之饮食必祝曰天苟有吾侪尚无悔于先生业就城南书院建立生祠以致报私书院固先生未第时读书处也邑侯柴公为闻之当道两院而下景瞻盛美并为颜其祠表异之风声奕奕九龙增高二泉增冽矣仁等犹恐历时以往耳目寥旷即蒙德者或莫知所自慕德者或莫知所考也共图勒碑贻诸永永敢乞公记之予喟然叹曰仁哉先生乎窃于是有以见先生之心矣尝论之君子之出而效于世也将为令焉必以一邑之休戚为心将为守焉必以一郡之休戚为心将为藩臬大吏焉必以一方之休戚为心何者彼其责固有所属而不可诿也非徒然也一邑之休戚令之职不职稽焉一郡之休戚守之职不职稽焉一方之休戚藩臬大吏之职不职稽焉职则有庆不职有让休戚且移之躬矣由此观之彼其势又有所系而不得诿也夫如是则其朝而经夕而营孜孜汲汲务欲与民聚好而除恶亦不必仁者而后能也若其退而里居脱然释去当世之寄高者有岩栖川泳以自愉快卑者有求田问舍以自封殖而已于一乡之休戚奚问哉先生乃独惠盼粉榆深惟熟计非有不可诿之责临乎其前而怀之如己痛己痒非有不得诿之势迫乎其后而拯之如赴溺赴焚周建石画保世无疆微夫仁心为质与物同体孰能臻此者乎先生素厚德长者两为令一为守剔历藩臬所在俱有惠泽民讴思之不忘今嘉禾吴桥咸建生祠尸祝之余窃以此犹有为而为者之所得而及也至其为德于乡如是则非有为而为者之所得而及也宜为着先生之心以告乡之君子庶几同是心者因先生推而广之遇利必兴遇弊必革吾邑其永有赖哉仁等起而再拜曰闻公言不惟见先生之心又见公之心矣遂受而镌诸石先生名勉字子勤登隆庆戊辰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

○重修二泉书院记

吾邑文庄邵先生建书院于惠山之麓榜之曰二泉先生汲属嗣子荫生煦赘壻浙江东阳少尹秦汶共守因肖像其中岁时瞻礼焉煦没嗣勋勋没不复能焯守汶子太学榛益并其半之三榛没属季子煜得尽并而专守之久而变故百出几厌涎口伯子茂才秋请以身任址不竟废观察虚台蔡公过而喟然兴嗟谋诸邑侯林公新之遂损■〈贝爰〉【四库本作爰】金百余两檄马丞督其事并葺其家祠家祠责成邵氏而书院独责之秦向故有分守也茂才君慨然起曰是实在我若之何其独勤当路乃躬为经理佐以家贖白金自丁未秋七月始至戊申春三月讫事规制备具顿还旧观因语余曰秋也

不敢忘文庄敢忘蔡公子其为我记之予忆往高存之辑先生年谱有问先生何以无后未及对今请申其说窃以为先生之所为后与世人之所为后不同何者世人之所为后有待而先生之所为后无待也古称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先生诚心质行表里皜如贫贱不为移富贵不为淫威武不为屈能立德矣由释褐以至悬车所在惠泽洽焉教化行焉风纪肃焉典刑树焉上获下信闇而弥章能立功矣简端录寤寐圣贤阐性命之精蕴日格子折衷千古定是非之权衡能立言矣至于今流风余韵宛然如在儿童走卒无不知有先生也者是先生之所为不朽即先生之所为后也余少时闻某省有某督学行部至某县阅诸生籍见吕姓者甚多于其入谒命之曰孰是吕蒙正之后列左孰是吕惠卿之后列右一时俱趋左无右者督学叹曰蒙正有后惠卿无后斯言良可味然而为斯言者犹有待也先生则无待也茂才君又从容言先生尝于中建李丞相忠定公祠尸祝而俎豆之以志尚德之思今亦并加重葺庶几先生欣然惠顾时时降陟其间即忠定不孤耳予不觉爽然心开作曰信矣信矣先生之于忠定也其犹蔡公之于先生也而今而往为忠定之先生者无穷则为先生之蔡公者亦无穷为先生之蔡公者无穷则为先生者亦无穷矣故曰先生之所为后与世人之所为后不同也君以为何如茂才君曰而今而知后之时义大也请质诸蔡公当有以复于是乎书蔡公名献臣同安人其为政也敦尚风教林侯名宰漳浦人能与公同心以有为者也马丞名之骥信丰人规始董成与有绩焉法得附书

泾皋藏稿第十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一卷

无锡顾宪成着

记二

虎林书院记

天授区吴氏役田记

修复冉泾箭河碑记

日新书院记

重修常熟县学尊经阁并厘复祀典创置学田记

长治县改建学宫记

石沙王先生祠记

常镇道观察使者虚台蔡公生祠记

○虎林书院记

虔南阳明先生过化地也中丞紫亭甘公自少慕道闻良知之说而悦之岁丙午持节来抚浙喜曰生平寤寐于斯慰矣既至大修保厘之政兴利除弊无不殚厥心大指以节爱为本而躬先之一时人心信服翕然风动争竭精白以应比及暮年政大行公喜曰可以教矣乃谋于藩臬诸大夫而下暨乡之衿绅时诣天真书院而论学焉已而以为是

去省城稍远也居再诣钱庠尊经阁又以为是稍局未足以足四方之贤也因议改建金曰莫若旧抚治便公往阅之信遂改为虎林书院而属钱塘令聂侯经纪其事始于戊申之十二月至己酉之二月中落成俄而公病作且剧侯入问以竣事告公叹曰竟不得与诸君共印正如之何寻卒闻者无不流涕十一郡一州七十五邑之民咸为罢市侯承公志凡一切未卒业者皆次第成之规制大备谓是举也以维世道以淑民风以绍往而觉来宜有记特书见勛并述垂革之言丁宁惓切予恍然曰惜哉命也亦已焉哉虽然其不已者固自在也盖子与公业有所印正矣追维去春予过虎林公出晤昭庆寺从容谓予曰东林会约祖孔子宗颜曾禰思孟而师紫阳不佞读之契焉行将仿而图之窃有三言欲请予曰愿闻之公曰子之言必称性善允矣然而一善也或谓之有而非执着也或谓之无而非断灭也亦各就所见而云耳将焉所置是非于其间予曰阳明先生之证道天泉也尝为之折衷矣四无之说接得上根接不得中下根四有之说接得中下根接不得上根诚欲通上下而兼接舍性善一宗其奚之此即阳明所谓良知也公曰如是如是顷之又曰迹时论学率重悟闻东林特重修何也予曰重修所以重悟也夫悟未有不由修而入者也语不云乎下学而上达下学修也上达悟也舍下学而言上达无有是处公曰审尔程子曷云学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以求至也曰知一也有就用力言者体验省察之谓也正属修上事乃入门第一义也无容缓也有就得力言者融会贯通之谓也纔属悟上事乃入室第一义也无容急也故曰下学而上达此吾夫子家法也公曰如是如是顷之又曰不思不勉圣途也子于此数有推敲何居曰公谓不思者自能不思乎不勉者自能不勉乎必有个来脉矣公谓不思者贵其不思而已乎不勉者贵其不勉而已乎必有个落脉矣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诚是来脉曰得曰中是落脉不向来脉理会分明纵欲不思不勉如何强得不向落脉校勘端的纵能不思不勉亦有何用故予以为吃紧只在认性诸所推敲总欲人透此一路非有他也公曰如是如是遂命左右荐觞相对甚欢而别予窃叹服公之一片虚衷尔尔当必大有所倡明以嘉惠一方无何公緘示虎林书院会约独主白鹿洞规而自为之阐发厥旨复推而广之共为八条会讲之日首以谈元说妙为戒要在切近精实上下皆通壶似有槩于予言然者窃喜公之果大有所倡明不特嘉惠一方而已何意公之倏然逝也退而熟念人世共此宇宙宇宙共此血脉无今昔无生死无去来无尔我总之共此担负共了此一事耳于是请以其印正于公者代公印正于侯且闻东溟高公嗣公莅政其于斯事特为注意于是又请以其印正于侯者代公印正于高公适张孝廉赴东林之盟予询虎林消息具言讲堂之上济济彬彬声气之孚日昌日炽于是又请以其印正于高公者代公印正于满座诸君子焉此固公之一片虚衷勤勤恳恳所不能自已亦即公之嘉会来学一念映彻天壤历千古如一日者也纔承光大务求究竟勿致孤负愿相与交茂之而已侯闻之起谢曰作如是观公之所为永永不亡吾侪之所为不亡我公者可知也已不可以不昭也爰录而镌诸石甘公名士价信丰人丁丑进士高公名举淄川人庚辰进士侯名心汤新淦人甲辰进

士书院建置始末详具侯手记中

○天授区吴氏役田记

吾锡粮长一役取重且难天授为锡首区其重且难更倍之予友吴伯子长卿目击心恫慨然偕其弟仲奇叔美季辉捐田以佐役长卿二伯亩仲奇一伯亩叔美一伯亩季辉二伯亩区人德焉复虑其不足以垂久远也上书抚台周公言状乞行所司酌立成规世守无斲公览而嘉之下檄褒异复贻书为予诵之予不能为义而好人之为义逢人说项意津津不自休长卿闻而谓予曰是举也予聊为之端而已实赖季氏成之而仲氏叔氏从中襄焉予何敢蔽季辉曰否不然也予实赖伯兄率仲兄叔兄左提右挈以无即于颠坠何敢不勉仲美叔奇曰予两人上则有兄下则有弟岂不厚幸顷之齐曰是先谏议之志也不谷等何有焉予闻之益不禁踊跃作而言曰不亦善乎存如是公共心肩如是公共任恒请孰不竞利而独廓然不自有也可谓仁矣且为兄则推美于弟为弟则推美于兄为子则推美于亲恒情孰不竞名而又退然不自有也可谓让矣是一家元气也不宁惟是锡之为区共十有三在南延则华太史鸿山公为政而有斯举矣在开原则高大行景逸公为政而有斯举矣乃君之兄弟联翩后先于其间风规弥畅而今而往能无感发而兴起者乎果其感发而兴起也凡为人兄者将不以此倡其弟乎凡为人弟者将不以此承其兄乎凡为人子者将不以此显扬其亲乎即人知兴仁人知兴让矣是一邑元气也不宁惟是往尝读长卿制义磊落而多采暨仲奇叔美季辉并彬彬质有其文称曰四难惜乎时之不逢犹然滞在青衿耳即一旦得志致身日月之际其忍独善而已乎果其不忍独善而已也将不以其所以为兄者帅世之为兄者乎将不以其所以为弟者帅世之为弟者乎将不以其所以为子者帅世之为子者乎行当在在兴仁在在兴让矣是天下元气也诸君其亦相与交茂之哉于是伯子仲子叔子季子咸避席而谢曰大哉言乎非所及也请受而告诸先谏议谏议名汝伦辛未进士伯子名桂芳仲子名桂芬叔子名桂森季子名桂萼

○修复冉泾箭河碑记

锡故有九箭河在冉泾桥者为第三箭桥曰冉泾志地也维昔为文庄公二泉邵先生宅有手书朱子源头活水四字在焉此水北接蓉湖西连笠泽九龙二泉之秀金汇于此桥之东清流不改桥之西悉受堙没文庄公曾请于当路欲复之为里人吕刁郎所尼不果乃凿阴渠暗通弦河一脉用石覆之里人仍居其上会刁郎之屋展转他鬻近属之尤南华比部比部故长者其子太学君时纯克体德心而光大之慨然捐楼屋一十八间平屋三间用以辟新衢而穿故道邑尊同生许侯闻而善之言诸兵尊虚台蔡公报可遂于己酉冬始工不两月而河成矣因而桥之同邑高存之名之曰承贤桥谓承文庄公之志也初君手一揭来视予予喜曰仆不能为义而好人之为义覩此可胜踊跃充拓得尽天地变化草木蕃不外于是夫所谓是者何也源头也源头不识则天地何从而变化草木何从而蕃文庄公之志亦终于无承而已矣乃语时纯曰君知之乎非接蓉湖西连笠

泽水脉之源头也近沿濂洛远溯洙泗道脉之源头也愿君努力时纯起而谢曰盛不敏何足以胜之已起而请曰吾将受而刻诸石树诸周行俾来者往者人人得就而览焉庶几人人识得源头也人人识得源头庶几人人充拓得尽也人人充拓得尽庶几人人得承文庄公之志也天地变化草木蕃洵不外于是也已矣盛不敏何足以胜之予喜时纯之志弥谦而任弥勇也遂为之授简其经画始末详具时纯自撰记事中蔡公名献臣同安人许侯名令典海宁人比部名际昌太学生名盛明

○日新书院记

云闲钱渐庵先生致其蓬莱之政而归日率其门弟子切磨性命之旨因构讲堂一所奉先师孔子之像于中而晦庵朱子阳明王子列左右侍焉相与朝于斯夕于斯共图究竟一时从游之士益蒸蒸起中丞怀鲁周公闻而嘉之为颜之曰日新书院其门弟子高君揭等羣而就予问日新之义予曰子不见之乎先生之于学也汲汲如也自少而壮自壮而老不言厌也其于教人也谆谆如也大扣大应小扣小应不言倦也此先生昭然以身作日新榜样为诸君指南也何必更添脚注揭等唯唯已而复请曰孔子之道至矣若颜曾思孟则见而知之若周程则闻而知之怕嫡冢也舍而独表朱王二子其说何居曰诸贤具体孔子即所诣不无精粗浅深而绝无异同之迹至朱王二子始见异同遂于儒门开两大局成一重大公案故不得不拈出也尝试观之宏正以前天下之尊朱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拘而人厌之于是乎激而为王子正嘉以后天下之尊王子也甚于尊孔子究也率流而狂而人亦厌之于是乎转而思朱子其激而为王子也朱子拙矣其转而思朱子也王子拙矣则由不审于同中之异异中之同而各执其见过为抑扬也其如之何而可夫亦曰祖述孔子宪章朱王乎盖中庸之赞孔子也蔽以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两言而标至圣至诚为证予窃谓朱子由修入悟王子由悟入修川流也孔子之分身也一而二者也由修入悟善用实其脉通于天下之至诚由悟入修善用虚其脉通于天下之至圣敦化也又即孔子之全身也二而一者也然则千百世学术之变尽于此千百世道术之衡亦定于此举颜曾思孟之所见而知周程之所闻而知都包括其中矣是故以此而学时而收敛检束不为琐也时而摆脱扫荡不为略也无非所以成己也以此而教时而详晓曲谕不为多也时而单提直指不为少也无非所以成物也以此而逗机缘当士习之浮诞方之以朱子可也当士习之胶固圆之以王子可也何也能法二子便是能襄孔子所以救弊也救弊存乎用用无常不得不歧于异以此而讨归宿将为朱子焉圆之以孔子可也将为王子焉方之以孔子可也何也能法孔子纔是能用二子所以立极也立极存乎体体有常不得不统于同同而异一者有两者递为操纵其法可以使人入而鼓焉舞焉欣然欲罢而不能异而同两者有一者密为融摄其法可以使人入而安焉适焉浑然默顺而不知此又先生昭然以一大圣两大儒作日新榜样为世世学人指南也在诸君自识之而已高君揭等起而谢曰而令而知日新之义若是其浩也请得归质诸先生以报

○重修常熟县学尊经阁并厘复祀典创置学田记

国家之设学从来远矣本之先师孔子之所以教天下万世于无穷而天下万世所以佩服先师孔子于无穷者胥于是乎在是故其焕然而为谟训之昭垂能使人相与诵习焉而不敢背者非仅仅在文字间也其肃然而为俎豆之荐享能使人相与奔走焉而不敢玩者非仅仅在仪物间也其翩然而为缝掖之森列能使人相与敬且爱焉而不能已已者非仅仅在体貌间也凡皆宇宙间一片精神之为也是故感即应触即通其发脉在圣人而未尝不贯彻于吾人其发机在俄顷而未尝不旁皇周浹于千百世之上下也在柄世道者联合而总摄之耳琴川杨侯之为令也持己以廉牧民以慈接士以诚绳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矣一日诣学目击芜莽之状慨然太息退而捐俸金散醵金鸠工抡材旧之饬而新之图为之修尊经阁钦圣制也为之厘祀典妥神灵也为之置学田优士礼也其德意甚茂而其所规画甚具而有法虞人士相率聚而诵焉于是茂才缪生肇祖朱生曾省严君柵等共诣予属予为记予惟世之为令者上之清筦库勤听断规规簿书期会之闲以见能如是而已耳下之盛厨传都筐篚务称贵人意以博一时之誉如是而已耳其于民之疾痛痾痒犹然不暇问而又何有于教化之事哉乃侯夙夜孜孜汲汲顾不在彼而在此曹所甚委侯独为任也曹所甚缓侯独为急也曹所甚简侯独为隆也是必其卓越之识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片精神周流灌注有以通圣人吾人而为一体通千百世之上下而为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于是乎过人远矣侯闻之谓诸茂才曰吾闻昔之貌孔子者颜氏之仰钻瞻忽得其髓曾氏之秋阳江汉得其骨端木氏之宗庙百官得其肉自此以外不过得其皮而止况予之纤纤拮据又其末也夫何足云诸茂才以告予曰非也是特存乎人之所见谓何耳即如孔子曷尝有皮肉骨髓四者相也凡以见之浅者其得亦浅见之深者其得亦深遂作是分别耳神而明之一而已矣故夫侯之孜孜汲汲于今日与孔之孜孜汲汲于当日无以异也诸君果有意乎试思端木氏何人曾氏何人颜氏何人推而极之吾孔子亦何人哉惟是仰而模俯而劾一日用其力竭蹶而趋焉即诸君之孜孜汲汲于进修与侯之孜孜汲汲于拮据亦无以异也其于陟圣跻贤正自不远耳何者均此一片精神也诸君勉之庶几其不负侯岂惟不负侯且不自负岂惟不自负由是处则慥慥足以敦行而表俗出则卓卓足以建事而匡时且不负国家二百余年之培养矣不朽盛事海虞其何让焉侯名涟字文孺楚之应山人丁未进士其佐侯而襄厥绩者学谕则李君名维柱字本石楚之京山人司训朱君名朝选字维元宁之旌德人朱君名正定字在止常之靖江人法得备书

○长治县改建学宫记

盖昔吾夫子忧道之不明不行喟然发叹曰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窃以为此两言尽学术之变矣流而不已复有甚焉何以故谓之过公然与不及分途也谓之不及公然与过分途也是则知愚贤不肖判而为二有人于此矜其聪明直跳而之于圣人之所不知而绳以夫妇之所共知犹然昧焉凭其意气直跨而之于圣

人之所不能而绳以夫妇之所共能犹然却焉将谓之过而庸猥疏脱又疑于不及也将谓之不及而超忽凌顿又疑于过也是则知愚贤不肖混而为一知愚贤不肖判而为二其为失也显而易辨是故当其过吾得而裁之当其不及吾得而振之病在气质犹可言也知愚贤不肖混而为一其为失也微而难辨是故欲裁其过彼且有泰然安处于庸泉之下者欲振其不及彼且有偃然安据于圣人之上者病在心髓不可言也非徒尔也原其超忽凌顿既足以见奇而自标迹其庸猥疏脱又足以适俗而自便道蒙其害而人蒙其利道无方纵蒙其害造次莫得而指名人有欲壹蒙其利终身胶结而不解吾未知之可也已矣异时夫子一则思狂一则思狷一则思有恒至谓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嗟嗟夫子非喜有疾而恶无疾也有疾止乎疾之辞也其真心自在也无疾甚乎疾之辞也其真心澌灭尽矣此又夫子之所深忧也长治怀白周公来守吾常会其邑改建学宫属予记之予询所繇公曰潞古上党郡也 国初仍前代为潞州嘉靖初升府置县学仍旧制一世以后人文颇盛乃议分置县学割府学一隅为之而人文遂逊于前说者归咎于分裂故基损坏风气嗣是咸议修补独高陵刘公来守是土创议改建卜地于 藩封之右府庑之隙拓以民居爰定規制请于当道当道金报曰可已又得孙公曾公继之协终厥事而今而往庶几人文之有兴也政乞灵于子予谢曰宪也陋何知人文闲览晋乘之邑也雅号为朴所愿无忘其朴而已公曰足乎予曰足矣夫朴人之真心也内之无安排无揜和外之无拟议无矫饰真也是故率意而往率意而来瑕瑜短长皎然毕见不欺屋漏矣可以立本是故有过焉与夫人共知其过能受损矣有不及焉与夫人共知其不及能受益矣可以入德是故修诸家一家信之矣修诸乡一乡信之矣修诸国一国信之矣举而措诸天下天下信之矣可以致用何者惟衍其真也非是即才若管晏智若良平辨若仪泰藻若迂固抑末耳甚者反以藉寇贲盗为世诟僂将焉用之公曰吾子之言善乎其以朴张者也请得受而籍之以诏我多士意且有省乎相与退而反诸心以求无失乎本来面目进而取裁于圣人之道以求诸其极而无狃于偏藐兹不腆之邑实重有赖焉何忧乎不足予谢曰允若兹夫子思有恒而有恒矣思狂狷而狂狷矣思中行而中行矣惟吾道实重有赖焉何忧乎不明不行谨志之以俟刘公名复初孙公名鉉崇阳人曾公名皋庐陵人王君名浩临邑人同事者郡佐童君世彦李君德王君爰焦君思忠王君致中县令李君僊品与刘公同乡同议此举李君献明阎君溥县丞吴承宗主簿艾有驂杨善典史马李章署教谕张一翰训道王三重督工耆民申志皋路仁等皆竭力赞襄者法得附书

○石沙王先生祠记

呜呼此吾锡石沙先生之祠也曷为祠之闽志也曷言乎闽志先生尝按闽所为功德闽者甚巨今五十余年矣闽中思之犹一日也而会厥嗣怀石君官鸿臚奉使入闽时则太仆少卿王公维中御史张公英黄公泮周公京苑马卿郑公一龙参政陈公柯陈公全之罗公一鸞参议张公冕蔡公一槐副使田公杨金事康公宪王公徽猷太守郑公铭

张公敷潜李公春芳李公长盛朱公资王公继芳长史陈公九经解元郑公启谟趋而逆诸境既见莫不泫然泣下曰先生之子也聚族而谋祠先生以永所思于是乎有祠祠曷不于闽而于石沙其说曰惟兹八郡一州五十一邑何之而非先生之明德之所波及也其谁得而颛诸先生诚不忘闽御风乘云时俨然式而临之于此乎于彼乎不可知也吾闻先生少尝读书石沙山中既老复就而息焉石沙先生之始终也神必栖矣与其以先生狗闽也宁其以闽狗先生众以为允遂捐金而授怀石君已太常池公裕德选部李公多见后先道锡亟走拜先生垄上相顾黯黯不能去退而征祠盟于是郡司理余公继善檄邑尉袁君董其事既成怀石君肃而谒其邑人顾宪成曰甚矣诸君子之不泯于先大夫也谷不敢忘先大夫敢忘诸君子君其记之宪成作而叹曰嘻是其上下之际深哉则又曰是不独闽志也于邑亦有之宪成生而晚不及事先生而闲从里中父老习先生之绪以为危言危行魁然古之博亮君子也其居乡绝不妄与人通遇曲直秉义而裁之不少假即有利害大故挺而白于有司不少避先生之所施于乡远矣夫非吾侪之典刑耶故曰是不独闽志也余惟士方俛首闾巷闲讽先生之业各粹然怀君子之意及其幸博一第稍试诸行事顾往往乘刺不应民无德焉彼其远有所蔽也即投机遽会微立名迹托于赫赫之途哉及其一旦罢归优游自娱而已甚者至恣睢以明得志彼其近有所夺也乃先生之所为功德闽者既如彼其所为施于乡者又如此不亦难乎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往矣而今而后过者望先生之祠而谒焉骤而覩其像戟髯虎目英爽凛如业中亿其非恒人徐而考其行事流风余韵久而弥章不为衰歇庶几悚然而思勃然而起继之以跃然而不能已也夫夫然则世之不及事先生与其覩先生之近而遗其远覩先生之远而遗其近者皆于斯乎有赖也其所系大矣为将次其说以俟焉先生名璜字汝玉号石沙山人嘉靖壬辰进士

○常镇道观察使者虚台蔡公生祠记

虚台蔡公持节而莅我吴也默而思曰吴之难治久矣道将安出徐而缔观土风熟察利弊憬然有悟也曰吾知所以与之矣遂下令与民更始豪横有禁刁恶有禁打行扎诈有禁窝访窝盗投充税干有禁诸馭民之具种种备已而中复念曰善馭民者不专求诸民也当从馭吏始则申之曰贪墨必罪苛酷必罪非掌印官而受状受呈者必罪胥徒舞文必罪所部守将及材官骑士之属各依汛地谨御非常盗贼盐徒发而不觉觉而不治必罪诸馭吏之具又种种备已而中复念曰善馭吏者不专求诸吏也当从馭身为刚俨然而亲示之标绝馈遗杜请托批申刑名不假左右何慎毖也地方贤否不必采访何光明也驿递夫船不狗过客何正大也日用蔬米不用铺行何简便也而终之曰本道如有差错及道役有犯沉匿即需索作奸等弊幸既明白见示以凭改正究治此地方相成第一义也噫嘻至矣尽矣公可谓有诸已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者矣故令下十日而吴中相戒无犯令下朞年而诸弊俗悉更吴以大治稍暇辄简诸才俊进而与之谈说经旨扬摧文义勉导以古人之事至于学校祠庙先贤遗迹有可兴人文裨世教者

率不难为之主持修举又皆出自俸金赎醵不烦民也比戊申己酉间岁大潦饥孳载路公焦神劳思议蠲议赈诸所为抚摩拯救不遗余力东南赖以安堵如故久之主爵者廉公政行异等数推穀公诸父老闻之大惊奔诣两台乞留幸得请加衔复任归而妇子欣欣交语自是可长有公也不意公一旦偶有感辄拂衣去比觉舟已及于梁溪之浒矣乃皆哄然而起不期而集者凡几千万人相与号泣而追之叩首呼天请留公不顾又追至吴门又不顾已又追玉携李卒又不顾至武林而公且飘然渡江去也始皆彷徨无之不得已而返日夕怏怏不自聊因谋建祠肖像其中庶几得时时奉事公其犹长有公也于是合属士民翕然以为允而商人朱程等且特捐赀首倡闻者羣而和之熙熙子来不踰时而祠成矣乃介孝廉郁元祜属予为记予作而叹曰甚矣公之德之入人深也既而曰甚矣诸父老之自为计深也元祜曰何予曰是有三焉一以寄去思用自解慰一以明我吴之人心均此秉彝是是非非略无瞞昧不应独蒙难治声一以示来者俾知取程于公迹公之所以驭身者驭吏而吏莫不恭其职矣迹公之所以驭吏者驭民而民莫不循其则矣夫如是然后真能长有公也诸父老之自为计岂不深哉岂不深哉元祜喜曰诗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斯之谓矣肃起为诸父老谢退而录其语勒之石蔡公名献臣同安人己丑进士祠在澄江之南关重所莅也

泾皋藏稿第十一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二卷

无锡顾宪成着

说

斗瞻说赠陈釋颿

三变说

两忘说赠赤岗王先生

庸说与邵贞庵谕拙斋萧先生轶事作

朱子二大辨续说

○斗瞻说赠陈釋颿

陈伯子斗原之少弟釋颿既冠伯子为问号于予予号曰斗瞻伯子曰请着其义以勸吾弟子曰闻之瞻之为言望也夫士者众之望也不可不慎所繇焉是故言焉而莫不承听然后能为人耳也行焉而莫不承视然后能为人目也能为人耳能为人目然后能为人望也能为人望然后能为人上也故在家而家齐在国而国治在天下而天下平伯子曰若是乎瞻之义之大也敢问何修可以臻此予曰昔者闻之凡能为人上者必能为人下者也盖孔子之门弟子凡三千人而独推颜氏由今观之颜子萧然陋巷而已一簞食一瓢饮匹夫匹妇之所得而侮也其为人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而已校智则不如子贡也校勇则不如子路也校艺则不如冉求也校辨则不如宰我也然而当时称焉千百世而下愿为之执鞭而不可得者至以为优于汤武何也其欲弥

续其志弥伸其气弥敛其德弥光故夫能为人下者能为人上者也吾曹诚不解陶朱猗顿之策善问家人生产以方颜子不啻过矣握管而为文称性命述礼乐傲然而无惭也试反而征之有万分一于此乎以方颜子不啻不及矣乃或过者当之以不及而重求侈不及者当之以过而轻者骄人其谓我何穉颯盍祇逖颜德乎伯子曰此非特可以勸吾弟也予请得而偕事焉以无替明训予曰善哉元方难兄季方难弟本是太口先生家典刑二君能俾予异日免失言之咎予拜赐矣

○三变说

往聂抟羽进士观政吏部越岁选令玉峯过予而问政予曰士有三变足下知之乎曰未也曰始而举于庠一变也继而举于乡一变也终而举于南宫一变也曰虎变则变豹变则变是足以为变乎曰吾所谓变非于庠于乡于南宫之谓也凡人情安常履故习见习闻率混混过日耳惟所值之境界更换一番而后吾之精神意虑亦为掇动一番惟吾之精神意虑掇动一番而后所就之格局亦为更换一番故曰变也其变之善不善则存乎人焉固有生平漫无短长到此忽转一念杰然奋起日向高明之路攀跻而行便登上品是谓善变亦有生平尽鲜尤悔到此忽转一念荡然放弃日向卑污之路沿洄而行便堕下流是谓不善变故变者吉凶悔吝之几不可不慎察也曰均之变也变而之善常难变而之不善常易何也曰是有由矣土方俛首铅槩所朝夕对者诗书耳所出入周旋者父母兄弟二三亲知耳及举于庠乃稍与世涉矣已而举于乡举于南宫益又与世涉矣靡文俗套既引而弄之傀儡之场功名富贵又驱而纳之罟阱之域非夫定见定力卓然有以自拔于万物之表其孰能不波予尝默默追省庚辰以后涉入之心较诸丙子之时之心不无毫厘之差丙子以后涉入之心较诸庚午之时之心又不无毫厘之差庚午以后涉入之心较诸垂髫之时之心又不无毫厘之差由毫厘而积之倏而分倏而寸倏而足倏而寻倏而丈潜移密改募不知其所由来倘不时时自提自唤当下回头行见涓涓滔滔渺不知其所底止矣此予身亲体验事也今曰变而之善常难变而之不善常易却是足下身亲阅历语也足下第不忘此念时于急流之中返而一照将见难者易易者难矣于政乎何有抟羽首肯者再为玉峯果称循吏云予顷偕同志修东林之盟稍稍有携时义就商者遂因而结一文会焉于是学使者临校联翩而列青衿予为之色喜退而自惟曾何能有助于诸友也而诸友往往过念一日之雅则又以愧偶忆三变之说辄述以告用附于切偲之谊且申之曰三变自青衿始我 明开国二者余年以来道德勋庸炳于星日问其人大都自青衿始诸友将为虎变乎将为豹变乎即异时与诸先达齐驱并驾作宇内第一流人物亦孰不自今日始也予请拭目以俟

○两忘说赠赤岗王先生

王赤岗先生楚材之杰也海内无不传先生名矣孰为知尚困青袍乎乃先生固恬如也不惟意惟日依依太夫人膝下曰吾何必以是区区者易我一日今年秋太夫人复命之赴南京兆试赤岗婉辞以谢太夫人不可勉而南偶遭舟子之厄不乐中复念太夫

人不已遂病怔忡叹曰吾身太夫人有也柰何以是区区者易我七尺遂飘然而归且贻书别予问何方之修可以还故吾告无恙予何所知何以酬下问窃尝有味于程伯子定性书中两忘二字敢为先生诵之何谓两忘内忘也外忘也忆予少时问养生于元客元客授以二十字曰若要生此身除非死此心此心若不死此身安得生为之爽然一快了此便不堕言思窟可以言内忘矣前岁过虞山在坐有问死而不亡其指安在予就中下一转语答之曰若要生此心除非死此身此身若不死心心安得生问者为之点头了此便不堕躯壳蜃可以言外忘矣两忘则性于我定性交则命于我立俯仰逍遥自由自在其究也阴阳不能制五行不能局修短不能囿藐兹病魔方当偃息退伏去而深山去而深渊惟恐影响之不幽尚敢弄伎俩于青天白日之下哉予不知医聊以此备药笼中物先生试服之其效与否愿以报我

○庸说与邵贞庵谕拙斋萧先生轶事作

予释褐民部郎得事同署拙斋萧先生先生有道君子也予雅重之先生亦不予鄙因得时时昵就奉其提命多所醒发久之先生出为绍兴守予亦乍进乍退与先生相违且二十余年而先生即世又久之先生之子思似孝廉君秉铎娄江亦时时过东林论学恍然如见先生孝廉因携所缉存先录属邵贞庵乞予为先生传予读之谓曰志则漪园焦翰撰碑则石簣陶宫谕核矣备矢无容赘也况予夙有文字戒可奈何贞庵曰然则请商先生轶事予曰试举看贞庵曰楚黄二鲁周公尝欲举先生与锺砺山卓异先生曰锺骑驴衣布茹蔬便有可举我輿盖衣文绣而食膏粱犹夫人也有何可举二鲁笑而罢子以为何如予曰渊哉此先生之髓也不可不竟其说夫道者中而已矣中者庸而已矣庸者率性而已矣为众人之所能为而谓之庸为众人之所不能为而谓之卓异是也犹恐不免就迹上较量耳孰若反而证之于性诚反而证之于性凡出自率性无往而非庸也且夫茅茨土阶尧舜则能之凡为人主者能乎哉胼手胝足三过门而不入禹稷则能之凡为人臣者能乎哉然而在羣圣人无往而非庸也何者率性故也康节之诗曰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诛一局棋如以其迹而已三杯酒夫人而能之唐虞揖让不可能也一局棋夫人而能之汤武征诛不可能也究其实则一耳何者率性故也追惟先生其衣文绣而食膏粱夫薄疑簿人而能之至其官民部榷税崇文门视例簿不均毅然更定不便者因以为谤不顾榷税河西用宽平登额羨金二百余缗籍而储之筦库其官越开三江闸筑西陵塘民以永赖其官大梁适无年拯救有法所全活不可胜算事宁更以缓三千缗市谷实所部其官关中矿税二使一切裁以法中人奴刘有源捶士至毙为声其罪于两台论杀之羣小胁息又先生方未第时家贫授书养父为二弟婚尽其力及致其仕而归授产诸子与弟子均复捐田建萧氏义庄以贍族如范文正故事少从绪山龙溪二公游闻文成良知之指终身佩服所至辄刻其书以行晚而治一舟若古人所谓浮家泛宅者欲徧访东南同志以印所学尝曰学不可有执伯玉行履妇人女子皆信之行年五十而乃自知其非也知非而后能化公之所造如此不可能也要之亦自人见之有此分别

相尔在先生无往而非庸也何者率性故也其为众人之所能为而非狗也其为众人之所不能为而非矫也狗则媚世矫则惊世凡皆庸之贼也何足以窥先生抑又有说焉王山阴曰三杯酒须用揖让精神一局棋须用征诛精神此指甚微会得时乃知唐虞之三杯与众人之三杯应有辨汤武之一局与众人之一局应有辨先生之文绣膏粱与众人之文绣膏粱应有辨苟其有辨也即众人之所能为而众人之所不能为自在虽谓之卓异宜也先生可无谢二鲁可无罢矣予欲质于先生而不得愿以质于孝廉并写一通质于二鲁庶几有以发予之蒙也贞庵曰是不惟洞见先生之髓可补两太史所未及亦且洞见中庸之髓可与子思子相上下矣

○朱子二大辨续说

季时辑行朱子二大辨予业为之引其端矣既而思之其于儒释王霸之辨尚觉未竟何则圣学以性善为宗异学以无善无恶为宗当孟子与告子往复谕难时其说各不相谋分而二也今之言曰无善无恶谓之至善然后其说各不相碍合而一矣分则孟子自孟子告子自告子孰是孰非可得而辨也合则孟子之说转而为告子之说孟子是告子不独非告子非孟子不独是孰是孰非不可得而辨也乃论者率喜合而恶分所以儒释王霸混为一途卒之儒不儒释不释王不王霸不霸而两无归着也夫儒释王霸非可区区形迹闲较也释学遗情绝累以清净寂灭为极则得无善无恶之精者也是予向所云最元处也究也超其性于空矣儒则实霸学挟智弄术以纵横颠倒为妙用得无善无恶之机者也是予向所云最巧处也究也戕其性于伪矣王则诚是故认性为实性在善中认性为空性在善外诚于为善善在性中伪于为善善在性外此不可不精察而愤择也是故性善之说与无善无恶之说分即儒释王霸亦随而分从其分而辨之也易性善之说与无善无恶之说合即儒释王霸亦随而合从其合而辨之也难端绪甚微干涉甚巨吾始以为告子之偏执不如阳明之融通而今而知阳明之融通又不如孟子之斩截足以折异论撤羣疑使人晓然于毫发千里之别也此不可不早计而预防也季时曰告子释学乎霸学乎曰言其悟也无善无恶语其修也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语其证也不动心以释用之则释也以霸用之则霸也存乎其人而已是故释氏曰无生告子曰生其见性同也霸者假仁义告子栖秦仁义其祸性同也季时曰同乎曰性杞柳也初未始有杞秦也性湍水也初未始有东西也是其所指以为生者正其所见以为无生者也性无内仁内也非性也性无外义外也非性也是其所指以为杞秦者正其所见以为假者也然则谓之无生者无生而无不生原不落灭境谓之生者生而未尝生原不落起境两下立论若各持一说总之互相发非互相左也假仁义者计以仁义为利慕而即之栖秦仁义者计以仁义为害厌而离之两下发念若各行一意总之覩其似未覩其真也将无同所不同者释学圆告子仅知得顿霸学荡告子较把得定耳世之君子于孟子则尊事其名而背其实于告子则尊用其实而避其名其所自命则卓然以圣学为期其所标揭则公然与异学立赤帜不识何也季时曰参究到此诚拔本塞源之论也

不可以不志因复次第其语授之盖以为是天地间公共事而思求正于有道君子相与寻个是处云尔

泾皋藏稿第十二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三卷

无锡顾宪成着

题辞一

题中流砥柱图

殫心录题辞

题闇予诸友会规

一元巨览题辞

题丹阳丁氏追远会簿

题同生许明府册

郑母吕太夫人七十祝言

待旦堂漫谈题辞

冰川诗式题辞

题姚元升诸友会约

题邹贞女传

题娄庠政略

重刻怀师录题辞

题周氏谱录

题石幢叶氏世德传

题邑侯林平华父母赴召赠言

程行录题辞

○题中流砥柱图

有客携中流砥柱图赠宁方伍子伍子疑其迹于谏也出以问予予曰非谏也颂也伍子曰何也予曰吾始者尝与君同客燕每过邸中辄闻崇议忧盛危明之情充溢眉颊偶感时事抗章阙下至引三不足之说为证及出而督学两浙秉鉴持衡筭牍尽绝惟日孜孜表章潜懿风厉人伦一时士习翕然丕变无何遽拂衣归矣已而从田间起参粤藩适当开采之役百倍苦心调停十倍苦口捍御地方倚为长城主爵者且数推毂拟不次登用无何又拂衣归矣进而任事不避艰险足以立朋退而就闲不俟终日足以廉顽岂不屹然世道人心之砥柱哉闻之饰所无曰谏扬所有曰颂故曰非谏也颂也伍子谢曰此非予之所敢当也予因前曰是颂也亦规也伍子曰何也予曰进退二途也行藏一道也客之意夫固曰君之进也业有所以行之者矣今兹之退将无所以藏之者乎其必永矢初心益敦晚节修诸身家人则而象焉修诸家乡人就而式焉传及海内无问识与不

识莫不想望风采愿为执鞭木石是居鹿豕是狎而世道人心隐然系命安往而不砥柱哉则斯图之光也倘谓吾宦已成矣名已立矣求田问舍而已矣不然则寻花问柳而已矣又不不然则谈空课元而已矣向之所慨然自许顶天立地作人间伟丈夫者竟何在也无乃随波逐流飘飘不根之萍乎哉则斯图之耻也然则斯图也不亦可比于盘盂几杖之铭乎故曰是颂也亦规也伍子避席而谢曰甚哉子之爱我以德也请无以老自弃朝夕祇肃以对明赋于无斲

○殫心录题辞

曙峰王君之为吴关也声称籍甚方吴越千里内外往来之旅转转誉说莫不欣然愿出于其途予闻而异之已而有言君三仕令尹并着循良声予益异之以为真洁己爱民君子也偶问医姑苏道经吴关君访予舟中一见如故及予报谒君遂出卮酒酌予相对为秉烛谈亶亶皆古人风轨忽不觉沉疴之霍然去体也已而示予殫心录则君后先所擘画敷施具在予受而卒業质诸所闻一一不爽因询君命名之指君曰天下之事才者能为智者能谋强有力者能任予于斯自省无处也惟此心不敢不尽焉苟有利于民则跃然以起不为之聚而归之不已苟有害于民则惻然以兴不为之除而去之不已是故在沔池即身视沔池在桐乡即身视桐乡在密云即身视密云今兹抱关与东西南北之人交即又身视东西南北恩怨之不知毁誉之不知知尽吾心而已予曰善然则君之为是刻也何居君曰人情勤始而怠终吾将借以自镜焉庶几左于斯右于斯无忘昔日之为邑也自是而往无忘今日之吴关也凡求终始不愧吾心而已予作而叹曰渊哉君之所存也彼仅仅以才以智以强有力而已焉者何足以窥之当为揭而告于世俾在位者人人得是说而存之其于天下可几而理矣

○题闇予诸友会规

东林有会矣闇予诸友复为是会何也一番合并则一番振作固彼此之所以互相成也然而共事者仅仅数君子何也求益愈切则择交愈慎又诸友之所以自为计也于是携其会规视予予读而喜曰会不厌多贵其真友不厌少贵其精既精且真吾党其有兴乎为书其端以志勗

○一元巨览题辞

朱广文辑一元巨览成携而示予其指仿于邵子之皇极经世自三才剖判以来莫不次第而胪列焉盖造化人事无穷之变大略具矣予受而疾阅一过顿觉心胸廓然境界迥别无内无外无上无下无远无近无古无今打成一片无是我者退而徐徐玩绎所当盛衰污隆善败得失之际时而为之跃然以喜时而为之愀然以戚时而为之快然以骇时而为之穆然以思又无非我者此中消息在各人自知之耳诚知之即天地莫能囿万物莫能役会应有无限受用不知即与草木禽兽并生并死于一元之内而已此古之圣贤所以终其身兢兢业业不敢须臾瞞昧过去也广文曰作如是览乃真巨览不佞辑是编尝感光阴驹隙一混一辟亦仅仅转眼间窃谓吾侪不当以玩愒为无伤姑曰有待

而條至于无可待也今闻子之言益廩廩矣

○题丹阳丁氏追远会簿

云阳丁子行从予游有年矣恳恳乎孝弟之为亟也一日携其追远会籍视予予阅之喜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矣已睨子行而言曰远乎哉远乎哉子行豁然起曰非远也一体也予曰然闻之能自爱者能爱亲者也能自敬者能敬亲者也是故百世而上百世而下极之于所不知何人而呼吸喘息无弗属也无弗通也在我而已夫何远之有抑又闻之能爱亲者未有不能爱人者也能敬亲者未有不能敬人者也夫岂惟人尽大地山河种种色色无不由此而分孰得于其中尔汝之哉故曰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如视诸掌有味乎孔子之言之也子行之志不徒欲善一身而兼欲善一家予则谓不当徒善一家且当兼善天下因推其说以进之子行勉矣

○题同生许明府册

吴下多假人命之讼取是祸事初状行差人谋牌业有费已或委衙官挟件作往相上下请求又有费总视被告家贫富为多寡耳往往至于破家久之纠缠无已亦自破其家而讼者卒不悟也同生许明府来令吾邑凡以人命告者并不出牌其在城即挟原告躬至尸所视之其在乡即令载尸至城至时呼原告面质所以往往辞穷而退或有他故即谕之令别具状随遣一役挟之葬埋讫而后听理以是近者顷刻立决远者亦不过三五日往往被告之人闻之惊惶疾走至县门问消息云何而事已竟矣明府爽朗洞豁如除盗贼禁赌博创淫巫宽门税诸善政多津津口碑而独此一事尤为造福无穷世之仁人君子诚有取焉相与徇而效之其造福又当何如他年有采循吏事入国史者只将此一事大书特书为后贤告其造福千万世又当何如也予故表而出之以俟

○郑母吕太夫人七十祝言

攻予郑子尝读论语第一章疑学字未有着落已读第二章悟曰我知之矣所谓仁是也却又疑仁字未有着落寻悟曰本章已明明道破了所谓孝弟是也予闻而善之复谓之曰有子首句提出为人二字莫更好攻予跃然投契于是攻予之母吕太夫人七十同社闾予诸友乞予言为寿予曰世之为人子者所汲汲娱悦其亲只在精举子业以博青紫已耳乃攻予独留心性命时时求三益而切偲焉即攻予之为人可知矣世之为人父母者所汲汲愿望其子亦只在精举子业以博青紫已耳乃吕太夫人见攻予之游于东林辄欣欣色喜焉即吕太夫人之为人可知矣知吕太夫人之为人则知吕太夫人之能自为寿知攻予之为人则知攻予之能为吕太夫人寿是母是子萃于一堂千秋之觞庶几其不虚荐乎闾予诸友起曰华封三祝千古推是美谈由今观之其犹属第二义也已矣

○待旦堂漫谈题辞

予之知中丞怀鲁周公旧矣盖自初释褐时得之魏仲子昆溟昆溟得之刘仲子纫华云纫华端人也不轻许可亟称公慷慨有志略予心识之遂得交欢公及其出为令人

为御史所在着声迹岁乙己持节来抚我吴予逆诸芙蓉湖上进而接其言论风旨退而按其行事一一不爽乃追服纫华为知人而何世之知之者之鲜也予幸知之矣无能剖心以明公即海内长者如沈司马继山赵考功侷鹤诸公亦尝与公共事知之矣率沉伏清泉白石闲所相告语惟是山农野叟樵儿牧穉之伦无由闻于辇上君子也此公之遇也一日得公所记待旦漫谈读之盖不胜太息嗟乎公之生平表表如是庸可袭取庸可强饰而能默然坐受多口无不平之鸣乎已而解曰不疑之金伏波之珠自古而然于今何怪已又豁然忽有悟也遂题尺一贻公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彼求多于公者曷尝有成心哉假令寓目是编必且疑疑而核之一一有征必且信既信矣必且以为知公晚也公自是伸矣此又公之遇也公笑曰吾且隐矣焉知其它吾求不负吾吾求不负吾二三知旧从清泉白石闲分割半席异日有所藉手见吾纫华昆溟二仲吾愿毕矣

○水川诗式题辞

真定水川梁先生雅嗜诗精研博采积三十余年着诗式十卷上自古乐府下及近代诸体条分缕析井井具矣乃诗原特揭出一悟字尤为吃紧试参之悟果何物耶凡涉于声便有清浊可以缘清浊而得之而此非清非浊即师旷不能听也凡涉于色便有浓淡可以缘浓淡而得之而此非浓非淡即离娄不能瞩也凡涉于味便有甘苦可以缘甘苦而得之而此非甘非苦即易牙不能尝也凡涉于象便有方圆可以缘方圆而得之而此非方非圆即公输不能辨也故曰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其旨精矣毕竟金钺犹可度也当问把金针是谁庶几通得一指头消息耳吾欲面质先生而无从也姑书其端以俟来者

○题姚元升诸友会约

程伯子云举业不患妨功只患夺志今观诸友会约为举业设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动一切禀诸绳墨惟恐少有愆戾以辱东林此正曾子之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志且因之立矣奚其夺抑吾每每见人之始而勤徐而倦久而卒至于废弃也是且不待富贵而淫不待贫贱而移不待威武而屈即求所谓志弗可得已尚何论其夺不夺哉吾知诸友必不尔也聊为道破无令吾言不幸而中可焉

○题邹贞女传

何以称女未成乎妇之辞也何以称贞未离乎女之辞也之子未嫁而寡衰经谒墓抱主而归朝夕依之形影相吊居然离乎女矣拜其姑又偏拜其尊属退而称未亡人居然成乎妇矣必曰贞女将无重违其雅意所以起问者见事情使人欷歔三叹而不能已于是乎静一淫靡崇茂德义君子之教也顾叔子曰子云之贤也而嫁于新平仲之贤也而嫁于元说者往往为之辞子始且疑而且信焉以为是或一道也今观邹贞女事乃爽然自失矣

○题娄庠政略

予读萧伯谷娄庠政略津津有契也为之言曰圣人之道高矣远矣非夫超卓之士特立物表广览千古孰得而几焉惟是世之号为超卓者往往落拓自喜土苴绳墨甚而阳以托于不屑而阴以济其无忌惮之私其藏身弥高而其处身弥下为害非细此有识之所深惧也伯谷雅习其尊甫拙斋先生庭训于良知之指早有悟入往予识之燕邸中见其翩翩有凤凰翔于千仞气象迥非尘界可局私心伟之乃今试政娄庠顾能钦钦以礼自范又推之以范士即一言一动一进一退无所不致防焉其谨廩尔尔有以知伯谷向来之所从入俱由实地上来不仅仅玩弄光景而已予少负嚶嚶意不可一世至妄拟先师孔子不应泛取矜矜一项人先赠公呵之乃止一日见曾点责子舆耘瓜事辄为悚然始稍知收敛时复四顾皇皇寤寐同心之助何幸乃得伯谷乎易有之知崇礼卑窃以为舍礼卑而觉知崇便堕无忌惮行径如伯谷方可与言真超卓也且予目击迹时相率厌修而矜悟其于程子识仁说业奉为蓍龟犹以诚敬为碍扫而去之孤行不须防检穷索二语僭不自量欲挈其所去收还程子时有提掇用遏狂澜遂或不无矫枉之过顷伯谷偕徐孝廉去闻过问东林商及此段公案往复再四诸所阐发大意务在表里程子当年本旨不令浮狂借口绝不以一毫己见抑扬其间启予实多至日月星一筭尤为痛快会得此然后一言一动一进一退具有着落其所自范与其所为范士不仅仅装点格套而已故予又以为舍知崇而觅礼卑便堕矜矜行径如伯谷方可与言真收敛也伯谷其志之而今而往尚其益加懋焉以无忘庭训予岂惟为先生贺有子且应为吾道贺有人矣

○重刻怀师录题辞

予读杨夷思先生所辑怀师录为之出涕作而叹曰异哉梁永丰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贫人不能贵人不能贱人樵儿牧穉可狎而睨焉比其死也人皆冤之为之徒者且相与捐身以赴之至冒鼎镬蹈白刃而不恤张江陵堂堂相君也其生也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执事侈口颂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为之党者且相与戢身以避之惟恐影响之不悬以蒙其累是何两人之处势微显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呜呼昔一时也为江陵献媚者杀永丰如杀鸡豕盖若斯之藐也布衣固无如宰相何也今一时也为永丰雪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盖懍若斯之难也相君亦无如布衣何也然则是录也一足以示屈于势者不得为屈究必伸一足以示伸于势者不得为伸究必屈一足以发明斯民之直道宛如三代即欲万方磨灭之而不能也其于世教宁曰小补而已哉夷思之欲重梓是录而新之也有以夫有以夫

○题周氏谱录

省梅周子一日携其家所藏谱录视予予受而读之凡诸名哲之论譔洋洋具矣言必称元公因谓之曰昔者窃闻之有道谱有族谱道以斯文之似续为谱族以一姓之似续为谱由元公而上为孔孟为文武为禹汤为尧舜为羲轩由元公而下为二程为龟山

为豫章为延平为紫阳道谱也由元公而上为世几何由元公而下为世几何族谱也承族谱易承道谱难为周之子孙者庶几合道谱于族谱无徒以其易自安而以其难让人可乎省梅子跃然起曰大哉子之言也予也其何敢私诸请书而载之宗祏以诏我后之人

○题石幢叶氏世德传

叶参之廷尉将乞伯声尤子作世德传客以问予曰伯声孤高绝俗翩翩凤翔千仞之上向奉征书得邛州别驾夷然不屑也年来入山益深入林益密几不可踪迹已还肯诺参之否予曰诺哉客曰何以知之予曰吾知之于其尊甫回溪先生耳客曰愿闻其说予曰始先生解南畿之名大噪已举南宮严刀宜贄而谒甚恭先生怪之分宜从容以家乘请先生不可固谢去吾迹先生所不可在彼而有以知伯声所可在此也若块然独守不问谁何一切抹掇漫无肝胆何贵于伯声已而伯声果诺闻予言以为知己传甫就私以质于予予读之洒然异焉是从龙门来耶是何磊落而多幽思沉着而有远韵也是故意在表章则鼓舞而道之张皇振厉恣极形容若有余艳意在寄讽则感慨而道之唏嘘太息徘徊往来若有余悲遂应与首阳汨罗诸撰并驰域中淋漓千古何其烈也噫嘻读乐善公以下诸传顽夫廉懦夫立薄夫宽鄙夫敦矣读张硕人以下诸传须眉男子满面发赤局踖无所容矣其于激扬人心扶植世教又何如哉夫宁独叶氏一家之史也伯声起曰其然乎其然乎吾不敢知藉子之灵庶乎有以复于参之矣

○题邑侯林平华父母赴召赠言

语有之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程子借其言而反之曰古之仕者为人今之仕者为己其指微矣要而言之二义实互相发也只在辨得一己字耳窃以为古之所为之己公共之己而今之所为之己躯壳之己也所为在公共之己则于躯壳之己必有所不暇问而此心廓乎其大矣何者不联属于内是己与人两得之也所为在躯壳之己则于公共之己必有所不暇问而此心局乎其小矣何者不隔绝于外是己与人两失之也得失之间其端毫厘其极千里不可不察也平华林侯闽之世家也而来令吾邑清夷澹泊萧然与书生不异独于四境之疴疾痛痒最为兢兢是故苟有益于民即恒情之所甚拂怡然而安之勿吐也苟有病于民即恒情之所甚昵毅然而剖之勿茹也若是者为己耶为人耶究乃士诵于庠农诵于野商诵于市旅诵于途一以为神君一以为慈母赴召之日黄童白叟相与攀辕卧辙拥传而不得行若是者为己之效耶为人之效耶无乃捐躯壳之己以成公共之己者耶自其捐躯壳之己谓之精于为人者莫如侯可也自其成公共之己谓之精于为己者莫如侯可也向所云己与人两得之者非耶居今之俗行古之道侯其弗可及也于是衿绅而下及山泽能言之流咸作为声诗咏歌其事洋洋纒纒可谓甚盛予恐读者徒知侯之逸于观宁而不知侯之劳于求宁徒知吾邑之所得于侯者仰之如能峯之高仰之如梁水之深而不知侯之所得于吾邑者自惠泉一勺之外无有也故特为之推本而着其说于端

○程行录题辞

昔人有置黑白豆记念头善恶者汤子洗心仿其意置程行录记功过以自考焉可谓用心之密矣且谓之念头则独知独觉藏于内而无形犹或得而文之今阅所开功过诸款则可见可闻显于外而有迹即欲着一毫揜着而不得也子其勉之吾将以此孝子矣

泾皋藏稿第十三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四卷

无锡顾宪成着

题辞二

华从玉厯试考卷题辞

马君常制义题辞

钱受之四书义题辞

题南游草

题施羽王制义选

惺复钱公四书制义题辞

题吴允执梅花楼藏稿

题孙恭甫行卷

○华从玉厯试考卷题辞

吾邑华从玉氏故名家子能读篋中遗书多长者游予之识从玉则自岁庚午始是岁南海锺心瞿先生来视学擢从玉诸生第二人廩诸学宫而予亦补诸生行且国士予也予见先生先生辄为予才从玉而曰此佳士子无失之予退而求从玉从玉亦不予薄也相得甚欢时时过从扬摧辄觉有洒然处予乃益思锺先生言无何子遂博一第去而从玉犹然淹在诸生久之更弃而游太学矣予自省何敢望从玉从玉之尘垢粃糠足以铸予而不能自铸功名之际乃尔始不可得而知也虽然此犹自两人言之也当从玉之为诸生操管而前见者靡不嗟赏哀然而宠异之既晚而事司成先生每奏一篇未尝不称善遇以殊等独其试于棘闱则报罢一从玉之身而所遭乃尔尤不可得而知也会从玉之门人徐子田文刻其厯试考卷从玉愀然不乐予谓从玉昔司马子长欲藏其书于名山大川而虞仲翔叹恨无一人知者至乃欲以青蝇为知己何其悲也君之指得无与二子类乎从玉曰否否非是之谓也吾父海月公之生露也晚属诸吾兄补庵子而抚之勤渠有加焉乃今竟憔悴不立以老是吾父吾兄之耻也吾母薛实副吾父海月公其子露也备尝诸辛乃今不克有树以慰是吾母之耻也若又从而昭之人其谓我何顾子喟然曰深哉始予见从玉之表也今见从玉之里矣子长仲翔之寄愤也远所亟在名从玉之设诚也近所亟在实是固无冀乎一人之知纵令藏诸名山大川亦未必百世之下果有知之者也虽然从玉之于斯也可谓尽心焉耳矣遇不遇时也从玉无咎盍许徐子

从玉唯唯予不胜怜才之感漫为题数言以志并以示其二子元禧元禔庶几且有省乎绎其志而光大之从玉之所以慰其父若母若兄者旦暮遇之无疑也

○马君常制义题辞

予始从濂源莫子游识其门人涵虚马君退而省其私君子哉予爱之重之不独以其文也乃今又识涵虚之子君常君常有妙才自垂髫时每下笔辄作惊人语稍长就试辄冠其曹东南之士翕然推之儿淳儿沐请奉几砚以从君常许焉两儿因得朝夕君常一日儿淳告予曰儿益矣儿病浮君常韞采韬光终日不浪吐词组儿对之未尝不悚然自失也一日儿沐告予曰儿益矣儿病旷君常键关下惟终日不浪费寸阴儿对之未尝不悚然自失也予于是益异君常爱之重之亦不独以其文也已呼两儿语之曰小子识之是正君常之所以文也会客谋行君常文遂为书而引其端一以告读者俾就所以处求君常一以告君常俾益反求其所以进而上之应有无穷事业在也予病且老矣君常不予弃也庶几相与夹护桑榆无致颓落予实厚有赖焉君常其务自爱自重哉

○钱受之四书义题辞

忆昔己卯之岁予客琴川景行钱伯子斋头相与扬摧今古至欢也伯子故负才妙文辞予拱逊不及迄于今尚不获一第逡巡且暮意殊怪之甲午归田伯子携其郎君受之过访已出其文视予予读之见其精思杰采飞舞笔端令人应接不暇洒然异焉笑谓伯子曰是当一日千里为乃翁先驱矣亦时时以语人今年秋果举南闱春秋第一闻者以予为知言予因告受之曰夫士岂不诚贵遇哉然而有司命焉则天为政有司衡焉则人为政非吾所得而主也足下业如如执券而取之矣况其上不由天下不由人吾之所得而主者复谁让乎窃窥足下意用不凡生平自期宁仅仅一第而今而往隆思太上究竟丈夫事作名世第一流人物直襟带间事耳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吾未见力不足者此吾受之风檐之次心手自参灼灼而言之者也愿无忘焉又当一日千古矣受之起谢曰美哉言乎敢不祇服适书林乞得其四书义梓之辄写此语志其端以为是又受之一券也异日者予将执而取之矣受之归以告景行景行悦简予曰吾闻君子受人以德子其有焉

○题南游草

丙子之举先赠公呼予而语之曰孺子且自以为能乎予悚然起对曰儿何知大人之教也先赠公曰未也惟我之先世以长者称越我显祖友竹府君显考侍竹府君益笃不忘至于孺子而发耳东南故才藪七篇文字孺子乌乎短长遂偃然而据其上哉予复悚然起对曰大人命之矣何敢忘何敢忘今秋侄浹亦举于乡仲兄追忆先赠公之训相视泣下予退而呼淳儿曰汝弟浹何以获隽淳对曰弟浹之于斯也岁无玩月月无玩日日无玩刻用志不分庶几有焉呼沐儿曰汝兄浹何以获隽沐对曰兄浹之于斯也练意成字练字成句练句成篇深造自得庶几有焉予叹曰信哉祖宗积累不可忘亦不可恃假令浹也悠悠而已尔莽莽而已尔先赠公之训不几顿乎又何以及今日适浹哀得南

游稿一帙予为书其端俾益加懋焉且以自惕云

○题施羽王制义选

制义之变于今极矣三寸之管纵横吞吐何所不有士生其时几无复立锥之地可以另辟宇宙为人伦雄长乃今施羽王又何卓也其文骨格峻洁而气韵安闲研思缜致种种超出蹊径参诸王钱而下杨许而上居然别标一局非夫枝叶尽刊洗心宥密沉蓄而徐发之宜不及是反复咀嚼一段深至之味隐隐自喉舌沁入肺肝结而不散微乎微乎予窃有以想见其据梧运斤之际矣茂才沈道生读而爱之手摘玩珠携示两儿子共为扬摧予因语道生曰君知之乎造物精英日新不已各人胸中自有羽王也道生跃然而去

○惺复钱公四书制义题辞

举子业小技耳而圣贤之精蕴寄焉是故贵以理胜然而理至圆也深言之则深浅言之则浅精言之则精麤言之则麤亦顾人之所见何如耳是故又贵以识胜夫理者文之心也识者文之眼也心眼合一乃为文家第一谛未可草草语也惺复钱公用进士高第来理吾郡郡人士莫不想望风采予方有烟霞癖不敢以野服溷公庭属岁之季春公幸芙蓉湖上予闻而谒诸其舟中相对论文甚欢既别緘所制时义一编视予予发而读之一字一快不觉齿牙喉舌之间生液津津而满徐而按之大都本自匠心拟议成变既是■〈王灵〉珑透彻迥然超出人意外又是精切的当穆然心入人意中故足珍也今亦何能缕述聊掇其略如克伐怨欲篇有曰就仁言不行即以见灵湛之体就不行言仁祇以增把持之障渊路言志篇有曰宇宙不隔吾心吾心自隔宇宙行己篇有曰平居能办一己即临事能办天下怀居篇有曰寒暑风雨之变迭乘正以振英雄豪杰之气而顾盼牵制之私尽破独以见道德性命之真噫嘻微矣此予向所云以识胜者也以识胜者乃其真能以理胜者也夫岂区区浅亿薄诣可得而及哉予闻公少负奇慧垂髫时便衰然为子衿领袖已而每试辄最后先所为督学使者苏李萧饶诸名公无不国士公也公不为色满及屡蹶场屋亦不为色沮归而益务皜皜自濯不造极登峯不止繇是观之公之所得于动忍增益者渊乎深矣又何可槩以举子业视之也公下车未几遂摄郡篆廉明仁恕甚得民誉以方序其文不及且公而实其言将来盛德大业有非一郡之所能限者予姑表【原本表作标】而出之为异日券庶几作芙蓉湖上一佳话公无忘哉公无忘哉

○题吴允执梅花楼藏稿

往安节先生緘会课数十卷寄予予阅之多所嘉赏而其中一卷尤称奇绝因贻书先生曰此卷不徒文之工其深识远致迥非章句书生可及他日必成大哭已得报乃其孙允执也先生遂携之谒予于东林予察其气貌益伟之今年秋果获隽南畿允执复来谒予曰不佞闻君之捷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夫何以喜为安节先生喜有孙为彻如君喜有子也夫何以惧安节先生道履慥慥海内共推长者而君为之孙彻如君风烈皎皎

足以砥柱颓俗而君为之子俯仰后先此担正未易负荷所以惧也允执悚然起谢曰命之矣少闲手文一帙视予予览之又超昔年会课而上矣因稍为评次而志此语于端以当授记云

○题孙恭甫行卷

虞山三川孙先生澄空皎月出岫闲云生平喜为声诗不屑举子业以是终其身不遇长君子乔次君子桑能工举子业矣犹然未遇也惟子桑晚而始领乡荐耳亦不免落人后若子乔则更有待焉其难如是乃子乔之子恭甫纔茂年一举而遂魁南畿又若甚易然何耶吾闻之盈虚消息谓之天道积功累仁谓之人道故曰不蓄不光不闇不章然则昔日之淹正所以基今日之顿也吾读恭甫文灵襟濯濯不染一尘大有三川先生之致至其步骤雍容行乎勿忘勿助之间又得之子乔为多然则今日之发又所以显昔日之藏也恭甫方赴功名之会吾惧其覩己之易而忘祖父之难也特为陈今昔之故以告之恭甫其谓然否

○题姚元升诸友会约

程伯子云举业不患妨功只患夺志今观诸友会约为举业设耳乃能斤斤交砥一言一动一切禀诸绳墨惟恐少有愆戾以辱东林此正曾子之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也志且因之立矣奚其夺抑吾每每见人之始而勤徐而倦久而卒至于废弃也是且不待富贵而淫不待贫贱而移不待威武而屈即求所谓志弗可得已尚何论其夺不夺哉吾知诸友必不尔也聊为道破无令吾言不幸而中可焉

泾皋藏稿第十四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五卷

无锡顾宪成着

题辞三

二僊留胜图题辞

法喜志题辞

题华羽士卷

题魁星图

简明医要题辞

题邹忠余收骨行

○二僊留胜图题辞

彬州盖有苏成二僊其事颇异吾儒摈不语非直不语亦不解也曰是固幻耳然予闻苏僊事母致养勤甚人莫之及又能为德于其里成僊始尝为县小吏及署文学主簿并以举其职闻凡此皆人伦日用之常非有震于物也至如吾儒自稍通章句以上靡不称尧舜述周孔斯已卓矣夷考其行率谬不然甚者投弃规矩恣睢以逞仰惭日月俯惭人羣不亦大可怪乎顾恬然安之曾莫以动于意予诚不知孰为常而孰为异也予又闻

苏僊道既成有羣鹤来集其庭形色声音皆人也姿貌秀整如十七八少年云冠霞衣服饰壮丽与语款密如故因随之迤邐升天而去成僊既卒有友人遇诸武昌岗谓曰吾来时匆匆遗一舄于鸡栖上遗一剑于户侧为令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语之信众大惊因发棺视之不复见尸但一青竹杖长七尺并一舄而已然则苏氏之所以僊惟其真能有也成氏之所以僊惟其真能无也迄于今犹可按而考焉即有艳慕欣道竭蹶而趋之者苟其明效显验不臻于是终莫得而假也至如吾儒不然其说曰吾心即僊也吾心之变化云为上际下蟠先万物而非有后万物而非无即所以为僊也岂不大哉已而察其心固与庸俗等耳徒以其善匿而难窥也往往托而文焉以内欺己而外欺人予又不知孰为真而孰为幻也予过郴郴侯卢尧卿示予二僊图予惕然有感因缀数语志其端非故薄吾儒而有羨于彼也庶几览者于是乎谛思孰绎皮而求其所繇以晰于常异真幻之辨而不敢徒以区区之空名为足恃也即二僊之于吾儒厥亦有隐功哉其又何揜焉

○法喜志题辞

澄江夏孝廉茂卿辑法喜志成有客过予语及之而曰茂卿津津禅悦迹所采撷率从忠孝节谊中荐取跳不得儒家门户何也予曰茂卿以儒用禅者也非以儒为禅用者也以儒为禅用即儒亦化而禅以儒用禅即禅亦化而儒矣此茂卿陶铸手也曰然则儒家揜禅何也曰此以正学脉也而茂卿以广取善也一主严一主宽两者并行而不悖也曰伯升之秽焉而录休文之阿焉而录处道之悖焉而录天觉之党焉而录奚取也曰孔不废祝佗孟不废阳虎参苓乌附并贮大医王药笼中其何疑于茂卿客曰善已又语客曰请为子竟其说禅教之兴本之乘儒教之衰而入顾其所以得久行而不废则又赖儒教之立也有如土苴人伦糝糠事物胥而入于虚无寂灭之教窃恐世道人心且荡然靡所主持彼禅者流即欲云卧霞滄雍容尘拂以课其所谓向上第一谛将焉能之昔王仲祖刘真常共访何骠骑骠骑看文书不顾王谓何曰卿何不摆拨常务应对元言那低头看此邪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闻者共赏以为佳由此言之茂卿之为是编特于忠孝节谊三致意也其深乎其深乎客以告茂卿茂卿曰善遂掇幅笺受之而标其端

○题华羽士卷

异哉华孝子业已尊父命终身不娶矣乃锡之为华者必祖焉是无后而有后也异哉华生启原业已作黄冠道人矣邴倦倦以孝子为念愿得终身洒扫祠下虔奉瓣香是出家而在家也此等处一一从赤子之心流去来世法出世法都来缚他不得吾是以有取焉启原试归而参之无日用而不知也

○题魁星图

天地太极之余也日月天地之余也先生日月之余也正索坟典先生之余也一变而记传再变而词赋三变而时义正索坟典之余也朝而士夕而公卿大夫一变再变三变之余也呜呼先生将彼之余成此之余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取者不德舍者不疑方且翩翩乎相与尸而祝之俎而豆之吾不知先生其以为何如也于是乎题而问诸先生

○简明医要题辞

澄江云竹顾翁以医闻于人久矣盖近奉庭训而远宗刘张朱李诸先达虚研实究会而通之以故所投辄效一方赖焉于是翁年且七十有三乃手录生平已试之方剖为五卷授剡氏命曰简明医要其言曰是编所载平平耳无新奇可喜之说也聊以遗子孙备检阅耳予闻而贤之翁之不为新奇乃其能为新奇者乎语有之医者意也诚然诚然顾其说可以生人亦可以杀人生杀反掌耳不可不察也何也意难调而易偏也是故欲其平平者以病治病不以我治病也病而曰治曷尝无意治而曰以病不以我曷尝有意有意无意之间能神能圣能工能巧刘张朱李之精蕴翁一言蔽之矣信哉翁之不为新奇乃其能为新奇者乎是故槩而论之是编仅五卷耳盖综其博而归诸约者也翁之所见以为要也徐而绎之千言万语总不出乎之一字盖至约而实至博者也予之所见以为要也读者宜何求焉翁子言尝从予游乞予题其端予为走笔书之如此且告之曰子业服岩邑令名邦有种种惠政及民矣而令而往其务益加懋焉以竟厥施即翁满案活人术不滋畅乎即翁满腔活人心不滋快乎异日者吾又将就子觅医国之谱也言再拜而起曰先生之所以捋拭言父子腆矣敢不奉以周旋

○题邹忠余收骨行

试看这个是怎么若不识得便未免当面混过苦识得又未免将来做件事当面混过即沦于无将来做件事即着于有一念湛然两头不堕其窃妙在恁处忠余其自参之吾不能代下语也

泾皋藏稿第十五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六卷

无锡顾宪成着

墓志一

明故学谕捐斋张先生墓志铭

明故翰林院庶吉士完初唐叔子暨配蒋孺人合葬墓志铭

明故孝廉静余许君墓志铭

吴母毛太宜人墓志铭

浦母华太孺人墓志铭

高室朱孺人墓志铭

处士晴沙谈翁墓志铭

○明故学谕捐斋张先生墓志铭

忆昔岁己巳先赠公为不肖宪及弟允择师语人曰必得文行兼备之士而后东里云浦陈公为言先生先赠公喜遂率不肖等北面师事之先生一见语不肖等曰吾观子兄弟气貌非区区举子业可了须努力寻向上一着先赠公闻之益喜时仲兄坐善病不复理铅槧矣亦令执经以待曰吾固不专为举子业也庚午先生应云浦公之辟不肖

等负笈以从比数年并相继取一第而独先生仅仅作一学博以老且死矣于是子楷等卜以乙己之十二月廿四日葬于厯村之新阡持其兄济川学博所为先生状属予志其墓予不胜黯惨相向哭俱失声呜呼一第先生之糟粕而向上一着则先生之精髓也得精髓而遗糟粕先生其亦何憾惟是不肖辈玩愒因循浪掷日月俯仰几四十年止了得举子业耳曾未有努力处也得糟粕而遗精髓负愧实多尚何足以任千秋之役虽然先生之千秋自在非予言之谓也其何庸辞谨按状参以耳目之所逮而志之志曰先生讳淇字子期号原洛晚号捐斋居士初以字行已而更今名张之先世居澄江琉璃里有养浩公讳纘者始自琉璜赘高庄邓氏遂占籍无锡为高庄张氏云纘生悌以成化甲辰进士官都转盐运使司运使世所称东洛先生也详具邑志中是生洛川公琳为邑庠生琳生履庵公钺配华孺人生子五人女三人而先生其长也先生自少英颖不凡尝逮侍东洛公东洛公奇爱之稍长力学工文年十八补邑弟子员二十而廩即为人授经履庵公不善治家人产产日挫悉馆谷进之有以一帛赠者必躬致履庵公曰两亲百结吾何以有此华孺人性端毅先生年踰四十闲涉诖误犹加捶楚辄婴啼受之每从馆归日则依依膝下夜则侍寝于侧至于婚弟嫁妹拮据备具绝不以经两亲之念也云浦公高其行邀秦元峯昆弟聚百金置租金十余石以佐所需乡人多弗偿竟不问叹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坐令寒士俱欢颜履庵公闻而壮之时先生每试辄最其曹名日起三吴方千里闲争聘为师顾其试于棘闱辄报罢久之始以岁荐分教吴庠适不肖从铨曹请病还往见先生挟一苍头徒步而前先生煮茗煨栗相对终日极欢酒畔微问曰得无为郡邑君子所迹不肖谢不敢先生喜曰方是吾弟子不是天官郎也始先生待选都下申相国迎致邸塾甚严重之以是乞铎其邑庠及先生忧归再补休庠迁谕英庠并不藉相国气力一希荐剡亦不向达官贵人前一齿不肖兄弟姓名会休令石林祝公考绩至吴下或告之大加嗟异时时以语人不肖闻之恍然自失也向者相忘于无怀葛天之闲不觉耳郟被石林道破矣此景此意令亡矣夫今亡矣夫先生所至以身为教诸生贤而材者优礼之贫者恤之有负不平者直之诸生翕然信爱地方利病亦时时为主者陈说不计恩怨以故吴令谦川冯公英令混成庞公倾心敬事一如石林公焉即直指使者牛公亦枉驾就访不以常格遇也乃先生每以养不逮亲怏怏不自得又见饥馑相仍国家多故丘垄之思倍为恳至书其斋壁曰静中自念常忧国梦里思亲辄过家遂拂衣东归归则田不足具饘粥庐不足蔽风雨萧然斗室日与两孙讲解不倦适次公冰壶亦解官归时分秣佐酒故先生有年来藉得同胞养分取箪瓢聊自怡之句兄弟嬉嬉共陶暮年意甚乐也书其卧空曰在家出家世事尽从流水逝得了便了丹心原对白云闲高襟逸度居然不让浴沂风咏三三两两闲矣先生素健无恙年且七十以湿疾艰于步履甲辰夏四月忽倦卧不语不饮者六日垂绝之晨索笔大书曰只知人事是太古不信我身非伏羲又索酒大饮曰令我熏然陶然栩栩然而逝可也长子楷请遗言怒曰吾言之熟矣若遽忘耶做人须收拾身心要知此身心非幻身肉心乃我自家原来清静法身原来先天灵觉真心

天下有何物可以尚之何物可以易之须是自知自养自炼自取吾儒致中致和实不外此薛文清公读书录吾家祖业也宜付两孙至酉遂瞑呜呼死生亦大矣何其了了也先生广额丰颐美须髯胸次夷旷不留一滓而负气倜傥耻与俗浮沉每语及古豪贤长者及忠臣孝子辄为伫想沉思彷徨太息喜豪饮往往借以寄意或时而终日陶然身世两忘或时而高谈叱咤睥睨六合或时而感慨激烈涕泪交流而继之以怒发冲冠恒歌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先生不自知人亦无能知先生也先生髫年师事阳湖邵公闻阳明致良知之说及壮游方山薛夫子之门学益进已乃亟称考亭曰毕竟盘不过此老庚子之秋过视泾上朝夕剧论意气如故因言迩来异说横行始而侮朱终而侮孔其害真酷于夷狄禽兽遽掀髯而起曰恨予不作鲁司寇■〈歹桀〉此奴于两观之下须臾饮尽一斗仰天而呼噫嘻不已左右笑曰先生狂矣先生曰狂乎非吾之狂而谁狂令先生往矣回首当年犹觉生气凛凛如在此岂生斯善斯阉然媚世无所短长之人所可同日而语哉先生生于嘉靖癸巳十月一日卒于万历三十二年四月念五日享年七十有二配夏孺人有内德生子三长即楷娶吴氏次朴娶李氏次桢娶冯氏后于守庵君女二长适邑庠生厉燧卿次适何起潜孙男七长孙煜娶陆氏仲孙美聘华氏余尚幼孙女四长适赵瑞征次字叶起龙余幼朴与美后先出为冰壶嗣状又述先生尝欲传履庵公固穷乐善之操俾子孙无忘并自叙其生平其言曰昔陶渊明预为祭文杜牧自撰墓志盖知生者不讳死存者不讳亡愚者之鄙忌智者不蹈也余犬马齿虽幸老而传矣自念以中人之资幼读圣贤书长承祖父训而忠信孝弟出自天性生平辛苦仅为祖宗持立门户一无恢拓虽入试棘闱而竟违进取之志即晚膺儒绶聊借为代耕之资谨守绳墨不敢妄为自谓所得于吾儒义理性分为多故于贫富贵贱一不介意然直谅狷狭不能媚于人不肯求于人惟嫉恶好善引咎服义之心裕如也每拟笔之以自见竟以踉蹌自信未艾不果而今已矣虽然味斯言也亦足以槩先生矣请韵为铭

铭曰卓彼贤圣人极自出烺烺遗经中天揭日惟祖惟父世笃清佳庭训在兹夙夜与偕善亲曰孝善长曰弟孩提赤心终身罔替发己自尽循物无违厥孚盈缶忠信是依恶衣菲食诸艰备历青毡无恙一椽靡益挟瑟摛齐献璞则楚抱关击柝苜蓿亦可从吾所好莫之或撻贫贱富贵总付浮云还揆生平斤斤儒矩动静语默渊临冰履直肠直口无诡无佞同异爱憎不与物竞见善如珍见恶如疾徙义如奔闻过如获心口自供形影自证百年之事于今已定像此为像不须写真谱此为谱不须买文乐而忘车来日可待一朝委化徒然琴在曰予小子恭勒贞珉后有考者英爽常新

○明故翰林院庶吉士完初唐叔子暨配蒋孺人合葬墓志铭

按后文至尊者自下常有得字天地间至尊者自至贵者自得也自得云何是必愜乎心之所真是举天下非之不顾也非必愜乎心之所真非举天下是之不顾也夫岂惟天下即一家之内情最亲也目之所视耳之所听口之所谈手足之所持循少而习焉长而安焉日渐月染不知其然而然转移最便也亦惟是率其本来面目随分成诣随诣成

局无假借无倚靠无沿袭无迁就无牵合甚而一彼一此判然相反了不存异同之嫌何者诚有以自得也毗陵完初唐叔子奉常凝庵先生之子也始荆川先生以峻行高天下天下望而严之凝庵先生务继之轩豁磊落不胜琐琐重意气与人交沥尽底里过缓急倾身赴之即生死弗避翩翩有古豪贤风至叔子乃又孤立行一意其于自奉衣不曳采食不兼味泊然不知声色货利为何物其于公庭视之若浼不以一字干其御诸苍头检束惟谨闲出而受侮亦以法饬之不少姑息其廩廩如此则是父子相反也叔子有兄二人伯曰孟孙早卒仲曰仿元仲在怀抱中能解文义口授以古歌诗时触事则援以证叔子三四岁不能走五六岁不能言识者目之曰行迟语迟是必远到既而就塾师师授以书仲数过成诵叔子必倍之久之则仲颇遗忘叔子犹初耳凝庵先生上公交车仲时慰藉其母万恭人后先周旋以襄其劳而娱其意叔子惟挟策他无所问也仲为文咄嗟而就叔子每悬思竟日凡经人道语誓不袭一字仲虽少人或就之谋必忠或就之假贷必应叔子绝不乐与人事闲有不得已勉为居闲必使两皆心服而后退退则尽匿形迹若初未尝与者则是兄弟相反也叔子元配曰蒋孺人叔子侍凝庵先生品隲今古剖析疑义论事可否成败娓娓如也而孺人侍太恭人斤斤不轻吐一语叔子与人交无众寡无大小无贤不肖怡怡如也而孺人端容肃视人虽巧谀不能博其一笑叔子性简易遇所知脱略礼数不为容落落如也而孺人于妯娌相见必理新衣将迎甚虔则是夫妇相反也且万恭人敏而则阃以内阃以外事无巨细莫不兼而综之而孺人约处一室趾不踰阃虽至亲罕见其面慕恭人温良乐易大小臧获凡几百指莫不人燠而人沫之即有犯多所宽假不问而孺人坚持礼法尺寸无舛左右侍者虽既退犹若俨有临乎其上然则是妇姑相反也然而广大者不见其为荡谨密者不见其为狭高明者不见其为亢笃实者不见其为拘真率者不见其为疏恭恪者不见其为矫宽裕者不见其为狗严毅者不见其为荷何也诚各有以自得也是故父子得焉而亲兄弟得焉而友夫妇得焉而谐妇姑得焉而协天性之乐人伦之胜世济之美偃然不出庭闱而坐收之矣则是相反者原未尝不相成也抑又有异焉予窃见叔子恂恂退让如不胜衣而志迈千古言视规行视矩凜不越跬步而神超六合仁义之宫礼乐之府诗书之囿闲■〈才变〉姿取无所不快于意而日蒿生民为名茂才为名孝廉为名太史余光未耀足以照映人羣而胸含□壑则是叔子一身之闲亦相反也予窃闻孺人居闲一布一葛虽极敝不去而推衣履于亲故心裁纯练倾囊而出不为惜其自奉一腐一蔬日费不踰数钱而作一餐以饷客非腆洁弗快人偶有乞贷生利者必腐辞郟之而戚里中或以匱乏告务委曲周恤不令有怏怏心生平于米盐猥屑澹不经心而独所奉于凝庵先生及万恭人即一果一茗必手涤而后进且死指一篋谓子献可曰吾终年积愁积病未尝积资此中存有七十金可以了我无以累大父母则是孺人一身之闲亦相反也噫嘻异矣及徐而按之卷舒有会操纵有适张弛有体繁简有宜即欲从而窥其闲无繇矣乃知相反者果未尝不相成也是故信于心则不复有畛域之可分而尔我之障撤矣信于理则不复有方所之可泥而

中和之体备矣此予向所谓自得者也叔子名效纯字敬止壬午应天乡试五十六名己丑会试七十八名 廷试二甲七名选翰林院庶吉士生于嘉靖戊午十月十五日卒于万历己丑十月二十四日得年二十有二孺人同邑州知州蒋公如京女生于嘉靖己未五月二十日卒于万历丙午四月二十六日得年四十有八墓在宜兴凤凰山子一即献可太学生娶丹阳江西按察使贺公邦泰女女二长适同邑太学生董公应朝子太学生遇泰次适予次子府庠生与洙先孺人卒孙男三长字昭聘金坛郡学生于君玉全女礼部郎中于公孔兼孙女次字量次字参俱未聘孙女三长字溧阳南京大理寺评事陶君人羣子元佑次字同邑翰林院编修吴君宗达子任思次未字先是岁丙午秋八月献可持状诣予属文其墓中之石予怆然伤怀不果为至今岁己酉夏六月困暑时时卧北窗下一日追念叔子不已因检其状读之则凝庵先生之为也起而喟然叹曰卓哉知子莫如父矣已检孺人状读之则献可之为也起而喟然叹曰懿哉知母莫如子矣表章揭厉责在后死予何容终无言况乎日居月诸倏更四载即予亦且駉駉作老态复何待也因稍为次第而志之并系之铭

铭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惟其相反所以相济吾何以知叔子与孺人哉以此

○明故孝廉静余许君墓志铭

隆庆庚午予与静余许君同游邑庠一见如故欢予乐君之光明简易洞无城府君亦乐予之不为机也尝赴郡试先赠公遇之逆旅私谓不肖曰是夫非尘滓中人儿其识之时君未冠及授室先赠公命不肖馈酒一石糒二石君辞不肖进曰家大人重君欲知君聊以为好耳君惊起请于父一庵翁受酒而却糒曰小人不敢拂翁之意翁当不忍拂小子之意也自是交好有加密以道义相切磨及予幸博一第口出乍归与君迹若落落而此衷相映宛如一日甲午归田偕同志修东林之社君时时颺临之予自惟衰劣正赖君左提右挈补过桑榆而君且弃予去矣抚今追者泪淫淫不自禁会君之子其仁卜以岁之十二月十五日癸酉葬于■〈山华〉■〈山利〉新阡手次君之行乞高存之为状属予文其墓中之石予故有文戒方在徘徊而友人薛以身且谓予曰此静余意也死者复生生者不愧子必勉之子亦忽念是先赠公之所记也遂诺受状而读之既作曰备矣核矣可以志矣何则人各有真所为贵状者贵其真也皮肉骨髓稍有不似不可语真令状始言君家故贫先世遗田二十亩君既有声诸生下帷教授稍拓至百亩已乡举婚嫁递集食指渐繁又不复授经生计益匮亦惟力自节嗇粒米束薪出入程量卒未尝营子母什一故视其室瓮牖绳枢犹夫初也视其服敝冠缁袍犹夫初也视其食烹藜茹藿犹夫初也视其一二使令蓬首跣足犹夫初也比五上春官不第庚子冬行至桃源河水坚遽返谢去计偕传金自号蚤白老人杜门益圣于此可以得君之皮矣而未也又言君受知郡侯龙岗施公邑侯念庭周公时召君相与茗椀酒榼宴游如家人子弟君介然自守不干以私丙戌从公交车还为幽居十戒书之壁安贫戒五曰诡收田粮曰干谒官府

曰借女联姻曰多纳童仆曰向人乞觅省事戒五曰无故拜客曰轻赴酒席曰妄荐馆宾曰替人称贷曰滥与义会出入恒指而自问曰若得无食言否或以私尝之辄指其壁谓之曰此吾之息壤也可奈何偶有戚党丽法乞君居闲持之甚急君适卖婢为输罚缓终不为缓颊闻者大相信服嗣后即有缓急见君辄愧而罢不复发口守令下车一谒后不得再覩其面宜诸欧阳公守常雅重君延修常志君曰公贤者为欣然一出每中丞直指学使者入境必为表其闾君泊如也既病谓其仁曰吾有某逋未偿某施未报某家人赍未给某故人子典田所入已当其直亟取券还之于此可以得君之肉俟而未也又言君天性孝谨大父效静翁古君子也为诸生出入携君以从动息有教君一意步趋无尺寸轶父一庵翁未及中寿而卒痛之终身事母吴孺人嘻嘻哑哑依然婴孺也又言君襟度洒落喜饮酒每春秋佳日同心宴谈辄谐笑倾倒移日落月喜散步饭饱后独行城堞闲眺望云物以为至适所善澄泉茹公及万中丞辈相与联同庚社一觴一咏彷彿香山洛水之风尝视君疾君曰吾胸中荡然无事乐意津津凡不食者浹两月谈笑如常不一介于色于此可以得君之骨矣而未也最后言君一日自东林归戒其子曰人何可不学但口不说欺心语身不做欺心事出无惭朋友入无惭妻子睡无惭梦寐乃为学矣予不觉喟然叹曰微乎微乎君之髓其在兹乎且夫士当居恒高谈阔论意象凌豁若举天下皆无足以动之者是何壮也及乎临境辄尔波靡遇贫贱则戚然不能以终日安遇富贵则奴颜婢膝以求之不少顾惜又何懦也本之内多欲而外附仁义遂成两截人耳乃君以不欺为主以无惭为案其生平之所自刻厉岂不廩廩可想哉宜乎始终一节名实俱粹靡不称为真孝廉也先赠公于是乎知人君姓盛氏曾大父信齐翁讳玉幼失怙恃依亲许翁因其姓信斋翁通二经以行谊称大父效静翁讳应壁君初号太元后更静余以此父一庵翁讳盛德为诸生生子二君其长也君讳世卿字伯勋配赵孺人生子三其仁娶澄江隐渔王公女其忠郡庠生娶太学振龙厉公女其清未聘女三侧室出一适陆士裕一字澄江王日华一未字孙男二原盛其仁出本盛其忠出孙女一其忠出俱未聘字君生嘉靖壬子十月十六日卒万历丁未四月初八日得年五十六所著有中解编太元元言露颖编诸集而特好为诗一切欣惋悲愉之感悉于诗乎发之诗成抱膝长哦辄复欢然自谓调燮之妙是又君之皮肉骨髓所寄也后之尚论者其并求之

铭曰凛乎其操严霜冻雪垣乎其怀光风霁月朗乎其衷青天白日靡固靡纵靡着靡匿屋渥康衢可券而质是为人伦之式

○吴母毛太宜人墓志铭

吾郡吴严所侍御朝拜官而夕抗疏首翦巨奸一日直声动天下言路大辟比予有感于李漕抚之被多口也上书阁铨二老一白之举国为哗侍御又慨然采而闻之当宁于是异同之论纷纷而起时侍御业竣宣大事报满请代代者不至方蚤夜念其母毛太宜人遂飘然拂衣归太宜人见之甚喜侍御从容言归状则益喜曰漕抚冒千锋万镞而为国家光禄为漕抚而冒千锋万镞儿此归俯仰君臣朋友之闲皆可以无愧矣不见若

父乎一出几死杖下再出几死谗口终其身于千锋万镞中曾不少悔吾亦不代为悔也
儿此归俯仰父子子母之间皆可以无憾矣已闻铨司纠擿去者拟夺侍御三级不得
旨复用考功法夺一级侍御跽而谢曰儿不敏重累母奈何太宜人怫然曰吾以得职为
儿喜儿以失官为吾累不亦远乎儿休矣吾与尔隐予闻而异之何其洞昭旷之原越拘
挛之见如此也居一年忽得太宜人讣不胜惊悼无何侍御俨然衰经而过于手太宜人
状介钱启新侍御属予志其墓中之石予读状益异之太列宜人幼聪颖通孝经小学少
仪内则诸篇及烈女传四子书无不淹浹是学古公誠女大父古庵公宪礼科右给事以
忠直立朝以理学名世以礼让教家者壶也故其子姓彬彬非独外德茂盖亦有壶则焉
予曰善哉始基之矣为之赋关雎之首章而未也太宜人归学上【上当作士】复庵
先生也年十九耳而翁尚宝丞寓庵公质直端方御家严姑段安人积纤起嗃嗃不少宽
假顾能周折咸中得两大人欢也比学士丁尚宝公丧太宜人相之必诚必信己学士宦
于京首疏纠张江陵夺情事受杖 阙下血肉狼籍忽闻段安人讣太宜人从学士冒冰
雪奔而归庐于墓哀毁视丧尚宝公尤过之予曰善哉生事之以礼死事之以礼矣为之
赋下武之三章而未也伯翁太史后庵公长于学士十三岁学士庄之如父太宜人亦庄
之如翁兄二乐公长于太宜人九岁各垂白首相见必载拜岁时必肃礼衣而谒之二思
公为里胥所构几陷大辟太宜人日夕泣求所以白兄冤状弟朴庵公家渐落时以担石
相赙女兄弟四人独周氏姊贫而寡特僦舍居食之其卒也为具棺敛哭尽哀予曰善哉
尊尊亲亲德之至也可以风矣为之赋蓼萧之三章而未也太宜人初年待诸子妇甚肃
中岁而响呕卵翼若恐伤之老而弥笃诸子各授室析居相去数百武定省以时辰而毕
集太宜人必预戒膳饘以待其待壻庄于宾而慈于子壻亦怙之如母忘乎其为半子也
从子妇有不宜子者为旦夕虔祷曰其得雄以嗣适乎几几望之如其妇诸从妇亦亲之
如姑忘乎其为犹子也予曰善哉其有敦睦之遗乎为之赋桃夭而未也太宜人生于殷
盛归于显融两膺 封诰贵重矣作苦执劳辄身先力指夏理丝泉冬理木棉机杼声轧
轧不休每孙女厘嫁必出篋中布若干实甚奩居恒衣大练不曳帛遇宾祭吉祥闲一御
绮縠不终日随扈而鏹之食不重肉饭脱粟粥必杂麦靡与婢子共粗粝而餐出御小輿
至弊不任肩从者一二苍头不知其为贵人也予曰善哉勤俭家之本也守而弗失世世
其昌乎为之赋葛覃而未也太宜人性好施见孤寡老弱倍为惻惻每辍餐损饗餽其口
戊子岁大禊学士设糜粥饥者而廩空莫继太宜人忻然解服脱簪佐之所起沟瘠无算
晚年好佛益好行善事每晨起诵金刚诸经宣说男女某某妇某某氏历历不遗曰氏老
矣福田利益无所覬愿为儿女辈忏悔除无始以来障业里戚有多藏海盜者纵横逮捕
累累伏于非辜辄合掌曰物去幸复来乃以人殉如墮落何闻有槌輿僮至毙者辄频顛
曰奈何一朝之忿而以人命戏也他如本有圯曰必吾葺途有湫曰必吾甃即空乏中务
龟勉以应予曰善哉宜乎口碑载道人人祝万福祝千秋耳为之赋假乐之首章而未也
始学士以弱冠举有隼声稍稍侈声酒太宜人讽曰君诚壮无事急一第不念尚宝公目

未瞑乎学士为错愕废声酒太肆力于文章竟魁多士学士直道而行不能面藏人过太宜人以婉剂之曰毋好尽以撻人人情固不啻山川险也学士喜如得益友太宜人连举八丈夫子一皆无害所为恩勤闵鬻含饴必均衣敝履穿亲为苴补独不以寸丝尺縠挂其体曰吾为稚子惜福也比其长也联翩而翔天衢则又戒谕之曰国恩难负天道忌盈儿辈宜知止足无务好进予曰善哉顺而正爱而则履满而能谦吉凶悔吝之故盈虚消长之机析之精矣岂不卓然伟男子之槩哉是故能以学士公永誉也为之赋鸡鸣又能以侍御诸君蚤誉也为之赋小宛之三章已阅太宜人之年其生以嘉靖庚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其卒以万历辛亥六月二十七日得七十二岁其葬以壬子正月初七日子八人曰雍太学生娶陈氏曰亮辛丑进士任湖广道御史娶蒋氏赠孺人继蒋氏封孺人曰奕庚戌进士选浙江缙云知县娶马氏继徐氏曰元戊戌进士任山东东昌知府娶张氏封安人曰京太学生娶刘氏曰亮庚子举人娶白氏曰襄癸卯举人娶曹氏曰褒太学生娶白氏女一人适太学生曹师让孙男三十人雍出者二伊思郡诸生娶毛氏孝思娶金氏亮出者八宽思娶蒋氏柔思娶董氏恭思邑诸生聘钱氏敬思聘曹氏毅思聘荆氏直思聘郑氏简思聘陈氏刚思聘姜氏元出者九尔思邑诸生娶毛氏我思邑诸生娶毛氏众思娶贺氏少思有思未聘无思聘周氏是思匪思百思未聘京出者四赞思聘董氏贤思聘任氏贵思赉思未聘亮出者一禹思未聘襄出者一显思聘贺氏褒出者五肃思聘白氏又思哲思谋思圣思俱未聘孙女二十四人亮出者四一字陈于泰一字蒋允淳一字龚九鼎一未字突出者五一适张东星一字姜绍书一字史元孙余未字符出者八一适姜志寅一适曹茂清一适张典文一字陆腾骥一字何熙祚一字恽■〈吉羽〉一字薛尊生余未字京出者二一适孙觐一未字襄出者一字范能建褒出者四一字董祖纂余未字曾孙男三人尔思出者守揆我思出者守覲宽思出者守大俱未聘曾孙女七人伊思尔思出者各二我思众思宽思出者各一俱未字呜呼盛矣天之祚太宜人何如也因为之赋麟趾终焉而系之铭

铭曰萃有众懿之谓德萃有众祉之谓福其真以茂厥躬其余以施于嗣服甑山之原元晖穆穆亿万斯年于何不淑

○浦母华太孺人墓志铭

悲哉浦子之为志也其不忍泯泯于母也其称曰始不肖先大夫佐太安既迁贰夔州谊不肯以一介自缙家植厘厘耳已而吾父蒙难所减更十之六已而吾父不禄所减更十之三逋大起吾母子然俯仰其闲日夜皇皇拮据不暇久之次第而已于逋里人即莫不材吾母咨嗟而道说之而今已矣因大哭少闲又进曰始不肖等幼无所廩学吾母呼而谓曰汝叔祖味芹故明师且其人端然长者汝盍往事之夫岂惟诗书之好是凭庶几其以家庇焉不肖等敬诺徐而验之信何其智也而今已矣又大哭少闲又进曰吾母生而慧发不羣稍长通孝经内则女仪大指吴俗好佞佛吾母独不佞佛有前为施舍之说者辄谢去而曰实其言将富者擅祥贫者擅殃乎殆必不然居恒闻一善言见一善行

辄以诲不肖等时时还而思之依然着于耳也而今已矣又大哭予闻而伤之且曰止其无复言予知所以解子者矣遂为志而铭焉志曰孺人姓华氏西楼君女也西楼君有弟曰东源君实生孺人西楼君壮弗子因女之年十七归太学生鳳竹浦君归之二十一年而称未亡人称未亡人之二十一年而亡时万历甲申正月十七日也距其生嘉靖丙戌七月二十五日得年五十有九子二长邦达邑庠生娶华怀竹女次邦猷娶郡学生华少峰女女三长适俞士宏次适郁念曾次适钱光霁孙男四元益娶太学生王穉石女邦达出元选聘邑庠生邹存诚女邦猷出余幼未聘孙女六一字华迪殷一字邵某俱邦达出余幼未字邦达等卜以三月二十五日奉孺人合葬于石室山祖莹凤竹君之兆礼也顾宪成曰予闻凤竹君且死孺人之不欲生者数矣徒不忍其二子耳顾其心岂尝湏臾忘君耶一旦得从君地下快孰甚焉而二子者方唏嘘呜咽戟然不自禁盖妇之于夫子之于母其相为媿媿如此岂不深哉非至性笃发孰能几之者乎夫是以知甫氏之必有兴也予师少弦张先生尝为二子乞言于予及得予言亦以为然云

铭曰何以剥之衷也旗也何以复之材之磁也服而夫君镇而子孙秩秩振振何以姤之德之著也

○高室朱孺人墓志铭

孺人年十九而归静逸高公也既久而弗子喟然叹曰吾之业在樛木之三章矣为捐囊中装置媵而又竟弗子也久之乃子从子攀龙所以抚字百方稍长就塾师受句读每还辄置怀间程日课手果饵慰劳每夜读泔澣絀而佐不寝不休盖孺人歿而攀龙痛可知也曰攀龙之鞠于母二十有三矣攀龙不能以一日娱也惟是夙夜矻矻一编中庶几有跻于荣显耳是以实殉虚也今者幸而举于乡而吾母已矣是以虚负实也可奈何言悲咽不自胜予闻而伤之以为是其母子之间至矣因是而求孺人乃益悉孺人孺人生一岁而失其母也而固甚慧不伦厥父慎斋公爱异之既长遂令赞家政即内外一切井井就理比归静逸公而其姑浦辄委政焉曰以是观新妇能即又无不井井就理也孺人性好施期功党里有所需无不得意去而其自奉甚菲食不二簋衣不文锦垢污手自浣涤既老犹绩不倦攀龙以为勤乘闲讽止之孺人愀然手所握示曰是物也吾女而佐吾父于朱者若而年吾妇而佐若父于高者若而年骤而弃之不祥孺子休矣攀龙又言吾母病且二岁未尝废衣冠日惟焚香诵诸佛经始予外王母梦异人霞衣灿烂手一果啖之味甚殊觉而遂娠吾母吾母之生口若时时持剑号者及卒体莹莹有光拟得道云顾宪成曰是非予所知也予所知者孺人耳孺人女而女妇而妇母而母其于生死之际何所不廓如也自顷来海上昙阳之事起说者多好言怪予是以略而弗论而特论其可知者如此孺人生于正德丁丑七月念七月辛于万历甲申十月初一日享年六十有二日葬孺人于慧山黄家湾祖莹之次而命攀龙乞命于予夫铭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若孺人也者予乌得而已诸

铭曰欲知其女视其父畅然有家臻厥度欲知其妇视其姑洵兹莘藻闲且都欲知其母视其子翩翩风云发于趾式言系之畀大荒九龙为护允偕藏

○处士晴沙谈翁墓志铭

谈之先得姓由郟子至南宋始籍梁溪入 皇朝有寿斋公者起而其族遂大五传而为赠御史绍六传而为封刑部郎复复生纬官承事郎纬生鹏官七品配成氏生丈夫子三人而翁为季翁讳筹字守谟号晴沙生于宏治癸亥正月二十五日卒于万历己卯正月十一日所著有鸣蛙集五经音释考四书释义娶李氏先翁十二年卒子男二长曰承俸礼部冠带儒士娶王氏继娶吴氏次曰效娶沈氏女三一适李应时一适邑诸生张应贞一适刘闻誉孙男二正议聘江阴县诸生顾言女立未聘俱承俸出孙女九承俸出者五一适陆可立一适俞显祖一适邑诸生陈尔耕盖手状翁者也一字陆汝贤一未至效出者四俱未字翁生弱不嬉长不迂也与十山翁恺兄弟最欢共业博士家业翩翩美文辞见以为一第犹掇之耳而竟弗第也无何而十山翁成进士大喜曰吾鴈行中有人哉休矣无所事吾矣而邑中缙绅先生雅知翁咸目摄翁曰是夫也何可令山林得之辄起迎翁令子弟北面受经当是时补庵华公最负时誉鲜与可顾独心善翁盖宾翁二十三年如一日也翁年二十而馆六十而老三四易帷而已帷下诸生虚而来实而往多显者云翁孝友淳至年十二翁父秋航公役而有司持之急翁慨然以身代县令尹侯公见而异之乃召翁师授经圉中秋航公竟以翁免秋航公家居以严见惮翁事之谨动厌其意处兄弟油油于内则森如也翁之于人道焕乎备矣翁故博学而尤好开元大历语时闭门独坐吟咏自适而以其闲肆于山水之闲曰九龙二泉吾西道主人也翁生平操履纯白皜然不淄县大夫修卿饮礼辄延翁为重宾翁谢曰夫饮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吾何德以堪之辞忽应强而后可其为长者如此顾宪成曰陈伯子之状翁云尔予不习翁而习陈伯子又因陈伯子而习翁之伯子勉庵君勉庵君恂恂者也陈伯子有口德汗不至阿其所好而其尝从翁游者复称说翁不衰翁之文献具矣不佞于是乎征乃为次第其事而铭之

铭曰其宾于塾也万以为日而千奇其宾于乡也千以为日而百奇孜孜屈乎不足绵绵伸乎有余其宾于国也允以为日而谁为奇呜呼百在兹千在兹万在兹有翁在兹

泾皋藏稿第十六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七卷

无锡顾宪成着

墓志二

明故承德郎山东济南府别驾莲岩黄先生暨配许孺人合葬墓志铭

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

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

薛母刘太孺人墓志铭

明故贞节钱母卞太孺人墓志铭

○明故承德郎山东济南府别驾莲岩黄先生暨配许孺人合葬墓志铭

万历二十有四年丙申春二月戊午前通判济南府事莲岩黄先生卒于泉州南安里第越闰八月既生明孤拱化命其弟拱振跣衰经走水陆千里来讣于顾宪成氏宪成见之骇然而哭也哭相向皆失声既息拱振致遗命属宪成铭其墓宪成又哭曰知予者其先生也夫何忍为先生铭则又哭曰知先生者其予也夫何忍不为先生铭遂顿首受命拱振则又泣而请曰惟是先府君实拜子之赐其黄之子孙世载明德窃不揆敢徼先府君之余再以先母氏累宪成快然起曰宪也不敢死先生其敢死孺人又顿首受命乃视状先生之状曰先生讳一桂字馨甫别号莲岩始祖曰忠勇公忠勇公盖令南安而长子孙其土世世焉忠勇公生五府君五府君生三致政公又五世为无怀公无怀公生笃斋公是先生父也娶于王而先生生甫三岁而孤王节母泣曰天乎孰使吾翁无子而有子吾子无父而有父乎攻苦蚕绩朝夕弗惰以为无怀公养而其余以资先生学先生少本朗悟绝人益皜皜自洗濯从里中师受博士家言率岁所而师称弗能师也年十六遂晋邑诸生曹惮焉嘉靖乙卯试学台最晋廩食厥秋举于乡年二十有三耳无怀公闻之为嚼三觞而王节母喜可知也顾其上春官辄报罢无何无怀公及王节母相继没先生哀痛踰节意郁郁不自禁叹曰吾尚可逐诸少年鬪笔舌之奇乎且休矣隆庆辛未遂谒选天曹得浙之云和令云和瘠而贫人皆难之先生不顾矢心冰蘖约己裕民问所欲苦而替兴之削借差汰马役孜孜不遑先时邑中水道久湮没者远或数里近犹二三里暑雨祈寒怨恣盈域先生捐俸入佐以调额募工疏水所源而导焉民乃舒至今赖之近郊故多虎患渐及于邑或食豕官舍先生牒祷城隍神请先去苛政而后大戒政虎旬日有田夫遇虎于涂手搏而毙之蹙后遂息邑人异焉独以清介孤立任怨任谤不为监使所容竟左迁宁波学博先生不色愠也第亟往进诸生日与较艺所短长上下今古奖其勤而作其怠士用翕然若今太史周公应宾王公萱吏部傅公光前南昌王公佐皆先生所赏鉴也乙亥摄慈溪篆治如云和时邑有渔课三百金吏白当如例受先生曰诸公而登诸私何例乎丙子秋用南京兆聘分校士于都举宪成等十四人明年丁丑擢济南府通判主岱宗香税税多羨毫无私焉或劝稍为子孙计先生谢曰吾于一官何有惟父母宠命未沾之为戚戚是以三年淹奈何以子孙故为父母羞乎会中蜚语挂冠去之不终日比至家四壁萧然时时从里父老游茗酒相乐而已有司高其行宾乡饮者再三先生夷然不屑也其为长者如此孺人之状曰孺人姓许氏讳端勤生而淑惠既嫔于黄上则佐王节母奉无怀公婉而有则无怀公大欢下则奉王节母佐先生读每夕挑灯刺绣达旦不寐已而无怀公及王节生母终先生皆旅在京孺人后先竭力敛事必诚必信无或憾王节母有侄女孤贫莫养孺人收而字之既长而厚资嫁焉先生曰微吾妻吾几不得称人孙称人子矣先生幼孤鲜兄弟事同产二姊甚恭以爱孺人亦以伯姊礼礼之终其身先生曰微吾妻吾几不得称人兄弟矣先生之云和孺人扶病而后既至病加剧且卒手

检一缣谓先生曰以此敛我足矣君庭如水妾安敢以死溷君先生泣而诺之曰吾所以志也孺人可谓知大体矣顾宪成曰信哉丙子之秋予见先生于金陵邸以为古貌古心笃行君子也甲申予请告里居先生杖策而过予朝夕侍者三月戊子冬予徙官括苍遇诸严陵道中遂奉之至官舍朝夕侍者又二月因得益详先生内无城府外无边幅一言一语一步一趋端恣不苟先生亦不以予为陋自家居至于历官无所不语其于孺人之贤盖缕缕不置也大要状所具略同不诬矣独念予菰芦中孱书生耳无所短长先生俨然以国士遇之所为期且勗耿耿流俗之外厥谊甚高乃予莽莽风尘乍进乍退进则多忤多尤率不免意气用事无能树尺寸以章先生之明退则优游玩愒颓然自废年来益复善病倏忽向呻吟中浪掷日月独行顾影独寝顾衾不胜惭负何以无坠先生命哉惟是先生之所以修诸身刑诸家施诸郡邑者烺烺可纪而孺人同心同德相以无违则其不朽者固自在也予小子何为抚今追昔感怆百端聊以发予愧云尔先生生于嘉靖癸巳享年六十有四孺人生于嘉靖辛卯先二十四年卒享年四十有二孺人卒娶林氏曾氏皆先卒子男五拱化娶刘拱治邑庠生娶傅卒拱振邑庠生娶曾钦极邑庠生娶庄卒拱宁郡庠生娶周化治振极皆孺人出宁林出女三一许字王林出一未许曾出一未许蔡出孙男六命哀聘杨化出命绅娶彭命鞏聘朱嗣钦极命绣未聘治出命黻命縻俱未聘振出命纓宁出孙女八一适许余未许字拱化拱振拱宁等择以是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先生与孺人合葬于王塘山之原而林氏曾氏附焉礼也

铭曰纷而不可质者遇也固而不可格者年也积而不可佚者德也余而不可竭者福也久而不可忒者理也贞而不可革者石也

○明故处士景南倪公墓志铭

昔司马子长着货殖传谈文者以为千古绝调予特嘉其取善之周不择巨细乃世人卒讳言富即为子若孙者阐扬先懿亦惟恐以富揜也相习而为讳夫此何足讳也富而好礼可与裋躬富而好行其德可与泽物顾人之用之何如耳吾锡故有东湖邹公望桂坡安公国其人皆翩翩豪举其名与资俱倾一时本之各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以为予国家得若人而用之必有裨于会计即不然而一乡有若人可备一乡缓急一方有若人可备一方缓急作史者仿子长遗指采而列之货殖附于陶白诸人之后岂为过哉属景南倪公卒孤鎬等持晴宇华比部所为状乞志铭于予予忽忽心动迹公勉勉拮据其产非能与邹安两公相伯仲要其布衣起家遵用绳墨尺寸不苟有足多者窃谓两公倜傥而近狂公敦恣而近狷未可槩以蓬华之操揜之也因按状而志之曰公讳瑛字良玉汉御史大夫宽之裔也唐宋闲代有显人至吴县监承子云始家吾邑梅李之祇陀五传为元镇公瓚世称云林先生其兄元佩公珏嗜古好修五传为迪功郎竹溪公宗实始居坊前是生守溪公泽泽生南楼公柏配张孺人举三子而景南公为长公生有异征稍长课经生言神奕奕旺会南楼公家政旁午兼以豪右齟齬之者众公愤然顿足而起曰彼以我为非夫也耶且男儿何必朱轮赤绂乃称豪哉遂请于南楼公愿代理家政南楼公壮

而许之无何家隆隆起里中见之皆惊服相戒无犯公复念南楼公春秋高为之栽花累石征其生平往来故知相与煮茗烹醪倘徉名胜以娱其老南楼公大喜曰吾今而知为人父之乐也已而南楼公病吁天请代比卒柴毁骨立几以身殉族属莫不嗟异曰是所谓五十而慕非耶先是南楼公欲析箸公愀然不自得南楼公曰此莫非吾事汝独贤劳也强之公乃尽摘其甲产让两弟未几两弟俱早世所以镇抚其遗孤甚于己子每日必先过两家擘画毕然后退而为家计两家事稍有不大于意必召诸孤面海之叮咛谆切涕泪交下诸孤感激竞奋卓有成立而重役至则公又独肩之至今邑人知有景南公不知有两家以皆在公卵翼中也公治生无他奇惟勤俭是务每旦鸡鸣而兴出内阍闻晓织声则喜过书斋见就明而读则喜出田间见披雾而畊则又喜大小臧获量材授役朝有课夕有程无敢以卤莽报生平不为侏儒俳优之乐不为陆博围碁之娱宴客有节不为流连长夜之饮曰是误己且误人不可以训其自奉也蔬水适于膏粱韦布适于纨绮徒步适于车骑卒然遇者不知其为公也与人交推心置腹不设城府有负公者亦夷然任之终身未尝先讼一人即里有不平事就公质务百方晓譬以解甚而阴割己资从中调护期于两释而后快县官编役知公长者辄问公云何公具以对多所纵舍及役不满数又不难以身任环公居数十里闲饥者待食寒者待衣有叩必应或不能偿置不问岁戊子道殣相望公惻然悯之捐粟千石应募退复私为粥以活老穉者无算其能为人分忧恤患类若此而尤笃于水木本源之思修尊贤祠谓是云林公所俎豆也刻云林遗集谓是倪氏文献所征也辑家乘谓是祖宗脉络所系也晚而犹子鏊罹不测坐圜扉公日抱郁郁竟以成疾至属纆犹泣谓诸子曰向者尔大父与仲叔季叔受诬我老人力争得白乃今何以下见尔大父及两叔也嗟乎此可以观公矣公生于嘉靖庚寅十月初九日卒于万历甲辰十二月初二日享年七十有五以卒之明年乙巳二月十六日葬于苏团桥祖莹之昭配张孺人先公三十三年卒继配吴孺人子五长鎬娶贡士陆凤洲女继娶华如愚女继娶施右溪女次钢娶邑庠彦浦少陵女次锦娶邑庠彦薛检吾女次镒娶武庠彦华和阳女次铨聘太学华完素女女六一适华仁彦一适刑部主事华士标即为公状者也一适顾问达一适江阴邑庠生薛同祖一适许世芳一字周如丞璞孙男八德源聘鸿胪署承吴六如女德济聘孝廉张弦所女德洽未聘鎬出德清娶太学王一所女德淳娶邑庠彦王心劬女德涵聘邑庠彦马涵虚女德滋未聘钢出德泳聘邑庠彦华汝正女锦出孙女九一适王绳之一字华袞宠一字华珉一未字鎬出一字潘澍一字郑步曾一诺张祺征钢出一未字锦出一未字镒出曾孙男一未聘德清出曾孙女一未字德淳出予惟邹安两公之于货殖也以略公之于货殖也以织以略者聚之易散之亦易宜乎一掷千金拾了无吝色以纤者聚之难散之亦难于是残缕必食遗糝必噉夫何能遽忘积累之自乎哉乃公所重在祖功宗烈则见此之为轻所先在父子兄弟则见此之为后所急在姻戚井里则见此之为缓自少而壮而老秉执一意始终不迁可谓识其大矣是为铭

铭曰以义诎利以利诎义离而相倾抗为两敌以义主利以利佐义合而相成通为一脉人覩其离翁覩其合此上士之所不能訾而下士之所不能测也曾何愧乎名卿硕人之烈

○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

予自壬辰冬因家季涇凡识君于燕邸一见辄心重之徐而相与语见君论理必穷到头论事必穷到底不作皮肤观则益心重之谓家季曰是真可与共岁寒者乃家季不幸于丁未之夏即世君为文哭之甚哀越二岁而君且继之矣天乎何夺吾党之亟耶随往哭君泪淫淫不能自休无何君之伯子元鼎而具状乞予志其墓属病甚乃令其弟元英来予作而叹曰天乎君未可以死也已而又曰君可以未死也则又曰君不死矣君生而敏六岁就塾师授书数过即成诵八岁通书义父素行翁教以櫜括破题法值卧怀中对窗前月令作破随应曰漏清光于暗室桂玉免于当天翁大奇之九岁能攻长短句十四太府龙岗施公拔五邑才子弟校艺其中应试与选十六龙溪王公讲学荆溪往听之因悟良知宗指信圣人必可师不欲局守章句十八素行翁捐馆居丧哀毁如礼服阙补邑庠生益自结束负笈从名师缔纳良友相与考德问业学日进戊子举应天乡试第六人己丑举会试第十七人 廷试二甲进士 予告归省太夫人于家辛卯赴京谒选分校顺天乡试榜首沈何山从春秋房落卷中■〈才变〉拔之时以为知人壬辰授刑部山东司主事寻调礼部癸巳春正月 敕谕礼部并封 三皇子为王君偕石帆岳公暨家季谓册立重事宜属大廷公议今 谕札出元辅王娄江一人手且一旦创出 国朝二百年来未有之礼遂合疏争之复倡议与同曹郎诣各曹乡恳疏百司和之 上意动移札元辅元辅亦悔祸出三愧三误疏请勿王 三皇子而启 皇长子出阁读书是举也时以为还 内降定 国本有回天力焉而人人危适南星赵公主计事一时壬人以考功令尽罢黜执政大不悦时省中有以庶僚挂拾遗章者部覆皆留遂调 旨切责考功罢其官众正哗然不平君复抗疏论救 上固怒争册立事又犯之有 旨谪救考功者而同事六人皆逐矣君得邓州判寻念太夫人以假归于是朝夕承欢竭力子职杜门深研易理或为诗歌及古文词闲则旁及书法画法然不甚喜作意到则为之不则索之不应也而特孜孜以学问为事与海内诸名贤声应气求东溟管公倡道东南标三教合一之宗君相与质难数百言管公心屈予兄弟从邑中同志修龟山先生东林之杜君时时造而临之诸所阐发精恳的切听者莫不倾动盖君素称敏悟至其论学每以端本源敦行谊为主大要衣钵伊川晦庵两夫子而一切虚谈渺论厌弗屑也又偕史际明吴之矩倡立丽泽大会每岁与毘陵润州轮举切劘订证务以羽翼圣真联属道脉迹君少年而掇高弟腾英揆藻人知其为文章之士而已及乎立 朝危言危行敝蕝【蕝当作蹠】一官人知其气节之士而已乃其用心吃紧如是天假之年所进宁可量哉故曰未可以死也乃君林居十九年海内荐剡相属不为色喜铨曹推毂数十上不报不为色愠治家祇守遗业稍有赢入辄以施贫周乏居恒不轻谒有司至事关郡县公是非大利

害他人嗷嗷不欲前者辄毅然先之任怨任谤无少避忌岁乙己郡守欧阳公延请入郡分修府志是年修宜兴一邑志成再修名宦志微显阐幽悉符舆论先是宜邑故行五年粮役大姓坐废箸者十九姚江丁公来令宜改行甲运法民便之迨后渐因图分有肥浇户额有多寡解役有烦简当邑侯秦公审编而五年之役议复纷纷起矣君为移书陈条编之便七而极言粮役之害议得寝又条上荆溪政要曰清赋入均徭役谨使令议仓役议总亩亩见之施行岁戊申江南大潦抚台周公疏请于 朝得颁蠲赈下诸有司君请蠲均及于通邑赈独施之水乡邑侯喻公大然之人服以为公君天性慈臧和督课诸子必柔声气而理谕之不闻有疾言御藏获以恩即有犯终不谴诃人有衡气暴怒当前微言道之靡不立解初君释褐比部适当典狱有黠盗越狱逸实在君代事前一例得分咎君请之大堂孙公曰失事在主事宜独听参幸勿他及孙公壮之从轻议而更因是贤君延誉不已是则君之所施于人常厚而其所求于人常薄即膺多福而荐遐龄岂不宜哉故曰可以未死也及观君于去来之际窃有异焉初君生三日席 弥月复完父素行翁闾之以为异征甫四龄伯祖置诸怀书门字示之对曰门曰谁教尔曰形似无教者于是以米火等字言其义辄随声应弗讹夙慧如此君宿有痰喘疾因得内养法静坐久却至己酉春三月偶患痲复发至八月转剧适史奉常玉池汤直指质斋执友万在庵万顾庵狄汇川王道修潘公完万奕甫陈茂实相继至时时邀至榻前叙论惟惓惓以 国事及两郡大会为念不一及身后事廿六日晨刻渐弥留索笔书知死知生何所畏惧八字命付元鼎时元鼎病不在侧也少顷执母徐太孺人手曰娘老矣复邀诸友环向坐诸友因曰兄平生学问到此正得力处须定性君点头以手书至定寻云得正而毙徐敛手于胸作肃恭状迄廿七日丑时逝矣先是癸卯秋君偕元鼎应试句曲试之夕假寐以待旦忽梦前身八岁时入梵宫与羣名僧说法一僧指名曰此阁禅师转身也亦现作庞居士指掌纹验之众咸谓然梦中记阁禅师者为面壁公前代祖忽转头见素行翁搥君责以不作宦君亟曰爹勿予扑此生寿不永当为僧来生复为父子可永年而宦素行翁曰无堕落否曰不退位中矣因觉君尝笔之以纪梦由此言之君岂生而存死而亡者哉故曰死而不死也嗟乎未可以死而死吾惜其局于人可以未死而死吾惜其局于天至于死而不死则形骸不能域气数不能囿超然游于天人之表矣此予之所以为君异也君名纳陞字以登别号文石南唐时门下侍郎居咏公生六子季曰逵避乱居义兴之张溪是为义兴初祖传十六世而致远公迹生在元明间其季子曰亲字伯常伯常生楫楫生樵云翁辑辑生斗山翁桢桢生子五中曰素行翁希时娶徐太孺人生君于嘉靖四十年辛酉二目士【目士当作月壬】子之亥距其卒得年四十有九元配陈孺人故邑庠生少中公女生男三长即元鼎邑庠生娶吴氏故同邑孝廉存劬公子邑庠生正谊君女次即元英郡庠生聘武进故原任主事莫庵赵公冢孙上舍君锡君女出嗣伯亦山公巨俱陈出次元翼聘同邑原任江西建昌府知府中复蒋公子孝廉如奇君女出嗣伯羹尧公明德侧室盛氏出女五孟张适郡庠生万维垣仲张字吴允初俱陈出叔张字储 盛出

幼张字吴 侧室黄氏出少张未字盛出墓在某地葬以某年某月某日

铭曰生而死存乎命死而生存乎性性命各适是曰得正我为君参君为我证点头
敛手居然究竟而惜乎不知者犹屑屑焉修短之竞

○薛母刘太孺人墓志铭

予少受业于方山先师之门退而得谒其子景尼先生已而与其孙以心兄弟游切
切偲偲怡怡也如因得习闻以心之母刘孺人之贤三十余年于兹矣岁癸卯九月十九
日孺人辛越乙己春以心等衰经而过于属予文其墓中之石相对黯黯两不胜情子自
惟浅劣方山先师之所教诏景尼先生之所引掖以心兄弟之所切磨愧不能至中心未
尝不知向往也乃今得益悉孺人而快然有会焉孺人以嘉靖壬辰四月某日生于武进
之驿桥大父廷玺苏州卫指挥僉事配蒋硕人年百岁会庄皇帝戊辰诏选天下贡士硕
人冢孙昌祚以武进庠生举巡抚林公润言于朝表其门曰贞寿父大中户部书算配唐
令人永州守有怀翁女中丞荆川先生姊也唐令人夙闲壶仪孺人则之不少轶于尺寸
年十九归景尼先生景尼为先师冢子自卯角游郡庠受知学使者试辄高等无何里中
构侮当事者乘机倾害祸且不测孺人独曰是必无虞曾参杀人谁其信之已而果免久
之景尼应辟其年先师捐馆逾年景尼亦卒中外之观衅者如猬毛而起人情汹汹孺人
曰是不惟无虞且固有益稚子之失所天也早遮几其知警乎可以立矣又久之以身成
进士上书罢归已起凤翔教授转国子助教复上书出为光州教授于是以心亦举于乡
季子以 亦举于庠矣而生事日落门可设罗诸婢子啧啧有后言孺人曰人苦不知足
吾老人至此更复何望所愿政儿教儿无忘做秀才时敬儿无忘韦布时家人辈无忘汹
汹时足矣予故闻孺人事亲孝少为父母所钟爱比归问遗无虚日闲归宁与唐令人同
卧起依依不舍事姑谨不命之退不敢退理家勤督诸婢织经刺绣无闲晷自奉约布衣
蔬食终身不厌与人慈下至败妇村姬待之欣然有以缓急告者倾篋笥不靳御下简晚
年至不闻谯呵声持身恪兀坐一榻终日莫测其喜怒见谓宁静柔婉阍德淳备乃其高
识远度又如此不亦卓然有丈夫之槩哉嗟乎学者莫不服习诗书诵说仁义当其平居
偃仰自如稍涉事变辄尔手足失措不胜其非意之惑幸逞而乘时履会得乘所欲又不
胜其非意之望欣戚悲愉惟物之役莫能自主此所谓须眉而冠者耳詎可令孺人闻也
以身兄弟并负志操海内之士相与共推让之说者谓以方山先师为之祖以景尼先生
为之父宜其有是自令言之正以孺人为之母耳其所从来微矣孺人子三人长敷政即
以心娶无锡庠生吴公应祈女次敷教娶吉州守蒋公如景女次敷敬娶贡士董公汝孝
女三妇俱早卒敷政子五人宪皋娶丹阳勅封推官姜公士康女宪益娶太学吴公世宁
女宪龙娶太学恽公应雨女宪韩宪欧未聘敷教子四人宪稷娶泉州推官刘公纯仁女
宪垂娶孙公明德女宪岳聘无锡华公 女宪牧聘无锡庠生唐公道孚女女三人一
适户部主事褚公国贤子元生一适无锡太学张公大任子凤征一未字敷敬子一人宪
周聘无锡郡庠生陈公尔馭女女四人一字邑庠生黄公建中子一字江西参政吴公之

龙子余未字宪皋子二人一聘邑庠生刘公明祚女一未聘女二人一字金坛庠生于公玉理子一未字宪益子一人聘无锡庠生秦公二宜女宪稷子一人聘无锡庠生边公彦昌女宪龙女一人未字宪益宪稷宪龙宪垂俱入学稷与垂之妇先后夭天生亦卒于是以心等卜以岁之某月某日葬孺人于阳湖之祖茔启景尼先生之兆合焉礼也乃为之铭

铭曰有孚在中其仪不忒危而知安安而知节施于有政为人伦式子兮孙兮永服无斃

○明故贞节钱母卞太孺人墓志铭

忆昔癸卯予客琴川景行钱伯子斋头相与讲德论道切磨文义因得闻其母卞太孺人之贤甚悉今读景行所为卞太孺人状字字实录也当嘉靖己未行所先生甫成进士庚申遂损馆卞太孺人年三十耳慨然欲身从地下游也已而念曰上有高堂吾则妇而子矣下有藐孤吾则母而父矣何以死哉又何以生哉于是行所先生未了之事咸起而肩之其事舅姑虚庵公及赵宜人也则以妇闻生事葬祭尽礼尽诚宛乎行所先生之为子也其教伯子世扬也则以母闻尊师重友必虔必慎宛乎行所先生之为父也其蓄豕孙谦益也则以王母闻贻谋燕翼无怠无替宛乎行所先生之为王父也且屈己以伸其父九峯公之冤又女而男捐产以周其兄 君之子又姑而父延宗人以教子姓暨舍人子则由亲建疏也具资装以归楚中之嫠妇则联疏为亲也至嫁娶一事更饶典刑为世扬娶则臬副顾一江公女盖乡先生歿可祭于社者为谦益娶则文学陈唐父君女唐父世扬之素交也为长孙女嫁则中翰严道隆君少子以行所先生春秋两试皆文靖公之所收云行所先生其不死哉景行高材笃行人伦钦瞩谦益举丙午南畿麟经第一人父子之间侃然以古道交勛于是太孺人未了之事又有人起而肩之矣故生于嘉靖之辛卯辛于万厯之甲辰合之得七十有四者太孺人之小年也可以数计也礼宗女表声施无穷厯千百年如一日者太孺人之大年也不可以数计也大孺人其不死矣太孺人率循儒矩而故好佛至老弥笃临卒命沙弥诵十六观移榻向西方口称阿弥陀佛已起沐浴敷坐复以右胁着席吉祥而逝予因为之铭

铭曰儒者之言曰生生释者之言曰往往予不知母之往生而知母之生生何以为母之生生完行所公之志则生永行所公之祚则生昌所行公之后则生是为母之生生乃所以为母之往生

泾皋藏稿第十七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八卷

无锡顾宪成着

墓表

育庵卢公暨配赵太孺人合葬墓表

龙洲顾公暨室徐孺人合葬墓表

明故赠文林郎钱塘知县少源聂公墓表

○育庵卢公暨配赵太孺人合葬墓表

卢子文勋泣而告于其友顾宪成曰呜呼伤哉甚矣吾父子之际也则大曰甚矣吾母子之际也吾父之卒五年而不肖始成进士是不肖也成进士三年而吾母奄弃是不肖也大不数于人子矣惟是吾父吾母之芳徽淳懿可按而数也不肖幸辱于吾子吾子重綏兄弟之好假而张之一言吾子之高义其遂魁然侪九流而十之不肖将载之宗祊永弗敢坠愿吾子之无让也顾宪成曰斯志也南陔白华之遗也吾不敢不听虽然子既得之矣无所俟于吾卢子闻之茫然有间复请曰何哉愿吾子之无固让也宪成曰吾非敢漫也始者子为诸生负矫矫声每试辄倾其诸生众以为允曰是夫也大言烂烂小言灿灿不几可也巳而掇高第什【什当作释】褐祁州深衷邃画惟元元是勤会其时当事者迫修积谷之令即不满品次第有谴辄称贷而续之曰吾不忍以吾民博吾官监司闻而异之左右治有不辨者数移而属诸子子益皜皜自洗濯不色骄顾其大指归于便民而释己以故浹期而大辟得什者三十六人诸递减者无算政大行说者方诸渤海颖川焉子之所以张厥育庵公而不泯于太孺人也不既多乎何所俟于吾卢子曰果若子言不肖之惧滋甚不肖窃见吾父事亲孝事兄弟交友惟信与邻闲雍雍无闲拯急如鹜让利如遗邑有大家中落者吾父购得其居因往视焉其家孀妇也忽有童子附耳语曰吾家有貂裘若欲之乎可入视且不若争直也吾父骇曰有是哉遂正色拒之并弃所余木石而还有歛商黄海山者贾于邑其家忽以事趋归乃悉委其资于吾父无何而倭难作吾父谋徙城中辄先输其所委以入而已产从之倭退其人至亟趋见吾父不暇吐一语惟涕泗横流而已吾父徐出其资示之笑曰封识无改乎其人大喜剖橐金以谢吾父固却不受其中心嗜义如此而居恒乃数口吾母贤曰是吾益友也其识正不减伟丈夫不肖窃得而识之当不肖得祁州意不能无怏怏吾母特曰何官不可为且夫官以人重乎人以官重乎及抵祁每日莅事入必叩其状云何不肖具以对即有所宽假喜动颜色即不类必曰孺子更念之无令我愧隽氏之母愀如由是以观吾父母吾母之芳徽淳懿不可为既也不肖孱书生耳非有振也岂其敢厚自弃于鹵莽而以诗礼迷顾退而考其行事若得若失槩于吾父吾母未及什一而千百也若之何而张之巳而曰不宁惟是不肖其尤有深痛于志法曰观政进士踰年以上俱得内选彼其久也不肖几二年余矣而卒令州法曰凡选人先内而后外其数讫于五讫于十以为常庶几巧者不得有所趋避云尔不肖名第三十有二而卒领州无何 皇上以圣嗣诞生加恩海内山川草木靡不赫然与其光华而不肖竟无由为吾父吾母徼一命之宠时时仰而思俯而思未尝不呼天而痛也不肖其大不数于人子矣吾子一言而吾父吾母张不肖之志曰愿吾子之无终让也于是宪成喟然叹曰嗟嗟育庵公之为卓也其树德固也而弗克耀也太孺人之为淑也其卫物周也而弗克永也卢子之为恻也其创缺深也而弗克

■ 〈卜 尉〉 也为之次而揭诸墓俾百世而下知祁大夫之有令父令母而育庵公赵孺

人之有令子也其亦可无憾焉育庵公名果字时行郡诸生享年五十有五太孺人享年六十有一呜呼予言而征其所享宁有涯哉

○龙洲顾公暨室徐孺人合葬墓表

呜呼是予叔父龙洲公及予叔母徐孺人之墓而表之者不佞侄予宪成也盖予先世故居上舍里自予先府君始迁涇予居恒好问故里事即从故里来者辄就而询焉乃靡不称数公也或曰甚矣公之能任也始东夷中吾邑邑令谋城之命邑人分敦城事严伯氏业系狱矣公闻而大骇请于令愿得以身受系而宽伯氏令伟而许之城成乃免或曰公甚晰于义利公尝贸米溧阳市有同舍商遗百金楛而去公检楛得之故濡数日以待而商且至矣公委楛示之商惊叹欲剖其半为谢公固不可或曰公故负气自喜始公父心楼翁居市中左右多博徒酒侠恣行闾里莫敢问心楼公嫉之闲以语公公乃召而觞之既酣好讽之众惮公莫敢不听夕退诘朝迹之帖然矣邑尝下令覆田公为尸其事一切匿漏尽出奸豪拱手无能私上下者里中大欢则又曰厥亦有若孺人孺人生十九而归公而公喜可知也诸内外家务毕躬佐之秩如矣其绪余乃以及于筐筥錡釜之属或曰孺人善勤晨兴程其藏获夕而征之终其身以为常无佚无罢篝灯而自为程子夜里舍犹闻机杼声也如是而又将之以俭或曰孺人非漫为俭者也又能施即有求脱簪珥而济之不靳以是示姓媼党欣然无闲言故曰孺人非漫为俭者也宪成闻之喟然起而叹曰美哉洋洋乎何其悉也书不云乎表厥宅里树之风声予宗殷殷茂矣以树其外度无踰公以树其内度无踰孺人是故于法宜表也公讳聚字大成别号龙洲予叔祖心楼翁之仲子孺人尤塘徐海槎之女子五人曰原成廩学宫有声曰原道克其家曰原性曰原良曰原教俱幼而慧于是宪成申之曰是翩翩者异时并能躬致显扬表公及孺人者也若夫不腆之辞聊以为之兆而已矣

○明故赠文林郎钱塘知县少源聂公墓表

予游虎林徜徉湖山闲曰与其村儿野老嬉窃见其莫不歌且舞钱塘牧之政予洒然异之方求识所谓钱塘牧而不得而聂君俨然临予予覩其容温而庄听其言简而则乃豁然悟其得民之有自也居亡何奏予一编曰少源圻记请曰先考事行也莹木拱矣心汤无似不能显扬而光大之今幸藉 天子宠命得改藏山阴高原莹頔且拓属弟心武礲五尺硖以徼不朽敢乞灵于吾子予嘉其善用孝更念古之人挹醴寻源采芝求根之义遂不辞而寄题之曰新淦君子聂公之墓而序其行于下方按记聂之先潭邱人也

高皇帝时有国才者始徙南源里世修隐德几传而至统绍公统绍公生而魁奇足智善提衡其家家骤起偶谭媪举四子公其第三子也讳启厚号少源自幼岐嶷长而行安节和于书无所不窥而尤湛深于程朱温公诸籍非徒事诵读己也务以先圣贤为轨法身履而力行之时时举其词说其义以训家人事二大人夔夔如也处兄弟间怡怡如也以父命代兄监总家事无巨细皆断于公而不自有即业析炊资财恣所取不问居乡饮人以和遘岁饥辄推困以膏饘子釜闲以余镗赋子户有力弗能偿者往往折其券夜警

获偷儿引炬视之故将作役子也辄佯为不识也者而遣之曰若真醉耶将作役子大惭去而改行人比公王彦方云公之为德于乡类如此宜其有钱塘牧故说者咸谓由钱塘牧之为子可以知赠公予独谓由赠公之为父可以知钱塘牧耳记又言公配黄孺人冲惠勤朴克相公有古彤管之遗由此观之不特可以知子于父且可以知子于母一门之内是统是承宪宪令德宜其家人施于有政久久而弥新天之祚聂氏曷可量哉曷可量哉敬因表公而及之复为赋南山之五章以志

泾皋藏稿第十八卷终

●泾皋藏稿第十九卷

无锡顾宪成着

传

云浦陈先生传

邹龙桥先生传

郑大夫平泉公传

陈赠公暨杜太恭人合传

○云浦陈先生传

云浦陈先生者无锡之宅仁里人也名忠言更名以忠字贞甫先生生而恢奇多智弱冠补邑诸生居数年去为太学生太学生之四年举明经又四年什【什当作释】褐知宁乡县已稍迁知宁州无何用事贬知宝鸡县居一年复徙知光州所在有声迹天下知其非庸人也先生好读书能古文辞又好孙吴家言徧通其指少暇辄习骑射以为即一日得备当世缓急不虚耳先生有大度于天下无所不可简而近人其好善天性也其有当于意即王公大人津津诵说之终不以为嫌即在下辈惟恐其不得亟闻于人即其人故所习恨知之晚即不习欣然遇之也当予结发而习句读最微鲜耳先生顾数见赏异之已数谓予弟若当不减而兄也先生亦数对客称其子耕似已或曰殆其胜之客笑谓固有父誉子者乎先生亦笑也而曰自我有之何不可者我乃父子自为知己也松陵王山人承甫着声诗隐于酒往来燕赵间欲以阴求天下长者而是时先生适游太学遇诸娄江王太史座上心异之徐引与语大悦曰吾相天下士多矣无如足下者因从之游不去其大司成亦内奇先生为宽诸约束益得自愉快时时相对说剑为豪饮酒酣仰天呜呜意淋漓慷慨无赖闲衣敝衣行市中数问市人荆卿高渐离安在市人不肖何语以为怪呵之先生愈喜同舍生齐人王明经荣中诬于法应得戍众冤之莫敢发言先生遽入白诸大司成壮而许之王得落为诸生未几复举于其乡矣先生以是益藉藉公卿闲而顾愠谓王山人乘人之急而食其名吾不忍为也亚相慈溪袁公生贵甚意薄小一世而会从其客张户侯所见先生文才之特欲知先生则以私于大司成人谓此贵人必无往先生曰固也虽然不可以贵人而贱我等耳遽往袁公一见遽命酒如生平欢坐语移日先生侃侃益发舒绝不以儒生故有所贬损而袁公乃下之益甚左右皆惊窃窃言渠

何为者妄人耳乃敢与我主人翁均闻者贤袁公而重先生久之客益日进先生曰是徒为名高者非能解我也意颇厌之遂与山人次第归归而为园于居之偏筑室数椽旁树竹万竿日夜读书其中谓山人而今而后庶几成一家之言藏诸名山老矣山人张目不答先生知其指稍试为吏遂又哀然称名吏也而第其为人廓落人视之表里立见亦立尽不能阴阳与俱又其才雄形不为人下易倾也又终其身不能博一第既晚而后仕少年耳目狭寻常畜之以故无繇越州县以显而世亦无繇尽先生之用予尝从容言然其意先生默默良久曰子知其一不知其二始余为宁乡以湖非暴胥故恶于分巡度旦夕废耳顾余投劾乞归者三不得也直指且过宁劳余余请曰明公必不去某者其尽缚诸暴胥以谢宁士民直指许之其后竟以最迁及为宁州州最苦卢源贼莫能谁何余先后计下其渠魁数人俘五十人破散其党数十百人州赖以完中丞拟特疏荐余矣俄而流贼二十四人道宁且窜去御史者不知何闻贼中宁也上疏论余而屏其功不录竟以罪贬功名之际圣哲不能定而何以为言乎子休矣先生又善邑人胡御史通州顾少参湖州范太史其人皆倜傥自喜瑕瑜不掩非阉然媚世求免非刺者也其善武进谢令尝忤一御史坐论宾客故人相引而怠傲先生独迎而舍之为供具甚设又为资募辨客百方居闲事得已其居田善予先府君日者善京山李大参及高邑赵计部始计部为汝南司理先生其属吏也而独伟视先生即往谒司理辄止饮饮辄醉有时误为尔汝先生觉之前为谢司理笑曰其固以余为非夫乎后遂不谢及先生没计部过予为涕泣而言先生也退而相与撰次其行事予往闻里中父老言先生故嘉定人其先有道真者与僧道衍善尝遗诗讽之隐不报乃稍稍自匿一日絜其妻子而来因家焉子孙皆贵以修约为名惟先生之父石村翁亦然至于先生又如此顾宪成曰予故与先生同里里于邑为东偏其人木强少智略于是乎有先生见谓易豪耳及予长而从三吴长者游其慕说先生甚于其里已客燕从四方长者游其慕说先生又甚于其邑也乃今慕说先生者又甚于其在时矣予于是而知先生之不易尽也方以其淹于州县之间以死为恨嗟乎诚以其淹于州县之间以死为恨夫何足以窥先生哉

○邹龙桥先生传

先生邹姓名懋昭字汝德别号龙桥汀洲贰守右湖公进子处士履坦公钰孙而宋右正言浩之裔也先生少秀颖十岁能文章十六遂补长洲县诸生每试辄高等吴中虽彬彬多贤乎皆已惮先生矣而先生意益恭常有以自下者会荆川唐太史讲学毘陵先生从之游太史始进而与之谈艺豁如也已进而与之谈心性之学椎如也已又进而与之商天下之故陈家国之理往复质问不自休纒纒如也太史恠问邹子务外而遗内乎先生起谢曰非敢然也理学失而求之古圣贤之格言具在时务失而求之令舍先生莫适耳太史心奇之岁丙午遂举于乡矣顾其上春官辄不收先生不乐俄而奋曰吾乃藉一第为重轻乎哉其非夫也遽谒选得楚之应城应城故号岩邑属其时复当接饥先生愀然悯之已责劝分衣恶茹苦为吏民先所以勤渠百状三月而邑改观矣未几乃调盈

陵又未几竟罢闻者大黑客故难先生即尔将所称识时务非即其何以谢太史先生笑曰是吾之所以不愧太史也曩令吾枉道而事人徒以猎取显荣而毕耳然则太史其吐之矣客迫而究其所繇先生不答及应城义河李公来守吾郡故知先生为令时事数数称说之且曰当景藩与楚藩有疆事之争既得气矣先生一言而中其巨珣遂尽得诸奸民所献籍计乃沮景藩索金于中丞徐公先生复一言而挫其说最后巨珣督邑租耗倍五六先生复一言而夺之邑恃以完不亦烈乎乃徒以贾祸何如哉于是每干旄过先生之庐辄徘徊不能去也先生雅好修恬穆之操既家居益习为简郡邑长吏自始至迄于迁去一见而已绝无所造请暇则时时周行田野樵儿牧穉欢然以狎进无闲也以此终其身先生娶华孺人尝比诸德耀性好读书既老不倦所者有蒲骚政略一卷也足轩稿四卷谐史二卷集高士列仙传各二卷卒年六十有二二子长曰龙光次曰凤光其人皆廩廩有章君子以为是先生之覆露子顾宪成曰余获游于龙光凤光闲以习先生迹其表里始终备矣然而一仕遽已不复振何也即先生亦以为固然而不悔或谓先生恂恂者耳涉世非其质也事固不可知世之才人辨士不少矣顾亦往往坐困此又何以焉盖先生既病属其二子曰吾即死必裕春袁公铭吾墓夫袁公者其必有以知之矣

○郑大夫平泉公传

予髫年闻海盐有淡泉郑端简公迨长悉端简公状刚正侃侃自天植终其身不一降心权贵世称淡泉先生嗟乎海内士无论知不知皆称端简公乃不知端简公又有仲子大夫也当 世皇帝之庚申端简公以执法 诏还风烈舟几覆大夫凌波赴救立反风幸无恙是大夫之以孝生端简公也已而丙寅端简公捐馆大夫匍匐请于 朝曰嗟乎安有臣如父而歿无半通之纶者书上 穆皇帝轸念遣官赐祭葬赠谥恩甚湛且录斩岛夷功荫一子入监读书荣问有加是大夫之以孝不死端简公也于是海内士又无论知不知称端简公有子云嗟乎大夫不朽矣作郑大夫传郑大夫讳履准字叔平平泉其别号始为博士弟子寻以荫游太学己己得南京都察院照磨已而丁顾宜人忧壬申复除原官癸酉迁詹事府主簿甲戌丙子丁丑厯转左右参军既进宗人府厯戊寅奏最授奉政大夫母顾赠宜人配沈封宜人壬午迁顺天府治中癸未迁南京刑部郎中甲申病作丁亥卒享年五十大夫生而娟秀神颯奕奕七龄授读如夙记端简公奇爱之尝摩其顶叹曰此吾家骥儿也每试辄高等邑负隽望者气为夺而竟以随侍端简公南非扬厯宾兴不一逢尝喟然曰世固有不鸣不跃如郑生者乎奋而起者再既而曰丈夫安能与隙驹鬪日穴鼠鬪名乃去谒选得初官非其好也亡何闻顾宜人讣呼天大号徒跣至门哭极哀哀尽血继之几成灭生之痛服阕累迁留都别驾声日鹊起巨卿元老有事辄问郑公云何具以对无不称善壬午秋当比士大夫慎按棘外内惟谨郎比部平允公恕有定国之风焉予尝按其功状累累不胜书原其大者如照谢山之奸勘黄元之罪解张珂之网脱芮禄之冤他人之所厯寒燠递出入而不获披云雾者大夫不难一言平之又廉介不可干以私如指挥卢事发坐上刑阴托贵人嘱之不可飞谤书惧之不可无已

密走赂诱大夫厉声曰去而无汗我清白吏子也大司寇陈公闻而器重之戚昵任枢府边帅介客前来奉千金为寿嘱美迁大夫绝如前介声益振隐隐流动于两都云大夫又最重然诺酷知人痛痒有吉凶缓急者皆乐趋告饥与粟疾与医婚与室丧与槽以至广学宫之湫隘雪翁人之重辟覆塾师祖氏之子若孙葬贺氏之五丧而得吉壤也宜其生而令誉没而垂芳称端简公子有以也所著有比部集所选有唐诗汇韵明诗汇韵藏于家子忠材恕材翩翩世其家声

赞曰予厯大夫事而异之当端简公艰于嗣也祷而梦梦神冠而髯者彷彿为汉寿亭侯携二子授端简公且曰畀而一子忠一子孝觉而果孕未几举仲为大夫伯以上书杖 阙下为直臣仲磊磊多干蛊为孝子所称天付是耶非耶倘仲竟厥施致大用其所衣被宁有既乎虽然嗇而身必丰而后人予于二子卜之矣

○陈赠公暨杜太恭人合传

甚哉遇之足以移人也是故处忧患则气易歉往往颓焉以自弛而不振处安乐则气易盈往往侈焉以自放而不戢何者彼皆役于物而中无主也予读陈志行先生所为其赠公暨太恭人状瞿然而起赠公之先无可考惟是仓浜之沙盆潭有一坏在所传陈充坟者其始祖也数传而为近桥公鉴鉴生子六中子曰思朴公泰是生赠公当陈盛时兄弟聚而贾于仓桥之四维橐良厚无何废箸伯兄奎偶不当于一李官毙杖下泰父子讼之台卒白冤状而李官罢不叙无何泰亦歿赠公依其叔爽于北郭已徙南塘会孙福以奴叛再徙东胶风景萧飒行路之人皆得过而揶揄之而赠公顾皜皜自濯不肯落人后又见志行英颖不凡喜辄令从名师稟业每晚归篝灯口授句读不精熟不已邻翁厌子夜伊吾声旦起请让太恭人亦谓赠公何苦穉子如是赠公笑曰尔他日享用此子吾不逮也九岁经书成诵操笔为举子文翩翩多奇十三试有司见取十七补邑诸生稍稍舒眉目矣已复浮沉子衿中数年无知者而赠公意气弥锐更督其二幼子不少宽假也尝手书堂联曰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在读书又书卧榻联曰守身如执玉教子胜遗金居恒喜赵松雪书时仿之兴到临池真草盈幅金谓逼真暇则涉猎经史犁然心解至忠臣孝子义烈事未尝不反复长太息也此其志岂不恢乎大哉惜不幸早世比癸酉志行举于乡己丑成进士令确山调中牟入郎比部出守吴兴声华赫然盛矣而太恭人又若不知其子为官人也者朝夕拮据以十指为生计犹夫昔也衣不重绮食不兼味犹夫昔也有犯者夷然笑而置之不较犹夫昔也志行闲以俸钱奉诸子闲以粟菽奉不欲取即取留以周急不妄耗每戒志行宜守官又戒诸子宜守家无得一溷官舍己又谓志行族人多窳汝父所悯也志行遂仿文正义庄例衣食之太恭人为之解颐至于求田问舍为子孙封殖计未尝一沾齿牙也且曰回思向来悬磬空囊时今不啻足矣奈何犹不知厌由此观之恒情之所沮抑摧丧处正赠公之所激昂奋发处也恒情之所张皇炫耀处正太恭人之所检束收敛处也非其中确然有主役物而不为物役夫孰得而几之顾宪成曰予与志行先生同里知先生颇悉先生自幼孤立行一意不苟随俗及举南宫裘

且屡敝矣读其文遒劲迅发光芒射人不减少年之锐可谓翕而能张至施于有政见谓用搏击豪强起声乃其拊循鳏寡乳哺莩独煦煦而下之特甚虑囚北畿释矜疑三百余人绝不挟聪明以逞也退而居乡杜门扫轨酬应稀简家徒四壁萧然与书生不殊可谓高而能降予实中心信服之欣为执鞭先生言吾少得砺峯莫师霞村许师中斋何师苜洲丁师之力尝论及湖州之政又言得乡绅李参藩章铨部丁中秘朱太史诸君子之力今迹赠公与太恭人之粹履卓识历历如是乃知得之家庭者固不少矣固特采而传之以告世之为人父为人母者赠公名萃字集之号近竹年五十有四太恭人父杜母施年九十有七呜呼是父是母是子即以轨范千秋可也

泾皋藏稿第十九卷终

●泾皋藏稿第二十卷

无锡顾宪成着

祭文

哭莫纯卿文

祭陈云浦先生文

哭刘国征文

哭魏懋权文

再哭魏懋权文

祭王泽山太亲翁及陈太亲母文

祭中丞魏见泉先生

祭龙冈施老师

○哭莫纯卿文

呜呼伤哉纯卿伤哉纯卿忆己卯之冬十一月二十六日予与家季将北征就子而别当是时寒云盈空冻雪积野徘徊四顾意态萧飒子进予而觞之曰丈夫有事四方兹其始矣予感其意饮立尽而以其觞觞予予复以其觞觞予意甚壮也既别予心甚喜今年四月予弟腾书言纯卿疾病时拥重裘犹冷冷称寒予大惊无何而予弟言纯卿就药吴门予益惊又无何有客从锡中来者谓七月二十日过莫氏之里见里人聚而咨嗟入其里者狂若奔出其里者怅然若有失也予闻客言心又益惊就而穷其所以客嚅嚅不肯答无何而苍头来讣纯卿七月之十四日卒矣予闻之如醉如梦目不知所视耳不知所听心不知所之忽不自知其涕泗之横流也稍定乃为位而哭之又一月始勉为文俾子弟告之纯卿呜呼纯卿天道之无知也自昔而已然矣何待至于子始信也佞【佞改佞子】不如甘敢冀早达子营不如顿敢冀有家子暴不如跣敢冀有年子戕不如汤敢冀有后予所痛者予与子交数年矣忆予始居泾里之上数日不见子辄思思辄题尺素以通比发而予之问亦至犹以为次于见也自是而予归泾水如昨子不可得而思矣始予由泾里入邑中辄过子过辄为杯酒欢微言纵论无所不倾倒是而予归入子之门

登子之堂榱题栋桷如昨子不可得而见矣始予过子时时与杨生士初陈生穉登邹生彦文偕即过三子必时时与子偕自是而予归三子如昨子不可得而偕矣予与子颇负嚶嚶其所相契盖不在形骸其所相磨盖不在荣显其所相要盖不在一旦一暮以为似异乎人之友也是故有予可而子否有予否而子可将以是庶几于辅仁而互期其成乃今求子之一可一否而不可得矣予客燕中二年之间子前后惠贻德音不啻千百言予性简颇不乐于风尘而子惟恐其失之枯也予性狭不能漫与人同可否而子惟恐其失之矫也切切而规之予诵其言未尝不发深省以为子固非悔予阿世也乃今求子之一针一砭而不可得矣呜呼纯卿瘖何使予不痛子也且予非特痛子也而又为予痛双亲在堂自是左右而承欢者谁其可痛一也笊笊【笊笊照原本改茺茺】嫂氏自是终身而仰望者谁其可痛二也仅息二女自是春秋而俎豆者谁其可痛三也呜呼若是乎天道之无知至于子而极也子如知此何为乎好为大而不好为佞乎胡为乎好为义而不好为营乎胡为秋好为逊而不好为暴乎胡为乎好为德而不好为戕乎呜呼子不克早达前子而不克早达者若马氏之援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援也有家也子之家何如矣子不克有家前子而不克有家者若原氏之思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思也有年也子之年何如矣子不克有年前子而不克有年者若贾氏之谊非一人也予不敢怨也然而谊也有后也子之后何如矣维天苍苍何所不覆维地茫茫何所不载维万物芸芸何所不遂而独使子至此也予其奈之何哉呜呼予羁迹天涯病不能视子死不能送子而子已矣予呼子而子不应则呼其苍苍者茫茫者芸芸者以问子而又不应但仰而见夫日子之若父若母若嫂氏若二女若宗姓若姻党若二三友生莫不改容而变色与日月山川相应而凄然而子亦彷彿往来乎上下之间追而呼之而子卒不予应也呜呼予言有尽而意无尽有尽者书而告子其无尽者俟予异日归而谒子之墓呼而告之也当是时子能怜予而应之耶呜呼予顾生宪成也告子者予家季允成也呜呼纯卿呜呼纯卿尚享

○祭陈云浦先生文

呜呼伤哉已矣乎先生其【其下原本有遂字】不可得而起乎呜呼先生之不可得而起也夫【也下原本无夫字】天下莫不悲而况于乡乎环先生之居东西南北可数十里莫不聚而嗟泫然而继之以涕泣而况于不肖宪乎呜呼忆先府君徙泾里而家也里人有狎其新而齟齬之者有嫉其倨直而倾上多一而字等下脱一而字而倾之者又有外为昵而内为构者其态前后非等独先生善苑府君四十年一日也先府君既以贫故令予两兄次第仕家不克究于学后稍令不肖宪究之又令弟允究之里人有逆其无成而嗤之者有逆其成而妬之者又有阳为助而阴以观其若何【若何原作何若】者其态亦前后非等而独先生左提右絜惟恐其不即底于成二十年一日也呜呼何其德于予父子也先生尝令宁乡矣能为德于宁乡尝守宁州矣能为德于宁州又尝令宝鸡矣能为德于宝鸡尝守光州矣能为德于光州当其居田能为德于宗用其材者恤其

妾者教其少者何则既已受 天子之命乘坚策肥俨然而居人上固人理之所宜尔也木有本水有源人有始故范文正公曰自祖宗积德累世而有今日吾奈何专享之此人情之所宜尔也其德于予父子何哉且固未也始先府君不禄适先生弃官而归未抵家遽入拜先府君于帷为之出涕又先府君方疾病时闻先生归也喜见于色曰是固当自是诸郎君得一意而修诗书之业矣及先生再出予举以告先生曰是真爱我者复为之出涕已从乞先府君传良久报曰噫吾不忍也每一下笔便须心折姑徐之是先生之于先府君死生一日也当先生由光州扶病而归至亟矣其道□□□予凡弟无恙及两兄趋而视之辄问宪客游无恙也已目吾两兄谓曰吾幸与子诀而不得与子之弟诀又目予弟曰吾幸与予诀而不得与子之兄诀为我语之努力自爱已又緘一币寄焉是先生之与【与原作于】予兄弟死生一日也是安得而无痛乎呜呼人之痛先生也以公属于公者其情可得而言其言亦可得而尽也予兄弟之痛先生也以私属于私者其情不可得而言即可得而言矣其言不可得而尽也先生识之卓足以凌千古之上下材之雄足以备 国家之缓急文之奇足以颉颃作述之材气之豪足以倾动一世咸乐与之共肝胆宪等【等下原本有宁字】不知哀之惜之而独先生之所以德于予父子者愈思而愈伤而【伤下原本无而字】愈久而愈不能解何则众之所共在彼而予之所专在此也呜呼泰华诚高仰之可涉江海诚深俯之可测悠悠我怀无方无极呼彼昊天不可致诘人也可赎百身奚恤第不知先生之晤先府君也有如先府君问曰孺子何以报先生矣则先生将何以为答也耶呜呼尚享

○哭刘国征文

万历十有二年四月初七日刘国征先生卒于家越兄上补于其二字一月其友顾宪成得其讣司农兄司农君既为位而哭之矣又一月移书告之曰嗟乎国征何以死哉若是其亟也其命也夫其命也夫始吾来燕中有意乎魏改魏天下之士也见魏子懋权与之语大悦恨相知晚懋权曰若欲知闽中刘国征乎因又知国征也国征恂恂耳就而叩其衷悯俗之仁居贞之检迈往之勇藻造【造原作物】之哲无所不具于是喟然叹国征之不可测也当是【是下原本有时字】天下滔滔上下一切以耳目从事士习陵迟礼义廉耻顿然而【然下原本无而字】欲尽吾三人每过语及之辄相对太息或泣下客谓国征若奈何与狂生通国征笑而【笑下原本无而字】不答相得益欢盖国征所【所上原本有之字】存远矣吾何能忘也呜呼死生一也无有二也国征何选焉而置取舍于其闲惟是今之天下什一可喜什九可忧方诸畴昔相去不能以寸度国征不免于怀也国征其悉之乎南皋邹氏之烈焉而徙定宇赵氏之悬焉而违复庵吴氏之亮焉而诽勺原丁氏之切焉而诘芸熊董氏之犯焉而挫对兹黄氏之感焉而投健斋曾氏之割焉而播莲洙孟氏之挺焉而摈希宇郭氏之勤焉而摇鸿泉范氏之详焉而削此时事之有形者也犹可知也若乃内权渐隆外权渐替君子小人如水如火强而平之幸须臾之无恙耳何以能日此时事之无形者【原本臾下无之字者下有也字】不可知也

国征其悉之乎庸得宴然而已哉呜呼死生一也无有二也吾迹国征之生而知其死也未尝不以天下为念又迹国征之死而叹世之食肉者殊为徒生而可愧也不宁惟是今夫国征之所自许何如也业已第进士未尝一日在职居恒抚膺扼腕欲有所为辄不果其修诸身者又见其进未见其止也繇此观之国征之谊其犹自以为徒生而可愧也虽然国征往矣而予及懋权所与国征左右切磨相期于声气之间者固耿耿在也而今而往即国征之所未究而懋权究焉犹之自国征也又或懋权之所不究而予究焉亦犹之自国征也夫何愧之与有独念材如国征立志如国征犹仅仅若是而况予之不敏将何以谢国征也其惟懋权乎异日者予当就懋权而裁焉国征有知又将何以牖我二人也呜呼死生一也无有二也惟国征实深图之完成再顿首白

○哭魏懋权文

万历十有三年七月初一日吴人顾宪成顿首致书于魏懋权先生曰嗟乎懋权足下何意足下乃遂与我长别哉悠悠我心谁复与语即足下亦谁复与语吾见世之知足下者不乏耳要其至与不知等何则其知之者末也计独吾知之耳足下上必欲尧舜其君下必欲尧舜其民故常忧信心而言信心而行一切荣辱毁誉不以滑其胸中故常乐常忧常乐是吾之所以知懋权也天下孰从而窥之嗟乎世衰道微人心离丧浮破恣枉蔑贞淫掩良争蔽让智者相与借诗书以丈其奸愚者谬以为固然步亦步趋亦趋而已当吾为诸生业惻然伤之时时思有以矫其弊莫能振也既博一第从缙绅先生游时时私求其人鲜遇者乃独足下之指与吾不异耳徐而察之非直不异而已殆有甚焉中心自以为不及也已而从足下得闽中刘国征耳居平相谓吾三人者或先之或后之或衷之其有济哉即不济卷而藏之何恨求善价而沽枉尺直寻非吾质也顾造物者去年夺吾国征今年又夺吾懋权吾其可如何哉嗟乎天下之务国家之故懋权念之熟矣而未及究也闲尝归而治其文辞不求工意独好为声诗耳又非其急也直土叔下补氏问讯遗四字 直蓄之耳吾欲就君家伯氏叔问讯其笥笥杨【杨改扬】推而表章之不足以昭懋权是吾之所痛也吾欲省览生平之言勉砥素心偿其未究又能薄不足以称懋权是吾之所惧也懋权何以图之嗟乎懋权足下吾生长芦菰中习气深重惟足下是赖足下诚弗我替一降一陟在帝左右吾尚有望也吾昔者稍修诗书之绪每遇古之高贤伟士辄掩卷太息仰摩俯拟庶几想见其为人久之恍然若有遇也思若有启也行若有掖也何况懋权乎盖尝联轸而游接袂而语握手促膝委输肝胆揭日月而薄山河者哉其忘之也爰奉尺素荐诸几筵足下其听之且为我语国征焉

○再哭魏懋权文

维万历十有三年魏懋权先生卒其友顾宪成既从其兄光禄君荐之尺一矣越一年宪成戒装而北顾瞻燕赵之间黯黯欲堕遂迂道而趋南乐上懋权卮酒洒泪而告之曰忆昔予之谢病而南也腾书邀足下会于清源之上至荆门而始成别当是时昼则联席夜则联衾促膝把臂靡所不竭何其欢也今者予再来而足下已矣天乎天乎何其痛

也当是时足下谓予曰吾侪嚶嚶自负所覩天下之事不当于心一正人退一佞人进意气勃发辄欲攘臂而起请尚方之剑而后愉快是不广也于是乃遂入山求深入林求密独寐独寤寂然不复问人间马牛又无奈其嚶嚶者何子以为奚而可予笑不答已访孟司马我疆论学两日夜津津不休余谓足下曰得此人入手何【原本入上无人字何下有所字】不可何取何舍足下亦笑不答盖其际微矣不虞足下之遽然以逝也呜呼已矣今者予且登足下之堂凭足下之几吊足下之灵进而谒于太公穆穆落落嗟足下之所以为子坐对伯氏侃侃之气隐见眉睫嗟足下之所以为弟问讯季氏方奉三尺活人河洛间嗟足下之所以为兄次第见二子戚而庄敦固而多奇嗟足下之所以为父周行环堵秋草一庭嗟足下之所以为家出门长叫傍徨四顾白云乱流落日将半退而检其囊得故上申相国书及论救周别驾遗草嗟足下之所以为国又得赠予一诗中有曰要怜天下顾叔子不为人间吏部郎倚梧而思之寸心欲碎万象俱失不复能自持嗟足下之所以为友呜呼足下已矣予亦哭足下而去矣荆门在此清源在彼尔我之言实共闻之昔何以南今何以北日月不停往来如昨其谁能堪即予敢替懋权有如兹水呜呼尚享

○祭王泽山太亲翁及陈太亲母文

呜呼哀哉不肖从令子伯氏仲氏游犹兄弟也其视吾翁犹父也其视太母犹母也不孝往于岁丙子哭吾父矣昨者岁己丑又哭吾母矣今又哭翁哭太母耶呜呼不肖尝侍翁窃见朴乎其容也坦乎其言也廓乎其衷也有古长者之遗焉盖与吾父绝模拟小女归翁家为翁冢孙妇还而称述太母之懿又种种不减吾母也而今俱已矣令子顾影自怜且以怜不肖不肖顾影自怜且以怜令子茫茫天壤俯仰俱失其忍哭翁哭太母耶虽然不肖更有伤焉不肖之失吾父也几何时矣前乎翁十五载于斯矣不肖之失吾母也几何时矣前乎太母一载于斯矣均覆均载何厚何薄均怙均恃何延何促此不肖之所以更有伤也伤吾父之不得为翁吾母之不得为太母也乃令子犹然以淹在青衿为恨何也呜呼始不肖从事铅槩吾父日惟求师求友为汲汲羔鴈元纁不惜称贷以奉吾母主中馈朝夕供具惟谨最劳瘁也已幸而举于乡吾父已矣已成一第碌碌风尘而又【原本吾上有而字又上无而字】无能左右承吾母欢中间仅仅请告三载又大半夺于酬酢寻奉遣而还半载耳而吾母已矣乃令子若成【成照原本改少成】若性不教而闲翁与太母雍雍而坐观其进今即偃蹇诸生间乎却得时时膝下宛转周旋究舞斑之乐天性内也功名外也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此耳此不肖之所以益有伤也伤不肖之不得为令子也其忍哭翁哭太母耶泾泉可烹泾莘可摘顾瞻几筵万感纷结有怀欲摧有言欲咽神其鉴兹庶几我即尚享

○祭中丞魏见泉先生

呜呼先生古之遗直也呜呼先生古之遗洁也如其道也如其义也斧钺在前弗避也鼎镬在后弗骇也千上无虽字非道【原本道上有其字】也非其义也虽千驷万钟

弗视也一介弗取也是故为司礼则直【直原作真】司理非若夫人之司理而已也者为直指则真直指非若夫人之直指而已也者为中丞则真中丞非若夫人之中丞而已也者可谓巍巍堂堂磊磊落落宇宙间伟丈夫矣惟我 皇上之遇先生也亦若异然始而被谪于时格未敢望旦夕迁也无何而遂不次擢用使先生得进而毕其忠继而出镇三晋念太公老乞归于时格未敢望旦夕允也无何而遂有俞命使先生得退而毕其孝呜呼此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语云无欲之至可动鬼神至诚之极可格天地先生当之矣是故先生之生也海内士无问识与不识莫不仰而望焉非若夫人之徒然生而已也者先生之死也海内士无问识与不识莫不相顾吁嗟而流涕焉非若夫人之徒然死而已也者信可谓巍巍堂堂磊磊落落宇宙间伟丈夫矣先生复何憾哉独计先生一腔忧国忧民之心耿耿未有已时兹行晤昆溟云门两先生不知何以相慰宪等辱公家金玉道义之好违两先生且二十余年用之无补于行舍之无补于藏倘两先生问及又不知何以为宪等解也相望千里欲即无从聊寄一卮荐我素衷先生有灵上之所以周旋 帝侧下之所以拥卫苍黎中之所以夹持我二三友生者岂其忘之哉岂其忘之哉呜呼尚享

○祭龙冈施老师

呜呼伤哉夫【夫当作天】何夺吾师之亟也虽然天之夺君师不惟见于今而已见于昔其夺之也不惟在于天而又在于人固有从而予之者矣得其细而不察其大覩显【原本显上有其字】而不核其微是亦与于夺者也当吾师之守毘陵也字无自字异下有于字也自无以异黄氏之颍川龚氏之渤海也其心思无所不暨而其恻怛愷悌亦【悌下原本无亦字】无所不入讼者至折以片言辄欢然解散庭中尝虚己乃筑室而造士焉士莫不洗濯志虑求雨于昭明曰是真能成我者也为之民者莫不曰真能生我者也于是擢东粤兵宪以行又莫不相与咨嗟叹息曰是奈何其骤去我也无何而难作矣故曰天之夺吾师也不惟见于今而已见知昔且方其难作始不过获戾于一人而已莫不知诬也夫士讼于庠农讼于野商讼于市旅讼于途而【原本知上有能字于下有其字也下无夫字途下无而字】莫不能言其诬也而当路者业有成心逆捍不听或曰夫有所受之矣可若何相与掇拾浮为剥乱本实而难成矣故曰其夺之也不在于天而又在于人今夫世之能知【原本不下有惟字知上无能字】吾师者其指可覩也曰是何才而敏也又曰其好士也不逊吐哺握发矣何其大也愚以为此其昭然者耳吾师褫身廉洁一介不苟而特不好为皎皎尝语所知者曰人言毘陵故沃郡乃不能令吾囊之不枵然者何又吾师洵好士要以其暇及之耳其所最注意无如民其所最功德至于今隆积而不坠者亦无如民也若夫颡颡焉而语才则遗操颡颡焉而语士则遗民固已昧矣而况今之时其琐琐【原本今上有于字琐字不迭】而无能者类饰为小廉曲谨以干大利其健而有力者往往竞于奇见能于刀笔之间而弁髦诗书以为吾不欲借兴贤育材博名高也时趣如彼其知吾师者如此适足以相戾耳故曰得其细而不察其大

覩其显而未核其微是亦与于夺者也呜呼吾师其遂赍志以没矣乎虽然毘陵即东南一弹丸之壤而其中林林总总不知几何率家尸户祝饭食必祷吾师即中道齟齬不克究其施設而嗣贤翩翩有文一日奋而翱翔所以光大吾师之绪未艾也亦足快矣独宪等辱在吾师谊兼生成乃吾师之存也既不能明目张瞻白见冤状揭之日月之下及其一旦而溘然也又不能走千里酌卮酒以荐几筵伸无涯之感进而有惭于栾生退而有惭于孺子其何以谢吾师也吾师诚不我忘庶几乘翔风轶飞云时上下于六龙之虚【虚原作墟】使宪等凭而见之乎不惟宪等其亦使林林总总者得凭而见之乎呜呼尚享

涇皋藏稿第二十卷终

●涇皋藏稿卷二十一卷

无锡顾宪成着

事状 寿序

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

母氏钱太安人六十征言

奉祝伯兄伯嫂双寿六十序

乡饮介大凡涇田先生行状

奉寿仲兄涇白先生六十序

○先赠公南野府君行状

呜呼伤哉我家大人之逝也不肖孤等自惟积戾重深及于大故日莹莹深在疚无所翊语冈极之谓何而曾不得伸一朝之养竭力之谓何而曾不得如五尺之裳方尺之履犹然相从以殉若复湮坠懿美薄诸草莱无能徼宠灵于贤豪长者之侧以照临其泉壤是不肖不复得数于人子也于是不肖孤奉伯兄仲兄之命拭泪而壮【壮照原本改状】曰呜呼家大人姓顾讳学字文博南野其别号也顾之先为熨道之石纽乡人至宋而将仕郎百七者迁邑之上舍里十余传而为处士公夔娶于朱寔生家大人家大人人生而倜傥负气不耐博士家言独游于诸稗家喜罗氏之水浒传曰不【原本氏下无之字不上有即字】典慷慨多伟男子风可寄愤浊世又喜南华庄子曰即不潇洒自在不受人间世诸约束孔孟之后是【原本不下无经字后下无是字】固应有此居闲与客论天下事往往抗手掀髯长太息里人推为亭长属其耆老子弟以约之【原本人下有壮之二字约上无以字约下无之字】曰旧日之事众为政新日之事我为政不然我无爱乎一亭长其舍我众曰可哉稍稍来自事一切据理曲直之亭中称平有携豕酒为寿则谢曰是区区者而以为余伐鲁仲连直应尸而祝之矣去之人益附会里人为邑长吏输税遂偕里人北游天子都见宫阙之美官司之富欣然曰可以廛矣已而曰吾不可使垄上之木北向而怀我也乃归日黯然而不乐不问家人生产逋累累集其附家大人者曲周之家大人以为丑即日告诸墓倾其产输诸所勾贷家徙涇水之上居焉居甚陋风雨至

辄犯于寝【寝改寝】惟日一糜夜一蓐行道之人相呼尔汝兄弟无知者已试为酒人豆人贻【贻改饴】人染人渐能自衣食环而居者睥睨【睨改睨】之齟齬百端莫可难也宵而谋诸室声发于薨瓦跃家大人寤惊获免违而至于石村三年产落无所存家大人不胜愤猛然欲有以自震于世曰由此废必由此兴奈之何其避人也再徙涇而市平物价一权度廓然自不较【原本涇下有僦廛二字然下无自字较下无手字】乎羸拙出片言妇人孺子皆信之市道骤行是时也方数十里间其有财者公知家大人无一廛之产辄怀全踵门而贷之惟恐其不诺其贫者公知家大人无一钱可以贷人至缓急有无不求诸富人而求诸家大人家大人亦自知无一钱可以贷人至人有求辄挺身任之不以无为解尝曰多财而后能干究竟駮孺子耳其贷于人也即其人仓卒亡妻子有所不知未尝不息之而归其妻子而贷人也即其人负我旁观者皆有所不厌而求之未尝不应以故义声流动家大人遂隐然望于乡云里佣有壮而无室者所得力钱纯费于酒食家大人甚恨责其人令输力钱岁为息而与之室里中几无旷佣有逸金于肆之西偏标而构逸者之名氏得姑苏跛人召而归之他日来市投三十金退而发金羨者半亦召而归之洪人余既按价而输之粟矣越五日粟价顿衰家大人愀然为贬其价征洪人于途而返金焉张氏儿有积逋于我积不偿一二怨家弱视而强食之不能御大鬻其产密怀直而属诸家大人事解而征属如征而与盖张氏儿至今德家大人每遇人数其事辄歔歔而欲涕也或售其土田未几售者欲谋而据之说词以讼弗克家大人还而谓之曰尔何计之不精为此屑屑也尔素号壮士必欲得此者其以膝与我售者跪而请遽返之不复言直不肖等就学岁延师而教之而所【原本师上有经字所上无而字】事之礼最虔即富贵人以为不及岁庚午不肖补邑诸生癸酉弟允成补郡诸生家大人戒曰孺子故少戇脱今汝一旦俨然富且贵哉骄大之色当不能侵汝吾何所患之患汝从市井学象恭归耳夫象恭之壤【壤改坏】人心也比之骄甚矣孺子无然福清施公龙冈守吾常辟龙城书院选五邑士而课之不肖与第【第改弟】并游其中临川周公念庭令吾锡数进不肖时弟方垂髫试之奇其才有客从涇西来装百金造家大人所而行属焉怒曰若贾我又贾我孺子哉我诚不惭于垄断何至向有司为市而以孔孟贷三尺法也他日有武陵客主于苍头奴家欲因之以干家大人苍头奴为诵说前事客愕然曰人言果矣逡巡而退两公闻其事并贤之周公又廉知其素欲为登名于义籍而置礼焉吏胥阴以告家大人呼不肖谓曰我贾人何短长于世刑赏之所不得及也今以孺子故俾我姓名驰入于有司之庭固已陋矣将又窃孺子之余艳以惊耀里闾其何颜见吴越之士必不可立遣不肖辞诸公公愈贤之己而公知家大人故贫时有赐于不肖家大人曰异哉公恩泽满四境而勺泉不入于釜独奈何我以孺子故侵贤父母乎又遣不肖辞诸公公愈不可愈大贤之岁丙子不肖与弟偕试留都不肖有名家大人间有忧色始不肖之两试而两废也有喜色不肖问曰大人何昔之喜而今之忧也曰吾闻士可以贫贱激也激则耻耻则忧忧则动心忍性长其不能孺子挟策而试有司以为不才而废之孺子

忧矣老人安得不喜今以一书生骤然为东南最閭閻之人盛容色而矜道之所谓昼锦也孺子喜矣老人安得不忧不肖竦然起对曰儿也谨受命矣居无何疾病不肖等亟问医家家大人曰年之短长譬如鳧鹤之胫然不可改也夫扁鹊仓公于至今存乎吾所医矣不肖等泣而请家大人不禁及医来以药进不服也里人闻其病也人卜而人祷竞来视于寝有泣失声家大人笑遣之已而病大进乃语不肖曰孺子其知之乎予流徙之民也长汝四男子烝尝无殄其庸多矣愿孺子孝弟力田多行仁义且曰予家世屡空人之无礼于予者众孺子苟得志无修怨也言讫坐而起命不肖等栉手自洮颍理襟带明【明照原本改谈】笑自若明明不乱可一二时而逝呜呼伤哉家大人广额丰眉巨目隆準美须髯吐声如钟生平守甚介而意甚阔与人交膈肝【膈肝照原本改肝膈】肺腑一视立见意有所蓄如噎物必吐之而后已或私焉戒曰勿泄也竟泄人以为尤家大人不悔久之知其无他肠更厚遇之对人眉目洒然终日不能造出一佞辞遇有不善必变色而戒焉凜凜不少假行里中狼籍少年皆走匿疾为老氏释氏之言者曰二氏与孔氏抗而为三必人杰也因令其徒倚为糊口计哉晚年读闽人龙江林氏三教会编大悦自是排摈二氏必援以证尤疾而巫【原本证上有为字巫上无而字】祝人有病人为淫鬼所凭能言人灾祥趋而叩者迹交错于道家大人曰有是乎我其试哉往而询之自晨迄【原本询上无而字迄下有而字】昏噤不答明日而病人复人语里人病多媚于神家大人过必诃之曰夫神也而向人间索赂哉可赂当无踰万乘之王千乘之侯何赖于汝矣里媪多事佛最者持贻【贻照原本改胎】戒春秋之祀不以牺牲家大人曰何也曰惧伤物也曰若不谷食耶夫禽兽草木无之而非物也血食则伤禽兽之生谷食则伤草木之生若惧伤之二者何择矣人服其论尝自谓曰吾有二癖恶酒而喜事其说曰吾闻天地人名为三才才者勇往力行之谓也有如饱食而无为其亦不才也已矣吾闻禹无间然之圣也洪水之兴宇宙为壑禹不畏而独畏酒赫赫夏商没入于酒池之中莫之援也矧于匹夫其敢犯之吾宁见嗤于竹林豪矣故家大人徙涇三十余年门无酤客有觴之者谢不赴未尝为客于樽俎之前闲强起之当之奇遇其在三十余年中发不暇握食不暇哺汲汲有所事则益健有力为之加饭稍暇即言疲事至则又爽然起神跃于毛骨之间性孝弟当先王父之困于贫也叔父敦纁六岁即寄食于邑朱家顷之邑朱家覆叔父莫可倚家大人又适游燕不闻也归而失叔父所大骇奔觅之累日遇于邑之南郭相持哭遂携归衣以其衣食以其食叔父感励自奋克有树立家大人病叔父与其四子宵衣而侍家大人复人给之田顾谓曰惜尔伯凉薄无以厚汝也呜呼亦足以观矣家大人生于正德丙子正月初九日卒于万历丙子十月十二日年六十有一窃谓家大人者倘可谓之能自震者矣非有一关一拆【拆照原本改析】之寄而能代人之忧非有升斗之储于家而能急人之急非有移风易俗之任而能折人之邪非有寻章摘句多闻多见之学而拟是非策成败动中乎诗书非有沾沾煦煦之术可以悦人要誉于井里乡党而及其逝也怕为搯腕而叹闵然有不平之色问诸古人当必有似者焉特其生于麤僻

之乡长于贾老于布衣其知之者不过饥寒困苦【苦照原本改穷】之人即有口舌碑何足以当天下后世之轻重而诸孤又多凉德救过不遑何足以恢张我大人之懿美播之子孙是用战慄【慄改栗】危惧日夜悼心伏惟先生挟四海九州岛之望掌万物之是非蓄仁人之德惠幸收其什一而旌之俾我家大人凭籍休明世世有辞焉则岂惟孤等实受嘉贶其将仕公而下与有荣施矣谨状

○母氏钱太安人六十征言

盖母氏生十有九岁而归我先君业不得逮先大父矣而其事先大母微婉有则先大母性甚庄又欲试母氏才往往故以意求多焉母氏有方曲事之自唯诺而上靡不如先大母之指者故贫悉具以【原本故上有家字具下无以字】篋中装以为供具尝一日大匱先大母日昃不克饭母氏损帷而易栗从邻妇摘蔬数茎自吸其乳而剂之以进先大母甘之竟不知其所自也居恒谓先君是不独有妇才进于德矣先君念不得恢于诗书以为男子有事四方奈何浮沉井里间自颓废母氏知之从容谓曰我在君奚他虞始吾请供为妇也今也请供为子也惟君所之耳先君遂慨然请行凡再历寒暑先大母若不知先君之不在侧也而属先大母病则先君心动疾驰归久之先大母即世母氏摧毀不胜遂得心疾迄今不有瘳里人难之己先君益贫迁泾里之上隐市卖浆家所居荫一壁炆一灶人不堪其忧母氏安焉而时时目宪辈孺子识之性警敏闲于大义御宪辈甚慈而又甚肃有不称不忍加而谯让也第终日默不与言比其改也而后复曰是而大母之教也吾不敢坠迨宪与弟允后先举于乡益加肃曰庶几其免于堕乎素不习书顾嗜书闻宪辈诵声辄端坐以听移时乃已闲则令立左右择其有关于闡德者递诵一章先伯兄性仲兄自又次宪与弟允诵权照原父改欢讫复令解说所以以是为权里媪有事佛者时时前为佛家言母氏叹曰固也虽然与夫子之言不类亦曰与吾孺之言不类卒谢去其识如此也【原本孺下有子字此下无也字】今年六十矣而宪幸举南宮隶官司农氏欲请归荐一觞为寿母氏亟赐命曰而忘而父之志乎吾事而父且四十年见而父每值其生之日辄于邑不食曰天乎生我鞠我今何在矣及其年六十也犹是志也吾又闻君臣之大也孺子始委质而骤言私不可且而父尝有慕乎燕一再游其间矣成而父者孺子虽然宪欲越三十里而自致十【十照原本改千】堂下者终不可以已惟是先君之志昭昭也又不可以蔽端意以思不获其处庶几先生长者俨然有赐言焉其施大矣母姓钱外祖曰爱月公有隐操

○奉祝伯兄伯嫂双寿六十序

万历庚子予伯兄居然六十太平矣而伯嫂陆孺人偕焉里中父老翩翩相率携卮酒而过之美伯兄之仁让暨伯嫂之懿和甚具仲兄谓弟宪成曰外德備矣其于内德犹有待也弟盍言乎宪成对曰是弟之责也忆昔吾父吾母自上舍迁泾里拮据生理至艰辛矣乃伯兄故敏慧甫就塾辄日进数行稍长从故茂才严横塘先生受业谓之文裴【裴照原本改斐】然有文先生异之吾父吾母喜见于色一日伯兄忽跽而请曰儿也儒

诚善惟是大人劳矣儿优游章句乎请代大人息肩吾父壮而许之己而伯嫂来归则中馈之事吾母亦一切倚办焉伯嫂承颜志怡然而【原本志上有顺字然下无而字】无忤是干蛊之勤也仲兄与予及季弟次弟授书吾父曰孺子庶几其有尺寸树乎值仲兄善病所以督予及季弟两人倍切隆惇友不惜假贷以赴之二三亲交相谓曰羔鴈元纁累费在耳目之前龙虎风云功名在岁月之后奈何强其不堪而希其不必也伯兄伯嫂咸笑而却之坦焉居已于瘁而予辈则享其安澹焉居已于菲而予辈则茹其厚用得专心致志无他挠惑是友于之爱也当是时伯兄伯嫂实柄家政出入盈缩悉其综之恒情于此其孰能不波乃伯兄自一钱而上悉登诸公焉无以有己伯嫂自一丝而上悉禀诸公焉无以有己是一体之公也仲兄遇事能断伯兄有所疑辄就而谋焉其可其否往往舍己而从之不吝予与季弟后先成进士伯兄若固有之毫不以加于人又矜菑恤困天性也每遇夏秋二收即有年额饷而称佃人之艰不求盈有所推移不求遂甚者并其本而负之亦不问年来食指渐繁入不副出往往假贷以充行之自若不为悔伯嫂益以博大佐之闺闼堂庑门楣间巷盎然慈覆予之得以进而安于朝退而安于野伊谁之锡是及物之恕也语曰仁者寿夫勤以干蛊仁之则也爱以友于仁之施也公以一体仁之度也恕以及物仁之征也有此四美寿不亦宜乎仲兄曰善请诵弟之言以为伯兄伯嫂觴季弟曰善请诵兄之言以为伯兄伯嫂觴伯兄闻之愀然顾伯嫂而言曰夫吾两人何以得有今日哉则吾父吾母之赐也吾父汲汲皇皇终其身不得一日之暇吾母幸而望七又未尝一日去药石左右也吾父吾母安在哉而吾两人晏然有此也言未讫泪承睫而下仲兄与予及季弟相对黯然意不能自禁稍间予复进而言曰凡父母之爱其子也甚于子之爱父母吾父母昭昭在上见吾兄吾嫂之履兹辰也有不欣然乐乎曰犹吾在也人有恒言长兄如父长嫂如母予兄弟之得事吾兄吾嫂也其亦依然吾父吾母之犹在也伯兄默不答良久曰是则然竟亦何以舒吾情于是偕伯嫂肃衣冠拜吾父吾母祠下手觴而顾者而【原本而上有三字】后还而次第受仲兄与予宪及季弟之觴

○乡饮介大凡涇田先生行状

呜呼伤哉吾兄乎吾兄乎已矣不可复作矣日居月诸倏忽四更历矣诸孤卜得岁之十一月十九日扶葬涇西阡于吾父吾母乎依将图不朽于当世立言大君子偕过予属予为状相对流涕覆面不能出一语各罢去呜呼吾何忍状吾兄哉己而曰非吾其谁悉吾兄者宜状则又曰吾兄仁心为质胞与为公家庭之所习见依然在目也里巷之所流传昭然在耳也若之何其委诸莽又宜状谨次第而列于【原本莽上有草字列下无于字】之篇吾顾之先于吴为着姓遭元末之乱逸其谱莫能详相传自宋将仕郎百七府君实始家锡之上舍里世业耕读以高贲雄里中好行其德三传有讳廷秀者益增修而光大之乡人至今相与诵说不衰越我高大父如月府君讳麟以孝友称曾大父友竹府君讳讳邑诸生生平无他嗜独嗜书家坐是废萧然四壁不为意也大父侍竹府君讳夔淳谨自好不幸早世得年仅四十五娶大母朱孺人是生吾父赠承德郎户部主事南

野府君讳学字文博再迁泾里家焉忠信直亮环数里内外儿童妇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为罢市娶吾母钱太安人能以恭俭佐吾父白首相庄称合德云生四子兄其长也讳性成字伯时号泾里【里照原本改田】兄生而通敏六岁就塾师受句读朗朗数行下稍长善属对已而从里中严茂才横塘先生习举子文落笔斐【斐改斐】然甚见赏异时吾父方转徙石村意不乐复还泾里家徒四壁寄身屠沽兄一日构事父母能竭其力题苦思不就喟然叹曰吾不能行之安能言之归而请于吾父曰大人劳矣儿优游笔舌乎请得代事吾父怜其意许之于是遂慨然任家督之责一切拮据精心果任不少怠也而会吾仲兄善病兄忧之数言于吾父延名医调治药笼之需随叩随给不少惜也又言于吾父延名师课予及季弟读供事惟虚至称贷以充羔雉不少惮也或谓功名事安可知而强为此矻矻凡笑而谢之或又谓今日之家子为政他日之家众为政盍早自计乎又笑而谢之盖兄自受家秉以来一出一入悉禀诸公铢寸无私焉非特无私而已且于衣服恒居其敝者曰所吾【所吾照原本改吾所】便也于饮食恒居其菲者曰吾所安也而独于予三人则加腆曰是实羸弱不可以我为程也吾父见而喜以语吾母交相庆也及予与季弟后先成进士人情于此孰不冀有发舒以明得意而兄谨约如故无改惟是念吾父之寿仅踰六而遽见背也念吾母之寿仅望七而复见背也诚痛之深悲之切方在苦茨朝夕皇皇不少解也迨既襄事每上冢俯伏哭泣尽哀至于老不少衰也路人闻之莫不感动以为有终身之慕焉又事下补尤字念居恒喜称范文正之为人语以及义田之【原本居上有吾父二字及上无以字田下无之字】一事尤津津不啻口出如将步之趋之然者竟限于力不果及吾父卒吾母拟以所余田三百余亩分受予兄弟四人遂偕予仲兄请曰儿辈俱以【余田照原本改遗田以照原本改己】长大得自生活愿以此为贍族之资何如吾母大喜曰此尔父之志也于是每岁以春秋二时差其等而分给之其不能婚不能葬者亦各量有助焉惟是所入常不足以充所出所施常不足以满所愿则又时时欲然不自得也其于人也老者尊之少者抚之贤于我者下之不如我者矜之强弗友者容之有以缓急告必委曲为济无或拒也其人能偿听之不能亦听之即不能而又以请又应之如初无或厌也坐是产日削逋且累累起矣无或悔也有以田产售直必从优如系亲昵越数收便令取赎即力不力能预归其产令渐【原本能上无力字渐上有以字】而偿无或悵也至其一念惻怛与民同患尤有异焉见饥者则为之忧无食见冻者则为之忧无衣当东作时稍愠则为之忧旱稍溢则为之忧潦幸而免矣当【雨当照原本改及】西成时又为之忧曰终岁勤动得一饱乎公私之逋得相抵乎其于佃人数叮咛主者曰无求足无求精毋拘拘常额耕者不食食者不耕可念也尝有佃积逋不偿苍头以告且曰岁行尽矣无可待矣兄不答至除夕遽遣人遗【遗原作贻】之粟二方钱百文苍头呀【呀原作讶】而问之兄又不答复曰是且悔【悔照原本改悔】逋将人人相率而效尤明冬庭可罗雀矣兄卒不答予犹记岁在戊子己丑间连值大祲兄检篋中得券数纸一一手自裂之曰当此朝饔夕不飧无令渠辈胸中犹有这

些子在也而又【原本饗上有不字又上无而字】记一日遇公差系一人于舟时严寒深雪视其色郎当甚而且甚饥询之则以官逋二金故兄惻然曰是不冻死必饥死不然亦必中伤寒死矣奈何以些须丧人一命因出酒劳公差令释之且啖之以糜入而括二金代完厥逋竟不问其姓名也久之其人率妻子携一榼来谢仰天数十叩首而去一日家被火召匠者修治时值农冗无不欲竟此而后朝食适市有许姓者于药肆中锯木忽倒其廊傍徨无奈兄闻之动色遽停工令与许修治各役感兄之义踊跃争越【越照原本改赴】不日而工竣【峻照原本改竣】矣其急于人类如此里中有争率就质于兄兄为悉心排解或不从徐徐为设酒食劝谕之间有事属两难或已闻诸官辄阴损费调停于中卒欢然请罢往往既罢而两家犹不知其所自乃或有客缓颊言某所某人丁某事某当路若叔氏所善也某有司若季氏所善也幸借一言居间请得以不腆佐觞为公寿则惊起曰此言何为至于我辄掩耳走又或左右仓卒言某所某豪欺我摧辱我则又笑曰此物奚宜至哉我不能为汝马牛也若无诬我辄叱去而特其性稍卜遇所不当意辄征色发声人或不能堪少徐之未尝不觉也既觉未尝不悔也既悔未尝不自讼也引罪负咎刻切迫至若踧踖无所容非特于侪辈然即于子弟亦忘乎己之为尊行也非特于子弟然即于臧获亦忘乎己之为主翁也温颜款辞就而相慰无藏匿无弥缝无系吝无矫饰旷然如日月之食而更也仲兄临事果决是非可否无所依【衣照原本改依】阿兄有疑必就而商焉往往舍己而从之不以为屈曰吾不如仲之断也予与仲弟【仲弟照原本改季弟】莽莽生计兄代为经理不辞勤渠数年来见兄精神稍不逮壮不复敢以烦亦既各有分矣故偶【原本分下有主字偶上无故字】有见闻必就而语焉曰某事第二当何如【何如原作如何】某事当何如即与主裁不以为嫌曰两弟不如我之悉也始予官户曹兄贻书来言曰是谷钱【谷钱照原本改钱谷】之地也故易臆人盍慎诸予为之悚然既而移铨曹兄又贻书来言曰是镜衡之地也知人实难盍勉诸予又为之悚然及予奉谴而南谢曰弟无状负兄奈何兄怒曰吾父吾母所望于吾兄弟者何如而出此言耶弟负责人不负兄也及予再还铨曹复被放时季弟亦被谪归矣兄率之迎谓予曰叔不负季季不负叔幸两兄亦不负叔季吾闻居官者不知有家方能尽分居家者不知有官方能安分何意于今见之且吾兄弟少相嬉长相习壮而相抛也每夜未尝不入梦思兹得聚首一堂怡怡以老尚何求乎先是少宰栢潭孙先生官宗伯时数向予询兄起居予具告之先生嗟赏不去口比予归先生缄一札寄兄曰聊借此以表缙衣之好予归具冠服而致之兄兄谢曰先生之意美矣吾不堪也请辞己而邑侯柴父母廉知吾兄为旌其门曰一乡首善则又辞今邑侯林父母举乡饮则又辞辞不得卒不赴也予询其故兄曰二弟视世艳若浼兄视世艳若飴不亦愧乎予闻之更不觉恍然自失也大率吾兄生平于势利二字甚轻于天理人情四字甚重视其中满腔子一副慈悲按其外日用间一味方便而又浑如纯如穆如廓如纤毫无所为也是故为子则不忍拂亲之心为父则不忍拂子之心为兄则不忍拂弟之心处一家则不忍拂一家之心处宗

族则不忍拂宗族之心处乡党则不忍拂乡党之心至于强者或见以为懦智者或见以为愚巧者或见以为拙达者或见以为拘而兄自若也至于拙【拙照原本改懦】我者或尝之以梗愚我者或尝之以诈拙我者或尝之以滑拘我者或尝之以偷而兄自若也陶彭泽云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予不敢知窃以为列于古之所称长者庶几其无愧也已矣兄生于嘉靖立丑年七月十一日卒于万历乙巳年正月十三日得年六十五岁娶陆氏处士云泉公女子六人曰与淑邑庠生娶黄氏承隐公女曰与滌国子生娶李氏邑庠生养冲公女继娶邵氏国子生寓寰公女曰与濯邑庠生初育于仲兄既而归娶陈氏敬淳公女继娶朱氏瑶琴公女曰与浚邑庠生娶华氏原隆公女曰与漑国子生则吾弟季时所育而子之者也俱陆孺人出曰与滋娶夏氏金吾恒所公女侧氏【侧氏照原本改侧室】康氏出女三人一议郡庠生混尘秦公子坊一育于与滌议慕劬倪公子德沾一育于与淑议邑庠生澹衷黄公子某殇俱侧室康氏生孙男六人与淑出者四曰榘娶黄氏邑庠生覲斗公女曰棣聘朱氏九台公女曰檻聘黄氏逸所公女曰楷聘胡氏我维公女与濯出者一曰榴未聘与浚出者一曰橙聘钱氏三洲公女殇孙女七人与滌出者一未议与渥出者一今为与滌所女议新吾周公子士及与浚出者三一议邑庠生廷俞唐公子道履二未议与滋出者二一为与淑所女议国子生三川陆公子立中一未议呜呼吾父生我吾母鞠我吾兄成我自惟薄劣莫能报百一焉庶几大人先生怜而赐之一言吾兄死且不朽惟宪亦死且不朽敢九顿以请

○奉寿仲兄泾白先生六十序

万历丙午仲兄适周一甲子榜于客座曰六十而寿人道之常也然而在他人则宜在吾则不宜一以先伯兄之戚不忍言寿一以凉薄之德不敢言寿一以懒病之躯不克承寿【承寿照原本改承尊】亲欢而为寿敢辞予见之谓弟季时曰仲兄为尊亲言耳此家庆也吾二人不得以是例且仲兄之寿道多矣亦不得槩以是辞也惜忆【惜忆照原本改忆昔】吾父主家政伯兄实佐之备殫心力迨吾二人治举子业师事原洛张先生时仲兄善病与药石为邻一日言于吾父曰儿不能佐吾兄实能佐吾弟请得再理占毕以朝夕切偲其间可乎吾父大喜原洛先生试之文立就多奇警试于郡邑俱哀然前录及予成诸生遂罢去不复事客诒之对曰始吾非真有功名想也为两亲耳以为不得之弟将得之我今弟几得之矣何必我哉至于朝夕切偲始终不替焉而【原本始上有则字焉下无而字】吾父益喜以语吾母吾母亦喜曰兄弟怡怡吾老人何复【原本何复作复何】忧其宜于吾父吾母有如此者比吾父违养伯兄亦倦于勤矣仲兄曰吾始者佐吾弟今者佐吾兄一切拮据靡不不毅然身任上者虔祖庙惇宗盟下者营堂构筹出入井井绳绳各有条纪伯兄曰微【原本不字下无不字微下有吾字】弟吾何以慰吾父也吾母多病仲兄忧焦万状检方制药躬为剂量不以委左右吾母间有不快宛转膝下曲为宽解俟其释而后即安伯兄曰微吾弟吾何以慰【慰照原本改娱】吾母也已而吾母见背后先两大事并属仲兄仲兄尽瘁以将必诚必信勿之有悔伯兄曰微吾

弟吾何以妥吾父吾母也以至有所疑必就而商焉有所行必分而任焉有所缓急必协而济焉伯兄曰微吾弟吾何以治吾家也其宜于兄有如此者吾二人相继得第二十年于此矣而仲兄不知有官未尝只字溷公庭也居无何相继获谴于斯矣而仲兄不知无官而未尝纤毫介于色也而非【原本于上有一纪二字未上无而字非上无而字】徒然也且知吾二人之不谙治生也而为之擘画知吾二人之羸羸乎其弱也而为之调护迩年从同邑诸君子修复龟山杨先生东林书院又知吾二人之亟于求友也而为之经理其相体也以情其相扶也以道不出户庭而获多助之益抑何遭逢之幸也其宜于弟有如此者仲兄生平不二色不华服不侈味间尝集童子数人习梨园之戏聊寄意耳不时御【御照原本改御】也少喜豪饮叔父东野公面呵之自是遂有节训督子侄必归【归照原本改轨】于正无敢以惰见有不恪惟恐闻之待臧获外严而内恕有过辄原之曰彼非故也伎俩有限耳不求备也其宜于家有如此者性开爽而不设机械即【原本爽下无而字即下有有字】机械之者冥不应与人交脱落形骸不修苛褫骤而遇之见谓简傲久而知其无他也更欢然信爱论事是曰是非曰非不肯含糊遇贵不谄遇富不恃遇穷乏矜悯周恤无吝也有叩量力而应之无却也又往往负不偿无责也遇横逆能忍无校也性又喜客客至无问识与不识迎而舍之即终岁无厌也其宜于人有如此者由此言之仲兄之寿道多矣季时曰善遂偕过仲兄为仲兄诵之相与捧觞以献仲兄曰吾不堪也已忽泫然泪下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安在也乃诣先祠再拜三荐觞焉又曰孔怀兄弟同气连枝今何以为情也乃诣伯兄之几再拜三献觞焉而后退自觞也亦以觞予二人曰愿共砥砺以保暮龄以答吾父吾母暨吾兄之灵无迨【迨照原本改怠】予三人踞而谢曰敢不奉教于是诸子侄辈若浹等次第上觞仲兄次第受之而亦次第还授之曰愿共砥砺以赴壮龄以答尔祖尔父尔伯尔叔之勤无怠诸子侄咸拜而谢曰敢不奉教予视季时语曰仲兄非特寿道多也所以居寿亦有道矣吾始以为是家庆也今观仲兄之所以居寿实家范也安而能思乐而能傲天之祚我仲兄曷可量哉曷可量哉

泾皋藏稿第二十一卷终

●泾皋藏稿第二十二卷

无锡顾宪成着

述

○先弟季时述

嗟嗟吾弟弃我而去忽惊周岁矣音容宛如渺不可即索居无赖追念生平时拈片纸书之弥增人琴之感不能详也聊存影响无失本来面目云尔搜扬表揭写此全真尚有望于同好

吾顾之先于吴为着姓遭元末之乱失其谱莫能详相传自宋将仕郎百七府君实始家锡之上舍里世业耕读以高雄里中而好【原本雄上有资字好上无而字】行其

德三传有讳廷秀者大上补高字义声益着乡人诵说之至今不衰越我大大父如月府君讳麟有长者风曾大父友竹府君讳纬邑诸生以文行为时所重大父侍竹府君讳夔淳谨不苟不原幸娶上有五字人字不迭幸早逝得年仅四十有娶大母朱儒及人是生吾父赠承德郎户部主事南野府君讳学字文博再迁涇里家焉忠信直亮环数里内外儿童妇女皆能道之卒之日里为罢市娶吾母钱太安人能以恭俭佐吾父白首相庄称合德云生五子长为予大兄伯时性成次为予二兄仲时自成又次予宪成又次殇吾弟则最少子也

吾弟少敏慧而颇好弄年十四从少弦张师习举子业师弗善也以语吾父吾父曰是儿恐非落人下者张师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奋耳吾父曰善遂令更他师居半岁忽谓予曰弟知过矣弟知过矣请归而禀绳墨予大喜言于张师而复之众未肯信张师曰身请任之无烦诸君虑也久之果如所言即著艾宿儒雅以端方见推者皆谢不及予因问弟何感而遽如是弟曰恐伤两大人心耳予曰此是做人根子当与弟共勸之

弟为举子家言不甚经思而简拔遒劲自不可及同里云浦陈先生一见而奇之弱冠游群【群照原本改郡】庠每试辄冠其曹如临川念庭周公福清龙冈施公姚江梅墩邵公俱待以国士又不独赏其文也

原洛张师尝游毘陵荆川方山两先生之闲雅有闻吾父令予与弟稟业焉每语辄契张师曰举子业未足以竟子复率之见方山薛师薛师喜亟呼其两孙缔兄弟之交而授以考亭渊源录曰洙泗以下姚江以上萃于是矣异日其无忘老夫也两孙盖海内所称大薛纯台小薛元台云

弟性介辞受取予纤毫不苟癸未自南宫还让里有蔡二怀者笃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属少弦张师为介绍率诸子北面稟业且欲延致家塾弟欣然从之已而致束金谢曰吾庶几藉是避俗远嚣收拾身心不为不受惠矣况此君非有力者其以诸郎见属实欲相与切磨于道义非顛顛为攻举子业取青紫计也吾奈何独以利言乎壬辰谪光州别驾当路不欲烦以事假差归曾景默中丞檄所司致俸薪辞不受及沈太素中丞继抚中州复贻予曰此则【原本曰上有书字此下无则字】不可以少寄下有声字何上有而字佐三径松菊乎为寄季君勿拘拘也弟曰即尔而何以谢曾中丞属予力却之于是历十四年余矣计前后所积可千金比吾弟歿州守璩公复赉二百四十金为贖属邑侯平华林公来言此沈中丞意也愿无烦往返两孤乃以告于几筵而辞焉

吾弟于身家事尽悠悠惟是世道人心所系则寤寐不忘岁丙戌赴大廷对策指切时事不少讳其略曰臣闻之宋臣苏轼曰天下无事则公卿之言轻于鸿毛天下有事则匹夫之言重于泰山非智有所不能而明有所不及缓急之势异也方其无事也虽齐桓之深信其臣管仲之深得其君以握手丁宁之间将死垂绝之言而不能去其区区之三竖至其有事且急也虽以唐代宗之昏庸程元振之用事柳伉之贱且疏而一言以入之不崇朝而去其腹心之疾何则言之于无事之世者易以改为而常患于不及见信言

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改为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悲天下之所以乱亡相寻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臣诵其言未尝不反复叹息恭维 陛下虚怀若渴采及葑菲进臣等于廷赐之策问不知 陛下于臣之言将重之如泰山乎抑轻之如鸿毛乎抑臣有言而君不庸非臣之罪也君有求而臣不言实臣之罪也况臣感时发愤有慨于中久矣今 明问及之乃忍缄默以欺 陛下耶凡 陛下所以策臣者无虑数十百言究其指归赏罚二科而已夫赏者劝天下之法然有不倚于罚下有者字赏者所以劝天下之意也罚者所以惩天下之法然【原本者下无所以二字然下有有字】不倚于罚所以惩天下之意也法常有为意常无为有为者以运天下无为者以宰天下今 陛下式古训遵 成宪赏法【法照原本改罚】之道甚具而有法然而德泽不究法令不行此无异故则 圣制言之矣所以风厉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实也本也实也即臣愚所谓意也臣愚窃观当今之势而根极其体要所以累 皇上之意者大凡有二 皇上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阴移其所好 皇上明以恶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阴移其所恶二者何也曰内宠之将盛也曰羣小之将逞也夫人主席崇高藉富有甚甚无一不足以厌其欲昏其志而惟色为甚也【也照原本改尤】色之中人也微而其溺人也最沈锢而不可解圣王之所亟远也昨者 皇上以郑妃侍奉勤劳特 册封为 皇贵妃大小臣工不胜其私忧过计因而请册立 皇太子因而请加封 王恭妃 皇上不温旨报罢则峻旨谴逐矣夫 皇太子国之本也忠信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之公也郑贵妃即奉勤劳而【原本勤上有侍字劳下无而字】以视天下犹为 皇上一己之私也今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则 皇贵妃或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内其戚属或得以爱憎弄威于【威于照原本改威福】于外不独此也阉人侍妾又将乘其偏也或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内外之间若然则赏罚云者将不为 皇上之好恶用而为内宠之好恶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夫人主之耳目惟一而天下之耳目人主者且万万虽甚神圣其聪明宜未足以偏也将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则安不得其人则危非细故也迩年以来 皇上明习政务听览若神盖辨及左高察及渊鱼几于徧矣窃闻之道路往往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谓寄得其人耶不得其人耶私计 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盖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张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时公卿台省从风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辈天下莫能欺也臣以为不然夫以善为治者以全【原本辈下有示字善上无以字以下全字宜改清】而收其偏不闻以偏而益其偏 皇上惩居正之专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于此辈则居正之专尚与 皇上为二此辈之专且与 皇上为一与 皇上为二则救之也尚易与 皇上为一则救之也倍难何其弗之思也而且【原本何上有奈之二字弗下无之字且上无而字】此辈之始用事适 皇上锐精求治之初彼方见小信以自结而所称述指陈类多依于公义犹若未害久之则阳公而阴私矣又久之则纯出于私矣若然则赏罚云者将不为 皇上

之好恶用而为羣小之好恶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泽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为欲效忠于 皇上当自今日始欲效忠于今日当自两言始 皇上视无事若有事以臣言为重于泰山则 皇上之明也 皇上视有事若无事以臣言为轻于鸿毛则臣之愚也时读卷官大理寺卿心泉何公见之谗于众曰此生之言何为便堪锁榜矣大学士娄江王公取阅之易置二百十三名吾弟退而辄自伤以为恨不得达于皇上也诚得达于 皇上即复摈斥幸莫如之何论其它适南京右都御史刚峯海公屡为房御史所诋发愤曰臣下皆自处于私奈何望 皇上无私也于是与彭公旦阳诸公景阳合疏言之厯数其欺妄之罪且曰人固有食秽自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执己之贪而不畏人之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曷言于 君父之前而无忌者夫欲天下人为寰甚易为瑞甚难寰身享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马光言小人倾君子其御之之术有三曰好名曰好胜曰彰君过而今寰之诋瑞千有余言大槩而不出此术之外曰夫大【原本今上有己字今下有观字槩下无而字大上无夫字】奸极诈欺世盗名非所谓御之以好名者乎曰侮慢自贤举世皆浊己独清非所谓御之以好胜者乎曰贬夺 主威损辱 国体非所谓御之以彰君过者乎以寰之诋瑞吹毛求疵宜无不至而所据者不过如此臣以为适足以明瑞之无他瑕玷而寰之阴险窥覘亦无所用其狡也夫寰诚巧而合俗瑞诚拙而悟世然天理常存人心不死堂堂天朝君子满廷明有礼乐幽有鬼神圣贤有名教史册有公论不意青天白日之下有魑魅魍魉如寰者出于其间也 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风天下而寰乃欲逆销天下之气节抑慷慨之士如瑞者令无容足之地是 陛下之所褒寰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师寰之所必摈也以如此妬贤仇正泼恶无耻之人而宴然居师表之位驱天下之士风而入于欺罔谄诈之俗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与之并立于朝也臣等新进小生发天下之清议虽寰有奸如山不可动摇然公论既明人心自快寰虽顽钝无耻亦何面目一日立于东南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寰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郁而不宣一海瑞尚不足惜正人如瑞者相继而指为邪则君子之道日消矣一房寰尚不足畏小人如寰者相继而倾贤能则小人之道日长矣剥复否泰之机于是乎在不可不为之深虑也疏奏削藉归癸巳官仪部有 诏并封三王众议汹汹于是又与岳公石帆张公文石合疏言之其略曰本月二十五日 皇上出禁中密札付元辅王锡爵私邸臣等不知札中所云是何 天语第料得 君如元辅眷元辅如 皇上信无有迟缓册立以负 祖宗在天之灵至次早礼部出 圣谕则 元子暨 皇三子 皇五子一并封王而锡爵亦且入阁办事臣等始遂不能无疑及闻人言啧啧 封王之谕乃锡爵以寸晷立就即次辅赵志皋张位并不得与闻而礼臣罗万化科臣张贞观部臣于孔兼等俱至锡爵私寓乃不得其一面始知今日之诏 皇上以一人议之臣等不至病狂丧心宁敢无言以负 皇上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盖言公也况以 宗庙社稷之计而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皇上试清心而筹今日 册立一事其关系何如

前而 祖宗九庙之灵后而子孙亿万年无疆之业近而四海臣民之注望远而九夷八蛮之观听君子小人之所顾盼而咨嗟宫闱近习之所望风而承旨 社稷安危在此一举 皇上奈何易视之而阁臣奈何尝试之臣且不敢危言以激 皇上兼忤阁臣调停之意亦不敢漫述汉宗典故乃 祖宗朝远事以滋烦渎敬体 皇上法祖一念直据 世宗肃皇帝 穆宗庄皇帝近事请 皇上法之 世宗肃皇帝于嘉靖十八年册立 东宫该礼臣具题故实见在并未有三王并封之事而 皇上创见之臣故知 皇上之必有不安于心也且 圣谕大旨惓惓以 皇后生子为言则 皇上不记昔年正位东宫之日乎维时 仁圣皇太后亦在盛年而 穆宗庄皇帝曾不设为未必然之事以少迟大计法祖自近此言 皇上可思也臣尝读 圣训实【圣训照原本改圣祖实改宝】训一字一句无非维持宗社极虑后来 圣子神孙师得其意则 国本固而 社稷赖之不然而虚借文辞掩饰过举至良法美意徒以藉奸臣而资固宠忠臣义士所饮血椎心宁死不忍见此举动以负 祖宗二百年养士之恩于地下已而口功郎赵公侷鹤司内计尽公不挠尽黜当路私人当路衙而计去之于是于公景素与陈公负峤与贾【原本是下有又与二字陈上无与字负作员贾上无与字】公太石薛公元台张公文石各抗疏言之先是己丑薛元台因南都耿宗宪定向以不送竭【宗照原本改总竭当作揭】帖参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当路大恚之座师内阁颖阳许公辄疏论元台吏科都给事陈海宁复望风排击弟闻之仰天浩叹上书许公极言之其略曰阁下愤发于进士薛敷教之触事陈言至以贡举非人自劾且欲 皇下敕下九卿科道各陈纪纲何为而正风俗何为而淳允以为无庸谋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谓纪纲之所以振亦【亦照原本改以】宰执秉持而不敢失台拣补察而无所私人主又以大公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是以贤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刑天下之人自将各自矜奋更相劝勉以去恶而从善而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丕变矣惟至公之道不行于上是以宰执台谏有不得人黜陟刑赏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于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唯阿谀软熟奔竞交结之为务一有端言正色于其间则羣讥众诽【诽照原本改排】必使无所容于斯世而后已此其形势如将倾之屋轮奂丹雘虽未觉其有变于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烂而不可复支持矣由此观之纪纲之正风俗之淳不在于以势相胁在于以道相成不在于使人不敢言在于使人无可言耳方今朝廷之上果何如耶允不能详请举其略近见吏科给事中陈某言路一疏大可异焉彼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谓出于台省为荡荡平平不出于台省为旁蹊曲径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台省之私也出于公即荡荡平平出于私即旁蹊曲径陈三谏曾是【是照原本改士】楚辈曷尝不台不省不言竟以为何如也其以今日为台谏者上自乘輿下及宰执内从旃厦外迨闾阎近由警蹕远至边徼何事不可言言路不可谓塞虽一学究得上书一市井佣拏得击鼓而讼言路不可谓塞即一二蹈尾批鳞误撻 圣怒相率营救举得毕其忌讳之言言路不可谓塞其说美矣然言者

如李君懋桧刘君志选高君桂饶君仲等何不闻其相率营救也岂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矣允尝怪而思其故始知李刘高饶之属皆蹕宰执之怒犯台谏之忌讳者也其有攻无救岂曰无谓闲有一二上撻 圣怒相率营救亦诚有之是杜钦谷以【原本是下有乃字谷下无以字】永附外戚而专攻上身之故智其上书击鼓之云又无能为宰执台谏之重轻者耳以此而遂谓言路不塞虽张居正时此路固未尝塞也何谓壬午以前为讳言壬午以后为轻言也其以近时行险饶【饶照原本改饶】幸之徒托身言路功名富贵操左券而收躁妄者争趋顽钝者争附以允释褐后所覩记如前所称李刘高薛饶外五人【原本外五人作五人外】其建言者又不过黄君道瞻卢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宪成耳以庶官之伙三四年之遥仅仅几人而止何名争趋何名争赴何名举世轻言也其以建言为钓名为掩过为躐位为取快捷方式夫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钓过亦何易掩也即如附彼【原本附彼作彼附】曾王又反骂曾王天下终不信其非权昏日作昏夜门之客昏日受遗白日请柩天下终不信其非垄断之夫至于躐位快捷方式之说则往事建言诸公信有一如其所讥者也【原本如上有二字者下无也字】要亦晚节不终务为容悦抑一节自喜袖手旁观者耳设守其故吾矫矫不变则进退维谷坎坷万状吾未见其位之躐径之捷也信如【原本如作若】彼言必使天下尽效彼无违夫子以顺为正京堂美职操右契而收乃为不躐位不快捷方式耶且近时建言者每每有触而云非无上事而喟然叹也倘临江父老罪无可矜则道瞻不言倘 皇上不废郊祀则洪春不言倘何上【上照原本改尚】书起鸣不构陷卒左都自修则德新等不言倘邵给事庶不请申出位之禁则懋桧等不言倘戊子顺天科场毫无弊窦则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当事而以先发后闻参王御史藩臣则敷教不言何得诟建言者不启蛰而雷鸣不响晨而鸡号也其以今日时异势殊既无严嵩张居正之威福又无鄢赵曾王诸人之阿比何得有杨继盛艾穆邹元标之慷慨夫以尧舜之世克艰不辍悔慢游不辍规赞襄不辍劝损益不辍警其亦何尝不慷慨也若【若照原本改如岂】彼狃于陈三谟曾士楚之从容便以慷慨为奇而谓尧舜之世无得有是乎且彼乞墦丐子反复趋以苟履足自其常态宰执大臣富贵已极而岂【原本以上有附字岂上无而字】有未履何苦为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贵而损己之名实哉盖孔子告颜渊以为邦深严佞人之戒彼以方今第一佞人首置天垣将使九卿科道咸若彼曹贤否何辨功罪何核善者何慕不善者何惩 朝廷之所为纪纲风俗已扫地尽矣更何以今天下阁下欲为根本之图讲挽回之术所愿亟远佞人务近庄士一切旷然与天下更始则 主德可回相业可广人心有收【有收照原本改可收】纪纲风俗庶几有瘳否则未知所税驾也昔孔子大圣人也见南子则子路不悦欲往公山佛肸则子路不悦而孔子且时复自喜曰自吾得子路恶言不入于耳圣贤师弟之相与如此允不肖何敢望子路而不敢不以孔子事阁下惧以贡举非人累阁下也又见童儒试于有司奔竞成风致孤寒往往遗落不得进其在郡试一关尤为吃紧而取数甚窄深

为扼腕于是致书边南亭郡伯言之语云在廊庙则忧其君在江湖则忧其民弟庶几焉李见罗先生坐云南报功事被逮竟丽大辟舆论免之广东布衣翟从先欲诣阙申救不远三千里特过泾上商诸弟弟极口从舆之布衣又欲进澄海唐曙台所辑礼经于朝并为代具疏草海忠介被论吴门李晋阳时为庶吉士愤然不平具疏论救会有尼者不果弟闻之偕同年诸景阳彭旦阳访晋阳邸中因从容询之晋阳欣然出原草视弟弟击节称喜遂采其十之六为疏以上至今语及犹德晋阳不置其赴义若渴不分人我类如此

吾弟天性孝友雅为吾父吾母所钟爱虽日怜其少亦其一段诚意恳恻深至有以当吾父吾母之心也不肖举丙子吾遂弃养每一语及辄相对而【原本遂上有父字对下无而字】歔歔且曰吾父居恒好称范文正公之为人津津不去口此是万物一体胞胎念庭周师分俸佐读命无受此是凤凰翔于千仞风格吾兄弟当无失此意癸未举南宫遂移病归则以吾母善病也丙戌成进士坐言事罢会南太仆继山沈公南台警亭陈公按院厚斋荆公先后奏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特悬于按院壅【壅照原本改雍】野李公代疏请致仕又以疴母年且望七愈善病也予兄行中居三仅长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减于事两兄当岁乙未子病甚且濒于危屡矣弟忧之寝食为瘵【瘵改废】予一日梦弟手捧书一卷视之则金滕篇也觉而异之倾之复梦吾弟诵声朗朗伏而听之即金滕篇语也益异之诘朝以告弟而【原本告下有吾字弟下无而字】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喜因再三诘之乃曰弟顷者连夕私祷于上帝愿以身代兄不可愿减算益兄算即内人不知也今既屡见兄梦上帝其必矜而许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机忌泄愿兄含之予曰有是哉已而予果无恙至于今且一纪而余矣每默自循省何以承此于弟哉乃弟一旦奄逝适符减算之请而予竟不能为弟代也又安敢并弟一腔心事埋没故特表而出之且以示子孙无忘焉

吾弟端毅清栗不以私徇人人亦不敢以私溷之对客不作套语与朋友交表里洞澈迹不狎远不忘往来竿牍不作寒暄语高存之曰吾篋中藏有季时手裁数十幅即寂寥数字必有关系他如上许相国及与罗布衣等书一段正气凛凛逼人足令顽夫廉懦夫立志至今读之犹有生色又曰季时真降魔手今【原本立下无志字今下有何字】处更得此人记得一十年前魏懋权尝谓予曰君家季公泾凡大是不凡自其来都数相通讯虽复聊且游戏率有趣味可风观人必于其微吾于此得季公矣

万历十六年邑大侵饿莩盈道时弟廩中仅有粟百石辄捐其半以赈一时士民翕而【翕而照原本改翕然】从风是岁也饥而不害邑侯李元冲救荒录具载其事

尤业师重所尤公子甚幼少弦张公歿而【公下原本有歿字歿下无而字】无子并为纪经其丧门人孙申卿以遗孤见托悉力维护不恤恩怨为弟子则不负师师则不负弟子故曰而【原本师则上有为字曰下无而字】一死一生乃见交情

弟一日喟然发叹予曰何叹也弟曰予叹夫今人讲学只是讲学耳予曰何也曰任

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予曰然则所讲何事曰在缙绅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传食诸侯一句予为俛其首又一日读朱子集有曰海内学术之弊只有两端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竭力明辨此道无由得明谓予曰此弊于今亦然且昔也分而为二今也合而为一则其害更有甚焉即令象山龙川两先生见之当为扼腕因取集中无极辨王霸辨与凡论及两端者辑为一编名曰朱子二大辨予为序而行之已又摘其论及治道者辑为惟此四字编而自为之序拟欲上之朝不果

弟居恒呐呐如不能出诸口及遇是非可否纷纭胶轲处一刀两段略无黏带与同志商摧义理品隲古今众论蜂起徐出片言剖之莫不豁然以解其大旨一依于正不喜为通融和会之说尝谓吾辈一发念一出言一举事须要太极上有分若只根阴阳五行走便不济有疑其拘者语之曰若大本大原见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达谁能拘之若于此胡涂便要通融和会几何不堕坑落堑丧失性命也吾辈慎勿草草开此一路误天下苍生闻者咸悚

吾弟善知人有世之所翕然共推而抉其隐者【原本抉上有独字隐下无者字】有世之所哄然交诋而独阐其幽往往于一言一动一嚔一笑之间断人生平毫发不爽又善论事有众之所共喜以为必成而独筹其敢有众之所共谪以为必败而独策其成初时闻者且信且疑甚而且骇徐而按之如合符节钱起萃尝言吾尝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须首季时以此也

吾弟好以静每日兀坐一室不问户外事好以整案头惟摊书一卷既卒业而后再以一卷易之诸一切文具及觴斝之属位置有常予默记之终岁如一日也好以补衣不求华食不求精取给而已左右使令惟苍头一二人闲行里巷中角巾布鞋遇者不知其谁自谓木石可居鹿豕可游也

弟读书不拘【拘照原本改局】章句惟时时将本文吟讽仿佛意象氤氲而止闲拈一二语迥绝蹊径如九方皋相马超然得牝【原本牝上有之字】牡骊黄之外有劝其著述者应曰吴康斋先生病下无而字尝病而宋末笺注之繁非徒无益而反有害章枫山先生亦曰儒先之言至矣删其繁芜可也予窃深伟之何敢复攘臂于其间心歿检其篋及徧访诸知交间仅得策一道疏四道书七十三纸札记八十一则讲义三章像赞三通哀辞四篇诗六十九首因为次第成编而命之曰小辨斋偶存小辨斋弟所读书处也

杨龟山先生寓吾锡建有东林书院岁久圯壤高存之一日检邑乘见之谓弟曰叔时尝构一可【原本尝下有欲字一下无可字】读书处羣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待叔时也弟喜而告予时予方卧病闻之蹶然而起遂偕安刘诸君子请于当道而修复之每岁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弟进而请【请照原本作讲】于堂持论侃侃远必称孔孟近必称周程有为新奇险怪之说者辄愀然改容辞而却之不少假借退而与同志聚处虚而能含恭而能下垣而有则敦恇而无华始见恂恂然继见穆穆然久之真诚

溢出不言而使人之意消予丁衰年方赖弟左右夹持所欲求助于四方英豪又赖弟密为联属其间乃今名失一爱弟实并失一畏友手足心膺甚将安托正不知何以收之桑榆送此余生耳

弟生而弱夙不理于脾家每有疾辄不食岁丙申九月病大剧不食者历四十日有以医请者默不答有以祈祷请者叱去之举家忧惶莫知计所出予以间问曰弟中何如弟曰亦知如常曰有痛否曰无之曰有所欲言乎曰何言此时弟只有凝神定气循循默默以待天机若搀入他念便是自暴自弃且欲为此身计此身非我有欲为子孙计一人各有一乾坤吾无与也予服其达识久之竟愈嗣后亦时发或一月愈或半月愈或旬日愈予窃喜以为精神渐固血气渐坚晚景当益佳无虞矣乃去岁夏五月偶感微疾至六月二十一日竟不起谓之何哉抑弟在丙申业已超然死生之际视世之依依恋恋握手丁宁不能自割者天渊矣况去之十二年其于斯日有进焉者乎又何足以区区俗情为弟恻也独予与弟自少而长而壮且駉駉白首追念五十余年间或予倡而弟和或弟倡而予和或予所见以为可而弟以为否或予所见以为否而弟以为可相劝相规忘尔忘汝其怡怡也既为道义中天亲其切切惓惓也又为天亲中道义一旦永别生趣顿尽不复能自持耳先是十九日之夕有大星烁烁从空而下坠于小辨斋之后圃时河旁居人相携乘凉咸见而异之二十一日之早弟谓其室华孺人曰大菩萨来访且及门矣俗称睢阳张公巡为大菩萨云华孺人怪不敢问弟遂不复语夷然而逝家人闻和鸾之声隐隐从空而上踰时乃已噫嘻信奇矣乃知弟之去来应不偶然也有问于予曰昔明道象山两先生皆得年五十四岁季时亦与之同寿其到处可得言乎予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几能见大意矣记得壬辰二月间与弟燕坐予问曰日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从元妙门讨入路下不从方便门讨出路毕竟如何是恰好处予曰吃紧只在认取自家弟曰弟默自忖半近狂半近狷如之何予曰试举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实尚未能跳出矜矜窠臼也不近狷乎窃恐两头不着也予曰如此虽欲不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难言凡今世所谓中行大率 孔子所谓乡愿【愿当作原下同】也弟何敢效焉且弟拣点病痛是一个粗字去中行弥远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乡愿路矣乃所以与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练粗入细细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中行只是细狂狷总不出一箇真若不论真与否只论粗细乡愿且有细于中行处非特狂狷不知也弟曰粗之为害亦正不小犹幸自觉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更无他说予曰尚有说在弟曰何予曰己曾说过了吃紧只在认取自家果能分明认取一切病痛都是邨魔野崇【崇改崇】见日自消矣譬诸身处春秋只认着孔子作主五霸如何上前得身处战国只认着孟子作主七雄何如【何如照原本改如何】上前得弟曰此兄性善之指也弟实死心蹋地信以为决然及反入身来寻常无事尽滔滔自在去一遇尘纷向来种种病痛依旧又发熟处难忘如之奈何予曰这是你的事与我说无用弟曰兄于此一一打得过否予曰我的事与你说亦无用弟拟再问予莞尔而笑弟怀疑而去越日清

晨遽过予斋头予犹在寝即披衣出见弟迎谓曰原来这事只是如此别无奇特昨却多了一疑搅得一夜不睡至天明且如人欲适京水则具舟楫陆则具车骑径向前去无不到者其间偶遇艰阻只须从从容容耐心料理若因此便尔着忙妄生懊恼甚者且以为舟楫车骑之罪这个唤做骑驴怪驴又唤骑驴觅驴展转不已直教你以【原本又唤下有做字你下无以字】东驰西骛二二三三被那些葛藤缠弄到老并无下落却只剩得一双空手而归岂不大悞予欣然首肯曰是是是弟遂出孔坛四景图视予一曰暮春风咏一曰当署絺绤一曰江汉秋阳一曰岁寒寸栢因请曰这【原本这下有是字】个鸳鸯谱乞兄拈示金针予曰弟明朋满盘托出而【原本出下无而字】何更问人设令人还问汝谱鸳鸯的是谁其何以对我且栛沐弟且去待此番再搅得一夜不睡那时再作商议未晚弟大豁然曰是是是原来这事端的只是如此端的别无奇特端的无可疑也何用白日说梦自是精神凝一心境渐平动静云为日觉稳帖日觉安闲日觉轻者日觉简易乃至死生之际都无纤毫黏滞天假之年尚安能测其所至哉

吾弟名允成字季时别号泾凡万历癸酉补郡诸生己卯举乡试九十五名癸未举会试三十八名丙戌 廷试三甲二百二十三名是岁奉 旨回籍戊子起南康府教授不赴寻丁吾母忧壬辰再起保定府教授升国子监博士癸己升礼部仪制司主事是岁三月谪光州判官生于嘉靖甲寅十月二十九日未时卒于万历丁未六月二十一日未时得年五十四岁以己酉十一月十五日申时葬阳播【原本播作鄱】圩新阡娶华氏处士承轩公女始无子抱吾伯兄子而育之名与漑国子生娶华氏国子生绣岭公女赠刑部主事慎庵公孙女已而得一子名与演娶吴氏邑庠生扬华氏女礼科给事中震华公孙女女三人一适行人司司副霁阳吴公子郡庠子【庠子照原本改庠生】钦锡慎斋公孙一议光州学正元台薛公邑庠生宪垂拔选贡生少尼公孙浙江提学副使方山公曾孙殄一议商北【原本邑上有子字选上无拔字北作丘下行同】知县本素华公子肇殷赠商北知县次庵公孙三曰杙曰榭曰栢俱与漑出榭聘万氏邑庠生卓如公女国子生同庵公孙女余未聘孙女二与漑出者一许字国予【原本禄下有寺字与上无而字】生心泽吴公子明光禄监事涇湖公孙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泽岭公曾孙而与演出者一未字

泾皋藏稿第二十二卷终

九世孙煌谨校